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四冊目次

朱子語類八十卷（宋）朱熹撰（清）程川輯 清雍正刻本 〇〇一

朱子語類八十卷

（宋）朱熹撰　（清）程川輯

清雍正刻本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川編。川字鄘渠，號春𡌱，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業敷文書院時所刊。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以便參考。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孫鑑嘗緝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又緝詩傳遺說六卷。

國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禮纂五卷。而書與春秋卒無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衆說而已。且其間各以意爲去取，不能盡睹其全。又不著爲某氏某年所錄，亦無以考其異同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編語錄，雖薈稡無遺，然不及一一詮次，亦猝不得其端緒。川此編於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並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閒記錄或失其眞，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三禮之末綴以大戴禮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歷代史志皆著錄於禮類。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宋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雖繩祖不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其文與三禮多相出入，可以爲參考之資。附錄於末，亦不得以泛濫爲疑矣。

總說

經之旨至朱子定矣原原本本各有成書頒在學宮昭示天下然門弟子于一言之徃復得粲理之會通咸錄而記之無所遺而朱子解經精意之存始于是乎大備嘗讀黎氏編深思向往恍如親炙朱子之休光則諸賢之傳于口而筆于書其功實鉅惜乎徒立門目而先後類從不能無訛爰更定條例次而第之分爲八十卷要使朱子之語如傳釋經而學者對經讀之設疑欬異相證益明然後見朱子之于經誠有疏鑿之功焉錢唐後學虹梁程川書于春堂

總目

錢唐後學虹梁程　川重編

易語類四十卷

經義四卷 程傳一卷 邵易一卷 諸說一卷 上經十三卷 下經七卷 繫辭上傳七卷 繫傳下傳三卷 說卦傳一卷 序卦傳一卷 雜卦傳一卷

書語類九卷

經義一卷 小序大序孔傳諸說附論一卷 虞書三卷 夏書一卷 商書一卷 周書二卷

詩語類七卷

經義一卷 六義韵一卷 大序小序諸說一卷 風一卷 小雅一卷 大雅一卷 頌一卷

春秋語類三卷

經義四傳一卷 程傳胡傳諸說附論一卷 十二公一卷

禮語類二十一卷

經義一卷 四禮二卷 諸說一卷 附論一卷 周禮三卷 儀禮二卷 小戴禮記十卷 大戴禮記一卷

五經朱子語類成考其門人惟西山蔡氏無所錄昔顏氏子不違如愚西山有焉卜氏端木氏兩可與言又夫子所深歎者諸賢因端竟委緣此通彼詳盡而善其二氏之儔歟惟是諸賢錄朱子論經語莆田黃氏首立門目導汀黎氏類編成書至下

今五百有餘年矣春堂程氏出而爲之分行序列
講成一貫之書事雖因而實剏其功甚鉅可以不
朽善乎晋山柴氏見是書而稱之曰業在名山攸
關吾道者非小而同學咸推爲善述朱子翼羽聖
經諒夫 表姪朱恒心甥吳華孫表姪孫朱耿 弟煦姪蔣標蔚起文堅瑩姪孫德康 仝識

說
易根于陰陽陳于象數辭而理寓焉推之則無盡引
之則無窮然或泥焉則寡當于朱子深得羲文周孔
之旨而各明其本意之所存故括其指曰陰陽揭其
用曰卜筮要領斯舉大道用彰是爲潔淨精微之教
也夫故重編統論經義爲易一易二易三易四
以易言理始自孔子而我
洛祖則殫畢生之功以理言易迄今讀所爲傳而深
嘆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誠爲自道也康節之學神
明後先加倍之數
洛祖悟焉子朱子研理極數取而折衷之可識矣夫
易道甚大百物不廢羣言紛紛亦可考焉故重編統
論程傳統論卲易統論諸說爲易五易六易七
上下篇義諸儒多所論說或以卦之終始晰天道人
道之分或以卦有反對定陰陽爻數之合其說誠固
有然然不若即卦以論才因爻以審位由于朱子之
詳會四聖人之約也故重編論上經者爲易八易九
易十易十一易十二易十三易十四易十五易十六
易十七易十八易十九易二十論下經者爲易二十
一易二十二易二十三易二十四易二十五易二十
六易二十七
朱子云熟讀六十四卦則知繫辭之語最爲精密是

易之括例則可知開物成務與民同患之心胥在乎使人知所以用之我

洛祖不傳繫辭其此志也夫而歐陽子且以爲非孔子作殊過矣故重編論繫辭上傳者爲易二十八易三十九易三十易三十一易三十二易三十三易三十四論繫辭下傳者爲易三十五易三十六易三十七

讀說卦而重三成六之義已明仰觀俯察取物取身之象已著讀序雜而更知大易之蘊有如是焉斷可見易義無終窮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說序雜所爲作乎故重編論說卦序卦雜卦者爲易三十八易三十九易四十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唐後學程川鄘渠氏書

目

錢唐程　川重編

易一

統論經義一

程端蒙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李閎祖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陳淳錄　沈僩錄

楊道夫錄　㬊淵錄

黃義剛錄　楊道夫錄

程端蒙錄　程端蒙錄

㬊淵錄　呂燾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夔孫錄　程端蒙錄

龔蓋卿錄　潘時舉錄

林學蒙錄　李方子錄

林學履錄　李方子錄

吳振錄　呂燾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曾祖道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董銖錄
李季札錄　董銖錄
甘節錄　吳必大錄
㬊淵錄　李方子錄
㬊淵錄　㬊淵錄
廖德明錄　葉賀孫錄
廖德明錄　萬人傑錄

易二

統論經義二

李閎祖錄　廖德明錄

㬊淵錄　李方子錄
輔廣錄　甘節錄
劉礪錄　胡泳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沈僩錄　楊方錄
黃義剛錄　余大雅錄
黃義剛錄　劉礪錄
呂燾錄　李煇錄
葉賀孫錄　湯泳錄
董銖錄　金去偽錄
㬊淵錄　葉賀孫錄
甘節錄　李閎祖錄
劉礪錄　林賜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陳淳錄
輔廣錄　沈僩錄

易三

統論經義三

李方子錄　劉礪錄
㬊淵錄　楊道夫錄
董銖錄　㬊淵錄

劉礪錄　鄭可學錄
㬊淵錄　黃升卿錄
陳淳錄　林學蒙錄
沈僩錄　㬊淵錄
李方子錄　㬊淵錄
劉砥錄　沈僩錄
㬊淵錄　不知何氏錄
陳淳錄　程端蒙錄
葉賀孫錄　林學履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黃榦錄　楊道夫錄

曼淵錄　董銖錄
黃㽦錄　董銖錄
黃㽦錄　曼淵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楊方錄　黃㽦錄
陳淳錄　萬人傑錄
董銖錄　葉賀孫錄
林子蒙錄　楊道夫錄
章伯羽錄

易四

統論經義四
潘時舉錄　劉礪錄
葉賀孫錄　林賜錄
不知何氏錄　曼淵錄
沈僩錄　劉礪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黃㽦錄
甘節錄　葉賀孫錄
潘時舉錄　林學履錄
徐寓錄　楊道夫錄
葉賀孫錄　黃卓錄

沈僩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楊道夫錄
不知何氏錄　黃榦錄
劉礪錄　黃㽦錄
黃榦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林學蒙錄
曼淵錄　曼淵錄
董銖錄　蕭佐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曼淵錄　林學蒙錄
曼淵錄　劉礪錄

不知何氏錄　曼淵錄
不知何氏錄　曼淵錄
陳淳錄　黃榦錄
鄭可學錄　黃㽦錄
黃榦錄　李方子錄
曼淵錄　曼淵錄
不知何氏錄　曼淵錄

易五

統論程傳
曼淵錄　葉賀孫錄
甘節錄　葉賀孫錄

徐寓錄　不知何氏錄
李閎祖錄　余大雅錄
楊道夫錄　楊道夫錄
汪德輔錄　陳淳錄
林學履錄　劉礪錄
李閎祖錄　㬊淵錄
邵浩錄　劉礪錄
黃㽦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李公謹錄
葉賀孫錄　董銖錄
萬人傑錄　黃㽦錄
黃㽦錄　黃㽦錄
鄭可學錄　不知何氏錄
楊方錄　楊方錄
邵浩錄　潘時舉錄
黃㽦錄

易六

統論邵易
廖德明錄　㬊淵錄
李方子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楊方錄
㬊淵錄　劉礪錄

郭友仁錄　廖德明錄
楊驤錄　李閎祖錄
李閎祖錄　劉砥錄
㬊淵錄　萬人傑錄
㬊淵錄

易七

統論諸說
不知何氏錄　李方子錄
㬊淵錄　滕璘錄
鄭可學錄　吳必大錄
李方子錄　湯泳錄
黃義剛錄　林夔孫錄
李方子錄　不知何氏錄
鄭可學錄　吳雉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李方子錄　李方子錄
鄭可學錄　邵浩錄
余大雅錄　不知何氏錄
林恪錄　李閎祖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㬊淵錄　黃義剛錄
黃㽦錄　李閎祖錄

李閎祖錄　輔廣錄
㬊淵錄　包揚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煇錄　周謨錄
楊方錄　㬊淵錄
吳必大錄　㬊淵錄
黃義剛錄　吳必大錄
龔蓋卿錄　沈僴錄
劉礪錄　沈僴錄
輔廣錄　李閎祖錄
廖德明錄　潘時舉錄

葉賀孫錄　輔廣錄
㬊淵錄　鄭可學錄
輔廣錄

易八

上經一

楊道夫錄　甘節錄
林夔孫錄　沈僴錄
程端蒙錄　黃㽦錄
黃㽦錄　葉賀孫錄
黃卓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陳文蔚錄

程端蒙錄　沈僴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龔蓋卿錄　㬊淵錄
舒高錄　黃榦錄

易九

上經二

沈僴錄　董銖錄
㬊淵錄　沈僴錄
㬊淵錄　葉賀孫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董銖錄

㬊淵錄　董銖錄
曾祖道錄　廖德明錄
㬊淵錄　劉砥錄
黃㽦錄　㬊淵錄
金去僞錄　沈僴錄
楊道夫錄　廖德明錄
㬊淵錄　劉礪錄
㬊淵錄　黃㽦錄
㬊淵錄　董銖錄
㬊淵錄　程端蒙錄
呂燾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董銖錄
李方子錄　劉礪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甘節錄
黃卓錄　陳文蔚錄
呂燾錄　劉礪錄
李季札錄　董銖錄
廖德明錄　呂燾錄

易十

上經三

潘植錄　董銖錄

董銖錄　黃義剛錄
甘節錄　林恪錄
甘節錄　楊道夫錄
廖德明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楊道夫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黃卓錄　楊道夫錄
李壯祖錄　楊方錄
潘時舉錄　㬊淵錄
沈僩錄　林賜錄
黃㽦錄　陳淳錄

黃㽦錄　呂燾錄
潘植錄　劉礪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金去僞錄　鄭可學錄
鄭南升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黃榦錄
葉賀孫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㬊淵錄
李方子錄　周謨錄
黃㽦錄　潘時舉錄

萬人傑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易十一

上經四

㬊淵錄　董銖錄
劉礪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程端蒙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陳淳錄　㬊淵錄
林夔孫錄　董銖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蕭佐錄
龔蓋卿錄　晏淵錄
晏淵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呂燾錄
林夔孫錄　林學履錄
葉賀孫錄　潘柄錄
董銖錄　程端蒙錄
晏淵錄　鍾震錄
李方子錄　楊道夫錄
林學履錄　楊道夫錄
晏淵錄　吳必大錄
沈僩錄　程端蒙錄
葉賀孫錄　晏淵錄
曾祖道錄　沈僩錄
徐寓錄　劉礪錄
曾祖道錄　葉賀孫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程端蒙錄　葉賀孫錄
楊道夫錄　葉賀孫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舒高錄　楊道夫錄

董銖錄　沈僩錄
董銖錄　晏淵錄
沈僩錄

易十二

上經五

劉礪錄　楊道夫錄
楊道夫錄　黃㽦錄
晏淵錄　黃㽦錄
董銖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晏淵錄　董銖錄
董銖錄　晏淵錄
楊道夫錄　陳文蔚錄
晏淵錄　萬人傑錄
潘時舉錄　周謨錄
董銖錄　葉賀孫錄

易十三

上經六

黃㽦錄　不知何氏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劉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陳文蔚錄　劉礪錄
㬊淵錄　董銖錄
劉礪錄　董銖錄
劉礪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㬊淵錄
黃幹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黃㽦錄
黃幹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董銖錄　萬人傑錄
潘時舉錄　陳文蔚錄
董銖錄　沈僩錄
㬊淵錄　黃㽦錄
廖德明錄　黃升卿錄
葉賀孫錄　楊道夫錄
廖德明錄　林夔孫錄
董銖錄　葉賀孫錄
徐寓錄　楊道夫錄
余大雅錄　楊方錄

易十四

上經七

黃幹錄　董銖錄
董銖錄　黃㽦錄
董銖錄　㬊淵錄
劉礪錄　㬊淵錄
董銖錄　黃幹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董銖錄　㬊淵錄
㬊淵錄　呂燾錄
㬊淵錄　㬊淵錄

董銖錄　陳淳錄
㬊淵錄　陳端蒙錄
甘節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呂燾錄　董銖錄
㬊淵錄　㬊淵錄
呂燾錄　萬人傑錄
㬊淵錄　林夔孫錄
董銖錄　㬊淵錄
黃㽦錄　董銖錄
沈僩錄　㬊淵錄

潘時舉錄　晏淵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吕燾錄　晏淵錄
吳振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易十五

上經八

晏淵錄　董銖錄
晏淵錄　劉礪錄
劉礪錄　黃榦錄

潘時舉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黃㽦錄
晏淵錄　劉礪錄
晏淵錄　輔廣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潘時舉錄　張洽錄
劉礪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劉礪錄　潘時舉錄

晏淵錄　潘時舉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晏淵錄
劉礪錄　黃榦錄
劉礪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晏淵錄
劉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易十六

上經九

沈僩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黃榦錄
劉礪錄　董銖錄
黃義剛錄　劉礪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劉礪錄
晏淵錄　劉礪錄
董銖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曼淵錄　陳文蔚錄
劉礪錄　劉礪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林學履錄　董銖錄
黃㽦錄　潘時舉錄
劉礪錄　曼淵錄
龔蓋卿錄　沈僩錄
黃㽦錄　董銖錄

易十七

上經十

曼淵錄　葉賀孫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潘時舉錄　沈僩錄
林子蒙錄　曼淵錄
林學履錄　曼淵錄
曼淵錄　劉礪錄
董銖錄　潘時舉錄
陳文蔚錄　劉礪錄
曼淵錄　曼淵錄
不知何氏錄　曼淵錄

沈僩錄　潘時舉錄
劉礪錄　潘時舉錄
曼淵錄　曼淵錄
黃榦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林子蒙錄　劉礪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曼淵錄　曼淵錄
劉礪錄　曼淵錄
董銖錄　吳必大錄
廖德明錄　程端蒙錄

曾祖道錄　曼淵錄
董銖錄　潘柄錄
曼淵錄　曼淵錄
陳淳錄

易十八

上經十一

林學履錄　董銖錄
曼淵錄　劉礪錄
曼淵錄　林學履錄
呂燾錄　沈僩錄
董銖錄　潘時舉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劉礪錄
㬊淵錄　沈僩錄
沈僩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劉礪錄
㬊淵錄　沈僩錄
劉礪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董銖錄
沈僩錄　黃㽦錄
㬊淵錄　金去僞錄
林學履錄　黃義剛錄

劉礪錄　㬊淵錄
沈僩錄　劉礪錄
陳文蔚錄　㬊淵錄
董銖錄

易十九

上經十三

林學履錄　陳淳錄
沈僩錄　㬊淵錄
㬊淵錄　陳淳錄
林學履錄　余大雅錄
潘植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王過錄
鄭可學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楊方錄
沈僩錄　董銖錄
楊道夫錄　㬊淵錄
不知何氏錄　周謨錄
鄭可學錄　楊道夫錄
林夔孫錄　程端蒙錄
董銖錄　徐寓錄
陳淳錄　沈僩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輔廣錄　葉賀孫錄
李方子錄　葉賀孫錄
吳雉錄　葉賀孫錄
程端蒙錄　董銖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劉礪錄　沈僩錄
㬊淵錄　吳必大錄
沈僩錄　林夔孫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陳文蔚錄

董銖錄 劉砥錄
黃㽦錄 晏淵錄
黃㽦錄
易二十
上經十三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劉砥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輔廣錄 劉砥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林賜錄 林學履錄
劉砥錄 劉砥錄
董銖錄 晏淵錄
林夔孫錄 晏淵錄
董銖錄 劉砥錄
劉砥錄 李季札錄
晏淵錄 劉砥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潘時舉錄 劉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沈僩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沈僩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劉砥錄
晏淵錄 周謨錄
晏淵錄
易二十一
下經一
董銖錄 潘時舉錄
劉砥錄 沈僩錄
鄭可學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楊方錄

錢木之錄 陳文蔚錄
陳淳錄 楊方錄
張洽錄 陳淳錄
徐寓錄 楊方錄
潘植錄 楊道夫錄
楊道夫錄 沈僩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潘時舉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董銖錄
劉砥錄 沈僩錄
劉砥錄 晏淵錄

劉礪錄　劉礪錄
晏淵錄　呂燾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呂燾錄　董銖錄

易二十二

下經二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黃榦錄
沈僩錄　晏淵錄
黃榦錄　黃㽦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黃榦錄　董銖錄
潘柄錄　黃榦錄
呂燾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王過錄　晏淵錄
黃榦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劉礪錄

易二十三

下經三

廖德明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輔廣錄　余大雅錄
劉礪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黃義剛錄
鄭可學錄　呂燾錄
湯泳錄　晏淵錄
李壯祖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金去僞錄　曾祖道錄
林賜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沈僩錄
楊道夫錄　沈僩錄
葉賀孫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劉礪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輔廣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易二十四

下經四

晏淵錄　晏淵錄
沈僩錄　晏淵錄
晏淵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劉礪錄
萬人傑錄　黃㽦錄
潘時舉錄　晏淵錄
沈僩錄　晏淵錄
沈僩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呂燾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沈僩錄　輔廣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胡泳錄　晏淵錄

易二十五

下經五

晏淵錄　沈僩錄
晏淵錄　林學履錄

晏淵錄　晏淵錄
劉礪錄　晏淵錄
不知何氏錄　晏淵錄
劉礪錄　晏淵錄
晏淵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晏淵錄
王過錄　晏淵錄
竇從周錄　李方子錄
廖德明錄　林學履錄
葉賀孫錄　錢木之錄
葉賀孫錄　蕭佐錄

林夔孫錄　李杞錄
張洽錄　林學履錄
楊方錄　沈僩錄
林學履錄　黃㽦錄
㬅淵錄　林學履錄
㬅淵錄　林學履錄
沈僩錄　㬅淵錄
㬅淵錄

易二十六

下經六

㬅淵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章伯羽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㬅淵錄
㬅淵錄　㬅淵錄
林學蒙錄　㬅淵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㬅淵錄
不知何氏錄　㬅淵錄
㬅淵錄　㬅淵錄
㬅淵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㬅淵錄
㬅淵錄　林學蒙錄
㬅淵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楊道夫錄
不知何氏錄　㬅淵錄
㬅淵錄　㬅淵錄
楊道夫錄　㬅淵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履錄　㬅淵錄
㬅淵錄　不知何氏錄
㬅淵錄

易二十七

下經七

林學履錄　㬅淵錄
不知何氏錄　㬅淵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履錄
㬅淵錄　林學履錄
呂燾錄　㬅淵錄
林學履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㬅淵錄　㬅淵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㬊淵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易二十八

繫辭上傳一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周謨錄
黃㽦錄　沈僩錄
黃㽦錄　黃㽦錄
呂燾錄　劉砥錄
劉砥錄　陳文蔚錄
黃㽦錄　㬊淵錄
董銖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黃㽦錄
黃㽦錄　曾祖道錄
龔蓋卿錄　甘節錄
周謨錄　沈僩錄
㬊淵錄　董銖錄
陳文蔚錄　黃榦錄
湯泳錄　游敬仲錄
黃㽦錄　萬人傑錄
葉賀孫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周謨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周謨錄
周謨錄　龔蓋卿錄
李方子錄　陳文蔚錄
黃㽦錄　程端蒙錄
黃㽦錄

易二十九

繫辭上傳二

㬊淵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萬人傑錄
㬊淵錄　鄭可學錄
㬊淵錄　㬊淵錄

周謨錄　沈僩錄
林夔孫錄　林學蒙錄
程端蒙錄　甘節錄
甘節錄　黃㽦錄
董銖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黃㽦錄
黃㽦錄　潘時舉錄
陳淳錄　潘時舉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鄭可學錄　㬊淵錄

劉砥錄　沈僩錄
黃義剛錄　吳雉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王過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黃㽦錄　萬人傑錄
黃㽦錄　周謨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易二十

繫辭上傳三

林學履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周謨錄
林學履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萬人傑錄
林學蒙錄　黃㽦錄
沈僩錄　黃㽦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鄭可學錄
黃㽦錄　㬊淵錄

萬人傑錄　金去僞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黃㽦錄　林學蒙錄
黃㽦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周謨錄　周謨錄
林學蒙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金去僞錄
程端蒙錄　楊驤錄
鄭可學錄　董銖錄
陳淳錄　蕭佐錄

李方子錄　黃㽦錄
金去僞錄　陳文蔚錄
沈僴錄　不知何氏錄
程端蒙錄　甘節錄
黃榦錄　余大雅錄
鄭可學錄　萬人傑錄
魏椿錄　董銖錄
龔蓋卿錄　林學蒙錄
沈僴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周謨錄
㬊淵錄　金去僞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黃㽦錄　㬊淵錄
林夔孫錄　周謨錄
黃㽦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易三十一

繫辭上傳四

㬊淵錄　黃㽦錄
沈僴錄　林學履錄
黃榦錄　㬊淵錄
沈僴錄　黃㽦錄

游敬仲錄　沈僴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履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㬊淵錄　黃㽦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金去僞錄　鄭可學錄
董銖錄　㬊淵錄
程端蒙錄　林學蒙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林夔孫錄　沈僴錄
林夔孫錄　林學蒙錄

黃卓錄　程端蒙錄
黃㽦錄　楊道夫錄
甘節錄　湯泳錄
湯泳錄　葉賀孫錄
沈僴錄　林學蒙錄
黃㽦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黃㽦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黃義剛錄　㬊淵錄

黃𦬊錄　周謨錄
林學履錄　周謨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易三十二

繫辭上傳五

林夔孫錄　黃義剛錄
林夔孫錄　廖德明錄
舒高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周謨錄
林學履錄　黃義剛錄

黃𦬊錄　㬊淵錄
潘植錄　葉賀孫錄
黃𦬊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萬人傑錄　㬊淵錄
葉賀孫錄　楊道夫錄
黃榦錄　程端蒙錄
㬊淵錄　㬊淵蒙
余大雅錄　㬊淵蒙
黃𦬊錄　黃𦬊錄

㬊淵錄　黃𦬊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易三十三

繫辭上傳六

㬊淵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葉賀孫錄
林學履錄　金去僞錄
林學蒙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黃義剛錄
鄭可學錄　李閎祖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黃榦錄
萬人傑錄　周謨錄
周謨錄　林學蒙錄
黃𦬊錄　周謨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楊方錄

㬹淵錄 萬人傑錄
黃㽦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黃榦錄
㬹淵錄 楊方錄
黃榦錄 林學蒙錄
㬹淵錄 葉賀孫錄
林學履錄 周謨錄
鍾震錄 程端蒙錄
黃㽦錄 葉賀孫錄
㬹淵錄 林學履錄
㬹淵錄 㬹淵錄
㬹淵錄 㬹淵錄
㬹淵錄 包揚錄
黃㽦錄 周謨錄
葉賀孫錄 鄭可學錄
輔廣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吳振錄
呂燾錄 輔廣錄
㬹淵錄 包揚錄

易三十四

繫辭上傳七

林學履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周謨錄
不知何氏錄 黃榦錄
黃㽦錄 林學蒙錄
黃㽦錄 林學蒙錄
黃㽦錄 龔蓋卿錄
㬹淵錄 楊方錄
楊方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林夔孫錄
㬹淵錄 葉賀孫錄
周謨錄 周謨錄
曾祖道錄 黃㽦錄
林學履錄 㬹淵錄
黃榦錄 沈僴錄
黃㽦錄 胡泳錄
林學履錄

易三十五

繫辭下傳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㬹淵錄
黃㽦錄 林學履錄
陳文蔚錄 劉礪錄
林學蒙錄 㬹淵錄

黃㽦錄　黃㽦錄
林學蒙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李閎祖錄　沈僩錄
㬊淵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陳文蔚錄
輔廣錄　輔廣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陳淳錄　㬊淵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沈僩錄　林學履錄
黃義剛錄　㬊淵錄
楊道夫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易三十六

繫辭下傳二

周謨錄　沈僩錄
甘節錄　周謨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沈僩錄　劉砥錄

㬊淵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㬊淵錄
黃升卿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葉賀孫錄
林學蒙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林學履錄
林學履錄　不知何氏錄
董銖錄　襲蓋卿錄

沈僩錄　程端蒙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楊道夫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沈僩錄　林學蒙錄
沈僩錄　沈僩錄

易三十七

繫辭下傳三

㬊淵錄　襲蓋卿錄

李方子錄　林學蒙錄
不知何氏錄　劉礪錄
黃罃錄　沈僩錄
林學蒙錄　沈僩錄
沈僩錄　黃罃錄
龔蓋卿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㬊淵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潘時舉錄

鄭可學錄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不知何氏錄　董銖錄
林學履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沈僩錄
沈僩錄　㬊淵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學蒙錄
沈僩錄　沈僩錄
黃罃錄　周謨錄
游敬仲錄　林學蒙錄
周謨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林學蒙錄
林學蒙錄　林學履錄
汪德輔錄
易三十八
說卦
㬊淵錄　㬊淵錄
㬊淵錄　程端蒙錄
㬊淵錄　㬊淵錄
金去僞錄　楊至錄
黃榦錄　㬊淵錄

黃榦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董銖錄
㬊淵錄　林學履錄
㬊淵錄　金去僞錄
不知何氏錄　㬊淵錄
李閎祖錄　㬊淵錄
萬人傑錄　陳淳錄
㬊淵錄　黃罃錄
㬊淵錄　黃榦錄
程端蒙錄　㬊淵錄
陳淳錄　董銖錄

𣈆淵錄　林學蒙錄
楊方錄　李方子錄
黃榦錄　周謨錄
黃義剛錄　李方子錄
陳文蔚錄　湯泳錄
𣈆淵錄　不知何氏錄
李方子錄　輔廣錄
𣈆淵錄　李閎祖錄
沈僩錄　林學蒙錄
黃榦錄　林學蒙錄
萬人傑錄　𣈆淵錄

林學蒙錄　邵浩錄
林學蒙錄　𣈆淵錄
黃榦錄　𣈆淵錄
𣈆淵錄　𣈆淵錄
李方子錄　林學蒙錄
黃榦錄　黃榦錄
𣈆淵錄　李方子錄
𣈆淵錄　葉賀孫錄
鄭可學錄　沈僩錄
𣈆淵錄　黃義剛錄
𣈆淵錄　𣈆淵錄

𣈆淵錄　林學蒙錄
李方子錄　𣈆淵錄
林恪錄　𣈆淵錄
沈僩錄　𣈆淵錄

易三十九

序卦

黃榦錄　𣈆淵錄
黃榦錄　黃㽦錄
黃榦錄

易四十

雜卦

不知何氏錄　金去僞錄
不知何氏錄

右易朱子語類凡一千七百六十有九條宋導江黎氏仍莆田黃氏易門曰原編在六十五卷六十六卷六十七卷六十八卷六十九卷七十卷七十一卷七十二卷七十三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七卷今訂正類從五十條爲易一卌六條爲易二四十七條爲易三五十一條爲易四卌五條爲易五十七條爲易六五十七條爲易七二十條爲易八四十七條爲易九四十九條爲易十

六十三條爲易十一二十二條爲易十二五十二條爲易十三五十一條爲易十四四十九條爲易十五卅八條爲易十六五十一條爲易十七卅九條爲易十八五十九條爲易十九四十三條爲易二十二十八條爲易二十一卅一條爲易二十二五十四條爲易二十三四十三條爲易二十四四十條爲易二十五四十五條爲易二十六四十一條爲易二十七四十七條爲易二十八四十七條爲易二十九七十六條爲易三十五十八條爲易三十一四十條爲易三十二七十二條爲

易三十三卅七條爲易三十四四十二條爲易三十五四十六條爲易三十六五十二條爲易三十七八十五條爲易三十八五條爲易三十九三條爲易四十先後卷次則有編定而於原編條數蓋未嘗有所增云後學錢唐潘思齊記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一

統論經義一

李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聲音皆出於乾坤坤音聲以韻脚反之乃見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程端蒙錄字正思鄱陽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三卷中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秖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

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卽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旣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旣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卽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

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旣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猶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

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卽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

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之者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是先且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且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本意但須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滾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

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巳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文王自說也

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錄中易以占筮作至便將道理來滾說了林學履錄云易以卜筮用道理在裏面但只未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祀之者為臣以見其敬奉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假托事神而說今也須與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之意合解直去解作事君也未為不是但須先為他結了事神一重方及那處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本意便將理來滾說了錄中卦雖八至所以為十條學履錄同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

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乾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是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

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與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又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小事都有如占得如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賀孫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叠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

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叠說在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賀孫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物萬化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賀孫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葉賀孫錄

易字義只是陰陽

李閎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不如何氏錄川按不如何氏錄有三饒錄二十卷爲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錄廿九卷爲己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就是錄做此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爲無見如奇耦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等而下之如醫技養生家之說皆不離陰陽二者魏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自其源流

黃榦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沈僩錄字莊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

陽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己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天地間道理有局定底有流行底

曼淵錄字亞夫浩陵人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八卷中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魂魄以

二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爲魂屈爲
魄
黃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錄末李方子錄云陰陽論推行底只是一箇對峙底則是兩箇如日月水火之類是兩箇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
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
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
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
所以謂之易
楊道夫錄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

錯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
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轉流而已不
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體在
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
靜而用動
程端蒙錄又一條云陰陽有相對言者如夫婦男女東西南北是也有錯綜言者如晝夜春夏秋冬弦望晦朔一箇間一箇輥去是也李通云

天下之理單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
自然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程端蒙錄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
易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
是易之體這箇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
有這卦了底那箇喚做體時是這易從那裏生這
箇喚做用時揲蓍取卦便是用處
晏淵錄

問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
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
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
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
來者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或說伏羲見天地

奇耦自然之數於是畫一以爲奇所以象陽畫兩
以爲耦所以象陰恐於方圓之形見得否或說以
天是渾淪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關陷分
裂處否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
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
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容
得天許多氣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
爲證曰然所以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
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
焉乾之靜專動直都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
然無間斷只是鶻淪一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

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是兩箇物事之聚其闢也是兩箇物事之開他這中間極闢盡容得那天之氣故曰廣生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錄廿六卷廿七卷中

至之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曰其以爲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都是陽一邊本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是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畫一箇陽一箇陰每箇便生兩箇就

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爲二二爲四四爲八八爲十六十六爲三十二三十二爲六十四旣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齊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畧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耳

黃義剛錄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嘗曰在人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是箇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看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畫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自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

去問他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老陽

曼淵錄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曼淵錄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

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卽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林夔孫錄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四卷中

季通云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不能無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爻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卽

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間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指五无虞無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

程端蒙錄

易最難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亦有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迺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已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貳此不是某穿鑿却有古本若是強爲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

龔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

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若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又曰易无思也无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言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這道理否坤之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

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氷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胷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卽就胷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潔淨精微謂之易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種道理不似它書便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爲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林學蒙錄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二卷中）

潔淨精微是不犯手又云是各自問去不相沾黏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錄中又云以下蕭佐錄作云是不沾住一箇物事）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恁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此爻卦畫則

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瓏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淨精微易之教也

（林學履錄已未所錄先生七十歲饒後錄十八卷中沈僩錄云未畫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淨精微之謂易易只是箇潔淨精微若然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其理會處呂燾錄云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虛淨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記曰潔淨精微易發也蓋易之爲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眞箇有這政事謀謨方做出書來詩便眞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渾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得這爻是如何這爻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許多象數乾理出來此其所以靈若是似而今說得來恁地拖泥帶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疎處其散漫如爻象蓋是汎觀天地萬物取得來闊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爲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胷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者又自有突兀麤拙者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體統光明豈不更好蓋着

不得詳說故也

李方子錄　夔淵錄云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有生得麄拙笨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畧此譬如竭籠添了一條竹片便障了一路明盡徹去了使它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是著不得詳說如此看來則取象處如何拘得

象數義多難明

吳振錄所聞年歲未詳僩後錄十四卷中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

呂燾錄

卦分明自將一片木畫卦於壁上所以爲卦爻是兩箇交叉是交變之義所以爲爻

林學履錄

卦爻象初無一定之例

夔淵錄

易中說卦爻多只是說剛柔這是半就人事上說去連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彖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麄者

夔淵錄

八卦爻義最好玩味

曾祖道錄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也錄卅七卷中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夔淵錄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

林學履錄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類

夔淵錄

問近畧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恆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爲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看兩體上下爲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自泰而變爲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

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爲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爲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無旣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爲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爲有功

董銖錄（銖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錄十三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李季札錄（季札字季子婺源人丙申乙卯所聞先生四十七歲六十六歲池錄十六卷中）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

董銖錄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甘節錄（節字吉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謂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

吳必大錄（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一向密去却又不是易底意思

晏淵錄

悔陽而吝陰

李方子錄

厲多是在陽爻裏說

晏淵錄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晏淵錄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曰古人作易只是爲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

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爲如此安排下也

廖德明錄（德明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仁父問時與義曰夏日冬日時也飲湯飲水義也許多名目須是逐一理會過少間見得一箇却有一箇著落不爾都只恁地鶻突過

葉賀孫錄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嬌說出此義曰易雖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歷來易中諸卦爻無時義可言者

廖德明錄

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實不
可泥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
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朱子語類易一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

統論經義二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
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
則說得道理又多

李閎祖錄
楊道夫錄云利貞貞吉文王說
底方是教人隨時變易以從道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
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
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孔子方
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廖德明錄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
王周公說底彖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
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
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
箇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

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晏淵錄　李壯祖錄云須將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周公爻辭孔子繫辭及程氏傳各自看不要相亂惑無抵牾處也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爻則自見本旨矣李方子錄

八卦之畫本爲占筮方伏羲畫卦時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只是爲占筮設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自是孔子意思伊川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爲四德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周公易自作周公易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爲占筮作須要說做爲義理作若果爲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

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待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大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爲教也輔廣錄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爲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爲理而不以爲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爲吉陰爲凶無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爲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爲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嘗見艾軒與南軒爭而南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甘節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古聖人不是著此垂教只是見得天地陰陽變化之理畫而爲卦使因卜筮而知所修爲避忌至周公孔子一人又說多了一人某不敢教人看易爲這物闊大且不切己兼其間用字與今人皆不同如說田獵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中出此今無此

事了都曉不得
劉礪錄字用之三山人未詳所聞年歲建別錄十九卷二十卷中
看易且將爻辭看理會得後却看象辭若鶻突地看
便無理會處又曰文王爻辭做得極精嚴孔子傳
條暢要看上面一段莫便將傳拘了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卅四卷中
易乃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
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爲文言雜
卦彖象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林學履錄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須是以身體

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三百八
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易之
所說皆是假說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如
此假設如彼則如彼假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
地位便當恁地應
憂淵錄
易只是个卜筮之書孔子却就這上體旁說些道理
教人雖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說
沈僩錄
易本爲卜筮作古人質朴作事須卜之鬼神孔子恐
義理一向沒卜筮中故明其義至如曰義无咎也

義弗乘也只是一个義
楊方錄字子直汀洲人庚寅所聞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易本爲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
攸往是利於啓行也後世儒者鄙卜筮之說以爲
不足言而所見太卑者又泥於此而不通故曰易
者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從大學做工夫然後循次
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已有益也
黃義剛錄
方叔問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
看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
爲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

讀正文久當自悟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曰如易某便說道聖
人只是爲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
難向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煞
費氣力與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
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疏且聖人要
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
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
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
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象中只

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繫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爲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个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樣恁地重緣這个只是理

會卜筮大槩只是說箇陰陽因陰陽之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便是陽二便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他剔開這一機然才有个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他也自遏他不住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罔罟等事也不曾有許多嶢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明樣無所不曉伏羲也自純朴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剔開這一箇機後世聞生得許多事來他也自不奈何他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亾了

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什麼若有人來與某辯某只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爲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天後天無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他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他當初做時却只是爲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盡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

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得便只似靈棊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長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安卿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曰也不見得如何但圓圖是有些子造作模樣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便有些不甚依他當初畫底然伏羲當初也只見太極下面有陰陽便知是一生二二生四四又生八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想見伏羲做得這

箇成時也大故地喜歡自前不曾見箇物事恁地齊整因言夜來有一說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

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爲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看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便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

用不得了而今人便說道解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因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卽此是也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我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

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他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彖象莫也是因爻而推其理否曰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蓍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恁地兢謹如遷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他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已然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求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

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瀍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瀍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此見得也是人謀先定後方以卜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曰揲蓍用手又不似鑽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鑽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寫出來直向上底爲木橫底爲土向下底爲水斜向外者爲火斜向內者爲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爲天

王夏詧以光蓋是得土之象黃義剛錄錄中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陳淳錄云公謂卜筮之書便如今火珠林樣錄中如方圖只是據見在底畫下淳錄有云較自然錄中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作兩截淳錄云圓圖作兩段來拘曲錄中恁地推將去做成這物事下淳錄有云不覺成來如此齊整錄中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淳錄云言人若求師若要親賢時錄中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云云淳錄云彼九二六四無頭無面何以見得如此亦只是在人用得也

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

劉礪錄

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易看也蓋未爲他說所汨故也

呂燾錄

某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李煇錄字晦叔不詳所聞年歲及池錄饒錄饒後錄卷攷云餘做此

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麼事來揍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而去稽考實理以

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人必陷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无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

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當人皆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嘗有一句說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却不曾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之卦自以為大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說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揚雄太元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第幾爻便凶然其規模甚散其辭又澁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變都去揍他意不着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却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着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揍他底不着所以未得他受用

葉賀孫錄

易不可易讀 湯泳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先生六十六歲池錄卅三卷中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董銖錄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亦然 金去偽錄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聞先生四十七歲池錄十五卷中錄中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二作平易求其義

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晏淵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錄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爻辭如籤解

甘節錄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仔細因與宜之說不甚云然

李閎祖錄

和靜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着便都成片不知如何只看一爻得

劉砥錄

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於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於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

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

林賜錄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六歲饒錄卅二卷中

易與春秋難看非學者所當先蓋春秋所言以爲褒亦可以爲貶亦可易如此說亦通如彼說亦通大抵不比詩書的確難看

不知何氏錄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沈僩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曾說底更如何理會得

陳淳錄

敬之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

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詠情性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个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葉賀孫錄

問看易如何曰詩書執禮聖人以教學者獨不及於易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先王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

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釋爲十經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

沈僩錄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陳淳錄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爲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易自是別是

一箇道理不是敎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爾蓋易本爲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如程子所說是也以動者尚其變已是卜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爲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易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爾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爾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辭可曉者只如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

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爲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爾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輔廣錄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

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
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沈僩錄

朱子語錄易二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

統論經義三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
離楊至之云上經反對凡十八卦下經反對亦十
八卦先生曰林黃中等上下經陰陽爻適相等某
算來誠然
李方子錄

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
某看到末稍懶了解不得爲復是難解
劉礪錄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
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
十篇亦然孟子末後却劃地好然而如那般以追
蠡樣說話也不可曉
燮淵錄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爲精密是易之
括例要之易書是爲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爲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于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旣不用屯之辭亦不用比之辭却是别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

僩道夫録

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董銖録

易只消認他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得這個子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

夏淵録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劉礪録

問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以明道如何曰作易時未有文字是有此理伏羲始發出

鄭可學録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録十六卷中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個健坤只是個順純是陽所謂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爲天坤便爲地

夏淵録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

黃升卿録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録二十一卷中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

陳淳録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只是一個道理陰陽自一氣言之只是箇物若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女又是兩個物事

林學蒙録李方子録云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皮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

坤卑陽尊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終不可以並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個尊長不容並所謂尊無二上也

沈僩錄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然就一年論之乾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底人便都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

晏淵錄李方子錄云以卦氣言之四月是純陽十月是純陰然又恁地執定不得

乾坤相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面一半是陰中之陽

李方子錄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為乾坤然而皆不變

晏淵錄

無一物不有陰陽乾坤至於至微至細草木禽獸亦有牡牝陰陽康節曰坤無一故無首乾無十故無後所以坤常是得一半

劉砥錄宇履之三山人庚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後錄十卷中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仔細推之皆可見

沈僩錄

方其有陽怎知道有陰方有乾卦怎知更有坤卦在後

晏淵錄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所覆內皆天之氣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兩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甑之蒸飯扇甑是坤風與蒸則乾之氣也

不知何氏錄沈僩錄略

或說一是乾初畫某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乾初畫初間只有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

陳淳錄

論乾坤必先乾而後坤然又常以靜者為主故復卦一陽來復乃自靜來

程端蒙錄

先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是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得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如卜得爻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如卜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

說利見大人一箇是五在上之人一箇是二在下之人看是甚麼人卜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群臣自有群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又那曾有某爻與某爻相應那自是說這道理如此又何曾有甚麼人有甚麼人說有甚張三李四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會大吉不然則大凶此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說話也是怕人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教分明大抵只是因以明教

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聖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些子屈曲遮藏故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看他本來裡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得便去白撰個話若做卜筮看說這話極是分明某如今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要與人說便分明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千般百樣藏頭伉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一箇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如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溫過所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只看過便住自是易得忘記了故須常常溫習方見滋味

葉賀孫錄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曰也未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又却說學者修業進德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得

林學履錄

或問乾是聖人之事坤是賢人之事曰此但指乾之君子忠信進德處與坤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問如此則賢者更不可做乾之事曰忠信進德這

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不實處又脩辭立誠見得精粗本末直恁地做將去有那剛健底意思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謹守

不知何氏錄

問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曰恰也恁地殺斷說不得如乾初九似說聖人來九二學聚問辨則又不然上九又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爲賢矣看來聖人不恁地死殺說只逐義隨事說道理而已

不知何氏錄

問以乾字爲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爲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

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是仁傑云恐都剩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剩了問若乾坤猶可言屯蒙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黃幹錄字直卿三山人未詳所聞年歲饒錄一卷饒後錄二卷中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不甚相似矣

楊道夫錄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

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乾後三畫是陰坤後三畫是陽

夔孫錄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舉象而占意已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曰象占例不一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是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

占者有此德而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

說如何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董銖錄

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只陽盡處便是陰

黃罃錄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

不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蓋七爲少陽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此揲蓍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爲陰故有群龍无首之象卽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群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爲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卽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爲始而常代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爲群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否曰坤雖變而爲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個無頭底物如婦

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

董銖錄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歐公文字尋常往往不以經旨取之至於說用九用六自來却未曾有人說得如此他初非理會象數者而此論最得之且既有六爻又添用九用六因甚不用七八蓋九乃老陽六乃老陰取變爻也古人遇乾之坤卽以見群龍无首吉爲占見群龍无首却是變乾爲坤便以坤爲占也遇坤之乾卽用利永貞爲占坤變爲乾卽乾之利也

黃㽦錄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无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爲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捩子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他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無

㬊淵錄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兩天昨日行一天也今日又行亦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能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爲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兩地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有重地之象

此所以爲地勢坤

不知何氏錄錄末此所以爲地勢坤一作所以見地勢之坤順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德如何曰只謂乾九二是見成底不待脩爲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卽聖人之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卽是大矣此是自直與方以至於大脩爲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

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爲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卽聖人也

不知何氏錄

問君子進德脩業曰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持守坤卦是箇無頭物事只有後面一節只是一個持守柔順貞固而已事事都不能爲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思可見乾如創業之君坤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

坤如曹參所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都是說箇順底道理又云先迷後得先迷者無首也前面一項事他都迷不曉只知順從而已後獲者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無十坤無一乾至九而止奇數也坤數耦無奇數也用之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

沈僩錄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乾忠信進德脩省言辭立誠是終身事知至以下是節次知終終之用力處也坤直方大是浩然不習无不利不疑其所行乃是不動心

楊方錄

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分屬乾坤蓋取健順二體脩辭立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義便有靜順之體進脩便是箇篤實敬義便是箇虛靜故曰陽實陰虛

黃㽦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是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陳淳錄　錄中恁地做去徐寓錄云硬立脚做去錄末恁地收斂寓錄云恁地收斂做去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按本底做將去所以爲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陰陽說乾坤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

萬人傑錄

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顏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工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否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所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曰固皆是脩巳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别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仔細

董銖錄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內賢人之事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

葉賀孫錄

用之問忠信進德有剛健不巳底意思所以屬乾道敬義是持守底意思所以屬之坤道曰乾道更多得上面半截坤只是後面半截忠信進德前面更有一段工夫也

林子蒙錄未詳所聞年歲饒後錄十七卷中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道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徤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宅心中巳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巳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便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界限便分明四面皆恁平正

楊道夫錄

履之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巳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畧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巳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如又依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蜚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遠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乾固是健然硬要他健也不得譬如不健底人只有許多精力如何强得乾從知處說坤從守

處說生知者是合下便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更無使之忠信者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所以聖人說得恁地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之須是知得方能忠信誠之者人之道看誠之字全只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說擇善而後可固執也

章伯羽錄字蜚卿厩寧人庚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十五卷中

朱子語類易三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四

統論經義四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

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潘時舉錄

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詞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

劉礪錄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葉賀孫錄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於岐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曰是如此亦有兼譬喻言者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難大

事亦如之
林賜錄

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初雖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不得便宜
不知何氏錄

月幾望是說陰盛
晏淵錄

否泰咸恒損益旣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內卦屬艮也
沈僩錄

聖人說易逐卦取義如泰以三陽在內爲吉至否又以在上爲吉大槩是要壓他陰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做得不好事只得慚惶更不堪對人說
劉礪錄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廹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不知何氏錄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林學履錄

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亦是啓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
沈僩錄

凡易一爻皆具兩義如此吉者不如此則凶如此凶者不如此則吉如出門同人須是自出去與人同方吉若以人從欲則凶亦有分曉說破底婦人吉夫子凶咸其腓雖凶居吉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如需于泥致寇至更不決吉凶夫子便象辭中說破云若敬慎則不敗也此是一爻中具吉凶二義者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得此爻則更無可避禍處

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黃㽦錄
動而説成隨巽而止成蠱
甘節錄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
耳不必强分析
葉賀孫錄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
頗難解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
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
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又問復卦剛反作一

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
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
尋索儘有條理
潘時舉錄
錄中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句下張洽錄云分猶均也錄中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句下洽錄云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
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
時而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
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
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

好
林學履錄
爲嫌於無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
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
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
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
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
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
到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
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才
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

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雜處虞
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剝陽生逐旋如此陰
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僩錄二一六卷中
剝上九一畫分爲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
畫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
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
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
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
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爲不然
其以爲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

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陽亦然耶天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

楊道夫錄

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須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

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直卿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巳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曰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卻成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生矣

葉賀孫錄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時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

黃卓錄字先之所聞年歲未詳僥後錄十二卷中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乎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沈僩錄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晏淵錄

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是行出來底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是也

晏淵錄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楊道夫錄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一不知何氏錄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貞幹錄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說咸上一畫

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人腳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內卦以下亦有足象

劉礪錄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

黃㽦錄

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所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又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才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好問此正與羣龍无首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黃榦錄

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無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

林學履錄　沈僩錄同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曰伊川將來相牽合說某不曉看來人自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必只是一件事某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

是箇大約彷彿意思如此若纔着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

沈僩錄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如是如何蓋六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吉更不可曉

林學蒙錄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都不好如損六

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㬊淵錄
這幾卦多說那嚮不可曉
㬊淵錄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董銖錄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說應天順人非也

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
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爲復是解書到末稍會懶了看不子細爲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亦皆如此無理會
不知何氏錄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林學蒙錄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

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須穿鑿
㬊淵錄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林學蒙錄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

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旣濟是那日中衙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這箇說得䟽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䟽時䟽得無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尙自嫌某說得䟽不知如今煞有退側了處譬如

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

晏淵錄

既濟未濟所謂濡尾濡首分明是說野狐過水今孔子解云飲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是孔子說人便不敢議他人便恁地不得

劉礪錄

易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不如何氏錄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晏淵錄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不如何氏錄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

晏淵錄

繫辭一字不胡亂下只人不仔細看如吉凶者失得之象四句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舊因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陳淳錄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恐聖人本意未必不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

黃榦錄

看繫辭須先看其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無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云今人只見說易為卜筮作便羣起而爭之不知聖人乃是因此立教曰聖人丁寧曲折極備因舉大畜九三良馬逐讀易當如筮相似上達鬼神下達人道所謂冒天下之道只如此說出模樣不及作為而天下之道不能出其中可學云今人皆執畫前易皆一向亂說曰畫前易亦分明居則玩其辭有不待占而占自顯者

鄭可學錄

且如易之作本只是爲卜筮如極數知來之謂占莫大乎蓍龜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皆見得是占筮之意蓋古人淳質不似後世人心機巧事事理會得古人遇一事理會不下便須去占占得乾時元亨便是大亨利貞便是利在於正古人便守此占如其大亨却守其正以俟之只此便是開物成務若不如此何緣見得開物成務底道理即此是易之用人人皆決於此便是聖人家至戸到以教之也若似後人事事理會得亦不待占蓋元亨是示其所以爲卦之意利貞便因以爲戒耳又曰聖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

看便以義理說出來元亨利貞在文王之辭只作二事正是大亨以正至孔子方分作四件然若是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成把利字絕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至於他卦却只作大亨以正後人須要把乾坤說大於他卦畢竟在占法却只是大亨以正而已

黄㽦錄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黄榦錄

今之說易者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某所復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像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有奥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爻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李方子錄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他那箇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着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底道理旁門曲逕正理不只如此

晏淵錄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

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

𣊬淵錄

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番轉底巽震便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爲五十六卦中孚便是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按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卽六畫之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爲三十有六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卜成之卦八卽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也三十二與大十四同

不知何氏錄　錄中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向下林學蒙錄云自此八卦外只二十八卦番轉爲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離是也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

𣊬淵錄

朱子語類易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五

統論程傳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𣊬淵錄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

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
也
葉賀孫錄
體用一原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
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
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
丗節錄
劉用之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
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葉賀孫錄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爲

人處
徐寓錄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着工夫補綴
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
筮之書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
只說得一理
不知何氏錄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
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李閎祖錄 錄末不能得如此二句一本云不能得如此自然

伊川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
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余大雅錄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
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卽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卽
句句字字有用處問胡文定春秋曰他所說盡是
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
不得所以某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
爾
楊道夫錄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道只是一箇道

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
於此見之
楊道夫錄
問先儒讀書都不如先生精密如伊川解易亦甚疎
曰伊川見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
是解易又問伊川何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
得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汪德輔錄字長孺鄱陽人壬子所聞
先生六十三歲饒後錄十三卷中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
有賢人用若一爻止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止
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

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陳淳錄錄末黃義剛錄有云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便是太深云云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
曰也是則是不可粧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
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
則爲事以初終言之則爲時以高下言之則爲位
隨所值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豈可粧定做人說

林學履錄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

說了

劉礪錄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
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
爲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
其事殊非正意

李閎祖錄

伊川說象只似譬喻樣說看得來須有人象如此只
是如今曉他不出

晏淵錄

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肯作
一部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陰陽說
陽便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爲坤坤可爲乾太走
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
變作八卦也是好笑據某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爲
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他卜
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且可須用添一重卜
筮意自然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
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占得初九是潛
龍之體只是隱藏不可用作小象文言釋其所以
爲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怕自分
明又不須作設戒也

郭浩錄丙午所聞先生五十七歲饒後錄九卷中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
主於內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
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
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
象

劉礪錄

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
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
巽將去故爲漸

黃㽦錄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六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㬎淵錄

伊川多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章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

㬎淵錄

易傳說文義處猶有些小未盡處

李公謹錄川按公謹所錄蓋與李處謙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巖續語類池錄饒錄卷次云餘倣此

伊川易煞有重疊處

葉賀孫錄

問易傳如何看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本義如何曰程易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好看又問乾繇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據此說郤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爲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爲六畫不同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

六十四卦與邵子說誠異蓋康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曾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啓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兩儀又爲四象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是如此否曰此只是一分爲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因問序所謂自本而幹自幹而支是此意否曰是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董銖錄

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預先說下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

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萬人傑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會便看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礲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礲工夫

黄㽦錄

詩書畧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通得他

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拶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樣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黄㽦錄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局定學者只得守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可聰明

黄㽦錄

學者須讀詩與易易尤難看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天地必有倚靠處如復卦先動而後順豫卦先順而後動故其彖辭極嚴似此處却閑過了

鄭可學錄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尤妙

不知何氏錄

有人云草草看過易傳一遍後當詳讀曰不可此便是計功謀利之心若劈頭仔細看雖未知後面凡例而前看工夫亦不落他處

楊方錄

用龜山易參看易傳數段見其大小得失

楊方錄

問讀易若是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浩近學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參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可以如此否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曰他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如何浩曰各有長處

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文釋義必有長處

邵浩錄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曰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看其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知是如何時舉退看啓蒙晚往侍坐時

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後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先生頷之因云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云由直方而大竊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

潘時舉錄

婺州易傳聖字亦誤用王字說聖字從壬不當從王

黃㽦錄

朱子語類易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六

統論邵易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謂魏伯陽參同契魏東漢人)

廖德明錄

聖人說數說得踈到康節說得密了他也從一陰一陽起頭他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着那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蓍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他學若是聖人用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他須要先揲蓍以求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坐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當有某事聖人決不恁地

晏淵錄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高遠踈闊易中只有箇奇耦之數天一地二是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蓍底數也推此二者而已康節却盡歸之數竊恐聖人必不爲也因言或指一樹問康節曰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亦可推也但須待其動爾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甚年生甚年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方推得起

李方子錄

有氣有形便有數物有衰旺推其始終便可知也有人指一樹問邵先生先生云推未得少頃一葉隨便由此推起蓋其旺衰已見方可推其始終推亦只是即今年月日時以起數也(包揚錄字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錄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恁地巧推排

葉賀孫錄

康節數四孔子數八料得孔子之數又大也季通自

謂略已見之
楊方錄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晏淵錄

龍圖是假書無所用康節之易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有用處
劉礪錄

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十二卷中

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

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四者爲準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所以無他胷中
廖德明錄

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
楊驤錄字子昂建寧人己酉甲寅所聞先生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無極之前一段問旣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無無前後
李閎祖錄

康節云動靜之間是指冬至夏至
李閎祖錄

又說康節方圓圖子自西北之東南便是自乾以之坤自東北以之西南便是否以至泰其間有咸恒損益旣濟未濟所以又於此八卦見義蓋爲是自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不知得怎生恁地巧某嘗說伏羲初只是畫出八卦見不到這裏蔡季通以爲不然却說某與太史公一般某問云太史公如何說他云太史公云伏羲至淳厚畫八卦便是某這說看來也是聖人淳厚只據見定見得底畫出

如伊川說若不因時則一箇聖人出來許多事便都做了
劉砥錄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相類詩八句是說方圓中兩交股底且如西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南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兌次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
晏淵錄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震巽含艮兌又說八卦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
萬人傑錄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似他這箇意思夏淵錄

朱子語類易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七

統論諸說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拼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

南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漸漸移來至三十晦光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是震在坤下一陽臨是兌在坤下二陽泰是乾在坤下三陽大壯是震在乾上四陽夬是兌在乾上五陽乾是乾在乾上六陽姤是乾在巽上一陰遯是乾在艮上二陰否是乾在坤上三陰觀是巽在坤上四陰剝是艮在坤上五陰坤是坤在坤上六陰

不知何氏錄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

李方子錄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
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
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算
得靜便算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算得否康節云
也算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地便就
這裏算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晏淵錄
南軒家有眞蓍云破宿州時得之又曰卜易卦以錢
擲以甲子起卦始于京房
賜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
先生六十二歲就錄十七卷中

今人以三錢當揲蓍不能極其變此只是以納甲附
六爻納甲乃漢焦贛京房之學
鄭可學錄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
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吳必大錄
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
有取焉
李方子錄
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
湯泳錄

仲默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
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
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
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日它說天一地
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揚雄也是學焦
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
明二十七象如何曰某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
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他做時便是
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
太玄却是學它

黃義剛錄
問太玄曰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
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
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
事
林夔孫錄
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李方子錄
太玄甚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着
不知何氏錄
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黃宮性無不在於中養首

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
淵但是指心之虛靜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
與孟子言仁義之心異
鄭可學錄
古易十二篇人多說王弼改今本或又說費直初改
只如乾卦次序後來王弼盡改彖象各從爻下近
日呂伯恭却去後漢中尋得一處云是韓康伯改
都不說王弼據某考之其實是韓康伯初改如乾
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
吳雉錄字和中建陽人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五卷中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曰伊川說陰陽奇

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無位需上六不當位乃
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林學履錄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
當位然乾之上九正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
二四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
夔淵錄
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
李方子錄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
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

文
李方子錄
關子明易麻衣易皆是偽書麻衣易是南康士人作
今不必問其理但看其言語自非希夷作其中有
云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知心地如何
馳騁
鄭可學錄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
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
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
知南康時向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一日

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渠云是某有
見抄錄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
相似自提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得來
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
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
何等語他只是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爲此說若昉
復落一兩箇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先生遂大笑
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
與麻衣易言語相應遂并將來牽合取象畫取圖
子需卦書其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
作飲食乾三爻作一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

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寧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如太平謂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托其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邵浩錄

問麻衣易是僞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旣謂之蘊則包

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余大雅錄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撰麻衣五代時人五代時文字多繁絮此易說只是今人文字南軒跋不曾辨得其書甚謬李壽翁甚喜之開板於太平州周子中又開板於舒州此文乃不啣嚼底禪不啣嚼底修養法不啣嚼底日時法

不知何氏錄

麻衣易南康戴主簿作某親見其人甚稱此易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說大略相類及戴主簿死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眞戴公所作也

林恪錄字叔恭天台人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版即其人也師卦象倒說了

李閎祖錄

向在南康見同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卦變爲六十四却是按古如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僞爲之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底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爲之跋某嘗作一文字辨之矣

黃義剛錄

啟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

葉賀孫錄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旣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宅曉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

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他

晏淵錄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僞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爲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黄義剛錄

日家四驗之說溫公潛虛只此而已

黄㽦錄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

李閎祖錄

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續不押韻見得

李閎祖錄

問横渠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

輔廣錄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麄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塡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晏淵錄

東坡易說六箇物事若相咬然此恐是老蘇意其他若佛說者恐是東坡

包揚錄

晁說之謂易占隨日隨時變但守見辭者死法也

不知何氏錄

龜山過黄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晏淵錄

問濂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先看見乃謂之象一說濂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

道猶易之有太極耶此意如何曰如此敎人只好
聽耳使某答之必先敎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
至雜卦且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輝錄錄中象之在道李方子錄云象之于道錄中如此敎人只好聽耳云云方子錄云先生云此不可曉其實見而未形有無之間爲象形則爲器也

問藉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曰且看見乃謂之象一
句通此一句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藉
溪思之不得天授曰豈不知易有太極者乎先生
曰若做箇說話看似好但學易功夫不是如此
不過熟讀精思自首至尾章章推究字字玩索以

求聖人作易之意庶幾其可一言半句如何便了
得他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後錄四卷五卷中錄中若做箇說話作看似好云云林學履錄云他自是一家說能誤人其說未是

涪人譙定受學於二郭載子厚爲象學其說云易有
象學數學象學非自有所見不可得非師所能得
也譙與原仲書云如公所言推爲文辭則可若見
處則未公豈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極耶後
云語直傷交幸冀亮察見字本當音現譙作如字
窓譙作牧牛圖其序略云學所以明心禮所以行
敬明心則性斯見行敬則誠斯至草堂劉致中爲
作傳甚詳楊方錄

譙先生說見乃謂之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
極其意想是說道念慮才動處便有箇做主宰底
然看得繫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
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夔淵錄

易舉正亂道吳必大錄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
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

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老便
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夔淵錄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
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
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挨漢上卦變則通不得
與季通在旅邸推黃義剛錄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
人主如何曉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致堂文字

決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善書者只一點墨便斡淡得開如尹和靖則便說不出范氏講義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偏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揔括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曉想當時在講延進讀人主未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辨如孟子便長於辨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辨但於緊要處反復論難自是照管得緊范氏之說槪鎖不牢處多極有疎漏者

吳必大錄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蓍一事可謂小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蓍卦辨疑說前人不是不知䟽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二字錯更有一段在乾卦䟽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辨先生揲蓍辨爲子和設

龔蓋卿錄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武問沙隨何以答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

沈僩錄

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卿易專取象如以鼎爲鼎革爲爐小過爲飛鳥亦有義理其他更有好處亦有杜撰處

劉礪錄

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疎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

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爲無補若未得正路脉先去理會這樣處便疎略

沈僩錄 陳文蔚錄同

鄭東卿少梅說易象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他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口初是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

輔廣錄

林黃中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爲太極內外爲兩儀

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林又言三畫以象三才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

李閎祖錄

林黃中以互體為四象八卦

廖德明錄

因說趙子欽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若有此意思聖人當初解彖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綫牽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理聖人作易還要做甚用若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他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

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看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更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

潘時舉錄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如初間是如何若如屈曲之說却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摶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為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

葉賀孫錄

趙善譽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便自偏了某云若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

既是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作一箇中卦
始得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
何剛天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
萬物自一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便
是柔以天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
小人言之則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
合當用剛時合當用柔時

輔廣錄

福州韓云能安其分則爲需不能安其分則爲訟能
通其變則爲隨不能通其變則爲蠱此是說卦對
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

晏淵錄 錄中能安其分則爲需二句陳文蔚錄作險而能忍則爲需險而不能忍則爲訟

問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此是指易書曰
然易中多是說易書又有一兩處說易理神如今
人所謂精神發揮乃是變易之不可測處易書乃
爲易之理寫眞

鄭可學錄

或言某人近注易曰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
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說得
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
何春秋亦然

輔廣錄

朱子語類易七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八

上經一

魏丙材仲問元亨利貞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

羲之卦又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爲之辭於其間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亦利於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資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會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是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楊道夫錄

乾彖辭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爲大亨利正夫子以爲四德梅蘂初生爲元開花爲亨結子爲利成熟爲貞物生爲元長爲亨成而未全爲利成熟爲貞

甘節錄

乾彖辭

問乾者天之性情是天之道否曰性情是天愛健地愛順處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曰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是謂帝以此理付之便有主宰意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又問今之郊祀何故有許多帝曰而今煞添差了天帝共成十箇帝了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卽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一國三公尚不可况

天而有十帝乎周禮中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之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之象鄭氏以爲北極看來非也北極只是星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祀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

林夔孫錄

乾彖辭程傳

錄中且如漢時祀太乙便卽是帝句下池本云問今郊祀也祀太乙而今都重了

問乾者天之性情健而無息之謂乾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字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

沈僩錄 乾象辭程傳

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

程端蒙錄 乾象辭程傳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是以乾之剛健取義健而不息便是天之性情此性如人之氣質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也專便是性動也直便是情

黃㽦錄 乾象辭程傳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順只是翕闢謂如一箇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箇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箇營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闢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

黃㽦錄 乾象辭程傳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

乾

葉賀孫錄 乾象辭程傳

或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也見得這道理如圭峰禪師說知字樣

黃卓錄 乾象辭程傳 沈僩錄同

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

黃義剛錄 乾象辭程傳

叔器問功用謂之鬼神妙用謂之神曰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為神秋冬便為鬼又如晝夜晝便神夜便鬼以人言之語為神嘿為鬼動為神靜為鬼以氣息言之呼為神吸為鬼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悽愴如武帝致李夫人其風肅然是也又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易言精氣為物若以精氣言

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蔕安卿問體與魂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便是魄曰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語說得好安卿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曰只是此意又問人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略略成形時又問哉生魄曰是月十六日初生那黑處揚子言月未望而生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他錯說了後來四子費盡氣力去解轉不分明溫公又於正文改一字解也說不出黃義剛錄

乾彖辭程傳

錄中晝便神夜便鬼句下陳淳錄云所以鬼神出錄中使人精神竦動處淳錄云使人精神閃動處錄中其風肅然是也句下淳錄云問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妖鳥陰類亦多夜鳴錄中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句下淳錄云此不可以魂魄論錄中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二句淳錄云燒便是魄煙便是魂

莊仲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是有一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陳文蔚錄

乾彖辭程傳

以功用謂之鬼神此以氣之屈伸往來言也以妙用謂之神此言忽然如此又忽然不如此者鬼是一定底神是變而不可知底程端蒙錄

乾彖辭程傳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神之妙用也沈僩錄

乾彖辭程傳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麄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那裏不知何氏錄

乾彖辭程傳

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曰鬼神只是往來屈伸功用只是論發見者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妙處即是神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則謂之神如鬼神者造化之迹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妙所謂造化之迹者就人言之亦造化之迹也其生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便是鬼神所謂二氣良能者鬼神只是以陰陽言又分言之則鬼是陰神是陽大率往為陰來為陽屈為陰伸為陽無一物

無往來屈伸之義便皆鬼神著見者也又問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神以求之便來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靜去求之徐元震問中庸體物而不可遺曰所謂體物不可遺者葢此理於人初不相離萬物皆體之究其極只是陰陽

造化而已故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往來耳

不知何氏錄

乾彖辭程傳

符見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曰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

夔孫蓋卿錄

乾彖辭程傳

李方子錄云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下同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似一箇包子裏面

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曼淵錄

乾彖辭程傳

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闕時然天地開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是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

只爲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畧添字說盡
舒高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

乾彖辭程傳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竊謂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爲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坤卦倣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之又後面卦辭亦有兼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黃榦錄

乾彖辭本義

朱子語類　易八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榘仝訂

易九

上經二

問易傳乾卦引舜事以證之當初若逐卦引得這般事來證大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理會得久之曰經解說潔淨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却不以爲然據某看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是潔淨精微他那句語都是懸空說在這裏都不犯手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潔淨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句句是實如言公即位便眞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眞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數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過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沈僩錄

乾爻辭程傳

間程易以乾之初九爲舜側微時九二爲舜佃漁時九三爲玄德升聞時九四爲歷試時何以見得曰此是推說爻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通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而勿用可也它皆做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爲象辭彖辭文言節節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董銖錄
乾初九九二九三九四爻辭程傳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已身上取底有自已當不得這卦象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illegible]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

晏淵錄
乾初九九二九五爻辭

易爻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這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潛如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發六壬課者以丙配壬則吉蓋火合水也如卦影云朱鳥翾翾歸於海之湄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爾若使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理以爲朱鳥如何海湄如何矣

沈僩錄
乾初九九二爻辭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

晏淵錄
乾初九九二爻辭

其他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

晏淵錄
乾九二九三爻辭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爲德則一曰未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

身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某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不必說人君也

晏淵錄

乾九二九五爻辭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爲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卽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晏淵錄

乾九二九五爻辭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是說人占

得這爻利於見大人萬物覩之覩便是見字且如學聚問辨說箇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爲大人者如此今卻說二五相見卻挨不着他這語脈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卻好西南便合着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底人常觀解易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都挨着他語脈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卻成羣都不成語句惟東坡說道渙散他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散他小羣成一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晏淵錄

乾九二九五爻辭

問程易於九二云利見大德之君又言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於九五云利見在下大德之人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不審的何所指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爲利見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爲只利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巳爲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此九五爻則爲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人占得之則爲利見此九五大德之君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

占者相爲主賓也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曰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尙虛存體應用稽實待虛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遍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董銖錄

乾九二九五爻辭程傳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

得邪所利見之人

晏淵錄
乾九二九五爻辭程傳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强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厲之象也

範錄
乾九三爻辭

祖道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句亦是拘了記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四爻爲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着乾乾夕惕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

會祖道錄
乾九三爻辭

賓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便添着一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廖德明錄
乾九三爻辭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

晏淵錄
乾九三爻辭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爲教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賢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者又何嘗有此不如是如何以某觀之無問聖人以至士庶但當此時便當恁地兢惕卜得此爻也當恁地兢惕

劉砥錄
乾九三爻辭程傳
錄中奇不設戒何以爲教何下晏淵錄云發得此意惡好又淵錄云竊意因時而惕聖人亦常有此心

或躍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通上下躍即飛在天

黃榦錄
乾九四爻辭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晏淵錄
乾九四爻辭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爲儲君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

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
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
有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
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
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
金去僞錄 乾九四爻辭
凡占得卦爻要在互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已有大人之德占得
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
之者在彼我爲主而彼爲賓也自已無大人之德
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

者在我我爲賓而彼爲主也
沈僩錄 乾九五爻辭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他分明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
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
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
楊道夫錄 乾九五爻辭
問龜山說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爲義以天位言之
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
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

耳
廖德明錄 乾九五爻辭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是不變底
它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占上面彖辭
用九蓋是說變
晏淵錄 乾用九爻辭
問用九見羣龍无首吉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爲
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曰凡說文字須有情理方
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以不敢
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爲
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

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
庶皆須如此若說爲天下先便只是人主方用得
以下便使不得恐不如此又曰如歐說蓋爲卜筮
言所以須著有用九用六若如伊川說便無此也
得
劉礪錄 乾用九爻辭
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
九用六之說
晏淵錄 乾用九爻辭
伯豐問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
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無牝

馬
黃㽦錄 乾用九爻辭本義

羣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爲不利牡而却利牝如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皆是無頭底

曼淵錄 乾用九爻辭本義

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物這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如何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强

蕭錄 乾彖傳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却是說天人相接處

曼淵錄 乾彖傳

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猶言性統形爾

程端蒙錄 乾彖傳

問乾元統天曰乾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

呂燾錄 乾彖傳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能用形者也恐說得是否曰也是然只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

林學履錄 乾彖傳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爲魯司寇時便是他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他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

曼淵錄 乾彖傳

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强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强說不通處錄因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耶說乾道明之耶此處果是說得鶻突但遺書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此語說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

因問乾道終始如何曰乾道終始卽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爲始不貞則無以爲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初九九二之半卽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卽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卽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卽所謂貞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他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

董銖錄 乾彖傳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錄中言人能大明乾

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某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剖析教分曉

李方子錄 乾彖傳

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御天又曰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劉礪錄 乾彖傳

乘字大槩只是譬喻御字龜山說做御馬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

曼淵錄 乾彖傳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仔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

曼淵錄 乾彖傳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

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

曼淵錄 乾彖傳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甘節錄 乾彖傳

問保合太和乃利貞曰天之生物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眞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各正性命小以遂其

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矣全其太和之性則可利貞

黃卓錄 乾彖傳

保合太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

陳文蔚錄 乾彖傳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是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問這箇變化字却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不同如何曰這又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

呂燾錄 乾彖傳

問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物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有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知皆過於天下之人方可臨得他

劉礪錄 乾彖傳 錄中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之天字饒錄作乾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天行健

李季札錄 乾象傳

問天行健曰胡安定說得好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銖未達先生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

董銖錄 乾象傳

問衛老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之中以理言之則於穆不已無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是如此只管去自強不息上討又說邵老社倉宜避去事業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廖德明錄 乾象傳

問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天運不息非特四時為然雖一日一時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

呂燾錄
乾象傳

朱子語類易九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

上經三

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說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也

乾文言

問文言四德一段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

潘植錄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饒錄二十九卷中

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爲體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割底物若似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爲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著些利則和如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著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

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土中爲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緊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董銖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禮義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禮義智猶言春夏秋冬也仁義禮智猶言春秋夏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曰他是胡說因問或云先生許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果否曰就他說中此條稍是但渠只是以乾卦說修辭立其誠閑邪存其誠坤卦說敬以直內便說是誠敬爾銖云恐渠亦未曾實識得誠敬曰固是且謾說耳

董銖錄

乾文言第一節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他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畧自不同

黄義剛錄

乾文言第一節

以天道言之爲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爲春夏秋冬

以人道言之爲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爲溫涼燥
濕以四方言之爲東西南北

甘節錄 乾文言第一節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
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
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

林恪錄 乾文言第一節

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

甘節錄 乾文言第一節

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
底意思利則配之胸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

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
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一節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
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

廖德明錄 乾文言第一節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
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

曼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
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
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

曼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道鄉謂四德之中各具四德竊嘗思之謂之各具
四德如康節所謂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
夏之春夏之夏夏之秋夏之冬則可謂之能迭相
統攝如春可以包夏夏亦可以包春則不可也先
生復令舉似道卿之說曰便是他不須得恁地說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一節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且易一書只

說一箇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
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
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
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
甚處剝之爲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
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
是受用處在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一節

光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
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

分成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包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惻隱是仁之端羞惡是義之端辭遜是禮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無惻隱便都沒下許多到羞惡也是仁發在羞惡上到辭遜也是仁發在辭遜上到是非也是仁發在是非上問這猶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禮是火義是金智是水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一節

曾兄亦問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言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黃卓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

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他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隱地未至大段發出道夫曰他所以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以其未散也曰他這箇是事事充滿如惻隱則皆是惻隱羞惡則皆是羞惡辭遜是非則皆是辭遜是非初無不充滿處但人為己私所隔故多空虛處爾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一節

論乾之四德曰貞取以配冬者以其固也孟子以知斯二者弗去為知之實弗去之說乃貞固之意彼知亦配冬也

李壯祖錄　乾文言第一節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迹處為貞因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

楊方錄　乾文言第一節

致道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潘時舉錄 乾文言第一節

易言元者善之長說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

㬊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亨者嘉之會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都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是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林賜錄 乾文言第一節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美便是嘉之會

黃㽦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亨者嘉之會曰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時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禮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

陳淳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亨者嘉之會曰嘉是美會是聚無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爲會須是合聚來皆如此方謂之會如嘉會足以合禮則自上文體仁而言謂君子嘉其會此嘉字說得輕又不當如前說此只是嘉其所會此嘉字當若文之以禮樂之文字蓋禮樂之文則文字爲重到得文之以禮樂便不同謂如在人若一言一行之美亦不足以爲會直是事事皆盡美方可以爲會都

無私意方可以合禮

黃㽦錄 乾文言第一節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脩爲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還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會嘉其所會也

呂燾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

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潘植錄 乾文言第一節
義之和只是中節蓋義有箇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而親他人之親便不是和
劉礪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爲和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者義之和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不知何氏錄 乾文言第一節
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謂之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爲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金去僞錄 乾文言第一節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鄭可學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爲父子之爲子君之爲君臣之爲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鄭南升錄字文相潮州人癸丑所聞 先生六十四歲饒錄二十五卷中
乾文言第一節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時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

者義之和句義初似不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不知何氏錄 乾文言第一節程傳 錄中義初似不和却和云云劉砥錄云義則和矣 義則無不利矣然義其初截然近于不和不利其 終則至于各得其宜云云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爲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爲事之幹
叟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幹問又有所謂不可貞者是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爲正而固守之

黃榦錄　乾文言第一節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守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伊川解體仁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爲元在人爲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乃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曰然君子行

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但前輩之說不欲辨他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一節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體仁仁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却覺得未是

夔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體仁解云以仁爲體是如何曰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一節

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一節

嘉會雖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他盡嘉會便是如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爲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

則義未和

夔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嘉會者萬物皆發見在裏許直卿云猶言萬物皆相見處得事事是故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便不謂之嘉會會是禮發見處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

李方子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物足以和義此數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爲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

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小大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至於天地萬物無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爾此只是就義中便有一箇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說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此不足以和其義也嘉會足以合禮嘉美也會是集齊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鬬湊到此故謂之會亨屬夏如春生之物自是或先或後或長或短未能齊整纔到夏便各各一時茂盛此所謂嘉

之會也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嘉字却輕會字却重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箇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

周謨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便有分別當其分別之時覺得來不和及其分別得各得其所使物物皆利却是和其義如天之生物物物有箇分別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至君得其所以爲君臣得其所以爲臣父得其所以爲父子得其所以爲子各得其利便是和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正淳問貞固字却與上文體仁嘉會利物亦似不同曰亦是北方便須用兩字方說得盡

黃㽦錄 乾文言第一節

問利物足以和義曰義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錄 乾文言第一節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義自不同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

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

萬人傑錄 乾文言第一節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他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晏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

晏淵錄 乾文言第一節

朱子語類易十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一

上經四

文言正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也難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程傳

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咏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程傳

問伊川分乾之時乾之義如何曰也是覺得不親切聖人只是敷演其義又兼要押韻那裏恁地分別

劉礪錄 乾文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程傳

問乾卦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否曰此正說

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

沈僩錄 乾文言第二節

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萬人傑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閑邪莫是爲防閑抵拒那外物使不得侵近否曰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無非禮便是閑

程端蒙錄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湊着豈不快活人只爲中間多有湊不着底不可曉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裡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

問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修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修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至潛龍也

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惕息恐懼此便是伊周地位九四位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陳淳錄 乾文言第二節 錄中此便是伊周地位徐寓錄無此七字錄中湯武鳴條牧野時句下寓錄云九三是伊周地位已自據了錄中無一時閑句下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爲潛龍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

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修辭立誠相似否曰他地位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修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又問進德修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修業不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

林夔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曰聖人

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强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如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爲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爲無斁亦保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别

董銖録　乾文言第二節

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董銖録　乾文言第二節

君子進德至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而有信之忠信能實其爲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看進字居字可見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

林學履録　乾文言第二節

問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而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眞實了知得決然是如此更擷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眞實極至處修辭立誠是做到眞實極至處若不是眞實知得進箇甚麽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眞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而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有諸已之謂信亦是易中所謂忠信非主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正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修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修辭者只是工

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槩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如是否曰某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

人事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云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卻是曰然

沈僩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進德修業進德只一般說至修業卻又言居業何也曰未要去理會居字修字且須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曰德者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曰內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心眞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卻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一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

蕭佐錄
乾文言第二節

亞夫問進德修業復云居業所以不同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

龔蓋卿錄
乾文言第二節

進德修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修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眞實底道理進德修業最好玩味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卻須着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些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持擇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字明道只做一箇說明道說這徹底說得條直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林安卿問修業居業之別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修作是修常常如此是守

黃義剛錄
乾文言第二節

或問修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卻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一段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他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爲至誠忠信不足以言之也忠信是眞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不然則黑淬淬地進箇甚麼此其所以進德修辭立誠便是眞箇做得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

忠信便是見得修辭立誠底許多道理修辭立誠便是居那忠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則從何處進分明黑淬淬地進箇甚麽然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卻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修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在這裏做決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率立箇期限如此曰這只是箇始終

呂燾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某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會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林夔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進德一段曰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修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修辭也是舉一端而言否曰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修辭立誠上說蓋事是已行到那地頭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修辭立誠底道理修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二節

敬之問忠信至存義也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否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

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
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
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
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
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
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
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
自覺得意思日強似一日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
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
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
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

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
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柰何勉強去爲善今
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疑忠信是
指言行發於外者而言如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
交而不信皆是發見於外者如何却言進德修辭
立誠與忠信果何異又指爲居業何也曰忠信是
心中朴實頭見得道理如此故其德日進而不已
猶孟子所謂有諸己者是也故指進德而言修辭
立誠却是就言語上說又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
而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潘柄錄字謙之三山人癸卯以後所聞先生五十四歲晚錄六卷中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彳知上來吾心如得是
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爲實然
從此做去即是進德修辭處立誠又是進德事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說實理信如吾斯之未能信忠
信進德就心上說居業就事上說
程端蒙錄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只是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

守得常常做去業只是這箇業今日修辭立其誠
明日又修辭立其誠
曼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
者
鍾震錄字春伯潭州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六卷中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李方子錄
乾文言第二節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
有他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忠信進德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二節

蜚卿舉聖賢所說忠信處以求其同異曰公所舉許多忠信只是一箇但地頭不同直卿問乾之忠信與他處所謂忠信正猶夫子之忠恕與子思所謂違道不遠之忠恕相似曰不然此非有等級但地頭各別耳正如伊川所謂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不欺也是誠但是次於无妄耳先生復問昨所說如何曰先生昨舉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說忠信

所以進德曰只是如此何不以此思之適所舉忠信只是對人言之者乾之忠信是專在己上言之者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往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慶之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已又曰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爲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己之謂信意正謂此又曰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焉將爲善有惡以閒之爲不善又有愧恥之心此正交戰之驗程子此語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去後此最學者所宜察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二節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這便是德忠信是眞實如此

曼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修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人多因言語上便不忠信不忠信首先是言語因言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修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

吳必大錄 乾文言第二節

問修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

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二節

彥忠云先生云修辭便是遜以出之如子貢問衛君之事亦見得遜處

程端蒙錄 乾文言第二節

符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這裏

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修德之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故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錄中終則只是要守句以下李壯祖錄云知終終之是居業意修辭立其誠今日也只做此事明日也只做此事更無住處意故曰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者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修辭心不在時如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

曾祖道錄 乾文言第二節

用之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爲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之所在所謂可與幾也若已到彼則不謂之幾幾者先知之謂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之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二節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都作兩段滚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

晏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

不知何氏錄
乾文言第二節

可與存義也存字似不甚貼義字然亦且作存字看所以伊川云守之在後

程端蒙錄
乾文言第二節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修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眞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眞箇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如修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箇知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於要得守故如此

徐寓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是要知所至之地至之便是至那地頭了知終是知得合如此終之便須下終底工夫幾字是知之初方是見得事幾便須是至之存義是守得定方存得這義

劉礪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

住而止之

曾祖道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重至字輕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修辭立其誠以終他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那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底說得麄

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此又有以居之也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實其善之說雖密

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伊川解修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林學履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明道論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洞洞流轉若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

舒高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修業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修業是就事上說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眞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進到極處此眞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畧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眞箇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實處去便是做進德處也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二節程傳

問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旣無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者無一毫之不實若有一毫之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夫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裡皆實無一毫之僞然後有以爲進德之地德方日新矣又問修辭云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又曰知崇禮卑亦是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二節本義錄中又問修辭句下池錄云本義說見于事者錄末池錄有云進謂日見其新居謂常而不厭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者進德修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二節

上下无常非爲邪進退無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曼淵錄　乾文言第二節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眞箇龍虎若是眞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沈僩錄　乾文言第二節

朱子語類易十一終

朱子語類

易十二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上經五

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則則便是天德與上文見羣龍無首又別作一樣看

劉礪錄　乾文言第三節

乾元者始而亨一段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收斂撮聚方見性情所以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五節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五節

正淳問利貞者性情曰此是與元亨相對說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體却在下用却在上蓋春便生夏便長茂條達秋便有箇收斂撮聚意思直到冬方成問復見天地心曰天地之心則無可做大德曰生只是生物而已謂如一樹春榮夏敷至秋乃實至冬乃成雖曰成

實若未經冬便種不成直是受得氣足便是將欲相離之時却將千實來種便成千樹如碩果不食是也方其自小而大各有生意到冬時疑若樹無生意矣不知却自收斂在下每實各具生理更見生生不窮之意這箇道理直是自然全不是安排得只是聖人便窺見機緘發明出來伊川易傳解四德便只就物上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也萬物之遂貞也萬物之成解得遂字最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用復即本體也 黃㽦錄乾文言第五節

錄中性情如言本體萬人傑錄云性情猶言情性是說本體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他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暴淵錄乾文言第五節

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只是對元亨說此性情只是意思體質蓋元亨是動發用在外利貞是靜而伏藏於內 黃㽦錄乾文言第五節

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性情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作用方見它情狀真實 董銖錄乾文言第五節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暴淵錄乾文言第五節

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暴淵錄乾文言第五節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董銖錄乾文言第五節程傳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都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 暴淵錄乾文言第五節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 董銖錄乾文言第五節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耶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爲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爲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是此意也

董銖錄

乾文言第五節

剛健中正爲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

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着一件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某說與他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疋頭如何不討箇混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他說

㬊淵錄

乾文言第五節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楊道夫錄

乾文言第六節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陳文蔚錄

乾文言第六節

學聚問辨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說君德皆如此

㬊淵錄

乾文言第六節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無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爲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

萬人傑錄

乾文言第六節

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家間養鷄時舉爲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自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潘時舉錄

乾文言第六節

問胡文定公云舜先天而天弗違志壹則動氣也孔

子後天而奉天時氣壹則動志也如何先生曰先
天而弗違者舜先作韶樂而鳳凰來儀後天而奉
天時者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志壹動氣氣壹動
志皆借孟子之言形容天地感格之意
周謨錄
乾文言第六節
又問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
即道耶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曰伊川
此句某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
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雖天之所
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
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

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無
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
下者言
董銖錄
乾文言第六節程傳
一錄云淳立問程子曰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
違是也又曰天地者道也此語何謂曰程子此語
某亦未敢以為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
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
乾卦有兩箇其惟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
此必其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王肅作小人反
中庸道却又改得是

葉賀孫錄
乾文言第六節

朱子語類易十二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三

上經六

又論坤卦利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全好故云利永貞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雖伊川亦解做不好殊不知西南得朋乃以類行豈是不好至于東北是坤卦到西南則好到東北實是喪朋亦非是凶只是自然不容不喪朋雖然喪朋却終有慶耳東南得地與類行自是好西北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如此等說恐難依舊說

黃㽦錄　坤彖辭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象中方有之象中說四德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趂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槩是陰減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如這處添得許多字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不知何氏錄　坤彖辭　錄中先迷失道却分曉只是說坤道池本無此十二字錄中大槩是陰減陽一半池本作陰爲陽減一半

利牝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于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爲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夔淵錄　坤彖辭

牝馬之貞伊川只爲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夔淵錄　坤彖辭

問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句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如此多錯解了

董銖錄　坤彖辭

主利不是謂坤主利萬物是占者主利
劉砥錄 坤彖辭
乾主義坤便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
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
曼淵錄 坤彖辭
陰體柔躁只爲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
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
說安貞吉
曼淵錄 坤彖辭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
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

足以配乾矣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曰柔順
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
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友之西南則得朋而有
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
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
不知何氏錄 坤彖辭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
底亦亨生是生物即乾之所始者
曼淵錄 坤彖傳 錄中生是生物池本云坤之所生
徐煥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

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
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
生即坤元徐說亦通
曼淵錄 坤彖傳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
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
乾只是健得來順
曼淵錄 坤彖傳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
爲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
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

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爲他
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
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
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這意思文蔚曰大抵
柔順中正底人做越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
分時又却自做得他他底事曰是如此
陳文蔚錄 坤彖傳本義彖傳
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既喪其朋自立脚不得必
須歸本位故終有慶又曰牝是柔順故先迷而喪
朋然馬健行却後得而有慶牝馬不可分爲二今
姑分以見其義

劉礪錄
坤象傳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陁處突然起底也自順

晏淵錄
坤象傳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

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

董銖錄
坤象傳

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槩皆是持守收斂長謹底意

劉礪錄
坤爻辭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有淑慝之分盖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董銖錄
坤初六爻辭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

劉礪錄
坤初六爻辭

陰爻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分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晴幾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陽一日中陽是晝陰是夜

晏淵錄
坤初六爻辭本義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於文章事業上說否曰不可說盡得地道他便是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上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林學履錄
坤六二六五爻辭

用之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須用習然後至于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須習至于不習在學者之事固當

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用之曰然不習无不利此成德之事也曰亦非也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某之說易所以與先儒世儒之說皆不同正在于此學者須曉某之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某之意思極直只是一條路徑去若才惹著今人便說差錯了便非易之本意矣才卿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爲卜筮爾曰然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麁不得如某之說雖麁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个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他說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人占得此卦者則有此用以斷吉凶那裏說許多道理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

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說八箇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其大要不出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然亦嘗說破只是使人知卜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此者凶今人未嘗明得乾坤之象便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于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欲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若卦爻太好而己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己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己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反覆都就占筮上發明誨人底道理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卦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慎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說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闊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寬大又急要說出道理來

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卦之意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原易之所以作而為之說為此也用之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已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畫八卦如此也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則具此道理想得箇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是說箇方法如此使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此則善如此則惡未有許多言語又如舜命夔教胄子亦只是說箇寬而栗柔而立之

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德而已初未有許多道理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若要你知也又曰某此說據某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為如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未有此書也

沈僩錄
坤六二爻辭并論經義
錄中學者須曉某之正意句下云云池錄云如過劍門相似須是驀直攧過脫得劍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豎說都不妨若纔拔近兩邊絅動那劍便是攧不過便非易之本意矣錄中總饒說得好句下池錄云只是無情理川接蜀錄析為三條

劉用之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著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子分曉方始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豎四說都無歸著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曰便是如此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

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道陰陽他亦自看得

陳文蔚錄
坤六二爻辭并論經義

直方大是他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

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又無許多勞攘

㬊淵錄 坤六二爻辭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曰以陰陽反對觀之直方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却

有力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黃榦錄 坤六二爻辭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林學履錄 坤六二爻辭

六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

㬊淵錄 坤六二爻辭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伯豐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

黃㽦錄 坤六四爻辭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卽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黃榦錄 坤六四爻辭

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

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

㬊淵錄 坤六五爻辭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

㬊淵錄 坤六五爻辭

問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今考本爻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否曰不曉這意若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可向別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却是硬入這

意所以說得絮了因舉云郃溥謂伊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此爻義特為他發因是他後生妄測度前輩然亦因此說而後發也

林學履錄 坤六五爻辭

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共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

意思活

董銖錄 坤六五爻辭本義

子耕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對待大抵陰常虧於陽

萬人傑錄 坤上六爻辭

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耶曰戰而至于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

潘時舉錄 坤上六爻辭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如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也

陳文蔚錄 坤用六爻辭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董銖錄 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沈僴錄 坤文言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具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着慎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且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劃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晏淵錄 坤文言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在坤六二之爻論六二之德聖人本意謂人占得此爻若直方大則不習而无不利夫子遂從而解之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又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將不孤來解大字然有敬而無義不得有義而無敬亦不

得只一件便不可行便是孤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又問方是如何曰方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區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

黃榦錄 坤文言 錄中然有敬而無義四句與必大錄云然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廖德明錄 坤文言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黃升卿錄 坤文言

先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荅他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己做看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

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葉賀孫錄 坤文言

景紹問敬義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否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爲善實於不爲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楊道夫錄 坤文言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廖德明錄 坤文言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林夔孫錄 坤文言

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即非矣

董銖錄 坤文言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葉賀孫錄 坤文言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
徐寓錄 坤文言
問前所說敬義誠三者今思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箇交相養之理至於誠則合一矣曰誠只是實有此理如實於爲敬實於爲義皆是誠不誠則是無此所以中庸謂不誠無物因問舊嘗聞有人問不誠無物先生答曰秉彝不存謂之無人可也中和不存謂之無禮樂可也還是先生所言否曰不

記有無此語只如此說也却無病
楊道夫錄 坤文言
問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伊川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而不涵義之意則須於應事接物間無往而不主一則義亦在其中矣如此則當明敬中有義義自敬中出之意方好曰亦不必如此說主一之謂敬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亂之每遇事與至誠專一做去即是主一之義但既有敬之名則須還他敬字既有義之名則須還他義字二者相濟則無失此乃理也若必欲將合謂義自敬中出則聖人何不只言敬字便了既又言義字則須與尋義字意始得
余大雅錄 坤文言
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
楊方錄 坤文言

朱子語類易十三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四

上經七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爲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爲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　黃榦錄　屯彖辭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何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爲民歸往之象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

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宅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又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押韻　董銖錄　屯彖辭象傳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爲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復　董銖錄　屯彖傳

剛柔始交而難生艮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　黃㽦錄　屯彖傳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

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董銖錄 屯彖傳本義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

㬊淵錄 屯彖傳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

劉礪錄 屯彖傳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寧方可

㬊淵錄 屯彖傳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爲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邅如乘班馬如亦似有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皃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爲陽逼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來求己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己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董銖錄 屯初九六二爻辭六二爻辭程傳六四爻辭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

欲進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黃榦錄 屯初九爻辭本義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不知何氏錄 屯六二爻辭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

㬊淵錄 屯六二爻辭

問即鹿无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

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卽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爲卽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卽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董銖錄 屯六三爻辭

伊川說蒙亨髣髴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

晏淵錄 蒙象辭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

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

晏淵錄 蒙象傳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巳是險峻處又過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

呂燾錄 蒙彖傳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若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爲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爲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

晏淵錄 蒙彖傳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巳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晏淵錄 蒙彖傳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卽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爲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爲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

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
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
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
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
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
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
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曰發此一
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
董銖錄 蒙彖傳本義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
髴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

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
陳淳錄 蒙象傳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
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
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曼淵錄 蒙象傳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季通云育
德是艮止也
程端蒙錄 蒙象傳
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
甘節錄 蒙初六爻辭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
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
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
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曼淵錄 蒙初六爻辭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
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
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
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
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
別事用不得

林學履錄 蒙上九爻辭
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
曼淵錄 蒙上九爻辭
問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
人皆從順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
恆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
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
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呂燾錄 蒙上九象傳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
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

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爲需曰過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狠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僻家之有西堂之類 董銖錄 需

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 曼淵錄 需彖傳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 曼淵錄 需彖傳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 呂燾錄 需彖傳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萬人傑錄 需彖傳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 曼淵錄 需象傳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 林夔孫錄 需九三象傳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董銖錄 需九三象傳本義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曼淵錄 需六四爻辭

伯豐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黃㽦錄 需九五爻辭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爲加憂之象中實爲有孚坎險爲窒坎爲加憂爲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

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爲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卽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書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卽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卽命句渝句安貞句吉

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爲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董銖錄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此　沈僩錄

訟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　㬊淵錄

訟彖辭

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爲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耶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爲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爲九二乃爲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　潘時舉錄

訟彖傳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　㬊淵錄

訟象傳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㬢淵錄 訟象傳

問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畧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

不知何氏錄 訟象傳王弼注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

呂燾錄 訟初九爻辭

㬢淵錄 訟九二爻辭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解者牽強曰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爲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不言二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似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

吳振錄 訟九二爻辭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爲馬却說龍坤爲牛却說馬離爲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見說巳做了例又却不曾見得

㬢淵錄 訟九二爻辭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不知何氏錄 訟六三象傳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㬢淵錄 訟九四爻辭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

㬢淵錄 訟九五爻辭

朱子語類易十四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五

上經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晏淵錄　師彖辭

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董銖錄　師彖辭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晏淵錄　師九二爻辭

問潘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仔細解釋

劉礪錄　師九二象傳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爲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小年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爲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某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正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形民又看家語亦作形民字方如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箴穆公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

劉礪錄　師六三爻辭

問易爻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黃榦錄　師六五爻辭

問程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爲正曰此只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他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
潘時舉錄 師六五象傳程傳
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
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
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
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
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
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眞箇是
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
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
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

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
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
林學履錄 師上六爻辭
開國承家爲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
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㬊淵錄 師上六爻辭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爲人所比之象曰
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爲
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之比否所以
原筮元永貞也
林學履錄 比彖辭

筮字說做占决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
筮
㬊淵錄 比彖辭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
人却要强去比他豈不爲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
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
義
黃𤈓錄 比彖辭
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
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
兩雄不並棲之義

㬊淵錄 比彖辭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
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
婦
劉礪錄 比彖辭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
作夫婦之夫底
㬊淵錄 比彖辭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
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輔廣錄 比象傳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晏淵錄 比象傳程傳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晏淵錄 比初六爻辭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无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 潘時舉錄 比六三爻辭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 張洽錄字元德青江人丁未癸丑所聞先生五十八歲六十四歲附池錄後 比九五爻辭

比九五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 劉礪錄 比九五爻辭

邑人不誠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晏淵錄 比九五爻辭

易第六爻在上爲首自下又爲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無首无所終也是也 不知何氏錄 比上六象傳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爲因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

林學履錄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而剛中而志行乃亨 晏淵錄 小畜彖辭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

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爲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

林學履錄 小畜彖辭

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劉礪錄 小畜彖傳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潘時舉錄 小畜象傳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晏淵錄 小畜象傳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爻與四相應正爲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

自無可疑者矣

潘時舉錄 小畜初九爻辭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

晏淵錄 小畜初九爻辭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

晏淵錄 小畜九三爻辭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爲吉無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輹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

董銖錄 小畜九五上九爻辭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把攣住之象既雨既

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必竟便透出
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
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之象
晏淵錄 小畜九五上九爻辭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爲雨必竟陰制陽是
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劉礪錄 小畜上九爻辭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
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
靜而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
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

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
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
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
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宅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
婦貞曰易中之意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
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黃榦錄 小畜上九爻辭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腳跡相
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
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
履藉說得生受

劉礪錄 履彖辭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
他後去
晏淵錄 履彖辭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所以有履虎尾
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
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
何也曰夬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
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爲無所疑礙所以雖
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矣
董銖錄 履彖傳九五爻辭

叔重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
言然九五爻辭云夬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邪曰
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爲而
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
潘時舉錄 履彖傳九五爻辭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
好
不知何氏錄 履象傳初九九二爻辭
履道道即路也
晏淵錄 履九二爻辭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門又上

躡五亦爲虎尾之象

劉砥錄 履六三九四爻辭

武人爲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晏淵錄 履六三爻辭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晏淵錄 履九四象傳

夬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

林學履錄 履九五爻辭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晏淵錄 履九五爻辭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圓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晏淵錄 履上九爻辭

朱子語類易十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潛思齋仝訂

易十六

上經九

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

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

沈僩錄 泰象傳

錄中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錄中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爲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

晏淵錄 泰象傳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林學履錄
泰象傳
錄中若否塞不通三句呂燾錄作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其力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是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黃榦錄
泰初九爻辭本義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中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

劉礪錄
泰九二象傳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始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提不至如天寶之故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

董銖錄
泰九三上六爻辭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信爾

黃義剛錄
泰九三爻辭

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適之食

劉礪錄
泰九三爻辭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晏淵錄
泰六四爻辭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爻

晏淵錄
泰六五爻辭本義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

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爲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是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

蔓淵錄 泰上六爻辭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劉礪錄 泰上六爻辭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

蔓淵錄 泰上六爻辭

劉礪錄 泰上六爻辭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

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爲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某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卻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董銖錄 否彖辭初六九四九五爻辭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

蔓淵錄 否彖辭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至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蔓淵錄 否初六六二六三爻辭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林學履錄 否六二爻辭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爲一句言否之出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卻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

京父子之失也
曼淵錄
否六二爻辭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
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
許多羞耻
曼淵錄
否六三爻辭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
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
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
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
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

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
做泰
曼淵錄
否九四爻辭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
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機會方能轉禍為福否
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
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
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
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
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曾畧發此意今有一
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

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皐陶伊尹不仁
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
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
勦滅之乎
陳文蔚錄
否九四爻辭
錄中抑陰進陽之義林學
履錄作抑陰助陽之意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
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
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著磕著時節方做
得事成方无咎
劉礪錄
否九四爻辭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
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
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
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
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
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
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
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
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著
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
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

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劉礪錄

否九五爻辭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曼淵錄　同人彖辭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曼淵錄　同人彖傳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曼淵錄　同人象傳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曼淵錄　同人象傳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

林學履錄　同人象傳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爲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

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爲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

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頷之又問同人于郊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無悔也

董銖錄 同人六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爻辭象傳

錄中先謂理直也句下㬊淵錄云以中直也以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卻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黃榦錄 同人九三九四爻辭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潘時舉錄 同人上九爻辭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劉礪錄 大有彖傳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

㬊淵錄 大有象傳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爲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爲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

龔蓋卿錄 大有象傳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爲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沈僩錄 大有初九爻辭

古人於亨字作享亨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

黃榦錄 大有九三爻辭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難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爲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

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亨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亨之亨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曰程說爲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爲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啟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譏魏公也

董銖錄

大有上九爻辭并論大有象傳九三爻辭九四爻辭

朱子語類易十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七

上經十

謙便能亨又爲君子有終之象

㬊淵錄 謙彖辭

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

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葉賀孫錄 謙彖傳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㬊淵錄 謙彖傳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爲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㬊淵錄 謙彖傳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凶字

㬊淵錄 謙彖傳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晏淵錄 謙彖傳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因云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違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之环珓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

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爲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

潘時舉錄 謙彖傳幷論經義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

沈僩錄 謙彖傳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恐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

林子蒙錄 謙象傳

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

晏淵錄 謙象傳

問謙裒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已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林學履錄 謙象傳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晏淵錄 謙六二上六爻辭

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在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吉不違法則

晏淵錄 謙六四爻辭象傳

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

不爲過

劉礪錄 謙六四爻辭象傳本義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爲謙矣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董銖錄 謙六五上六爻辭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潘時舉錄 謙六五上六爻辭

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爲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爲地爲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陳文蔚錄 謙上六象傳并論六五上六爻辭

問謙上六志未得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爲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爲土土爲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

劉礪錄 謙上六象傳并論爻辭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順動而何

晏淵錄 豫彖傳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

晏淵錄 豫彖傳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不知何氏錄 豫象傳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概言之

晏淵錄 豫象傳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沈僩錄 豫象傳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潘時舉錄 豫象傳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

劉礪錄 豫象傳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爲應九四由豫人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爲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潘時舉錄 豫初六九四爻辭并論象傳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晏淵錄 豫六二爻辭

盱豫悔言覷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

晏淵錄 豫六三爻辭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爲樂者也

黃榦錄 豫六三爻辭本義

由豫猶言由頤

晏淵錄 豫九四爻辭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

之謂隨

晏淵錄 隨彖傳程傳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

晏淵錄 隨象傳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

林子蒙錄 隨象傳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鄭可學錄 隨初九爻辭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晏淵錄 隨初九爻辭

小子丈夫程說是

晏淵錄 隨六二爻辭程傳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

晏淵錄 隨上六爻辭

皿蟲爲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

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
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
亨巽而止蠱那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
爲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
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揭了這便是
蠱底道理

晏淵錄蠱彖辭彖傳錄中趙德莊說云云巽必大錄云上頭底只會剛下頭底只會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安得不蠱舊聞趙德莊如此說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
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

晴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
若不如此便無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
下治也

劉礪錄蠱彖辭彖傳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
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
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

晏淵錄蠱彖辭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爲卦體下
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
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寵山

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
必爲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巽而止
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某本義之說
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
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
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
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
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
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
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
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

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
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爲無順而得正故雖
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
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
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
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無
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
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
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
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

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時此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眞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董銖錄 蠱象傳初六九三六四上九爻辭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及有一人赴召請敎於龜山龜山云不要折壞人屋子皆是此意思及胡文定論時政說得便自精神索性堯夫詩云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天下事

吳必大錄 蠱象傳

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曰且緩下手莫去折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爲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無所施爲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

廖德明錄 蠱象傳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沓到後面成一大弊故

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折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拄過其說巽止之義盡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程端蒙錄 蠱象傳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爲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事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

曾祖道錄 蠱象傳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晏淵錄 蠱象傳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董銖錄 蠱象傳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爲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爲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

如此

潘柄錄 蠱初六爻辭程傳本義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晏淵錄 蠱九二爻辭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

晏淵錄 蠱上九爻辭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

陳淳錄 蠱上九爻辭程傳

朱子語類易十七終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八

上經十一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爲臨也

林學履錄 臨

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爲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

董銖錄 臨彖辭初九九二六四上六爻辭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

也解亨字亦是推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
凶甘者蓋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
臨之上無所臨却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
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
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夔淵錄
臨彖傳六三六四上六爻辭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
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
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
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
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

處有敦篤之義艮上六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
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
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
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
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
易此便是大底卦
劉礪錄
臨初九九二六四上九爻辭
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
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
而化却不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
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

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夔淵錄
觀彖辭彖傳
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
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
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
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
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
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
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林學履錄
觀彖辭

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
纔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
呂燾錄
觀彖辭
用之問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
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
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
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
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
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
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
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

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爲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

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爲君子

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

沈僩錄　觀彖辭程傳本義六三九五上九爻辭并論初六象辭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淸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爲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爲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爲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爲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爲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爲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

董銖錄　觀彖辭本義六三爻辭本義并論彖傳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爲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潘時舉錄　觀彖傳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是淵錄　觀象傳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意思

林學履錄　觀爻辭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
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秉其
墉之類
夔淵錄 觀六三九五上九爻辭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
劉礪錄 觀六三九五上九爻辭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
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
夔淵錄 噬嗑彖辭爻辭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
以爲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沈僩錄 噬嗑彖辭
噬膚滅鼻膚腴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
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胏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
鈞金之說
沈僩錄 噬嗑六二九四爻辭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
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
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
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
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
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
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董銖錄 噬嗑九四六五爻辭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
何曰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
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
此則實有寃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只箇須是
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
林學履錄 噬嗑九四爻辭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
文相似且得分曉
劉礪錄 賁彖傳

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
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
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
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夔淵錄 賁象傳程傳
山下有火賁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
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旅相似而相反賁內
明外止旅外明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
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
此遇着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
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

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沈僩錄 賁象傳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獄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劉礪錄 賁象傳

問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林學履錄 賁象辭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林學履錄 賁六四爻辭

問六五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爲上九者如何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則爲淺從人則爲俴從貝則爲賤皆淺小意程傳作

剪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終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董銖錄 賁六五爻辭程傳本義上九爻辭象傳

問賁于丘園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占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

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沈僩錄
賁六五爻辭象傳上九爻辭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尙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爲淺從貝則爲賤從金則爲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尙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

黃㽦錄
賁六五上九爻辭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晏淵錄
賁九五爻辭
錄中是箇務實底林學履錄作務農敦本之義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

金去僞錄
賁六五爻辭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上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林學履錄
賁六五爻辭程傳本義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强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教人解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

黃義剛錄
賁六五爻辭程傳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止此初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是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劉礪錄
賁六五爻辭本義

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晏淵錄
賁上九爻辭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
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
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
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沈僩錄 剝象傳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
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
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
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劉礪錄 剝初六六二爻辭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

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
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
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
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
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
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
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
一件大事看
陳文蔚錄 剝上九爻辭程傳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
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己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
為芘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
晏淵錄 剝上九爻辭
舊見二十家叔說懷字公立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盧
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
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
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
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
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
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
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
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

為二月矣然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
當通看乃好
董銖錄 剝上九爻辭

朱子語類易十八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十九

上經十三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爲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　林學履錄　復　錄末而不爲衆惡所遏底意思饒錄作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陳淳錄　復

敬子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爲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爲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仔細　沈僩錄　復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朋來之道而無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實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

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　曼淵錄　復象辭六二上六爻辭　錄中然陽有剛長之道二句劉礪錄云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曼淵錄　復象辭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曰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謂

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說
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
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
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
九日陽亦未盡否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
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立冬便
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
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
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
陳淳錄 復彖辭本義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

巳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
曰然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
人不覺爾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
生起云云
林學履錄 復彖辭本義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
微一線畧過因而復發耳
余大雅錄 復彖辭本義
味道舉十月無陽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
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巳旋生起來了且
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

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
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
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
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
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疇覺之哉又
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蓋見此理陰陽消長
亦然如包胎時十月具方成箇兒子
潘植錄 復彖辭本義
義剛曰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一陽是生於此
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下巳陽生謂如六
陽成一段而一段又分為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

至冬至積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
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
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
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
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
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
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
黃義剛錄 復彖辭本義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
生於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
不合復請問先生曰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

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
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
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
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潘時舉錄
復彖辭本義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
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
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不知何氏錄
復彖傳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
以見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
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
所以孟子說四端猶四體闕一不可人若無此四
者便不足為人矣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
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不知何氏錄
復彖傳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
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
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
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僩錄卅卷中
復彖傳

居甫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
於此可見某問靜亦是心而心未見曰固是但又
須靜中含動意始得曰王弼說此似把靜作無曰
渠是添一重說話下自是一陽如何說無上五陰
亦不可說無說無便死了無復生成之意如何見
其心且在人身上一陽善也五陰惡也一陽君子
也五陰小人也只是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且看一陽對五陰是惡五而善一纔復則本
性復明非天心而何
鄭可學錄
復彖傳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
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
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
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
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
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
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
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
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
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
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

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沈僩錄 復象傳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各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斯可見矣又問旣言心性

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

萬人傑錄 復象傳

復見天地心動之端靜中動方見生物心尋常吐露見於萬物者盡是天地心只是冬盡時物已成性又動而將發生此乃可見處

楊方錄 復象傳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沈僩錄 復象傳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爲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旣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

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董銖錄 復象傳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

楊道夫錄 復象傳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向來只做人說覺不勞攘

晏淵錄 復象傳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曰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爲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爲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氏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

不知何氏錄 復彖傳

論復見天地之心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

顯著此獨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爲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羣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來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

周謨錄 復彖傳程傳

衆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節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見此時聖人因贊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

鄭可學錄 復彖傳程傳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

楊道夫錄 復彖傳程傳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又問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

林夔孫錄 復彖傳程傳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生生爲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地流行之初造化

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

程端蒙錄 復彖傳程傳

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爲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

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

董銖錄 復彖傳程傳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無乃見天地心曰他說無是胡說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麽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觳觫卽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徐寓錄 復彖傳程傳

問程子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

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可謂振古豪傑

陳淳錄 復彖傳程傳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囬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沈僩錄
復象傳程傳

國秀問舊見蔡元忠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

沈僩錄
復象傳本義

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某於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卽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畧不差移此所以爲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

不知何氏錄
復象傳本義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子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吉無凶之時否先生良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怵惕惻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正淳云此正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遇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輔廣錄
復象傳本義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爲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

(葉賀孫錄 復象傳本義)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

(李方子錄 復象傳本義)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

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葉賀孫錄 復象傳本義 錄末一錄有云植問不頓進是漸生不頓虧是漸消陰陽之氣皆然否曰是)

叔重問先王以至日閉關程傳謂陽之始生至微當安靜以養之恐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至是方成體爾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又問復見天地之心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見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

(吳雉錄 復象傳程傳并論象傳)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滚了豈不壞事

(葉賀孫錄 復象傳程傳)陽氣始生甚微必安靜而後能長問曰此是靜而後能動之理如何如人之天理亦甚微須是無私欲

撓之則順發出來曰且如此看又問安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

(程端蒙錄 復象傳程傳)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至夏至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絕彼柔道牽所以絕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

(董銖錄 復象傳本義)問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也祇與只同

沈僩錄 復初九爻辭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簡當

陳文蔚錄 復初九象傳程傳

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無說所以無往而不凶凡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說了

劉礪錄 復上六爻辭

或說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

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桮珓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桮珓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禍偶然生於彼者眚

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沈僩錄 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出汁

晏淵錄 无妄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爲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吳必大錄 无妄彖辭本義

因論易傳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或以子路使門人爲臣事爲證先生曰如鬻拳强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荆公无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卻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强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强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爲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沈僩錄
无妄彖辭程傳

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林夔孫錄
无妄彖辭程傳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

曼淵錄
无妄彖傳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

曼淵錄
无妄彖傳程傳

往字說得不同

曼淵錄
无妄象傳程傳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

陳文蔚錄
无妄象傳

問不耕穫不菑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畧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

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至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穫有不耕穫不菑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董銖錄
无妄六二六三九五爻辭

問不耕穫不菑畬伊川說爻辭與小象却不同如何曰便是曉不得爻下說不耕而穫到小象又却說耕而不必求穫都不相應某所以不敢如此說他爻辭分明說道不耕穫了自是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又曰看來无妄合是無望之義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則行有眚眚即與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是他那裏便有災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書云眚災肆赦春秋

肆大眚眚似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又曰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間自有一時築著磕著如今人問杯珓杯珓上豈曾有道理自是有許多吉凶

劉礪錄 无妄六二爻辭象傳程傳并論彖傳

不耕穫不菑畬如易傳所解則當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方可又如云極言无妄之義是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占吉凶之詞至彖象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

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庶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無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不直方大却反凶也

黃㽦錄 无妄六二爻辭程傳六三爻辭 錄末與必大錄有云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爲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蓋南蒯所占雖得吉爻然所爲却不黃裳則是大凶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二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

㝢淵錄 无妄六二爻辭

問不耕穫不菑畬未富之義曰此有不可曉然既不耕穫不菑畬自是未富只是聖人說占得此爻雖是未富但利有攸往耳雖是占爻然義理亦包在其中易傳中說未字多費辭

黃㽦錄 无妄六二爻辭

朱子語類易十九終

易二十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上經十三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曼淵錄 大畜象傳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

曼淵錄 大畜彖傳

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但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合未暇整頓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董銖錄 大畜九三上九爻辭并論經義彖辭彖傳爻辭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劉礪錄 大畜上九爻辭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曼淵錄 頤彖辭彖傳

頤卦最難看錄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爲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沈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

以爲下而專也葢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耽耽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辯載馬氏云耽耽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

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顛求食於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爲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卽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爲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卽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董銖錄 頤象辭六四爻辭程傳本義六五爻辭并論爻辭

問觀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作所以養生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商則爲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

林學履錄 頤象傳程傳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晏淵錄 頤象傳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

輔廣錄 頤象傳

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

劉礪錄 頤六四爻辭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踈也

林學履錄 頤六四爻辭程傳 黃義剛錄云下三爻是資人以養已養已所以養人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
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
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曉
沈僩錄 頤六四六五爻辭
易傳大過云道无不中无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
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
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胡
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
來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
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
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欒書中行偃弑之則不

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
林賜錄 大過程傳卦序
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
傳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
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
乃亨也大抵彖傳解得卦辭且是分明
林學履錄 大過彖辭彖傳
張洽錄 問
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
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
兩義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

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强輔他不得九
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
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易中
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
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
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
又曰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
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畧曉得便也可
占
劉礪錄 大過彖辭九三九四上六爻辭彖傳并論大過小過經義

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没了
木是爲大過又曰木雖爲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
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劉礪錄 大過象傳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
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
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
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
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無譽亦
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
凶而義則无咎也

董銖錄 大過爻辭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尙小在

㬊淵錄 大過初六爻辭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林夔孫錄 大過上六爻辭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㬊淵錄 坎象傳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

董銖錄 坎六三六四上六爻辭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枕便如枕頭之枕

劉礪錄 坎六三爻辭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

劉礪錄 坎六四爻辭

問納約自牖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李季札錄 坎六四爻辭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㬊淵錄 坎六四爻辭

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行有尙皆是也

劉礪錄 坎九五爻辭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㬊淵錄 坎九五爻辭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林學履錄 坎九五象傳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

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
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
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
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
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
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
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
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曰九四以剛廹柔故有突
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爲火故有焚如之
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
如自當做一句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

潘時舉錄　離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
物曰然　劉礪錄　離彖辭

離字不合單用　曼淵錄　離彖辭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
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
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
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
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

曼淵錄　離彖辭

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爲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
自說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沈僩錄　離彖傳并論象傳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
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
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　曼淵錄　離彖傳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
曰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
卦水洊至非以明兩爲句也明字便是指日而言

林學履錄　離象傳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
是兩箇日頭　曼淵錄　離象傳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
謂兩作葢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
也　沈僩錄　離象傳

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
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
也

林學蒙錄 離九四爻辭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

晏淵錄 離九四爻辭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

劉礪錄 離九四爻辭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晏淵錄 離六五爻辭

問郭冲晦以爲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爲已

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是否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爲孟子說得此二句便取以爲說所以有牽合之病解釋經義最怕如此

周謨錄 離六五爻辭 錄中便取以爲說句下金去僞錄云恐不是如此於上下文不相通

有嘉折首是句

晏淵錄 離上九爻辭

朱子語類易二十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一

下經一

問本義以爲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爲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爲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易中自有卦變耳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看如

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錄出看

董銖錄 咸彖傳本義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

潘時舉錄 咸彖傳本義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兌下二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

劉礪錄 咸象傳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

之以量莫是要著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廣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道便是憧憧底病

沈僩錄

咸象傳九四爻辭

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又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舊看易感人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

鄭可學錄

咸九四爻辭

錄中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二句廖德明錄云如著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著箇憧憧便鬧了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

夔淵錄

咸九四爻辭

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

夔淵錄

咸九四爻辭

易傳言感應之理咸九四盡矣

楊方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器之問程子說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問所謂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便是這話否

曰便是天下事那件無對來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一物便與一理對君可謂尊矣便與民為對人說棊盤中間一路無對某說道便與許多路為對因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屈伸消長之說邵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因說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

錢木之錄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六卷中

咸九四爻辭程傳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爲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

陳文蔚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自東封後眞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爲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藍火筒之屬公蹙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此買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

陳淳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曰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

楊方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爲感應屈伸之與

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鼻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

張洽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動便是應樹搖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晝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不是溟涬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

陳淳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問易傳言有感必有應是如何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個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曉須著

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常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日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終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正觀之治可謂甚盛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恁地塌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國之紀綱國之人才舉無一足恃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爲之豁開仁宗時天下稱太平眼雖不得見想見是太平然當時災異亦數有之所以馴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

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內橫渠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素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句親切正學者用功處

徐寓錄 咸九四爻辭程傳

問咸之九五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任貞一之理則如此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

楊方錄 咸九五爻辭程傳

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亙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

潘植錄 恒

纔之問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曰物理之始終變易所以爲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爲恒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恒

楊道夫錄 恒彖傳程傳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

楊道夫錄 恒彖傳程傳

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沈僩錄 恒彖傳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

夔淵錄 恒彖傳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晏淵錄 恒彖傳

叔重說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曰未見有不安其常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

潘時舉錄 恒初六爻辭

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

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無羞吝

董銖錄 恒六五爻辭并論象辭九三爻辭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林學履錄 遯

問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為陰柔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

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為無災某初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

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
有此德也說吐活反九四君子吉小人否方九反
董銖錄 遯象辭象傳程傳初六爻辭程傳六二九四爻辭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便說剛當
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
陰方微為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如時而遯是能
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背也
劉礪錄 遯象傳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
且以寬君子之患然亦是他之福曰是如此此與
否初二兩爻義相似

沈僩錄 遯象傳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為陰已浸長如何可以
有為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
筭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
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
為在下位有為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去又曰王允不合要盡
殺梁州兵所以致敗
劉礪錄 遯象傳程傳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
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㬊淵錄 遯初九爻辭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
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
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
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
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窗下習讀不曾
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卽
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劉礪錄 遯九四爻辭并論經義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
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

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
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卻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
好所以戒他貞正
劉礪錄 遯九五爻辭
此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季通說這箇是夾住底兌
卦兩畫當一畫
㬊淵錄 大壯
大壯利貞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
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此
呂燾錄 大壯象傳
問大壯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

是說理曰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

林學履錄 大壯象傳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否曰固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

沈僩錄 大壯象傳

或問伊川自勝者爲強之說如何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爲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呂燾錄 大壯象傳程傳

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埸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董銖錄 大壯九二九四九五上六爻辭

朱子語類易二十一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二

下經二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他得這箇物事

夔淵錄　晉彖辭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爲之是此意

夔淵錄　晉象辭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爲享先妣之吉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亾曰衆允象也悔亾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爲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爲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

董銖錄　晉初六六二六三爻辭上九爻辭程傳本義

晉六三如何見得爲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亾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已處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亾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亾

黃榦錄　晉六三爻辭

問六五悔亾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爲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亾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

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爲豈有此理且彼所爲既失矣爲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爲人當著此爻則

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說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沈僩錄　晉六五爻辭程傳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晏淵錄　晉六五爻辭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之類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剛矣

黃榦錄　晉上九爻辭

看伯豐與盧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

黃㽦錄　晉上九爻辭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葢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晏淵錄　明夷

君子用晦而明晦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林學履錄　明夷象傳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

黃榦錄　明夷初九六二爻辭

問明夷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爲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

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復入于地則是始于傷人之明而終于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爲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晦也

董銖錄 明夷六四爻辭象傳上六爻辭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潘柄錄 家人程傳卦序

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者但只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義最精彖中所取却恐有假合處

黃榦錄 家人彖辭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呂燾錄 家人象傳 林學履錄云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

王假有家言到這裡方且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

晏淵錄 家人九五爻辭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

董銖錄 家人九五爻辭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晏淵錄 睽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兩象合體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揆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

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爲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所以爲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旣離其離者却合也

董銖錄 睽象傳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

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林學履錄 睽象傳

過舉程子睽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亂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爲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都得其旨

王過錄 睽象傳程傳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

爻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

晏淵錄 睽初九爻辭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

黃榦錄 睽初九爻辭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天而作而

晏淵錄 睽六三爻辭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晏淵錄 睽六五爻辭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

晏淵錄 睽上九爻辭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爲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無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

晏淵錄 蹇彖辭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裡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

取象不曾確定了他

晏淵錄 蹇彖辭

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衆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爲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爲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可濟之理就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

董銖錄　蹇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爻辭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爲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

林學履錄　蹇九五爻辭

問蹇九五何故爲大蹇曰五是爲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劉礪錄　蹇九五爻辭

朱子語類易二十二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三

下經三

先生來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難巳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爲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爲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對逆

廖德明錄　解彖辭程傳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當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

今一箇爆杖

晏淵錄 解彖傳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裡又見得有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

晏淵錄 解六三爻辭

問解而拇朋至斯孚曰四與初皆不得正四能解而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爲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

葉賀孫錄 解九四爻辭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欲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

晏淵錄 解上六爻辭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晏淵錄 損象辭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過絕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輔廣錄 損象傳并論益象傳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余大雅錄 損象傳

問損卦下三爻皆損己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己從人

上爻有爲人上之象不待損己而自有以益人曰下三爻無損己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無損己從人底意

劉礪錄 損爻辭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與上二爻則曰弗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立爲定說也

林學履錄 損初九爻辭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㬊淵錄 損初九爻辭

林安卿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卽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黃義剛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

鄭可學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中重於正正未必中蓋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便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此中未有不正而

正未必中也

呂燾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爲正卻有不中在且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

湯泳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凡事先理會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會甚中顯仁陵寢時要發掘旁近數百家墓差御史往相度有一人說且教得中曾文清說只是要理會箇是與不是不理會中若還不合如此雖一家不可發掘何處理會中且如今賞賜人與之百金爲多五十金爲少與七十金爲中若不合與則一金不可與更商量甚中

㬊淵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㬊亞夫問中正二字之義曰中須以正爲先凡人做事須是剖決是非邪正卻就是與正處斟酌一个中底道理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譬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權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矣又何輕重之云乎

李杜錄字處謙婺源人川按處謙所錄蓋與李公謹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叙續語類池錄後錄卷次云餘做此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一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不得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爲正蓋卦中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本位乃是正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

㬊淵錄 損九二象傳程傳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

㬊淵錄 損六三爻辭

或益之十朋之龜爲句

㬊淵錄 損六五爻辭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

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

晏淵錄　損上九爻辭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爲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擊之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董銖錄　益彖傳上九爻辭

木道乃行不須改木字爲益字只木字亦得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爲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

爲木是卦中取象震爲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金去僞錄　益彖傳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强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說常與蠱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

曾祖道錄　益象傳并論經義　錄中即便遷之句下李儒用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底

問遷善改過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巳所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决底物巳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决不容有些子遲緩

林賜錄　益彖傳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晏淵錄　益初九爻辭

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晏淵錄　益六二爻辭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晏淵錄　益六三爻辭

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說某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不知何氏錄　益六三爻辭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晏淵錄　益六四爻辭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
州後平楊么有功
晏淵錄　益六四爻辭　錄中守壽春李方子錄云守蔡州
用之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
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
謹恐懼不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
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沈僴錄　夬
揚于王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

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
何慊
楊道夫錄　夬彖辭
夬卦中號字皆當作戶羔反唯孚號古來作去聲看
來亦只當作平聲
沈僴錄　夬彖辭彖傳九二爻辭上六爻辭
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
則一分陰亦不可須要去盡那小人盡用那君子
方能成治
葉賀孫錄　夬象辭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

畫
晏淵錄　夬初九爻辭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占卜
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
旋得洪帥
晏淵錄　夬九二爻辭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
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慍然志
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
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
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

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
長乃終今人以爲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
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
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
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
上六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體兌爲口
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
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
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
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
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六一爻則小

人勢窮旡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葢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爲戒深矣

董銖錄 夬九三爻辭并論彖傳彖辭爻辭

九三壯于頄看來舊文本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欲易之有慍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祿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爲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爲應也是惡模樣

劉礪錄 夬九三爻辭程傳

伊川改九三爻次序看來不必改

曼淵錄 夬九三爻辭程傳

牽羊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

曼淵錄 夬九四爻辭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林學履錄 夬九五爻辭 錄末曼淵錄有云其物難乾

中行旡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旡咎旡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禪氏所謂流注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去那裡去爻辭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旡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行則旡咎不然則有咎

曼淵錄 夬九五爻辭

中行旡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曼淵錄 夬九五象傳

不是說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曼淵錄 姤彖辭

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葢天地相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董銖錄 姤彖傳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天地之事聖人去這裡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

曼淵錄 姤彖傳

問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

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林學履錄　姤彖傳

金柅或以爲止車物或以爲絲袞不可曉輔廣錄　姤初六爻辭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魚便在裡面了不知是不是晏淵錄　姤九二九四爻辭

包无魚又去這裡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在下爲民晏淵錄　姤九四爻辭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晏淵錄　姤九五爻辭

朱子語類易二十三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四

下經四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晏淵錄　萃彖辭

順天命說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那

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裡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晏淵錄　萃彖傳程傳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卻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取象如此

沈僴錄 萃象傳

不如如何地說箇一握底句出來

曼淵錄 萃初六爻辭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
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曼淵錄 萃六二爻辭并論升卦九二爻辭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
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
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
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爲
人不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

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董銖錄 萃九五爻辭并論彖辭

問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未光也是如何曰見
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

林學履錄 萃九五爻辭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人盧拱底說
話

鄭磵錄 升象辭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
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
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萬人傑錄 升象傳

地中生木升汪丈嘗云嘗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
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
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
不進便退近日學者才相聚便都休了

黃㽦錄 升象傳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
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屯之元亨
利貞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
事也

潘時舉錄 升六四爻辭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
伊川說

曼淵錄 升六四爻辭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
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
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
皆是不好卦只有剝卦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
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
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
處置這箇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爲固是
便爲之若道理不當爲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

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放火殺人此等事終不可爲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汚邪僻而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沈僴錄 困

錄中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句下林學履錄云卻不好得分明故易曉錄中困卦是猶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學履錄云困卦是極不好卦所以卦辭亦恁地不好難曉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

晏淵錄 困象傳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

沈僴錄 困象傳

池本云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困櫟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沈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者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問臀困於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

林學履錄 困初六爻辭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林學履錄 困九二九五爻辭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爲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卻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

林學履錄 困九二爻辭象傳

問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呂燾錄 困九二爻辭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卻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某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晏淵錄 困九二爻辭

祭祀亨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卻亨他人祭之說

晏淵錄 困九二九五爻辭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

晏淵錄 困六三爻辭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晏淵錄井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晏淵錄井彖辭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林學履錄井彖辭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

晏淵錄井象傳

用之問木上有水井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上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之木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有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如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用之又問程子汲水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

沈僩錄井象傳錄中皆有水如珠顆池本作背潮水珠錄中非露水也下池本云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日出曬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爲物所挨落則芋實焦枯無味或生虫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林學履錄略錄中學履又注云後觀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說木在下面漲得水來這箇語是別人說不是義理如此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一句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云上前兩足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某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爲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

輔廣錄井九二爻辭

鮒程沙隨以爲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晏淵錄井九二爻辭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晏淵錄井九三爻辭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

晏淵錄井九三爻辭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僩錄
井上六爻辭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與否曰意則一
但變謂而叶之爾
林學履錄
革象傳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
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
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
亦是恁地
林學履錄
澤象傳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
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

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
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
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會推得那曆
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
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
治曆明時底道理
僩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後故聖人治曆明時向
林艾軒嘗言聖人於革著治曆者蓋曆必有差須
時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
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

又云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
天稍闊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僩錄
革象傳

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
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
便說
僩錄
革象傳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
爻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不知何氏錄
革爻辭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

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
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
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
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林學履錄
革爻辭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
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
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僩錄
革九三爻辭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
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而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

是空設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而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錮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或曰孟子說得恁地想見做出來應是新人耳目曰想亦只是從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起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意思孟子都無這便是氣麄處又曰未見得做得與做不得只說著教人歡喜

胡泳錄　革九五上六爻辭

沈僩錄云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補鑑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直鎔滌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大段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如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何其占說

晏淵錄　革九五爻辭

朱子語類易二十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五

下經五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晏淵錄　鼎象傳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

喚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萠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

已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事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管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怎麼生可畏可歎

沈僩錄 鼎初六爻辭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死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

夔淵錄 鼎初六爻辭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林學履錄 鼎九三爻辭

刑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夔淵錄 鼎九四爻辭

六五金鉉只爲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夔淵錄 鼎六五爻辭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爲宗廟社
稷又作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是恐懼顧
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
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
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劉礪錄 震彖辭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
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㽦淵錄 震彖辭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
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

說
不知何氏錄 震彖辭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㽦淵錄 震彖辭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彼人趕上高
處去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
樂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
咎然亦不免他人語言
劉礪錄 震六二六五上六爻辭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㽦淵錄 震六二爻辭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
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㽦淵錄 艮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
入而皆吉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
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
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
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
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雖小不
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

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
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喫十五棒若只決他十
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
過而反害人矣爲寇者爲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
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祛
病而我亦得爲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
而我亦失爲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
沈僴錄 艮
錄中艮居外卦者入而皆吉劉礪錄云居八卦之上凡上九爻皆好
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

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曰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背象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彖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亨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以此推之皆可見矣

萬人傑錄

艮彖辭并論經義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晏淵錄

艮彖辭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此理

王過錄

艮彖辭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辭解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說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己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採

晏淵錄

艮彖辭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已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問易傳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伯恭又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

見者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伊川之意却不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程子之意否曰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人不爭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皆過高了竇從周錄字文卿丹陽人丙午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七歲池錄十四卷中

艮象辭錄中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李方子錄云也不知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錄中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六句龔蓋卿錄云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義理之當爲不知爲張三李四錄中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二句方

子錄云只見道理不見那人錄中淫聲慝禮不接心術句下蓋卿錄云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欽夫謂當去之之際二字今按易傳已無之際二字錄中是程子之意否曰句下方子錄有不然字錄中認得老子本意句下方子錄云溫公解云不字見可欲是防閑民使之不見與上文不貴難得之貨相似錄中是要得人無思無欲方子錄云是使之無思無慾無討較錄中是要得人充飽方子錄云是使之充飽無飯錄中四要得人三字方子錄中四句並作使之錄末後人解得皆過高了方子錄云溫公之說止于如此後人難得太高此皆是言聖人治天下與易傳之言不同又是淵錄云道書云皆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爲也亦不是易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虔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各止其所也這裏卻看得止字好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象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象中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畧對

李方子錄　艮象辭　錄中止其所也句下竇從周錄云極解得好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廖德明錄　艮象辭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得見此身之爲利爲害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身方能如此林學履云　艮象辭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

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

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則不獲其身處便
一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
止更不費力
葉賀孫錄 艮彖辭
守約問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
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
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
面是失點檢
錢木之錄 艮彖辭程傳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
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

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欲矣外物不
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慢惰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
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
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
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
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
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
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
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

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
其腹亦是使他飽滿溫公注如此解荔支說不然
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
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
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
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
面滾
葉賀孫錄 艮彖辭程傳
問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
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切恐外
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

以不亂其心是在我都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
柰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
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
蕭佐錄 艮彖辭程傳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
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
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
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
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
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
蓋此一句即是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

便是所當止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
宅腦子便無許多勞擾

林夔孫錄　艮彖辭程傳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
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
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
也心能不爲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挐之地事物在
前此心淡然不爲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美物
人固有覩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爲之動乎易
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
其背下面彖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
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
如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
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
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

李杞錄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二十一卷中　艮彖辭程傳

問伊川解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說如何曰只外物
不接意思亦難理會尋常如何說這句某詳伊川
之意當與人交之時只見道理合當止處外物之
私意不接於我曰某嘗問伯恭來伯恭之意亦如
此然據某所見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底意思問先生如何解行其庭不見其人曰如在
此坐只見道理不見許多人是也曰如此則與非
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協曰固是不協伊川此處
說恐有可疑處看彖辭艮其止止其所也此便是
釋艮其背之文艮其止便是引艮其背經文或背
字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或以止字解背字
不可如伊川於此下解云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
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
却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當只如此說萬物各有
所止着自家私意不得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道
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他
人也

張洽錄　艮彖辭程傳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
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
止乃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
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
其人爲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
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
此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
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

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爲而言曰然時
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
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
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林學履錄
艮象辭程傳
艮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始須如此觀箴中如言說
答而養之終耳順從心此亦是始終之道
楊方錄
艮象辭程傳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乃
所以爲止也

沈僩錄
艮象傳
錄中止固是止池本作行固非止錄中然行而不失其正池本作行而不失其理
問艮之象何以爲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
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
定而天光發是也
林學履錄
艮象傳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
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
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
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
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

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
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
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
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
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纔曰未
似其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
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
象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
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用己意解得不是若是
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解出見字聖人作便是飛
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於
見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
人雖未爲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亦是他人利
見之非是此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者多爲占
得者設蓋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之有
屯卦言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蓋是占
得此卦者之利耳晉文公占得屯豫皆得此辭後
果能得國若常人占得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道

理但古者占卜立君卜大遷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又問屯何以利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辭復云利建侯又問如何便是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世之抽籤者尚多有與所占之事相契又曰何以見得易專爲占筮之用如王用亨于岐山王西山皆是亨字古字多通用若卜人君欲祭山川占得此卽吉公用亨于天子若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近天子耳凡占若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卽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於卦象上討義正淳謂二五相應二五不相應如何曰

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指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卽有得君之義不相應則亦然昔敬夫爲魏公占得睽之蹇六爻俱變此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其占云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爲甲冑爲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爲坎坎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爲口舌又悅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爲艮艮止也是議和者亦無所成未幾魏公旣敗湯思退亦敗皆如所占

黃㽦錄 艮象傳程傳并論經義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夔淵錄 艮九三爻辭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爲漸

林學履錄 漸象傳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如如何取象不可曉

夔淵錄 漸九三九五爻辭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林學履錄 漸九三爻辭

沈僩錄同

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是以禦寇

沈僩錄 漸九三象傳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

夔淵錄 歸妹彖傳象傳程傳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夔淵錄 歸妹彖傳

朱子語類易二十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六

下經六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閑句（曼淵錄 豐彖辭）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卽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創爲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爲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爲而大禍起矣（沈僩錄 豐彖傳）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

酩酊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爲言者小人却去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不知何氏錄 豐彖傳）

仲思問動非明則无所之明非動則无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其行而已（章伯羽錄 豐初九爻辭程傳）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

不會九四上六爻文義又與三爻不同

不知何氏錄 豐九三九四上六爻辭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

林學蒙錄 豐九四爻辭象傳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闕

林學蒙錄 豐上六象傳 錄末或作却自是自障礙㬊淵錄同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這旅則甚

㬊淵錄 旅

明愼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㬊淵錄 旅象傳

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㬊淵錄 旅九四爻辭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

林學蒙錄 旅六五爻辭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爲申命

㬊淵錄 巽象傳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

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沈僩錄 巽象傳 錄中詔令之入人三句林學履錄云如命令之丁寧告戒無所不至也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爲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

風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不知何氏錄 巽象傳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爲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不知何氏錄 巽九二爻辭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爲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可吝

不知何氏錄 巽九三爻辭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

張

不知何氏錄 巽六四爻辭程傳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夔淵錄 巽九五爻辭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說此爲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不知何氏錄 巽九五爻辭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夔淵錄 巽九五爻辭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

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

夔淵錄 兌彖傳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夔淵錄 兌彖傳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夔淵錄 兌九五爻辭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衆祖考之精神而爲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爲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

林學履錄 渙彖辭

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林學履錄 渙彖傳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知爲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驀兩爻底

夔淵錄 渙彖傳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

夔淵錄 渙象傳程傳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居二得中而不

窮所以爲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爲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爲得位象辭如此說未穩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爲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爲安二之於四爲得位是如何

林學蒙錄 渙九二六四爻辭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曼淵錄 渙九二爻辭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當渙者莫甚於已私其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羣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 渙六三六四九五上九爻辭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已從人意思

不知何氏錄 渙六三爻辭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

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

楊道夫錄 渙六四爻辭

渙其羣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爲大合大以爲一又曰如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不知何氏錄 渙六四爻辭

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曼淵錄 渙六四爻辭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曼淵錄 渙九五爻辭并論六四爻辭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曼淵錄 渙九五爻辭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

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
楊道夫錄
渙九五爻辭
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
晏淵錄
渙九五爻辭本義
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
說得王居无咎差了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
疑
不知何氏錄
渙九五象傳
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
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不知何氏錄
節彖傳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爲善觀九五中正以通本義云
坎爲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曰然又問觀
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
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
無悔吝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
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
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
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
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
是解不穩
林學履錄
節象傳爻辭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没去
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厮匝
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
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
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脩道之謂教天秩有禮
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
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
晏淵錄
節象傳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
在門庭則已稍去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
主事

晏淵錄
節初九九二爻辭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
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
失爲恬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
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
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
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
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不知何氏錄
節九二爻辭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
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

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晏淵錄 節六四九五爻辭

朱子語類易二十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七

下經七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林學履錄 中孚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他只過着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不齊整底便說不去

晏淵錄 中孚彖傳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那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

他何

不知何氏錄 中孚象傳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
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曼淵錄 中孚象傳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
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
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不知何氏錄 中孚象傳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
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

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
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着那實事某嘗謂說易如
水上打毬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着水方
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

林學履錄 中孚九二爻辭并論經義

錄中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至末胡泳錄云讀
易如水面打毬不沾着水方得若着水便不活了
今人都要按從泥裡去如何看得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如是說甚底繫
辭中又說從別處去

曼淵錄 中孚九二爻辭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
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
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

林學履錄 中孚六三爻辭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

呂燾錄 小過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
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
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底過小底飛
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

曼淵錄 小過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
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

林學履錄 小過彖辭本義

小過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

林學蒙錄 小過彖傳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
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來

林學履錄 小過象傳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林學履錄 小過象傳

問叶韻曰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

九三凶如何也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若仍從平聲位不當也終不可長也便是叶了六五已上也上字作平聲上六已亢也便也是平聲疑並十一唐中上字無平聲若從側聲但終不可長也長字作音仗則當字上字亢字皆叶矣皆在四十一漾韻中

不知何氏錄 小過爻辭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林學蒙錄 小過初六爻辭

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僩錄 小過六二爻辭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

僩錄 小過九四上六爻辭并論九三爻辭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沒討頭處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

不知何氏錄 小過九四爻辭象傳

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僩錄 小過九四象傳

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

僩錄 小過六五爻辭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僩錄 小過六五爻辭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亨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懼得常似今日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只是不好去了

林學蒙錄 既濟彖辭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

僩錄 既濟彖辭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

僩錄 既濟彖辭

既濟初九義无咎也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音斗九三換平聲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爲期

不知何氏錄 既濟爻辭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
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
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
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
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
林學蒙錄 既濟九三爻辭
問三年克之憊也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
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兵不可輕用也
林學履錄 既濟九三象傳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
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

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如
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
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林學履錄 既濟六四爻辭象傳九五上六爻辭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
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
不解如此
夔孫錄 既濟六四爻辭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
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
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

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
乎坎險所以未濟
林學履錄 未濟
一本注云黃士毅本記此段尤詳但今未見黃本
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
夔孫錄 未濟彖辭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
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林學履錄 未濟彖傳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
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

進所以正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某解也且備
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
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
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
又不好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今象
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
言爲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着與孔子分疏
不知何氏錄 未濟爻辭
錄末句一本云只是似這處皆分疏所以有是說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
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

則或吝或貞吉道便是不同了
㬊淵錄 未濟爻辭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必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㬊淵錄 未濟初六九二爻辭
亦不如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沈僩錄 未濟初六象傳
初六亦不如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也

不知何氏錄 未濟初六象傳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字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又曰益損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
林學蒙錄 未濟九四上九爻辭
看來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不得
林學蒙錄 未濟六五上九爻辭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當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林學蒙錄 未濟上九爻辭

朱子語類易二十七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八

繫辭上傳一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第一章 萬人傑錄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日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第一章 不知何氏錄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個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第一章 夏淵錄

天尊地卑節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

第一章 周謨錄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說天地造化實體以明下句是說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楊氏說得深了易中固有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

第一章 黃罃錄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第一章 沈僩錄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

第一章 黃罃錄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楊氏之說為方字所拘此只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意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耳伊川說是

亦是言天下事物各有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

黃榦錄 第一章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呂燾錄 第一章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劉礪錄 第一章

錄中方以事言萬人傑錄云方猶事也

問變化是分在天地上說否曰難爲分說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漸漸化將去不見其迹又曰橫渠云變是倐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說既而曰通間說類聚羣分也未見說到物處易只是說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自有吉凶下篇說得變化極分曉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

劉礪錄 第一章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衮同說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

陳文蔚錄 第一章

錄首問不知變化二字云云林學履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爲將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爲進自乾而坤則爲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黃㽦錄 第一章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卻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棙子

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個

夔淵錄 第一章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

故謂之摩盪

董銖錄 第一章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不知何氏錄 第一章

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爲八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自易言一說則剛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

黄㽦錄 第一章

皷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黄㽦錄 第一章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

黄㽦錄 第一章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

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

曾祖道錄 第一章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龔蓋卿錄 第一章

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縣知州乾爲其初爲其

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爲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爲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爲之故簡

甘節錄 第一章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卽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周謨錄 第一章

乾以易知乾惟行健其所施爲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疑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健不能也

沈僩錄 第一章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時不費力

憂淵錄 第一章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

董銖錄 第一章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

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陳文蔚錄 第一章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

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黃榦錄 第一章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湯泳錄 第一章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游敬仲錄字連叔南劍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九卷中 第一章

問乾坤易簡曰易簡只看健順可見又曰且以人論之如健底人則遇事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禀得性順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省事自然是簡簡只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

黃㽦錄 第一章

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知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為難

萬人傑錄 第一章

伯謨問乾坤簡易曰易只是要做便做簡是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上為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葉賀孫錄 第一章

問乾坤易簡曰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健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同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又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

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是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自是易林學蒙錄 第一章 錄中他是健了饒本云廷日被他健了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夔孫錄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爲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爲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

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周謨錄 第一章 金去僞錄同

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堵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堵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雖是說話足雖是行履如虎嘯風洌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所以爲至健坤則行到前面遇著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爲順沈僩錄 第一章

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處只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這處便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只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則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初不費氣力又曰簡便如順道理而行却有商量不知何氏錄 第一章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之蓋艱阻則自是人不親繁碎則自是人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黃㽦錄 第一章

只爲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周謨錄 第一章

易繫解易知易從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

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
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協力一於內者謂可久
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已者兼於外者謂可大是
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
周謨錄 第一章
蕭兄問德業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
箇孝則爲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了不
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無可守
襲蓋卿錄 第一章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
李方子錄 第一章

黃子功問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
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
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
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褐寬
博吾不惴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
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
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
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
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
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
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
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
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
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
看先生然然
陳文蔚錄 第一章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
說亦善又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
乎其中便是說抵着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
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

說不可曉按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爲賢人
之德業本義謂法乾坤之事賢於人之賢
黃㽦錄 第一章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
程端蒙錄 第一章
伯豐問成位乎其中程子張子二說孰是曰此只是
說聖人程子說不可曉
黃㽦錄 第一章

朱子語類易二十八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二十九

繫辭上傳二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

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夔孫錄　第二章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實取諸物之象決不可易若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如是如此否曰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如此而今且只得因象看義若恁地說則成穿鑿了

林學蒙錄　第二章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朶頤是也兌為羊大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他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却是變化不測底物須著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腹之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

夔孫錄　第二章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此說得好如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是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貫乎用力也

萬人傑錄　第二章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爻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數則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曼淵錄

第二章

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二未濟却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却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問諸家易除易傳外誰爲最近曰難得其間有一二節合者却多如渙其羣伊川解却成渙而羣却是東坡說得好羣謂小隊渙去小隊使合於大隊問孔子專以義理說易如何

曰自上世傳流至此象數已分明不須更說故孔子只於義理上說伊川亦從孔子今人既不知象數但依孔子說只是說得半截不見上面來歷大抵去古既遠書多散失今且以占辭論之如人占婚姻却占得一病辭如何用似此處聖人必有書以教之如周禮中所載今皆亾矣問左氏傳卜易與今異曰亦須有所傳向見魏公在探路散夫以易卜得睽卦李壽翁爲占曰離爲戈兵兌爲說用兵者不成講和者亦不成其後魏公罷相湯思退亦以和反致虜寇而罷問康節於易如何曰他又是一等說話問渠之學如何曰專在數上却窺見理曰可用否曰未知其可用但與聖人之學自不同曰今世學者言易多要入玄妙却是遺書中有數處如不只是一部易書之類今人認此意不着故多錯了曰然鄭可學錄

第二章

他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他那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爲求象不得便與做无如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象曼淵錄

第二章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

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曼淵錄

第二章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周謨錄

第二章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

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

沈僩錄
第二章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

林夔孫錄
第二章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爲悔向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又問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上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嘗不生於極治

林學蒙錄
第二章

悔吝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下稍無收殺不及故有吝

程端蒙錄
第二章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甘節錄
第二章

剛過當爲悔柔過當爲吝

甘節錄
第二章

過便悔不及便吝

黃㽦錄
第二章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爲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爲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

董銖錄
第二章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

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問頃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爲陽收斂者爲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爲陽收回者爲陰入息如螺螄

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沈僩錄 第二章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不知何氏錄 第二章

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乎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爲吉凶之決切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無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爲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

林學蒙錄 第二章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德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

林學履錄 第二章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黃㽦錄 第二章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

黃㽦錄 第二章

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一爻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不利

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已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个道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潘時舉錄

第二章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嶢崎蠢然而已事事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

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則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營都意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瀍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陳淳錄

第二章

聖人作易本爲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人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爲之凶便不爲然如此

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于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亾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亾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

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

潘時舉錄

第二章

潘植錄云易只是說象初未有後人所說許多道理堆垜在上面蓋聖人作易本爲卜筮設上自王公而下達於庶人故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但聖人說象則理在其中矣因舉剝之上九碩果不食五陰在下來剝一陽一陽尚存如碩大之果不食君子得輿是君子在上爲小人所載乃下五陰載上一陽之象小人剝廬者言小人既剝君子其廬亦將自剝看古今小人既剝君子而小人亦死亾滅族豈有存者聖人之象只如是後人說易只愛將道理堆垜在上面聖人本意不廓如此

問十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曰凡變

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處少者便只是初

葉賀孫錄　第二章　錄中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五句林學履錄云變者下至上而止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禽則田獵之事亦占也

沈僩錄　第二章

問易以卜筮設教卜筮非日用如何設教曰古人未知此理時事事皆卜筮故可以設教後來知此者衆必大事方卜

鄭可學錄　第二章

所以到那三畫變底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彖爻之辭者無他到這裏時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

曼淵錄　第二章

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是貞正底意悔是事過有追不及底意

劉礪錄　第二章

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因說生物只有初時好凡物皆然康節愛說

沈僩錄　第二章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變卦爲悔六爻俱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爲貞後十卦爲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啓蒙

黃義剛錄　第二章

陳曰善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是何義曰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是事已如此了凡悔吝者皆是事過後方有悔吝內卦之占是事方如此外卦之占是

事之已然者如此二字又有始終之意

吳雉錄　第二章

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貞悔如何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問兩爻變則以兩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何也曰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葉賀孫錄　第二章

叔器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

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第二章 黃義剛錄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曰是如此

第二章 王過錄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面做主宰底悔是做出了末後闌珊底貞是頭邊

第二章 夔淵錄

凡爻中言人者必是其人嘗占得此卦如大橫庚庚必啓未歸時曾占得

第二章 夔淵錄

占法陽主貴陰主富

第二章 夔淵錄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嗚說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是小過

第三章 黃㽦錄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

第三章 萬人傑錄

齊小大者存乎卦曰齊字又不是整齊自有個如準如協自是分辨字泰爲大否爲小辭有險易直是吉卦易凶卦險泰謙之類說得平易睽蹇之類說得艱險

第三章 黃㽦錄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爲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凶而趨吉吝是自吉而之凶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

第三章 周謨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第三章 林學蒙錄

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得失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林學蒙錄 第三章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

睽如困如小過底盡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

林學履錄 第三章

朱子語類易二十九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十

繫辭上傳三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

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林學履錄 第四章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此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縫之彌是恁地都無縫底意思解作徧滿也不甚似又曰天地有不了處易却彌縫得他

林學蒙錄 第四章

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如封彌之義惟其封彌得無縫罅所以能徧滿也

曼淵錄 第四章

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

周謨錄 第四章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所以然

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

林學履錄 第四章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此易書之理仰觀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幽明便是陰陽剛柔凡許多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北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仰觀俯察便皆知其故

不知何氏錄 第四章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

黃㽦錄 第四章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

不知何氏錄 第四章

問反字如何曰推原其始而反其終謂如方推原其始初却摺轉一摺來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

黃㽦錄 第四章

錄中却摺轉一摺來三句萬人傑錄云却回頭轉來看其終

林安卿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為變精氣為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

萬人傑錄 第四章 黃義剛錄同

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而氣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林學蒙錄 第四章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爲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
而爲物者神也散而爲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
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横渠說精氣自無而有
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然
又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横看生
便帶着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
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
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徂落二字極有義
理便是謂魂魄徂者魂升于天落者魄降于地只
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
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

得好注解得亦好
黃㽦錄 第四章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
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人不違所以與天
地相似若此必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
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
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
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
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
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言兼
晝與夜皆知也

沈僩錄 第四章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至
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
一物之遺道直要濟天下
黃㽦錄 第四章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
是說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無
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
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也不走作
不知何氏錄 第四章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

是自處三節各說一理
夔孫錄 第四章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
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
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
故屬之地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
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
應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
而又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
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尋

說仁也

林學履錄 第四章本義

知周乎萬物便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不知何氏錄 第四章

旁行而不流曰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恁地處頗難曉

黃㽦錄 第四章

問樂天知命云通上下言之又曰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某竊謂樂天知命便是說聖人曰此一段亦未安樂天知命便是聖人異者謂與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自別

鄭可學錄 第四章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已私全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

黃㽦錄 第四章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他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此句說仁最密

叟淵錄 第四章

安土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無夾雜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之理

萬人傑錄 第四章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已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

金去僞錄 第四章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爲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爲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

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方始見得道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

林學蒙錄 第四章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爲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

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
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
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
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
林學履錄 第四章
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裹如天地之
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
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在天便做成四時
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
更無過差此特其小爾
黃㽦錄 第四章

朱子語類 易三十 八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
是兼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
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林學蒙錄 第四章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
其所以然大抵此一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
言箇陰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亦屬陽知者見之
謂之知知亦屬陰此就人氣質有偏處分陰陽如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因
問尹子見神情狀只是解遊魂爲變一句卻是將
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說得甚明白尹子親見
伊川何以不知此義曰尹子見伊川晚又性質朴
鈍想伊川亦不曾與他說
黃㽦錄 第四章
神无方易无體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
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
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无體自與
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說一箇道理若恁
地滚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他那箇是說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說箇陰陽動
靜闢闔剛柔消長不著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與
做易只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無一日不變無

朱子語類 易三十 九

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道陰陽要看易須當
恁地看事物都是那陰陽做出來
袁淵錄 第四章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
易便是或爲陰或爲陽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
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林學履錄 第四章
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
同
袁淵錄 第四章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周謨錄 第五章 金去僞錄同

天地之間無往而非陰陽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是陰陽之理至如搖扇便屬陽住扇便屬陰莫不有陰陽之理繼之者善是陽成之者性是陰陰陽只是此陰陽但言之不同如二氣迭運此兩相爲用不能相無者也至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則又自夫剛柔善惡而推之以言其德之異耳繼之者善是已發之理成之者性是未發之理自其接續流行而言故謂之已發以賦受成性而言則謂之未發及其在人則未發者固是性而其所發亦只是善凡此等處皆須各隨文義所在變通而觀之才拘泥便相梗說不行譬如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峯也

周謨錄 第五章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從古至今恁地滚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腳此氣之動爲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物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林學蒙錄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

萬人傑錄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爲仁義禮智是也

萬人傑錄 第五章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已後事

金去僞錄 第五章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一闢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

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爲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

程端蒙錄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

楊驤錄　第五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鄭可學錄　第五章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一闔一闢謂之變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頷之

董銖錄　第五章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陳淳錄　第五章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地氣周匝把來折做兩截時前面底便是陽後面底便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上面消了些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噓吸噓是陽吸是陰與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

蕭佐錄　第五章　夔孫錄同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

李方子錄　第五章

徐元震問自十一月至正月方三陽是陽氣自地上而升否曰然只是陽氣既升之後看看欲絕便有陰生陰氣將盡便有陽生其已升之氣便散矣所謂消息之理其來無窮又問雷出地奮豫之後六陽一半在地下是天與地平分否曰若謂平分則天却包着地在此不必論因舉康節漁樵問對之說甚好

黃㽦錄　第五章

陰陽之理有會處有分處事皆如此今浙中學者只說合處混一處都不理會分處

金去僞錄 第五章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陳文蔚錄 第五章

陰陽不可分先後說只要人去其中自主靜陰爲主陽爲客

沈僩錄 第五章

問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竊意道之大體云云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初必始於

靜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爲陽靜則爲陰云云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本義

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爲人爲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

程端蒙錄 第五章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

甘節錄 第五章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爲成之者性

黃榦錄 第五章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卽是性繼是接繼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

余大雅錄 第五章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

鄭可學錄 第五章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

萬人傑錄 第五章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魏椿錄字元壽建陽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僩錄七卷中 第五章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

黃銖錄 第五章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寳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

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無是物若譬之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十分親切底

龔蓋卿錄
第五章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禀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爲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爲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

林學蒙錄
第五章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文定公說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諸仁藏諸用亦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又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沈僩錄
第五章
錄中亦如元亨利貞黄㽦錄云
是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裏面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便是成之者性也天下之事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是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利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麽只是流行那利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否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如水流而爲川止而爲淵激而爲波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之心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盛德便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仁藏用成就處也又曰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手之能執足之能履皆是發處也畢竟怎生會恁地發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才不識便

被他瞞又云一叢禾他初生時共這一株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共成一箇性命及至收成結實則一粒各成一箇性命只管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道家修養有納甲之法皆只用乾坤艮巽震兌六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說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正如以穀諭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爲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問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成也竊意以爲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爲性是業之成也曰不如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著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

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又曰元亨利貞也可作表裏說所謂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又曰流行時便是公共一箇到得成就處便是各具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又曰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

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又曰須是去靜
坐體認方可見得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若道有箇
物却又無形影若道無箇物又怎會恁地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本義 按此問是據未定本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
只是人安得而無憂

周謨錄 第五章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
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

晏淵錄 第五章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曰明道兩句最好天地
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心便是不憂成
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

金去僞錄 第五章

盛德大業一章旣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
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
去乾只畧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
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
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
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
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
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
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
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只是這一
箇物事周流其間

林學蒙錄 第五章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

晏淵錄 第五章

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

黃㽦錄 第五章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
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

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
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

晏淵錄 第五章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
思而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如何曰此三句
也是緊要惟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己底
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底
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藉底曰乾
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
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
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

林夔孫錄 第五章

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大假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力效誠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無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無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 周謨錄 第五章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便是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無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畧坤便詳效如陳效之效若今人言效力之類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 黃㽦錄 第五章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者效力之效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 萬人傑錄 第五章

效呈也如曲禮效犬者左牽之之效猶言效順效忠效力也蓋乾只是成得箇大象坤便呈出那法來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 叟淵錄 第五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十一

繫辭上傳四

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

說他廣闊着得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一直大底物事地是廣濶底物有坳處有陷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這書書是載那道理底苦死分不得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

晏淵錄 第六章

夫易廣矣大矣止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

黃㽦錄 第六章

以言乎遠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

沈僩錄 第六章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迸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迸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

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闔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林學履錄 第六章

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

黃榦錄 第六章 程端蒙錄同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

晏淵錄 第六章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自是兩件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爲天而靜爲地無此理正如鬼神之說

沈僩錄 第六章

其動也闢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著地在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黃㽦錄 第六章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有虛之義如河廣漢廣之廣

游敬仲錄 第六章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

堅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阻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各有氣相交合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却

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

沈僩錄

第六章本義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是易上所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是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之底意曰也有些子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不知何氏錄

第六章

問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曰只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

林學履錄

第六章

林安卿問廣大配天地配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

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良久笑云向時有箇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

黃義剛錄

第六章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

萬人傑錄

第六章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

吳淵錄

第六章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

黃㽦錄

第六章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卑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廣

不知何氏錄

第七章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

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
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
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
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是禮卑之事
葉賀孫錄 第七章
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
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
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
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
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

金去僞錄 第七章
知崇禮卑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
起
鄭可學錄 第七章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放低着
實做去
董銖錄 第七章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
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
晨淵錄 第七章
橫渠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

理通乎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
知知晝而不知夜知夜而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
合知禮而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
甘端蒙錄 第七章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
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
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
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
這便是禮之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右
足上西階先左足羹之有菜者用梜無菜者不用
梜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不

是他特地要恁地是他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
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
廣
林學蒙錄 第七章
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麼
物事他盡載了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
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其高明而禮則
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
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
梜主人升東階客上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强安
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

則先左足蓋上東階而先左足則背却客上西階
而先右足則背却主人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
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
不到處這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是極卑無
所欠闕所以廣
不知何氏錄 第七章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
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件
物事塡敎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
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禮卑是從貼底謹
細處做將去所以能廣

夔淵錄 第七章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
性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
及它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
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見成底性横渠說
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
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它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
流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
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
林夔孫錄 第七章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横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

善惡混當亹亹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
善斯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
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爲存又曰横渠言成性猶孟
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本然已成之性豈待
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沈僩錄 第七章
問横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横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
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
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它言語艱意是如此
林夔孫錄 第七章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
成性便存存
林學蒙錄 第七章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
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
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
處
黃卓錄 第七章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完具無有欠闕
故曰成性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無
非性猶曰誠斯立焉横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

爲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

程端蒙錄 第七章

橫渠謂成其性存其存伊川易傳中亦是存其存却是遺書中說作生生之謂易意思好

黃㽦錄 第七章 吳必大錄云成性如言成就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

橫渠言成性與古人不同他所說性雖是那箇性然曰成性則猶言踐形也又曰他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

楊道夫錄 第七章

成性只是本來性

甘節錄 第七章

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

湯泳錄 第七章

成性如明明德如成德相似天命都一般

湯泳錄 第七章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道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只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誠相似

葉賀孫錄 第七章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毁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沈僩錄 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

林學蒙錄 第八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嘖字今從賾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

黃㽦錄 第八章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箇從口這箇從𦣞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

曼淵錄 第八章 錄中那箇從口三句陳淳錄云本從口是喧鬧意從𦣞旁亦然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

林學蒙錄 第八章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

林學蒙錄 第八章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曰不知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否為復一卦只是六畫

林學蒙錄 第八章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郤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

黃㽦錄 第八章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

林學蒙錄 第八章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通箇合行底便是他通處也

林學蒙錄 第八章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
然而這都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
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
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

林學蒙錄 第八章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
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
多少雜亂

林學蒙錄 第八章

先生命二三子說書畢召蔡仲默及義剛語小子侍

立先生顧義剛曰勞公教之不廢公讀書否曰不
廢因借先生所點六經先生曰被人將去都無本
子看公於句讀音訓也大段子細那言天下之至
賾而不可惡也是音作去聲字是公以意讀作去
聲曰只據東萊音訓讀此字有三音或音作入聲
先生笑曰便是他們好恁地強說仲默曰作去聲
也似是先生曰據某看只作入聲亦是說雖是如
此學擴事多然也不可以爲惡而今音訓有全不
可曉底若有兩三音底便着去裏面揀一箇較近
底來解

黃義剛錄 第八章

錄中此字有三音句下池錄云或音亞或如字或烏路反錄中據某看只作入聲亦是池錄云據某看作烏路反於義爲近錄中然也不可以爲惡池錄云也不可厭惡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
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
禮是借這般字來說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
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
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
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

曼淵錄 第八章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
擬議之否曰然

黃罃錄 第八章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
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
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
爲凶矣

周謨錄 第八章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曰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
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林學履錄 第八章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
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

感通莫大於言行上文言天下之賾而不敢惡也
言天下之動而不敢亂也先儒多以賾字爲至妙
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敢惡賾只是一箇
雜亂冗鬧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
盡也賾字與頤字相似此有互體之意此間連說互體失記
鶴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
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
解說便多牽強如十三卦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只是豫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

乎外之意剡木爲矢弦木爲弧只爲睽乖故有威
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
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
諸其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
獸蓋麟云皆疑辭也
周謨錄 第八章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
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
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
林學蒙錄 第八章

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聖人却恁地解
林學蒙錄 第八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一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十二

繫辭上傳五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自然如此走不得如水數六雪花便六出不是安排做底又曰古者用

龜爲卜龜背上紋中間有五箇兩邊有八箇後有二十四箇亦是自然如此

林夔孫錄 第九章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除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遏他不住

黄義剛錄 第九章 錄中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云云楊至錄云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占第三位便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嘗發先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㬅淵錄同

問前日承教云老陽少陰少陽老陰卽除了本身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啓蒙陽退陰進之說似亦如此曰他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攙教他進退以十言之卽如前說大故分曉若以十五言之九便對六七便對八曉得時也好則

劇又問河圖此數拴定了先生曰天地只是不會說倩他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話想更說得好在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林夔孫錄 第九章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六德明云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四得六皆爲十也觀河圖可見丙丁合辛壬合之類皆自此推

廖德明錄 第九章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稍五又撞着箇五便

成十

舒高錄 第九章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着五便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對五成十

僩淵錄 第九章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纔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地

僩淵錄 第九章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同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

僩淵錄 第九章

二始者一爲陽始二爲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便是十干所始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

僩淵錄 第九章

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

周謨錄 第九章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耦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巳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

林學履錄 第九章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巳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得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

黃義剛錄 第九章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

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

黃㽦錄第九章

成數雖陽固亦本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曼淵錄第九章本義錄中本字一錄作生字

石子餘問易數曰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

潘植錄第九章

蓍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算後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只有這幾句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已是添入許多字說他了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葉賀孫錄第九章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

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

黃㽦錄第九章

大衍之數五十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

曼淵錄第九章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他是如何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者

曼淵錄第九章

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五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

曼淵錄第九章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奇五耦而爲五十有五

曼淵錄第九章

揲蓍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

說如分而爲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得古人無
這許多解須别有箇全文說
㬊淵錄 第九章
掛一歲右揲二歲扐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扐五歲
再閏也
萬人傑錄 第九章
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
㬊淵錄 第九章
揲蓍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
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
得太乖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爲奇扐者歸其

餘扐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爲奇而以揲
之餘爲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
八二十四爲策數以爲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
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
何以爲卦又曰龜爲卜策爲筮策是餘數謂之策
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扐而後
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扐爲扐第二第三揲
不掛爲扐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
某已前排真箇是五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
者挂也扐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葉賀孫錄 第九章

錄中策是餘數劉礪錄云策是條數錄中他只胡亂說策字礪錄云只鶻突說了錄中則無五年再閏礪錄云則是六年再閏也
大凡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
不曾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如周禮所載蒐
田事云如其陣之法便是古人自識了陣法所以
更不載今人不曾理會陣法則談兵亦皆是脫空
楊道夫錄 第九章
問今之揲蓍但見周公作爻辭以後之揲法不知當
初只有文王彖辭又如何揲曰他又須別有法只
是今不可攷耳且如周禮所載則當時煞有文字
如今所見占法亦只是大槩如此其間亦自有無

所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
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嘗愛陸機
文賦有曰意翻空而易奇文質實而難工道理人
都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
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不
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都說不去問通書注
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
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
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
定樂如何曰他亦是一家
黃榦錄 第九章

數三百六十六三百六十天地之正數也此更不可易自餘進退不過六故陽進不過六分人之善亦只進得許多惡亦只退得許多大體畢竟不可易

程端蒙錄第九章

五四爲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爲耦各是兩箇四也

曼淵錄第九章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曼淵錄第九章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

皆至六十爲節

余大雅錄第九章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去處便只得變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

曼淵錄第九章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黃㽦錄第九章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爲策數也

黃㽦錄第九章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曼淵錄第九章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是說蓍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蓍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

黃㽦錄第九章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一卦則就上面推看

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

林學履錄第九章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

林學履錄第九章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林學蒙錄第九章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

神德行便神

曼淵錄

第九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二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愚齊全訂

易三十三

繫辭上傳六

易有聖人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裏面各有這箇

曼淵錄

第十章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胸中底藴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林學履錄

第十章

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

林學履錄

第十章

用之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取諸益不

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劚起他卻合于離之象合于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葉賀孫錄 第十章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

林學蒙錄 第十章

問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于蓍龜也問焉以言

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嚮則易受人之命如嚮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金去僞錄 第十章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卻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而以言三字義若物若作以易言之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不占只是以其言之義又于上下文不順

林學蒙錄 第十章 周謨錄云言是命龜受命龜受命也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爲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萬人傑錄 第十章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五數之揲蓍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爲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爲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不知何氏錄 第十章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三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

㬎淵錄 第十章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

曰是卻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林學履錄 第十章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互底意思譬猶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箇數看是幾箇又逐五箇數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

三箇三是九箇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畧如此更須仔細去看

林學蒙錄 第十章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莫是揲蓍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是合掛扐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

林學蒙錄 第十章

六　五指

手指畫　七　四指

八　三指

九　二指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爲陽

九下生八爲陰便是上下爲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會有人見得

黄義剛錄 第十章 錄中六上生七爲陽二句元本云七下生六爲陰八上生九又爲陽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爲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爲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

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廹大錯了

第十章 鄭可學錄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第十章 李閎祖錄

感而遂通感着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淨精

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

第十章 㬊淵錄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摩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萌朕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閉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那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第十章 㬊淵錄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第十章 㬊淵錄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事深在心甚玄與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故其下對成務

第十章 㬊淵錄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如此否曰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窣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卻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箇端緒可尋又曰有腦脈

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

第十章 林學蒙錄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

問極深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

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

黃榦錄 第十章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所謂開物成務者也

萬人傑錄 第十一章

易本爲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爲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此易之大意如此

周謨錄 第十一章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爲大作一爻象只日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于父臣之于君僚屬之于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迹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于無形粗及于有象如包卓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爲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日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

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于己爲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周謨錄 第十一章

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

林學蒙錄 第十一章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蓍龜若不是蓍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卻是從源頭說而未

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卽退藏于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蓍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卻不犯手耳明于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卽聖人之德又卽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

黃㽦錄

第十一章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蓍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于密只是未見于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蓍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于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卻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周謨錄

第十一章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蓍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卻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箇卻方是說他理未到那用處到下面是以明于天之道方是說卜筮

晏淵錄

第十一章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蓍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他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

晏淵錄

第十一章

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說但神知字重貢字輕卻應不得

林學蒙錄

第十一章

以此洗心都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淨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

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蓍之德卦之德神明其德

夔淵錄 第十一章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聖人胸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更無些迹所謂退藏于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于天下自是所當者摧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照物事來都

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蓍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揲下來底是陰是陽是老是少便是知來底意思及其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下文所以云是以明于天之道察于民之故設爲卜筮以爲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于此又以卜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陰若有神明之相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爲又曰這都只退聽于鬼神又曰聖人于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于鬼神

林學蒙錄 第十一章

退藏于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

楊方錄 第十一章

退藏于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于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夔淵錄 第十一章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本如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已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卻止云

洗心于心安乎

萬人傑錄 第十一章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

黃㽦錄 第十一章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

萬人傑錄 第十一章

聖人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蓍龜之靈

都包得盡于是作為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
都在這裏面
不知何氏錄 第十一章
問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
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
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
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
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
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
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卻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
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

都看得周匝始得
黃㽦錄 第十一章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
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
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
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蓍之德以下三
句是未涉于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
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姜淵錄 第十一章
神明其德言卜筮尊敬也精明也
楊方錄 第十一章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
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榦問此恐
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
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
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黃㽦錄 第十一章
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
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
通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修禮
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
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

之于易隨取而各足易之于民周徧而不窮所以
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林學蒙錄 第十一章
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者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
意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他道是聖人成得
箇性衆人性而未成
姜淵錄 第十一章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
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葉賀孫錄 第十一章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撞起說周子

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林學履錄
第十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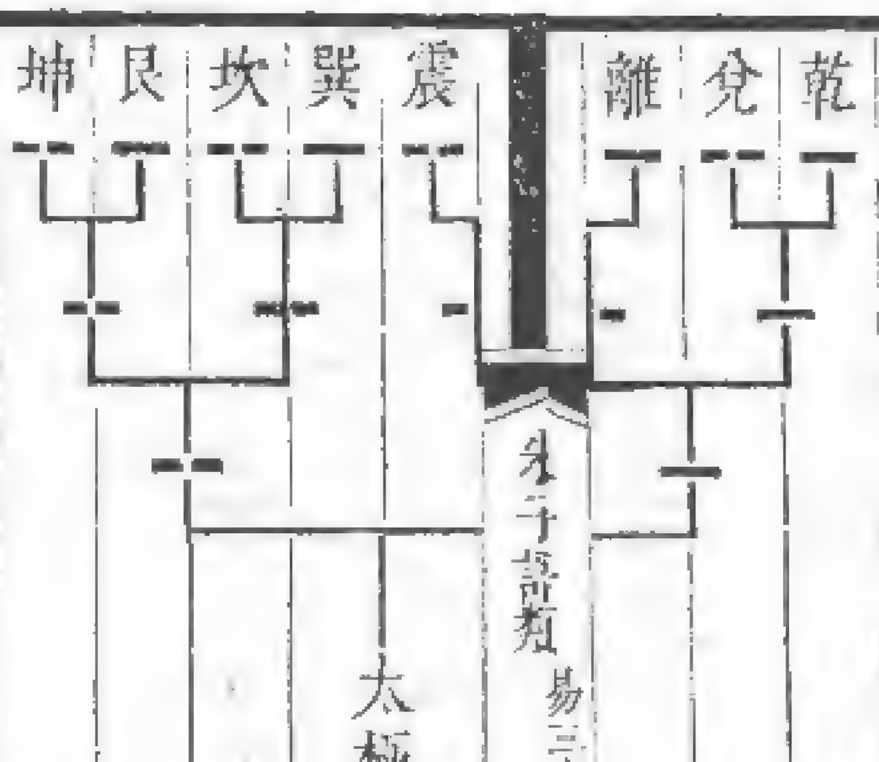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卻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

有及各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于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于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于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于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嘗聞一朋友說一爲儀二爲象三爲卦四爲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

周謨錄
第十一章
金去偽錄同

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是一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陰⚏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陽⚌是一象也此謂四象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便成巽離艮乾四卦

鍾震錄
第十一章



每卦變八卦爲六十四卦

程端蒙錄
第十一章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爲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爲八卦自八卦總爲四象自四象總爲兩儀自兩儀總爲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屠之有頂但木之

根浮屠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卻不是一物無方
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
說得有功夫處太極之所以爲太極卻不離乎兩
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爲
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黃㽦錄

第十一章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爲枝榦又分而生花生葉生
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
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
實時又卻少歇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所謂
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葉賀孫錄

第十一章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
十四卦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
姤邊復是陽氣緊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子之
半六十四卦流布一歲之中離坎震艮兌巽皆得
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十四分乾坤不在四正此
以交王八卦言也

夔孫錄

第十一章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
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
容易見就天地間著實處如何驗得曰一物上又

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逐人身上又各
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而夜
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
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

林學履錄

第十一章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
不交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是第二畫在生四象時
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去交陽便是兌艮第
三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
如此時他這位次相挨旁兼山謂聖人不分別陰
陽老少卜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
則卦遂無動占者何所用觀變而玩占

憂淵錄

第十一章

陽上交于陰陰下交于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又各
生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
了就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
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
則八卦全了

憂淵錄

第十一章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爲九方成老陽到兌
便推不去了兌下一畫卻是八卦不是四象

憂淵錄

第十一章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爲內卦所生之卦爲外卦是十二爻底卦

夔孫錄　第十一章

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及到那剛來而得中卻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之象這須無緊要然後面有數處彖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不得

夔孫錄　第十一章

數只有二只有易是老氏言三亦是二共生三三其子也三生萬物則自此無窮矣後人破之者非楊子雲是三數邵康節是四數皆不及易也

包揚錄　第十一章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往往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

黄㽦錄　第十一章

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筮卽蓍也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謂龜有鑽灼之易而筮有扐

揲之煩龜之卦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意洪範所謂卜五占用二者卜五卽龜用二卽蓍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卽是五行雨卽水霽卽火蒙卽土驛卽木克是金曰貞曰悔卽是內外卦也

周謨錄　第十一章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蓍有箇病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纔鑽拆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

葉賀孫錄　第十一章

問筮短龜長如何曰筮已費手

鄭可學錄　第十一章

因言筮卦曰卦雖出于自然然一爻成則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見更無移改所以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取決于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卻無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也

輔廣錄
第十一章
漢卿説鑽龜法云先定四鄉欲求其紋兆順則爲吉逆則爲凶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曰要須先定其四向而後求其合從逆則凶如亦惟洛食乃先以墨畫定看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固重此洪範謂龜從筮從若龜筮共違于人則用靜吉用作凶漢卿云今爲賊者多卜龜以三龜連卜皆順則往賀孫云若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此却是無知也曰所以古人以易而捨龜往往以其難信易則有貞吉無不貞吉利禦寇不利爲寇

葉賀孫錄
第十一章
古龜土兆大横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大横吉大横庚庚庚庚是豹起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葉賀孫錄
第十一章
卜必先以墨畫龜看是卜何事要得何兆都有定例或火或土便是墨畫之要拆鑽處拆痕依此墨然後灼之以火鑽鑽鑽畢過久求其兆拆痕順食此墨畫之處謂之食

吳振錄
第十一章
程沙隨説大横庚庚爲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之卜者不知大横只是土兆蓋横是土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大土之象也庚庚乃是龜文爆出也卜兆見洪範疏云横者爲土

呂燾錄
第十一章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雖未是要切處然玩此時且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輔廣錄
第十一章
河圖常數洛書變數

晏淵錄
第十一章

包揚錄
第十一章
河圖洛書于八卦七章無相着不知何如

朱子語類易三十三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榘仝訂

易三十四

繫辭上傳七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于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

少变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闔天地什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爲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爲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乎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

至乎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不知那

卦上見得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于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猶催逼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為教于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巫其舞之盡神者巫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巫者託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

黃榦錄

第十二章

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舞有發動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亹亹之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

黃㽦錄

第十二章

問乾坤其易之緼曰緼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

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乾坤其易之緼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耳

黃㽦錄

第十二章

錄中向論衣敝緼袍云云萬人傑錄云緼如緼袍之緼是箇胎骨耳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

黃㽦錄　第十二章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非乾坤旣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旣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不必如此說

龔蓋卿錄　第十二章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

晏淵錄　第十二章

乾坤毀此乾坤只言卦

楊方錄　第十二章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體也乾坤健順用也

楊方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葉賀孫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

林夔孫錄　第十二章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

曼淵錄
第十二章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遺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葉賀孫錄
第十二章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卽事卽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于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于已有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别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離也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曾祖道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爲四時一時裁爲三月一月裁爲三十日一日裁爲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卽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則是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黃㽦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義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爲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

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

橫渠云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于剛剛變而趨于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見神屈伸意相似

夔淵錄 第十二章

錄中自陰來做陽五句李方子錄云陽化而為陰只恁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便覺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

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亹亹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黃榦錄 第十二章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沈僩錄 第十二章

變化二者不同化是漸化如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如自今日至來日則謂之變變是頓斷有可見處橫渠說化而裁之一段好

黃㽦錄 第十二章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又曰最是律管長短可見

胡泳錄 第十二章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上文化而裁之便與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裁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四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十五

繫辭下傳一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

林學履錄
第一章本義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總卦爻之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

吳淵錄
第一章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

黃㽦錄
第一章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來者

林學履錄
第一章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

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

第一章 陳文蔚錄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當只是有一箇道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也只說得到偏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

第一章 劉礪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恁地便是他本相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

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極說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

第一章 林學蒙錄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別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

箇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畧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

第一章 晏淵錄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

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義無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所以訓貞字作常者貞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

四刻即屬來日耳
黃㽦錄 第一章
錄中故吉凶常相勝句下 萬人傑錄云理自如此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義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卻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爲是一說爲非
黃㽦錄 第一章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爲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
林學蒙錄 第一章

問爻者效此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叉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爲卦
不知何氏錄 第一章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
林學履錄 第一章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爲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
㬊淵錄 第一章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爲當從釋文
㬊淵錄 第一章

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㬊淵錄 第一章

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
㬊淵錄 第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
李閎祖錄 第二章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楊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

沈僩錄　第二章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

晏淵錄　第二章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彷彿之畫矣如何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

董銖錄　第二章

問見朋友說先生說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今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說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今見不得

林學履錄　第二章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擲珓相似無容心易只是陰一陽一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三故乾一或得陰即是三故兌二陽中陰二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三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三所以震四陰中陽二看上面所得如何

或得陽卽是三所以坎五或得陰卽是三所以坎六陰中陰二看上所得如何若得陽卽是三所以艮七再得陰卽是三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陳文蔚錄　第二章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只是借伏羲手畫出爾惟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則靈驗否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麪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出來

輔廣錄　第二章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歐公卻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輔廣錄　第二章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曰這都不可知但他不教人卜筮畫作甚

不知何氏錄　第二章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

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

黃㽦錄　第二章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

陳淳錄　第二章　錄末句鄭可學錄云蓋字有義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箇幾卦也自難曉

旻淵錄　第二章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葉賀孫錄　第二章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卻以後世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屬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僞

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復如何

沈僩錄 第二章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爲記都不相亂

沈僩錄 第三章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

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林學履錄 第三章

林安卿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

黄義剛錄 第三章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面說

晏淵錄 第三章

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却是專說天

楊道夫錄 第二章

程先生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先生曰卦或是時爻或是事都定不得

不知何氏錄 第三章

陰陽老少以少者爲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

晏淵錄 第四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

晏淵錄 第四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涂思齊仝訂

易三十六

繫辭下傳二

繫辭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葢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

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个又要感那个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个感應所感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也春夏是一个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即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所能及此則聖人事矣

周謨錄

第五章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个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个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

之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
覺往只是一个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後面來底
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
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
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
徧公溥無所私便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
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
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
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
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
失者不以為怨獲者不以為恩如此方是公正無

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
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
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
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
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
如此不能公平其他翕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
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
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
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如當日事勢有難處
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
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以此而論却不是

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分
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
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與人說話或偶
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服及其他如何逐人面
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
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俊跅弛之士其議
論尙不足以起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
語言進退之間尙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
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為
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
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

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
眼明則能識得那个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
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
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
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
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
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
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為相者朝夕疲
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
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裡今日
一見明日一請或任半年周歲或任數月必不得

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
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
畧欲分別善惡杜絶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
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且以當
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比之今日為如
何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其論固
何足信（此下逸兩句）若宰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者豈
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欲宰籠之
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
言到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
却是他未能真知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
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
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
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列低矮所論皆
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裡許多蠱糟惡濁
底見識方畧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在上則吐在
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有兩持
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不
成議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不如怎
生平得僩問胡文定說元祐某人建議欲為調停
之說者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
深治之哉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

之論如何曰文定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
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或有事勢危惡翻轉後
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然終
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
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熙豐之法或他日
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
諺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看見我
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
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
詈得罪而去章忿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劍得
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
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
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
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因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
是他有意智耍之都不消如此決定無益張子房
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如勸帝與項
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
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
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
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
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圍班以見宰相

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爲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爲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答人書刻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會見巳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爲例其有不然者便羣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内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狥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狥流俗之論流俗之論便以爲是是可歎也公門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

日以一人爲賢一人爲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爲不肖不肖者却以爲賢如此則乖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爲賢以彼爲不肖此尤難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淮僩錄

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甘節錄

第五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自是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内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内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周謨錄 第五章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

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林學蒙錄 第五章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沈僩錄 第五章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藏身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

劉砥錄 第五章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曼淵錄 第五章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一屈便感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來皆是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

曼淵錄 第五章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一理上

曼淵錄 第五章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黃升卿錄 第五章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柰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

晏淵錄 第五章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晏淵錄 第五章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

晏淵錄 第五章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曰爻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 林學履錄 第五章 錄中不能動底物林學蒙錄作挨動不得底物事 錄中徒自困耳下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

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葉賀孫錄 第五章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强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様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沈僩錄 第五章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

緫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
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
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
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
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
字
沈僴錄 第五章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
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上交着些取奉之心下
交便有傲慢之心皆是也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
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
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
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登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葉賀孫錄 第五章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
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柰何得所以聖賢說
謹獨便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葉賀孫錄 第五章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林學履錄 第五章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
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
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所以為萬民之望
也
林學履錄 第五章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
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
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
說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
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
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
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
不曾知
董銖錄 第五章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
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襲蓋卿錄 第五章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

絪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沈僩錄 第五章

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搆精言形化也

程端蒙錄 第五章

横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搆精之義亦有此理

不知何氏錄 第五章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

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邪爲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

林學蒙錄 第六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曼淵錄 第六章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

楊道夫錄 第六章

天地之撰撰卽是說他做處

曼淵錄 第六章 錄末黃㽦錄云撰是所爲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林學蒙錄 第六章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啟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

曼淵錄 第六章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

曼淵錄 第六章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

底知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

林學蒙錄 第六章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

沈僩錄 第六章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

林學蒙錄 第六章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

麤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說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

沈僩錄 第六章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幽微底理

沈僩錄 第六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十七

繫辭下傳三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

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

曼淵錄 第七章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爾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爲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

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第七章 龔蓋卿錄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辨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揚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

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陰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

第七章 李方子錄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

第七章 林學蒙錄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辨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

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於不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第七章 不知何氏錄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辯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

第七章 劉礪錄

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黄㽦錄 第七章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爲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和如

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

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沈僩錄 第七章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爲稱物之義又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是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爲說錯了

林學蒙錄 第七章

問巽稱而隱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間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效死勿

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
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
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
沈僩錄 第七章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
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
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
是那不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
波逐流句有截斷衆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
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
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

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爲
言此截斷衆流句也
沈僩錄 第七章 錄中地是那不動底地頭 一本云是指那不動之處
問井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大小多寡施之
各當
黄㽦錄 第七章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
是孝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
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
龔蓋卿錄 第七章

才卿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
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
行權
沈僩錄 第七章
問巽以行權權是逶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
之義巽爲風如風之入物只爲巽便能入義理之
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
便是不見處
陳文蔚錄 第七章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
底做却不成行權

問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
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晏淵錄 第七章
林學蒙錄 第八章
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
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
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
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
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
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
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龔蓋卿錄 第七章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只曰上文說不可爲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曼淵錄 第八章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 林學蒙錄 第八章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 曼淵錄 第八章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 曼淵錄 第八章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 林學蒙錄 第九章

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 林學履錄 第九章

問易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爲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者皆以此爲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也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 潘時舉錄 第九章

互體自左氏以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鄭可學錄 第九章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 曼淵錄 第九章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這自那風於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 曼淵錄 第九章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曼淵錄
第九章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也是恁地說

不知何氏錄
第九章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

董銖錄
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

林學履錄
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不知何氏錄
第十一章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

曼淵錄
第十二章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

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跑下來必跌殺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名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

沈僩錄第十二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

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恁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俱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止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

沈僩錄第十二章林學履錄少異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夔淵錄第十二章

乾天下之至健更着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理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麼物都刺摙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後復云前說差了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或錄云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爲常易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休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僥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

沈僩錄　第十二章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

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底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自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去安足爲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恁從上面撲將下此又非所以爲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爲坤

沈僩錄　第十二章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爲險自下而上則所向爲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阻之理

黃㽦錄　第十二章

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

思其實自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

周謨錄　第十二章

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視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

游敬仲錄　第十二章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

林學蒙錄　第十二章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爲乾事之已爲者屬陰成亹亹所以爲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周謨錄　第十二章

問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事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

林學履錄　第十二章

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晏淵錄　第十二章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不知何氏錄　第十二章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廢人卜筮相似

晏淵錄　第十二章

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

是與能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

林學蒙録 第十二章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最難不知如何

林學蒙録 第十二章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揔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

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隣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爲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爲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

林學履録 第十二章

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罔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

汪德輔録 第十二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七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十八

說卦傳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爲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神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此却是說見助於神明

晏淵録 第一章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於神明這只說道他爲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

晏淵録 第一章

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三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

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

晏淵録 第一章

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

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爲數

程端蒙錄 第一章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

晏淵錄 第一章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

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

晏淵錄 第一章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爲九此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

金去僞錄 第一章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爲三一箇地兩之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三一其二爲八兩其二一其三爲七二老爲陰陽二少爲柔剛參不是

三之數是往參焉之參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陽化爲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爲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楊至錄 第一章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員而言參兩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

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黃榦錄 第一章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

晏淵錄 第一章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

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關
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
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
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
而便有包荒之類

董銖錄 第一章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
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
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
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

曼淵錄 第一章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否曰恐
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
前陳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
否曰然

董銖錄 第一章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
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
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

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
意思皆是自淺至深

曼淵錄 第一章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
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
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
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
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
庸

林學履錄 第一章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

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
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
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
聖人下這般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
字都不妨

曼淵錄 第一章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
合將做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
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窮
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嘗

金去僞錄 第一章

或問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却有次第耳

不知何氏錄 第一章

窮理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源

㬅淵錄 第一章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李閎祖錄 第一章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

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李閎祖錄 第一章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道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

萬人傑錄 第一章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陳淳錄 第一章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所以要窮理忠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窮理循理

㬅淵錄 第一章

伯豊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爲子知所以孝爲臣知所以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信也能窮此理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也至命是說天之所以予我者耳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人父子者定知此者是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黃㽦錄 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

㬅淵錄 第二章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和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

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
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
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
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
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
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
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
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三者人之仁六二者
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
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
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

便是地之剛

黄榦錄 第三章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

程端蒙錄 第二章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
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

曼淵錄 第二章

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
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
道以為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
離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
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
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
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陰
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
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

陳淳錄 第二章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
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
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
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

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
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楊子云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
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

董銖錄 第三章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
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
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
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
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
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夔淵錄　第二章

夔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滯心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

林學蒙錄　第二章

兼三才而兩之兼貫通也通貫是理本如此兩之者陰陽剛柔仁義也

楊方錄　第二章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又各加一箇爲兩

李方子錄　第二章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

黃榦錄　第二章

問先天圖卦位自乾一兌二離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觀卦氣相接皆是左旋蓋乾是老陽接巽末姤卦便是一陰生坤是老陰接震末復卦便是一陽生自復卦一陽生盡震四離三一十六卦然後得臨卦又盡兌二凡八卦然後得泰卦又隔四卦得大壯又隔大有一卦得夬夬卦接乾乾卦接姤自姤卦一陰生盡巽五坎六一十六卦然後得遯卦又盡艮七凡八卦然後得否又隔四卦得觀又隔比一卦得剝剝卦接坤坤接復周而復始循環無端卦氣左旋而一歲十二月之卦皆有其序但陰陽初生各歷十六卦而後爲一月又歷八卦再得一月至陰陽將極處只歷四卦爲一月又歷一卦遂一併三卦相接其初如此之疏其末如此之密此陰陽贏縮當然之理歟然此圖於復卦之下書曰冬至子中於姤卦之下書曰夏至午中此固無可疑者獨於臨卦之下書曰春分卯中則臨卦本爲十二月之卦而春分合在泰卦之下又於遯卦之下書曰秋分酉中則遯卦本爲六月之卦而秋分合在

否卦之下昨侍坐復庵聞王講書所說卦氣之論皆世俗淺近之語初無義不可推竊意此圖春分卯中秋分酉中字或恐後人誤隨世俗卦氣之論遂差其次却與文王卦位不相合矣不然則離兌之間所以爲春坎艮之間所以爲秋者必當別有其說曰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以交互求合所看先天卦氣贏縮極仔細某亦嘗如此理會來尚未得其說陰陽初生其氣固緩然不應如此之疎其後又却如此之密大抵此圖布置皆出乎自然不應無說當更共思之

周謨錄 第三章

安卿問先天圖說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何也曰其中白處者太極也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兩儀也十六陰十六陽者四象也八陰八陽八卦也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

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終始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是此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爲真水火爲六卦之主而六卦爲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爲震上弦爲兌望日爲乾望後爲巽下弦爲艮晦爲坤亦不外此又

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留戊就己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

黃義剛錄 第三章

先天圖更不可易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以乾坤定上下之位次坎離列左右之門爲正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于東坎爲月故居于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居東南

李方子錄 第三章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却不曾契勘濂溪

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陳文蔚錄 第三章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

湯泳錄 第三章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曆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

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揚雄太元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畧見得易意思溫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莫說圖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無大段分曉證左未甚安

㬊淵錄　第三章

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季通言與參同契合以圖觀

之坤復之間爲晦震爲初三一陽生初八日爲兌月上弦十五日爲乾十八日爲巽一陰生二十三日爲艮月下弦坎離爲日月故不用參同契以坎離爲藥餘者以爲火候此圖自陳希夷傳來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曉康節自思量出來故墓誌云云參同契亦以乾坤坎離爲四正故其言曰運轂正軸

不知何氏錄　第三章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李方子錄　第三章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

輔廣錄　第三章

乾巽一邊爲上震隨坤爲下

㬊淵錄　第二章

先天圖八卦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

李閎祖錄　第三章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爲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斁同言相爲用而不相厭也

沈僩錄　第三章

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林學蒙錄　第三章

問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對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

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害而明其相應也 黃㽦錄 第三章

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義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爲用此二義皆通 林學蒙錄 第三章

射猶犯也 萬人傑錄 第三章

數往者順道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晏淵錄 第三章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 林學蒙錄 第三章

所問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皆自已生以得未生之卦若如圓圖則須如此方見陰陽消長次第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雖似稍涉安排然亦莫非自然之理自冬至至夏至爲順蓋與前逆數者相反皆自未生而反得已生之卦自夏至至冬至爲逆蓋與前逆數者同其左右與今天文家說左右不同蓋從中而分其初若有左右之勢爾自北而東爲左自南而西爲右 邵浩錄 第三章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與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 林學蒙錄 第四章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爲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仔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黼御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御 晏淵錄 第四章

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著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爲
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
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
所以撓者是也
黃榦錄 第五章第六章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
曼淵錄 第五章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
方陽方
曼淵錄 第五章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卻不應在

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
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曼淵錄 第五章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
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爲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
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
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
則不可移換
李方子錄 第五章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
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爲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
不成東北方無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
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
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
于此去安存慰勞他
林學蒙錄 第五章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抵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
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
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
的未得
黃榦錄 第五章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倈安定他之

意
黃榦錄 第五章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
說萬物終始處
曼淵錄 第五章
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
其位在東北
李方子錄 第五章
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
伏羲卦
曼淵錄 第六章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曰乾坤者一氣運于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爲之主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功有待于聖人

葉賀孫錄　第七章

厚之問健足以形容乾否曰可伊川曰健而無息謂之乾蓋自人而言固有一時之健有一日之健惟無息乃天之健

鄭可學錄　第七章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某後來見草堂先生說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說話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之語大抵悮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是時元城在南京恣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衝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塡門無不延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爾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沈僩錄　第七章

入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

曼淵錄　第七章本義

至之問艮何以爲手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畧恁地安卿說麻衣以艮爲鼻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亦各有取象又問麻衣以巽爲手取義于風之舞非是爲股先生感看曰亂道如此之甚

黃義剛錄　第九章

入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爲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

曼淵錄　第十章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爲六子之策則乾坤爲無少陰陽乎

曼淵錄　第十章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于坤而得震坎艮坤求于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

夔淵錄 第十章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

林學蒙錄 第十章

巽離兌乾之所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揲蓍之說恐不須恁地

李方子錄 第十章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爲寒爲冰

夔淵錄 第十一章

易之象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卦卻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

林恪錄 第十一章

爲乾卦其究爲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爲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爲震震爲決躁故爲躁卦此亦不緊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得來也無意思

夔淵錄 第十一章

易象自是一法如離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易象如此者甚多

沈僩錄 第十一章

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

夔淵錄 第十一章

朱子語類易三十八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易三十九

序卦傳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

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黃榦錄

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

晏淵錄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卽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黃榦錄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

黃㽦錄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

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

黃榦錄

朱子語類易三十九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濟思齋仝訂

易四十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不知何氏錄

謙輕而豫怠輕是卑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豫是也　金去偽錄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不知何氏錄

朱子語類易四十終

錢唐程廓渠重編

書經朱子語類

東皋選樓藏

說

朱子于古帝王道法之所在見之言論無不詳所不詳者非畧也蓋書有當時方言所雜不可強爲之通讀其書而得夫二帝三王之心于以敬天勤民修巳治人之要足以體之靡盡而不可強爲之通者當虫闕如是朱子之微意也故重編統論經義爲書一．小序謂爲孔子作未聞伏生以之授鼂錯序傳謂爲安國作乃軟弱不似西漢人文章且至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竟皆不及見趙宋時書之解蓋叢立焉其說固不盡非而安定未見文忠著書亦引其說者僞矣然皆是非得失之林朱子好學深思究其所在不可鑒乎故重編統論小序大序統論小序統編大序統論孔傳統論諸說而合附論爲書二

我

洛祖之言曰人無許大心胸如何讀得尚書朱子曰卽如堯典合下便大便說盡許多平天下事是蓋師承相發明也朱子又曰二典三謨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然則堯之治民舜之事君禹臯益稷之所言所行統而言之惟一中析而言之皆實理信乎非許大心胸者不能讀也故重編虞書爲書三書四書五

於乎書至三代異矣禹貢多疑文盤誥最難句讀是非帝升王降之謂蓋道同而時則異也所以朱子于

咸有一德以及洪範諸篇數言之而不盡者亦以見
帝王道法心傳之不易夫故重編夏書商書周書爲
書六書七書八書九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唐後學程川鄘渠氏書

目

錢唐程川重編

書一

統論經義

鄭可學錄　黃㽦錄
萬人傑錄　周謨錄
楊道夫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黃義剛錄　吳必大錄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陳文蔚錄　萬人傑錄
余大雅錄　不知何氏錄
吳必大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沈僩錄
周謨錄　輔廣錄
輔廣錄　不知何氏錄
鄭可學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陳淳錄
沈僩錄　葉賀孫錄

吳雉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書二

統論小序大序
林夔孫錄　黃義剛錄
統論小序
輔廣錄　呂燾錄
董銖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鄭可學錄
黃卓錄　葉賀孫錄
章伯羽錄　包揚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李壯祖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楊道夫錄
統論大序
包揚錄　不知何氏錄
吳必大錄　楊道夫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統論孔傳
余大雅錄　輔廣錄
沈僩錄　黃卓錄

湯泳錄　王過錄
統論諸說
潘時舉錄　吳必大錄
黃罃錄　輔廣錄
林學蒙錄　吳振錄
黃罃錄　不知何氏錄
吳振錄　黃罃錄
董銖錄　呂燾錄
輔廣錄　李閎祖錄
黃義剛錄　林夔孫錄
吳振錄　潘時舉錄
吳必大錄　楊道夫錄
周謨錄　余大雅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黃罃錄　楊道夫錄
曾祖道錄　黃卓錄
附論
李方子錄　包揚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林恪錄

書三

虞書一

吳振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吳振錄　廖德明錄
吳振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廖德明錄
吳振錄　萬人傑
輔廣錄　吳振錄
輔廣錄　潘履孫錄
萬人傑錄　黃㽦錄
黃義剛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輔廣錄
余大雅錄　甘節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包揚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書四

虞書二
萬人傑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輔廣錄
李方子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吳雉錄
楊道夫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林子蒙錄
董銖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包揚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沈僩錄　董銖錄
董銖錄　輔廣錄
郭友仁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輔廣錄
吳振錄　陳文蔚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林夔孫錄
輔廣錄　林夔孫錄
董銖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滕璘錄
湯泳錄　輔廣錄
曾祖道錄　甘節錄
鄭可學錄　黃㽦錄
輔廣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書五

虞書三

輔廣錄　林夔孫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楊道夫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徐㝢錄　葉賀孫錄
甘節錄　楊至錄
陳文蔚錄　滕璘錄
鄭可學錄　竇從周錄

黃義剛錄　廖德明錄
張洽錄　蕭佐錄
龔蓋卿錄　林學蒙錄
滕璘錄　董銖錄
甘節錄　章伯羽錄
楊驤錄　林夔孫錄
不知何氏錄　黃義剛錄
李方子錄　章伯羽錄
沈僩錄　黃義剛錄
鄭可學錄　陳文蔚錄
甘節錄　黃士毅錄

林夔孫錄　甘節錄
楊道夫錄　李杞錄
余大雅錄　楊方錄
林賜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董銖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李閎祖錄
黃義剛錄　吳壽昌錄
楊方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黃㽦錄

楊方錄　沈僩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甘節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輔廣錄

書六

夏書

不知何氏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董銖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董銖錄　甘節錄
黃義剛錄　吳雉錄

黃義剛錄　甘節錄
董銖錄　輔廣錄
包揚錄　吳振錄
余大雅錄

書七

商書

林夔孫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湯泳錄
沈僩錄　輔廣錄
甘節錄　吳雉錄
湯泳錄　輔廣錄

李閎祖錄　甘節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董銖錄　甘節錄
楊道夫錄　余大雅錄
董銖錄　黃升卿錄
沈僩錄　包揚錄
吳琮錄　沈僩錄
甘節錄　不知何氏錄
甘節錄　甘節錄
甘節錄　楊道夫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沈僩錄
甘節錄　林賜錄
沈僩錄

書八

周書一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陳文蔚錄　沈僩錄
楊道夫錄　余大雅錄
廖德明錄　孫自修錄
鄭可學錄　甘節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李儒用錄　呂燾錄
沈僩錄　胡泳錄
廖德明錄　沈僩錄
余大雅錄　林夔孫錄
楊道夫錄　林夔孫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黃𥲅錄　滕璘錄
廖德明錄　李閎祖錄
黃卓錄　陳淳錄
湯泳錄　黃𥲅錄
吳必大錄　不知何氏錄

呂燾錄　沈僩錄
沈僩錄　湯泳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沈僩錄　呂燾錄
呂燾錄

書九

周書二

董銖錄　沈僩錄
錢木之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輔廣錄　沈僩錄

敬德錄　沈僩錄
輔廣錄　楊道夫錄
黃義剛錄　黃𥲅錄
輔廣錄　不知何氏錄
黃𥲅錄　楊道夫錄
吳振錄　龔蓋卿錄
鄭可學錄　甘節錄
李方子錄　不知何氏錄
楊至錄　董銖錄
廖德明錄　輔廣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右書朱子語類凡四百八條宋導江黎氏仍莆田黃氏書門目原編在七十八卷七十九卷今訂正類從三十七條爲書一六十條爲書二四十二條爲書三六十四條爲書四七十條爲書五十七條爲書六卅七條爲書七四十三條爲書八卅二條爲書九先後次則有編定而于原編條數益未嘗有所增云

後學錢唐潘思齊記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一

統論經義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鄭可學錄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六卷中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曉處當時為伏生是濟南人鼂錯却潁川人止得於其女口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徹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著微子之命穆王之時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黃㽦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揚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聱訛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皐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曰某今無工夫曰先

生於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訛卒不足以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人道夫再三請之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書疏載在旋璣玉衡處先說個天今人讀著亦無甚緊要以某觀之若看得此則亦可以粗想象天之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遲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

揚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己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或問讀尚書曰不如且讀大學若尚書卻只說治國平天下許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峻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這展開是多少舜典又詳

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胷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不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了得

葉賀孫錄

僞功亦非灼然知是爲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川按不知何氏錄有三條錄二十卷爲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錄廿九卷爲己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倣此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

黃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如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爲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名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

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

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以揚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

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誥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宰芮伯宗伯彤伯司馬畢公司徒衛侯司寇毛公司空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爲司寇也太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失其制矣

萬人傑錄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此史官所記釐治也帝曰欽哉堯之言乃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之意輯五瑞是方呼喚來乃日覲四岳羣牧隨其到者先後見之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文當次第如此復只是回象以典刑是正刑墨劓剕宮大辟象猶縣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流宥五刑正刑有疑似及可憫者隨其重輕以流罪宥之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鞭朴皆刑之小者金作贖刑鞭朴小刑之可憫者令以金贖之正刑則只流無贖法眚災肆赦過誤可憫雖正刑亦赦怙終賊刑怙終者則賊刑

吳必大錄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大好事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萬人傑錄

問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

書中迪字或解爲蹈或解爲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逆對順恐只當訓順也兼書中迪字用得本皆輕棐字只與匪同被人錯解

作輔字至今誤用只顔師古注漢書曰棐與匪同某疑得之尚書傳是後來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將棐字作輔字使不知如何王若曰周公若曰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若漢書皇帝若曰之類蓋是宣導德意者敷演其語或錄者失其語而退記其意如此也忱諶並訓信如云天不可信

不知何氏錄

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吳必大錄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某恐如盤庚周誥多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名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獒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冏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必不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

楊道夫錄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

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包顯道舉所看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顯道曰商書又却較分明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依舊難曉曰盤却好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爲害曰他不復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

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槩伏生所傳許多皆聱牙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

黃義剛錄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

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六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不知何氏錄

伯豐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晁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書多儀出自洛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論百姓遷都之類是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冏命之屬或出當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爲者然更有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累考得些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

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吳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不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可考按家語後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藏尚書於孔子舊堂

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

黃罃錄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沈僴錄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古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

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著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

僩錄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傅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麤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爾

輔廣錄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大抵分明易曉今人看書且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

輔廣錄

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太甲如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者做耳

不知何氏錄

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讀至此且

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

鄭可學錄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

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既謂之既望日在酉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沓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謂之晦朔則日月相並又問步里客談所載如何曰非又問月蝕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相敵而成蝕也黃義剛錄錄中光起池錄作衝上錄中兩暗處池錄皆作暗虛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限去啓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櫃中豈但二公知之盤庚更沒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

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得人遷也須說出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葉賀孫錄

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說艾軒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喚做這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如詩景員維河上下文皆易曉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陽公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般說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問東萊書說如何曰說得巧了向常問他有疑處否曰都解得通到兩三年後再相見曰儘有可疑者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黃義剛錄云問五誥辭語恁地短促如何曰這處不可曉林擇之云艾軒以為方言曰亦不是方

言只是古語云云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爲至故音的非也
其義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
上帝也
沈僩錄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煞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
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
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
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
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有棐字止合作匪字義如率
乂于民棐彝乃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

葉賀孫錄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伯恭解書
因問之云尚書還有解不通處否曰無有因舉洛
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來獻圖
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
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
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雖問先生近定武成
新本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
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
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之辭者固是錯連下
文說了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
日無緣有先誥命諸侯之理某看却是諸侯來便
教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
下比前輩只差此一節
吳雉錄字和中建陽人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五卷中

安卿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
乃有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
太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
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
自有箇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
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
士等篇乃當時編入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如

印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爲秦語平音而謂之印故
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如尚
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常
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爲易曉而當時下民却
曉不得
黃義剛錄

伏生書多艱澀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
者謂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
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僩問如史記引周
書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
出於老子疑當時自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

言皆紬繹其言取其與已意合者則入之耳

沈僩錄

朱子語類書一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二

統論小序大序

尙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麤大

林夔孫錄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四卷中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麤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黃義剛錄

統論小序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

輔廣錄

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經序亂道那時也有了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池錄卅六卷卅七卷中

二典三謨其言奧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

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説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

作錄問禮莫是攝心之規矩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

董銖錄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錄十三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問序云聰明文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問恐是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

萬人傑錄

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

萬人傑錄

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是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察人倫爲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着得窮理字否曰這也是窮理之事但聖人於理自然窮爾

楊道夫錄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皐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爾

輔廣錄

問升自陑先儒以爲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文無明文要之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爲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

鄭可學錄

江彛叟疇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

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標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攷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初無意于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 黃卓錄字先之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二卷中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于旌恐不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煞有疑相傳都說道夫子作亦未知如何 蘷孫錄

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憑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 章伯羽錄字蘷卿甌寧人庚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十五卷中

同安士人杜君言泰誓十一年只是誤了經十三年爲正洪範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之事然文王爲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自休了東坡武王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 舒高錄云見得釋箕子因了問他若十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此遲

包揚錄字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錄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石洪慶問尙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代商乃即位之十三年又其後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攷因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必差惧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萬人傑錄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却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甫言陳曰每常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不知何氏錄

徐彥章問先生却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時事此豈可信徐曰然則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

之命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

李壯祖錄字處謙婺源人川按處謙所錄蓋與李公謹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徽續語類池錄饒錄卷次云餘倣此

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脈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

黃義剛錄

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儘未了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以求去

黃義剛錄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着序文讀看則文勢自相連接

楊道夫錄

統論大序

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郎當地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僞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

包揚錄

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却是麤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

不知何氏錄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

吳必大錄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

楊道夫錄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自甚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

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爲未即位之前便書爲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都點檢安得便稱帝耶是皆不可曉又問歐公所作帝王世次序闢史記之誤果是否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鞏仲至書潘叔昌託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爲之且如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滕考公又與孟子異皆不可得而攷前人之論既不可攷則後人之論又以何爲據耶此事已鹵莽了亦無理會處

黃義剛錄一本云問三皇當從何說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峯又將天地人作三皇羲農黃唐虞又作五帝云是據易繫說當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作秦誓論言文王不稱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蓋秦誓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又如世本所載帝王世系但有滕考公成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孟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黃義剛錄

統論孔傳

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多專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百千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爲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艱是爲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余大雅錄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

漢時文字麤魏晉間文字細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爲

輔廣錄

尚書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困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却自好曰文字絮氣悶人東漢文章皆然

沈僩錄

尚書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麤處決不如此困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

黄卓錄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倣出來

湯泳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先生六十六歲池錄卅三卷中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伯族姓後有百姓不親下百姓咈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爲百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辨章即平章也過又云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亦自如此思量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卷中

統論諸說

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

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

潘時舉錄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詁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何如

吳必大錄

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它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

黄㽦錄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爲上否曰然又問但若失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

輔廣錄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

林學蒙錄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二卷中

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

吳振錄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四卷中

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工夫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仔細其書解徽

州刻之

黄㽦錄

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不知何氏錄

李經叔易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攷證

吳振錄

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工夫

黄㽦錄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詩書周禮是後來作底卻不好如書說聰明文思便要牽就五事上說此類不同錄因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果否曰或者說如此但其家子孫自認是它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知自認與否子孫自認之說當時失於再叩後因見汪玉山駁張綱謚文定奏狀畧云一行狀云公講論經旨尤精於書著為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臣竊以王安石訓釋經義穿鑿傅會專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敢於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訖凶德不可忌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訓綱作書解掇拾安石緒餘敷衍而潤飾之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

董銖錄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聰明文思處牽合洪範之五事此卻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卻合洪範五事此人往往曾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所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比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王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

呂燾錄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

輔廣錄

書正義璿璣玉衡處說天體極好

李閎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

黃義剛錄

林少穎解徂落云魂徂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

林夔孫錄

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吳振錄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畧看數篇見得學

者讀書不去仔細看正意却便從外面說是與非如鄭文亦平和純正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却是先立箇巳見便都說從那上去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三五板只說箇放字謂小序所謂放者正伊尹之罪思庸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閑說正是伊尹至誠懇惻告戒太甲處却都不說此不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不知也

潘時舉錄

問讀尚書欲裒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訖却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

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

吳必大錄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有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

楊道夫錄

三衛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為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正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般皇極配庶徵却外邊添出一皇極或此邊減却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巳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

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巳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極為大中最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卻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

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
周謨錄

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
余大雅錄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列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則就違保辟絕句乃出諸儒之表道夫曰更如先儒點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注家所及曰然
楊道夫錄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如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
輔廣錄

向在鵝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闊熱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却云果是有難通處
黃㽦錄

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有難說處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楊道夫錄

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已後非他所解
曾祖道錄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七卷中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看他說昔在二字其說甚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黃卓錄

附論

李得之問薛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尋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爬疏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水入河上面漆沮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二重事桑欽酈道元水經亦細碎因言天下惟三水最大江河與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所由虜舊巢正臨此江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爲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又言河東奧區堯禹所居後世德薄不能有混同江猶自是來巢河東又言長安山生

過鄘延然長安却低鄘延是山尾却高又言收復
燕雲時不曾得居庸關門却開在所以不能守然
乍使得之亦必不能有也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林子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也不成文字細薛了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這便是理人做事綱領處先決九川而距海然後理會畎澮論形勢須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于河南方莫大乎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攷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江在虜中虜人之都見濱此江
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
歷見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
以其只見冊子上底故也

包揚錄
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
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黃義剛錄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
問康王何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
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
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肅昭又且
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黃義剛錄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當時只見牧誓有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
為古之三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
建三卿如周官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
天子之制漢皆不及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殪
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
黃義剛錄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
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
禮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
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露出來和那革
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

恐懼修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林恪錄字叔恭天台人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二卷僩錄四十六卷中

朱子語類書二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三

虞書一

若稽古帝堯作書者叙起 吳振錄 堯典

林少穎解放勳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 輔廣錄 堯典

顯道問堯典自欽明文思以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封太山二說如何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烈風雷雨弗迷其道當從史記 萬人傑錄 堯典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 輔廣錄 堯典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 吳振錄 堯典

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贊詠堯德如此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堯典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得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程先生說多如此詩尤甚然卻得許多義理在其中 吳振錄 堯典

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 輔廣錄 堯典

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 輔廣錄 堯典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 廖德明錄 堯典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吳振錄 堯典

任道問堯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祖姑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

萬人傑錄 堯典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爲民或以爲百官族姓亦不可攷姑存二說可也釐則訓治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

輔廣錄 堯典

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胤子朱做丹朱說甚好然古有胤國堯所舉又不知是誰鯀殛而禹爲之用聖人大公無毫髮之私禹亦自知父罪當然

吳振錄 堯典

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

輔廣錄 堯典

堯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之類皆是幾時只是安坐而無所作爲

潘履孫錄字坦翁婺源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二卷中 堯典

百姓畿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鶻突也

萬人傑錄 堯典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別善惡辨是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黃罃錄 堯典

羲和卽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

黃義剛錄 堯典

羲和主歷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

廖德明錄 堯典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旣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說相兼其義始備

輔廣錄 堯典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

輔廣錄 堯典

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尙使人去四方觀望

輔廣錄 堯典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頴解寅

賓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隩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孳尾至氄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羽等事程泰之解暘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西方之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歛穫矣大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

萬人傑錄
堯典

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爾林少穎作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

輔廣錄
堯典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為一類非是令民耕作羲仲一人東方甚廣如何管得許多

廖德明錄
堯典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輔廣錄
堯典

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察也

輔廣錄
堯典

堯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度之一也

余大雅錄
堯典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

甘節錄字吉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堯典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輔廣錄
堯典

包顯道問朱先稱啟明後又說他嚚訟恐不相協曰便是放齊以白為黑以非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崎嶢且說而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健訟不

解惟共啟明後方解嚚訟又問堯既知鯀如何尙
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見只是狠拗自是所以
弄得恁地狠當所以楚辭說鯀婞直以亡身必是
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處壞了人多弄八九年無
收殺故舜殛之

黃義剛錄 堯典 林夔孫錄云問啟明與嚚訟相反靜言庸違者不能成功却曰方鳩僝功曰便是驩兜以白爲黑云云

伯恭說子朱啟明之事不是此乃爲放齊翻款堯問
疇咨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爲惡之人
此只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

廖德明錄 堯典

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

輔廣錄 堯典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羨因下文而誤

輔廣錄 堯典

异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
已而已之也

輔廣錄 堯典

堯知鯀不可用而尙用此等事皆不可曉當時治水
事甚不可曉且如滔天之水滿天下如何用工如
一處有一處無尙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
注海今水深三尺便不可下工如水甚大則流得
注 幾時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當時治水之
事如何

包揚錄 堯典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
以巽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
曰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
人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

輔廣錄 堯典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
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

耕稼了況上古人壽長轉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
有微而在下者

輔廣錄 堯典

烝烝東萊說亦好曾氏是曾彥和自有一本孫曾書
解孫是孫懲

輔廣錄 堯典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嬀汭
嬪于虞乃史官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
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
入許多字了說

輔廣錄 堯典

嬪于虞帝曰欽哉堯戒女也

吳振錄 堯典

朱子語類書三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四

虞書二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慎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避諱多以玄為元甚非也如玄黃之玄本黑色若

云元黃是子畏於匡之類也舊來頒降避諱多以玄為真字如玄冥作真冥玄武作真武伯豐問既諱黃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為人皇中之一黃帝自是天降而生非少典之子其說虛誕蓋難憑信也

萬人傑錄 舜典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三載底可績

廖德明錄 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
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
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
實處
輔廣錄舜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是八德愼徽五典是使之掌載
納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
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
其職稱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
迷其道也
萬人傑錄舜典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為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
不迷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
天如何解迷仍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
得為好
黃義剛錄舜典
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
迷二字說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
輔廣錄舜典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
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
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

得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
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
率百官如舜之初爾
輔廣錄舜典
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終受命則是已將天
下分付他了
輔廣錄舜典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
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盖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
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

李方子錄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謂察天文審已當天心否
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
從此理會去
輔廣錄舜典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
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輔廣錄舜典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
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
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

神次序皆順問五峰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
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
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
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
不可以為據

吳雉錄 舜典

汪季良問望禋之說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
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

楊道夫錄 舜典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
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
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
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
此之速

萬人傑錄 舜典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
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

輔廣錄 舜典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
卒乃復舊說皆云如五器謂即是諸侯五玉之器
初既輯之至此禮既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
恐書之文顛倒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

凶軍賓嘉之五禮凶禮之器即是衰絰之類軍禮
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禮之器即是簠簋之類如
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
其文當作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同律度量衡修
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言諸侯既朝之後方始同其
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事既卒而乃復
還也

林子蒙錄未詳所聞年 夔孫錄十七卷中 舜典

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為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
吉凶軍賓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
禮只是吉凶軍賓嘉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
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
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
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
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班
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此二句本橫渠說

董銖錄 舜典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乃倒文當云肆覲東后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
禮如五器卒乃復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
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如即同也卒乃復言事

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見東后必先有贄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輔廣錄 舜典

問贄用生物恐有飛走曰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黃義剛錄 舜典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也黃義剛錄 舜典

汪季良問五載一巡狩還是一年遍歷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恐亦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說者多以爲如五器輯五瑞而卒復以還之某恐不然只是事卒則還復爾魯可幾問古之巡狩不至如後世之

千騎萬乘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秋之世與茆茨土堦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以師爲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楊道夫錄 舜典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輔廣錄 舜典 董銖錄云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只在一處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輔廣錄 舜典

舜巡狩恐不解一年週遍得四岳皆至遠也包揚錄 舜典

巡狩只是去回禮一番黃義剛錄 舜典

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爲幽并二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爲營州亦然葉氏曰分冀州西爲并州北爲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爲營州輔廣錄 舜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敎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

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名不同而爲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

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沈僴錄 舜典

問象以典刑如何爲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有條理又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爲流法以宥犯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爲罪害及乎人故雖不用正法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則又爲贖刑以贖之蓋鞭朴是罪之小者故特爲贖法俾聽贖而不及於犯正法者蓋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朴如此乃平正精詳真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蕭望之贖刑議有云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聖人作事一看義理當然不爲苟且姑息也廣錄 舜典

問五刑與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
不悌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
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
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
董銖錄 舜典
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石林說
亦曾入思量鄭氏說則據他意胡說將去爾
輔廣錄 舜典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
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
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
斷者不可復續乃矜恤之恤耳
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十二卷中 舜典
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黃義剛錄 舜典
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
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
知也大抵此等隔涉遙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
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才說殺便受折難
輔廣錄 舜典
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

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
過惡故動他未得
輔廣錄 舜典
流放竄不是死刑殛伊川言亦不是死
吳振錄 舜典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
論之則爲過爲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
之國則不然爲君爲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
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爲君大夫以
諸侯爲君諸侯以天子爲君各爲其君服斬衰諸
侯之大夫却爲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
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問後世不封
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爲天子何服曰三月天
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陳文蔚錄 舜典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
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
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
楊人傑錄 舜典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柰何得他使之帖
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

萬人傑錄 舜典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輔廣錄 舜典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衆也疇咨若予采舉其類而咨詢也

萬人傑錄 舜典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輔廣錄 舜典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戸部侍

郎兼平章事模樣

黄義剛錄 舜典

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恁地又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此官爲此而設

黄義剛錄 舜典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林夔孫錄 舜典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

輔廣錄 舜典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弃於市宮刑下蠶室其他底刑也是就箇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割殺了他

林夔孫錄 舜典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爲差五服三就是作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腐則下蠶室劓刖就僻處蓋劓刖若當風處必致殺人

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

董銖錄 舜典

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爲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禽獸耳

輔廣錄 舜典

問命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直清堂

萬人傑錄 舜典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

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

輔廣錄 舜典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黃義剛錄 舜典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滕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舜典

古人以樂教胄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

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湯泳錄 舜典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胄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教胄子上都無益了

輔廣錄 舜典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起得人

曾祖道錄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永以律和聲之高下

甘節錄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鄭可學錄 舜典

聲只有五并二變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聲依永律和聲

黃㽦錄 舜典

堲只訓疾較好

輔廣錄 舜典

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殲乃讎皆傷殘之義

輔廣錄 舜典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

黃義剛錄 舜典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

萬人傑錄 舜典

稷弃皐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掌刑掌禮樂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與益之類便皆是箇麤底聖賢所以只教它治虞治工之屬便是它只會做這般事黃義剛錄舜典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輔廣錄舜典

朱子語類書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榘仝訂

書五

虞書三

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輔廣錄大禹謨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遊于逸淫于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于失法度不遊逸不淫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爲賢以邪爲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爲道何者爲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

之所欲哉

大禹謨 林夔孫錄

當無虞時須是儆戒所儆戒者何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遊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

大禹謨 黄義剛錄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攷矣

大禹謨 萬人傑錄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大禹謨 黄義剛錄

劉潛夫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又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曰正是匡之

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敘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

大禹謨 葉賀孫錄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用捨皆在於此人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

大禹謨 萬人傑錄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大禹謨 楊道夫錄

聖人亦不曾徒用刑政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刑政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

大禹謨 葉賀孫錄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

不至死

萬人傑錄　大禹謨　輔廣錄云豈有此理某嘗謂雖堯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着力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大禹謨

心只是一箇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

葉賀孫錄　大禹謨　錄中心只是一箇心黃卓錄云人心道心元來只是一箇錄中一是守之固黃卓錄云一是守之專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爲善可爲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中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說做人欲則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覺義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別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

楊至錄字至之泉川人癸丑甲寅所聞先生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錄二十八卷饒後錄二十五卷　中　大禹謨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

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優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存精一正爲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陳文蔚錄　大禹謨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說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

交界處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滕璘錄　大禹謨

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

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存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伊川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渠却云好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通考云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鄭可學錄　大禹謨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某說亦曾看問如何某說如他說動心忍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一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致而不二曰深入之說却未是深入從何處去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某說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

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硯上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

竇從周錄字文卿丹陽人丙午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七歲池錄十四卷中　大禹謨

林恭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舜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

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它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却於此可見次日恭甫又問道心只是仁義禮智否曰人心便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饑而思食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著與不當著這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能無但聖人是常合著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心去這兩者也須些細辨別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箇便須是常常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大槩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那惟精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今人同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這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大物事與它更無它

說只有這四句且如仁者先難而後獲那先難便是道心後獲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說仁義時那不遺親而後君自在裏面了若是先去計較那不遺親不後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惟一也是就心上說否曰也便是就事說不成是心裏如此臨事又別是箇道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方生這箇心那有一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說話便是心裏要說如紾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爲

黃義剛錄
大禹謨

寶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是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寶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寶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寶曰未發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此處舉語錄前段）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類

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廖德明錄 大禹謨）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張洽錄字元德清江人丁未癸丑所聞先生五十八歲六十四歲附池錄後 大禹謨）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只有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語人非有兩箇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不同惟精惟一是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箇甚麼若辨別得了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精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

（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 大禹謨）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頭徹尾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畧畧發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龔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 大禹謨）

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

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
義
林學蒙錄 大禹謨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
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
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
道心爲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
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
滕璘錄 大禹謨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

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
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
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
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
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寧常只作通
明字看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
董銖錄 大禹謨 錄中謂之危者云云李方子錄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錄中聖人全是道心主宰句潘時舉錄云聖人純是道心
道心人心之理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黃伯羽錄 大禹謨
有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
楊驤錄 字子昂建寧人己酉甲寅所聞先生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
取道心也若是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林夔孫錄 大禹謨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

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
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
得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不知何氏錄 大禹謨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饑渴寒煖此人心
也惻隱羞惡道心也只是一箇心却有兩樣須將
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且如人知饑之可食而不
知當食與不當食知寒之欲衣而不知當衣與不
當衣此其所以危也
黃義剛錄 大禹謨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饑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

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
曰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
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
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
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李方子錄 大禹謨

錄中形骸上起底見識或錄云從形體上生出來底見識義理上起底見識或錄云就道理上生出來底見識

饑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
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
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

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
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
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
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
制人心皆道心也

童伯羽錄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曰如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至於
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
爲人心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
是道心問饑食渴飲此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
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
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
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
命焉耳

沈僩錄 大禹謨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
闊道心卻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
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麤底便易
見饑渴寒煖是至麤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
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
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黃義剛錄 大禹謨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
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

鄭可學錄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
又如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陳文蔚錄 大禹謨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
心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饑欲食寒欲衣

之心爾如何謂之危既無禮義如何不危

黃士毅錄字子洪未詳所聞年歲蜀類嚴類中 大禹謨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林夔孫錄 大禹謨

既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甘節錄 大禹謨

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箇真知

楊道夫錄 大禹謨

漢卿問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曰先事有一半是一半不是須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卻要守得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提著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廢

李杞錄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二十一卷中 大禹謨

問精一執中之說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不雜執中是執守不失

余大雅錄 大禹謨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會精也

楊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大禹謨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微妙有甚準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

林賜錄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六歲饒錄卅二卷中 大禹謨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

沈僩錄 大禹謨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卻說得重也

萬人傑錄 大禹謨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萬人傑錄 大禹謨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閑暇之

意

輔廣錄 大禹謨

問允廸厥德謨明弼諧說者云是形容皐陶之德或以為是皐陶之言曰下文說謹厥身脩思永是允廸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皐陶底語然則此二句是就人君身上說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是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之意

董銖錄 皐陶謨

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賴衆明者勉勵輔翼

黃義剛錄 皐陶謨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是也

萬人傑錄 皐陶謨

皐陶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湊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

吳必大錄 皐陶謨

九德分得細密

李閎祖錄 皐陶謨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

黃義剛錄 皐陶謨

簡而廉廉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也論語集註廉謂稜角峭厲與此混而不分明相發

吳壽昌錄 字大年邵武人丙午同子浩錄先生五十三歲後錄四十五卷中 皐陶謨

天工人其代之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

楊方錄 皐陶謨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敘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敘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黃義剛錄 皐陶謨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

黃義剛錄
皋陶謨

同寅協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即指上文五禮五刑之類

黃㽦錄
皋陶謨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

楊方錄
皋陶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畧扶助之而已

沈僩錄
皋陶謨

問益稷篇禹與皋陶只管自敘其功是如何曰不如是怎生地那夔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日孜孜皋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恁地孜孜却不如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黃義剛錄
益稷

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問元德尋常看予克厥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逐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久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俊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乃是賞罰曰既是賞罰當別有施設如何只靠射

豈有無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為好人乎元德問五
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
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
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似宮聲尋常琴家
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
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
五言說亦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
中朝廷誥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駮元德問孔壁所
傳本科斗書孔安國以伏生所傳為隸古定如何
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難曉如堯典舜典臯
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為傳功載采采等語

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點句如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罔
或者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款識中多云
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盤庚如何曰不
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
德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
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
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場大鶻突尋常讀尚書讀了
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看輕過盤庚却看說命然
高宗肜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

通姑置之
萬人傑錄 益稷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箇安穩處弼直
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
叶節錄 益稷
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
黃義剛錄 益稷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
輔廣錄 益稷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
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

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
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
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
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
甚闊矣
輔廣錄

朱子語類書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六

夏書

禹貢集義今當分解如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當分作三段逐段下注地名漢爲甚郡縣今爲甚郡縣下文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當爲一段厥土白壤云云又爲一段碣石云云又爲一段方得仔細且先分細段解了有解得成片者方成片寫於後黑水弱水諸處皆須細分不可作大段寫　不知何氏錄　禹貢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潘時舉錄　禹貢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是載治水如此　不知何氏錄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

可下手九州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董銖錄　禹貢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夫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兗青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

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滚入關陝一派東滚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爲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漸直上流下來緫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滿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爲治河器竟亦何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遏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

亦難憑問河患何爲至漢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因河溢有些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若中間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

葉賀孫錄
禹貢

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工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冀州三面邊河兗州亦邊河故先冀卽兗

包揚錄
禹貢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脈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脈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荊山山脈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荊山地脈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脈尚說不通況禹貢本非理

會地脈耶

董銖錄
禹貢

江陵之水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

甘節錄
禹貢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

黃義剛錄
禹貢

錄中那邊一支去爲隴池錄云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謬誤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出合大江西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强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數州爲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某嘗說孟子說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合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强爲之解釋終是可笑

吳雄錄　禹貢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于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

黃義剛錄　禹貢

東滙澤爲彭蠡多此一句

甘節錄　禹貢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注終未透達曰細看來經文疑有差悞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徃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徃徃看得亦不子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

董銖錄　禹貢

問先生說鄭漁仲以東爲北江入于海爲羨文是否曰然今考之不見北江所在問鄭說見之何書曰家中舊有之是川本今不知所在矣又云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兖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爲治河也兖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泛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又云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荆州乃三苗之國不成禹一一皆到徃徃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具其圖說以歸然後作此一書爾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

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著了且如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今已不知沱所在或云蜀中李氷所鑿一所灌蔭蜀中數百里之田恐是沱則地勢又太上了澧水下有一支江或云是又在澧下太下了又如東滙澤爲彭蠡江亦不至此澤數淺原今又在德安或恐在湖口左右晁以道謂九江在湖口謂有九江來此合今以大江數之則無許多小數之則又甚多亦不知如何

輔廣錄 禹貢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沱又不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見說不可見無考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

包揚錄 禹貢

問東坡疑胤征曰袁道潔考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方失河南然亦疑羲和是箇曆官曠職廢之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考皆此類也

吳振錄 禹貢

余大雅錄 胤征

朱子語類書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illegible]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七

商書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

勇智他特地說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

林夔孫錄 仲虺之誥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爲氣禀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得似衆人恁地着心自是操

葉賀孫錄 仲虺之誥

蔡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道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葉賀孫錄 湯誥

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

湯泳錄 湯誥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爲而爲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

又曰大底物事也不會變如日月之類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

沈僩錄

湯誥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于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輔廣錄

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甘節錄

伊訓

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類某考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吳雉錄

伊訓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己緩人所以引爲日新之實

湯泳錄

伊訓

具訓於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不然

輔廣錄

伊訓

詎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爲我后而徯其來此可見湯得民心處

李閎祖錄

太甲中

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

甘節錄

太甲中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因問伊尹說話自分明間有數語難曉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類曰伯恭四字爲字都從去聲覺得順賀孫因說如逢

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爲德爲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是爲民曰然伊尹告太甲却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曉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傅說告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傅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又云非獨此看得道理透見得理賢許多說話都是天理又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

葉賀孫錄

咸有一德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爲下爲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爲上爲德底意思其難其愼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愼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爲上爲下須是爲德爲民必和必一爲此事也葉賀孫錄 咸有一德

至之問四爲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爲上者蓋爲君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蓋爲民也爲上猶言爲君董銖錄 咸有一德

論其難其愼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甘節錄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爲之師道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它說得極好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

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又曰看得道理多後於這般所在都寬平開出都無礙塞如蜚卿恁地理會數日都只恁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礙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日一與不一時便見要之今却正要入恁地理會不得又思量但只當如橫渠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且放下着許多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曰這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句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些說得也好頭之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楊道夫錄 咸有一德

問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拔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

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爲善在彼爲不善或在彼爲善在此爲不善或在前日則爲善而今日則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横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敏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

余大雅錄
咸有一德

問横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一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黃銖錄
咸有一德

協于克一協猶齊也

黃升卿錄辛亥所聞先生六
十二歲饒錄二十一卷中

咸有一德

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

沈僩錄
說命上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眞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包揚錄
說命上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傅說便能感得高宗

之夢琮謂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說豈不如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往往形于夢寐於是審象而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關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是說高宗是說甘盤未應曰據來曁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亦嘗是在民間來

吳琮錄字仲方臨川人甲寅見記
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說命上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

天自是聰明君自是用皡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
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
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
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
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
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
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逮或因怒而妄刑
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罰則刑之施當與
蓋衣裳之予雖在我而必審其人逮賢否干戈施
之於人而必審自已之是非也

沈僩錄 說命中

惟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

甘節錄 說命中

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
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
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身

不知何氏錄 說命中

惟甲冑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甘節錄 說命中

惟甲冑起戎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

甘節錄 說命中

惟厥攸居所居所在也

甘節錄 說命中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甘盤高
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
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楊道夫錄 說命中

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
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
自台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
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
據文義是如此蘇氏遂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
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

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强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
如傳說高宗若非傳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傳說
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
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沈僩錄 說命下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不知何氏錄 說命下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
捺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
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
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

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
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
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斅學半蓋
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
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
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斅之功一半
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
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
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或舉葛氏解云傅說
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
行取故謂之終始因某舊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

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它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
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傅說此
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沈僩錄 說命下
問為學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着這心去
順那事理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
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
沈僩錄 說命下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溺落在下面
甘節錄 說命下
因說斅學半曰近見喻子才跋說命云教只斅得一
半學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斅人自理會伯恭亦如
此說某舊在同安時見士人作書義如此說先說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斅一面
理會教人一面窮義理後面說監于成憲其永無
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
險如說斅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
自得此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
林賜錄 說命下 錄中某舊在同安時云云林夔孫錄云某看見古人說話不如是險錄中數語是平正實語云云林夔孫錄云言語皆平正皆是實語不應得中間翻一个筋斗去錄中此語全似禪語云云林夔孫錄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

注說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
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
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
類韓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
以為此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
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何
故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
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
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
之疾并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

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段說得平沈僩錄

西伯戡黎

朱子語類書七終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八

周書一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萬人傑錄

泰誓上

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若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些主宰底意思不知何氏錄

泰誓中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陳文蔚錄）（泰誓中）

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叔易諸本推究甚詳（沈僩錄）（武成）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麽零零碎碎（楊道夫錄）（洪範）

問箕子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曰王道蕩

蕩又曰王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如此反復說只是要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余大雅錄）（洪範）

問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爲鯀之子當舜用禹時何不逃走以全父子之義曰伊川說殛死只是貶死之類（廖德明錄）（洪範）

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以鯀爲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塡還此豈是顯父之過（孫自修錄字敬父宣城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二卷中）（洪範）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伍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再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

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鄭可學錄）（洪範）

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

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諸儒所說惟此說好又曰皇君也極標準也皇極之君常滴水滴凍無一些不善人却不齊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便是皇建其有極又曰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甘誓徹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彤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不曉得曉得底看不曉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又曰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廿節錄　洪範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巳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件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

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

黃義剛錄　洪範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人政而已

沈僩錄　洪範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李儒用錄字仲秉岳陽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池錄四十三卷饒錄卅卷中　洪範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呂燾錄　洪範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如諸人

沈僩錄　洪範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與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

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胡泳錄 洪範

錄中問五行所屬曰沈僩錄云問貌屬土曰從前如此說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廖德明錄 洪範

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盞便是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

沈僩錄 洪範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是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余大雅錄 洪範

從革作辛是其氣割辣曲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

林夔孫錄 洪範

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

楊道夫錄 洪範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它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底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它云貌是潤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它都以類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歛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

錫厥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林夔孫錄 洪範

符敘舜功云象山在荆門上元須作醮象山罷之勸諭邦人以福不在外但當求之內心於是日入道觀設講座說皇極令邦人聚聽之次日又畫爲一圖以示之先生曰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爲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固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漢儒注說中字只說五字之中猶未爲害最

是後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要含胡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畧畧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又云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時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爲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于天五福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正人猶言中人是平平底人是有常產方有常心底人又云今人讀書麤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

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普照便自有和暖底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時風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符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喫棗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

只是常常底棗如煎藥合用棗子幾箇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爲有是應必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爲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荊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荊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因云古人意思精

密如易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此多少精微有意味見得條象極分明　葉賀孫錄　洪範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已而已一五行是發原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五紀則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爲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

庶徵則天時之徵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徵驗也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處又云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天下只是一理聖賢語言雖多皆是此理如尙書中洛誥之類有不可曉處多然間有說道理分曉處不須訓釋自然分明如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不敢替厥義德等語是也

萬人傑錄 洪範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爲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

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皆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于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爲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都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聽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爲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者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諸多吉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

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黃㽦錄 洪範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定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與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與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于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

福之類隨其人而同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嘗疑正人正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無常產有常心者有異有能有為是有才之人有猷有為有守是有德之人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復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

滕璘錄 洪範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

身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陸子靜荊門軍曉諭乃是斂六極也

廖德明錄 洪範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君也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

李閎祖錄 洪範

先生問曹尋常說皇極如何曹云只說作大中曰某謂不是大中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為下民之標準也貌之恭言之從視明聽聰則民觀而化之故能使天下之民無有作好而遵王之道無有作惡而遵王之路王者又從而斂五者之福而錫之於庶民斂者非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後可以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

黃卓錄 洪範

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為四向所標準故因以為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為四向所準如建邦設都以為民極亦只是中天下

而立為四方所標準如粒我蒸民莫匪爾極來牟豈有中意亦只是使人皆以此為準如北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見極之義矣

陳淳錄 洪範

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為之四極四極視中央中央即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看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于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

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

湯泳錄 洪範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黃㽦錄 洪範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

吳必大錄 洪範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

不知何氏錄 洪範

彊弗友以剛克之燮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沈潛以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己也

呂燾錄 洪範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

沈僩錄 洪範

衍忒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

沈僩錄 洪範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湯泳錄 洪範

洪範却可思會天人相感庶徵可驗以類而應也秦時六月皆凍死人

不知何氏錄 洪範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云云又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鼓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叉網漉魚底叉子又鼎中漉肉叉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

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所以風者蓋箕是南方屬巽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沈僩錄 洪範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沈僩錄 洪範

庶民惟星庶民猶星也

呂燾錄 洪範

凶短折兩事惡弱惡是自暴弱是自棄

呂燾錄 洪範

朱子語類書八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書九

周書二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之言 董銖錄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則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 沈僴錄 旅獒

休問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

人爲之亦須有此理

錢木之錄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六卷中

金縢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言如責侍子之責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欲得其子服事于彼則我多才多藝可以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

萬人傑錄

金縢

成王方疑周公二年之間二公何不爲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誚周公而未敢誚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誚他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

萬人傑錄

金縢

問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先生卻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去啟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公者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裏面調護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耳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李懷光反其子璀告德宗曰臣父能危陛下陛下不能制臣父借此可見當時事勢然在周公之事則不過使成王終于省悟耳

吳必大錄

金縢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爲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

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卻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輔廣錄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

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
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
毅伐齊亦是如此
沈僩錄 大誥
棐字與匪字同據漢書
敬德錄不詳姓氏并不詳所聞年歲及池錄饒錄饒後錄卷次云餘倣此 大誥
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
沈僩錄 大誥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
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

叔而遽述已意而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
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
康誥之前故叙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
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
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周公
使三叔監殷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件大疎脫事
若當時不便平息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
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
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
如此
輔廣錄 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
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猶今人之劣兄也故五峯
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
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為非康誥
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
喻却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
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
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楊道夫錄 康誥酒誥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

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
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
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
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
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且如
梓材是君戒臣之辭而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
要之此三篇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
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才說太祖便須
及太宗也又曰某常疑書注非孔安國作蓋此傳
不應是東晉方出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漢時

文淵閣四庫全書

黃義剛錄 康誥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是杜撰如今便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

黃蒼錄 康誥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輔廣錄 康誥

吳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好

不知何氏錄 梓材

尚書句讀脅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黃蒼錄 梓材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

楊道夫錄 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後皆是論祭祀然其中又雜得別說在

吳振錄 [illegible]

椰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椰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襲蓋卿錄 無逸

舜功問徽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

鄭可學錄 無逸

滕璘錄云柔易于暗弱徽有發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何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下面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

黃節錄 多方

賀孫錄云此兩句不與上下文相似上下文多不可曉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也非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

李方子錄 立政

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不知何氏錄 康王之誥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

當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
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
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
楊至錄
康王之誥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
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
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
淺者予書因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
字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鬬之格是也
董銖錄
問命
錄中如今人言合格云云萬人傑錄云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
句甚有理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
廖德明錄
呂刑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
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
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
後世乎
輔廣錄
呂刑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
穆王好巡幸無錢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
鍰劓惟倍剕倍差宮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

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
刑底意
陳淳錄
呂刑
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都不去
攷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
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亂做到晚年
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
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
話不可不知又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
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曰

也是但律較輕勑較重律是古來底勑是本朝底
而今用時勑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
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是唐五代
方是黥面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
寛安鄉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
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但律
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謂律應從
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
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
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某罪引某法爲斷本朝便
多是用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于唐當時多以語

辭獲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恁地他只見前世輕殺人便恁地且如楊惲一書看得來有甚大叚違法處罰之不悉不可但也無謗朝政之辭却便謂之腹誹而腰斬

黄義剛錄
呂刑

仲默問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

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

黄義剛錄
呂刑

秦誓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補廣錄
費誓秦誓

朱子語類書九終

[stamp]

錢唐程廓渠重編

詩經朱子語類

東臯選樓藏

說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詩之爲義於乎其盡之矣後之人訓名物者龎以雜探義理者偏而支子朱子往往病之蓋以爲平心以求則道理自見而動感興起于他經爲最深毋傷于拘弗流于鑿而三百可誦也故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又曰只看他大意㤀地拘不得又曰通悟者方看得此可以得朱子說詩之大凡矣故重編統論經義爲詩一

上蔡謝氏云讀詩先要識得六義體面朱子稱之蓋風雅頌其緯也賦比興其經也不識六義風雅正變無論已即小大雅何以殊賦無論已即比興與又何以殊故朱子曰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則六義誠詩之要領矣又曰讀詩須叶韵讀且更知叶韵所由來甚善是音韵于詩尤爲枝附葉連者也故重編統論六義統論風雅頌統論風雅統論二南統論周南統論豳風統論二雅統論大雅統論三頌統論商頌統論比興統論與而合統論韵爲詩二

朱子有功詩教在闢序國史並不掌詩而大序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而曰止乎禮義大序奚取焉若夫小序朱子以爲大無義理皆後人杜撰如狡童爲刺忽抑爲刺厲誠有與詩不相附合而妄加之者而漁仲鄭氏既已辨之東萊呂氏猶復黨之是朱子所爲不敢得罪作序之人不知已得罪于聖賢矣故重編統論大小序統論大序統論小序而合統論諸說爲詩三

朱子以風雅頌爲詩之標名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也我

洛祖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其詩粹然與他詩异朱子曰雅乃士大夫所作雖有刺而其詞莊重與風异至頌則稱商爲簡與焉豈非體格固自不同義理亦有深淺哉邇風之關雎小雅之鹿鳴大雅之文王頌之清廟又世所爲四始者也故重編風小雅大雅頌爲詩四詩五詩六詩七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唐後學程川鄘渠氏書

目

錢唐程　川重編

詩一

統論經義
不知何氏錄　滕璘錄
吳必大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李方子錄
陳淳錄　徐寓錄
葉賀孫錄　曾祖道錄
黃義剛錄　陳文蔚錄
不知何氏錄　林夔孫錄
沈僩錄　黃𥲅錄
吳必大錄　萬人傑錄
錢木之錄　沈僩錄
吳必大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甘節錄
潘時舉錄　沈僩錄
沈僩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詩二

統論六義
鄭可學錄　呂燾錄
余大雅錄　潘植錄
葉賀孫錄　錢木之錄
統論風雅頌
金去僞錄　黃義剛錄
統論風雅
鄭可學錄　錢木之錄
統論二南
不知何氏錄　陳文蔚錄
劉炎錄　錢木之錄
統論周南
沈僩錄
統論豳風
楊道夫錄
統論二雅
吳必大錄　黃𥲅錄
余大雅錄
統論大雅
黃𥲅錄
統論三頌
黃𥲅錄

統論商頌
李方子錄
統論比興
沈僩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統論興
李方子錄
統論頌
鄭可學錄　李方子錄
李儒用錄　李煇錄
董銖錄　錢木之錄

錢木之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錢木之錄
李閎祖錄　黃㽦錄
李方子錄　李方子錄
詩二
統論大小序
舒高錄　楊道夫錄
統論大序
游敬仲錄　游敬仲錄
李方子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黃㽦錄

統論小序
周謨錄　吳琮錄
黃卓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余大雅錄
葉賀孫錄　郘浩錄
吳振錄　黃卓錄
楊道夫錄　不知何氏錄
黃㽦錄　黃㽦錄
吳振錄　甘節錄
郘浩錄　陳文蔚錄
廖德明錄　黃升卿錄

李煇錄　吳振錄
包揚錄
統論諸說
不知何氏錄　吳振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錢木之錄　沈僩錄
黃㽦錄　黃㽦錄
李杞錄　包揚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胡泳錄　吳必大錄
李煇錄　董拱壽錄
李方子錄

詩四

風

黃㽦錄　黃卓錄
錢木之錄　周明作錄
邵浩錄　潘時舉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黃卓錄
楊方錄　滕璘錄

黃卓錄　潘時舉錄
鄭可學錄　李方子錄
鄭可學錄　鄭可學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錢木之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錢木之錄　潘時舉錄
廖德明錄　鄭可學錄
鄭可學錄　陳文蔚錄
錢木之錄　葉賀孫錄
滕璘錄　吳必大錄

萬人傑錄　沈僩錄
潘時舉錄　李閎祖錄
錢木之錄　胡泳錄
潘時舉錄　胡泳錄
潘時舉錄　錢木之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鄭可學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呂燾錄　陳文蔚錄
陳文蔚錄　葉賀孫錄
黃卓錄　吳琮錄

林子蒙錄　董銖錄
吳必大錄　黃升卿錄
不知何氏錄　黃升卿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沈僩錄　潘時舉錄
呂燾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東亨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吳必大錄

沈僩錄　吳必大錄
詩五
小雅
潘時舉錄　胡泳錄
潘時舉錄　董銖錄
黃幹錄　呂燾錄
潘時舉錄　黃幹錄
吳必大錄　呂燾錄
潘時舉錄　董銖錄
董銖錄　甘節錄
潘時舉錄　楊方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徐寓錄
潘時舉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劉炎錄　湯泳錄
李方子錄　陳文蔚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李方子錄　黃卓錄
陳文蔚錄
詩六
大雅
吳振錄　劉
林子蒙錄　萬人傑錄
龔蓋卿錄　鄭可學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滕璘錄　李方子錄
萬人傑錄　潘時舉錄
吳必大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董銖錄　游敬仲錄
楊道夫錄　鄭可學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楊道夫錄　楊道夫錄
潘時舉錄　潘時舉錄
楊方錄　邵浩錄
黃㽦錄　陳淳錄
鄭可學錄　林夔孫錄
輔廣錄　陳文蔚錄
陳文蔚錄　不知何氏錄
詩七
頌

李方子錄　劉炎錄
沈僩錄　甘節錄
蕭佐錄　包揚錄
陳淳錄　黃㽦錄

右詩朱子語類凡二百八十有四條宋導江黎氏仍莆田黃氏詩門目原編在八十卷八十一卷今訂正類從卅一條爲詩一四十條從詩二五十二條爲詩三八十條爲詩四卅三條爲詩五四十條爲詩六八條爲詩七先後卷次則有編定而于原編條數蓋未嘗有所增云後學錢唐潘思齊記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詩一

統論經義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不知何氏錄川按不知何氏錄有三饒錄二十卷爲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錄卅九卷爲己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謂未詳孰是餘做此）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滕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僞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否曰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泂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

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並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只般樣子

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

葉賀孫錄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

葉賀孫錄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到第二章巳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三歎者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

曾祖道錄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七卷中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

黃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四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紀綱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

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綫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

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不知何氏錄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詠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詠者久之又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苞所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自誦于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用解他熟讀滋味

自出

林夔孫錄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四卷中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爲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沈僩錄字莊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誦

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捏耳非通訓也

黃㽦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問向見呂丈問讀詩之法呂丈舉橫渠置心平易之說見教某遵用其說去誦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啟發程子謂興于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力曰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爲興于詩者詩便有

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着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豎說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間有敘賓客荅辭者漢書載客

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于鹿鳴之什截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如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局于一箇死例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

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要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它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

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又曰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便自做箇道理解說于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文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羅敷之夫其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又曰夫壻從東來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使君也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

吳必大錄

學者當興于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

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名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爲之矣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

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鬬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

錢木之錄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六卷中

讀詩正在于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用逐日只賸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眞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

沈僩錄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吳必大錄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之緊要是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會浹洽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來卻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

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不知何氏錄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 甘節錄字吉父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問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

去討疑處只熟看某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是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 潘時舉錄

看詩且看他大義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沈僩錄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 沈僩錄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 黃義剛錄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聲曰公前日

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怏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斂底一捐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又曰生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

黄義剛錄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

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去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厮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厮殺明日又重新殺一番

沈僩錄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又曰曾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

陳文蔚錄

朱子語類詩一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詩二

統論六義

六義自鄭氏以來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來失之后妃安知當時之稱如何

鄭可學錄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黄錄十六卷中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

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錄卅六卷卅七卷中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

却因周禮說幽詩有幽雅幽頌即于一詩之中要
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
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
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
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
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
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為雅
為須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
否曰恐是如此其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

其二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已錄三卷中

問比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
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
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
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
不同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
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
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
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
那奕奕寢廟

潘植錄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饒錄二十九卷中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
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
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
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
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
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
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
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
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伯曉得詩如
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
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
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着實見得古人所以作

此詩之意方始于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
真實吟咏箇甚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
所載歌詩多與本意元不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
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
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
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祐說更難
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伊嘏文王既右
享之也說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
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
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
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

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于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

葉賀孫錄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錢木之錄

統論風雅頌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

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金去偽錄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聞先生四十六歲池錄十五卷中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黃義剛錄

統論風雅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鄭可學錄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于朝廷者為雅出于民俗者為風文武之

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爲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爲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

錢木之錄

統論二南

詩未論音律且如讀二南與鄭衛之詩相去多少

不知何氏錄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陳文蔚錄

前輩謂二南猶易之乾坤其詩粹然無非道理與他詩不同曰須是寬中看緊底意思因言匡衡漢儒幾語亦自說得好曰便是他做處却不如此

劉炎錄巳酉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後錄七卷中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于本文全不識

錢木之錄

統論周南

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謹恐懼上只自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

闊

沈僩錄

統論豳風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

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楊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己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統論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吳必大錄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黃㽦錄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

問變雅曰亦是變用他腔調爾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着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

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資詩自是說文王既勸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瞎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其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做

余大雅錄

統論大雅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黃㽦錄

統論三頌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攷安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又問頌是告于神明却魯頌中多是頌當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願之辭又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引以爲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經自是不子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恩無邪一句正出魯頌

黄㽦録

統論商頌

商簡奥

李方子録

統論比興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沈僩録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濶而味長

葉賀孫録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影獨曹操愛說周公其詩中屢說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别也是乖

黄義剛録

統論興

詩之興全無巴鼻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

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李方子錄中詩之與下吳振錄云多
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

統論韻

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
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
鄭可學錄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
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
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illegible]紉
秋蘭以爲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某有

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李方子錄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
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
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
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李儒用錄字仲秉岳陽人己未所聞先
生七十歲池錄四十三卷饒錄卅卷中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某
又續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
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

池錄饒錄嗣叔不詳所聞年歲及
各錄卷次二錄倣此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
更畧知叶韻所由來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
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
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
細看非如國風或出于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
大槩也
董銖錄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
六十七歲池錄十三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
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
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

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
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
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錢木之錄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
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
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
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
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
錢木之錄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

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辱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也

黄義剛錄　饒錄何氏云中庸奏假無言奏音族平聲音騣所以毛詩作鬷字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作嚴字某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戸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會看楚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務當作蝥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爲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叶音兹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戸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于易彖辭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至三無處皆叶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踈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

錢木之錄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詞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爲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爲定也

李閎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知子之來 扐之雜佩以贈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補往近王舅近音旣說文作斳誤寫作近

黄營錄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李方子錄

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栢梁臺詩末句韻亦同

李方子錄

朱子語類詩二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詩三

統論大小序

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塡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没來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享時常用底敘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舒高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僩錄後錄二十卷中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且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于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山

有樞一詩特以和荅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為樂爾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禮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采菽則天子所以荅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賔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

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荅其上天保之序雖畧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于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荅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已見于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懽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黄耇

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黄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既醉則父兄所以荅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賔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荅鳧鷖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即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祗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

楊道夫錄

統論大序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

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

游敬仲録字連叔南劍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録十九卷中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

如今之唱曲合宮調商調之類

游敬仲録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

李方子録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

變風何嘗止乎禮義

不知何氏録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

也桑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

禮義者

黃㽦録

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

義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

黃㽦録

統論小序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爲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爲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

反自陷于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闒踈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于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

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爲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曰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爲憂忽之辭則彼狡童兮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爲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誤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

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干祭仲與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答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皆然聞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是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可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

吳琮錄字仲方臨川人甲寅見記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爲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詩却以爲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其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爲刺頃公之詩此類

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致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

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爲之以自警又有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

黃卓錄字先之所聞年歲未詳僩後錄十二卷中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閒言語太甚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者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爲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

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爲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兼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閒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麼道理如此一

假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荅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爲唱荅行葦與旣醉爲唱荅蟋蟀與山有樞爲唱荅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荅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荅他不能享些快活

徒恁地苦澁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旣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專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說甚麼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葉賀孫錄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

不知何氏錄

問詩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諡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某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旣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

余大雅録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爲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纔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說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爲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

葉賀孫録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爲狡童況忽之所爲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邵浩録丙午所聞先生五十七歲饒後録九卷中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雨狡童皆是又豈是思君子刺忽忽愚何以爲狡

吳振録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録十四卷中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斂于民觀之爲言亦不爲重蓋民之于君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嘗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是出于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爲之如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爲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難致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譸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于東也其言全不相貫

黃卓録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

楊道夫録

小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便以爲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

不知何氏録

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篇與前後數詩同爲稱揚之辭作序者爲見

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仁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頌禱之詞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

黃㽦錄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猶自衆客稱美之意

黃㽦錄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諡却附會作小序美刺

吳振錄

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

甘節錄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疏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會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邵浩錄

王德脩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處

陳文蔚錄

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序亦總在後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

黃升卿錄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二十一卷中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李煇錄

伯恭黨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

吳振錄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于聖賢也

包揚錄字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錄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統論諸說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

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不知何氏錄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疏放覺得好

吳振錄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與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云橫渠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都不平易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不知何氏錄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

書解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

錢木之錄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篇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它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

沈僩錄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

黃罃錄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何來看詩中

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媺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乃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見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鍛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卻不是狡若是狡時它卻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于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

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誇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已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黃罃錄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

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

李杞録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録二十一卷中

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直靠直說

包揚録

林子武說詩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橫看也好豎看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怕迫窄了

黃義剛録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于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頷之

潘時舉録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麼

不知何氏録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雎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鷙而有別之類

不知何氏録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

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幷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于已無益于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已意是發明得箇甚麼

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于身爲我之益而已

沈僩錄

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

不知何氏錄

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没被某取得出來被公們看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

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僴錄卅四卷中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

吳必大錄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于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爲經風雅之變則爲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九辯之類則爲傳耳

李煇錄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說

董拱壽錄字仁叔鄱陽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三卷中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諒韓詩作慈良

李方子錄

朱子語類卷八十終

詩四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風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黄㽦錄　關雎

關雎一詩文理深奥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爲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爲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啟後人之說如此又曰興之爲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

黄卓錄　關雎葛覃卷耳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

錢木之錄　關雎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周明作錄字元興建陽人壬子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三歲後錄二十二卷中　關雎

古說關雎爲王雎摯而有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鶚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邵浩錄　關雎

雎鳩毛氏以爲摯而有别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沉鷙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潘時舉錄　關雎

王雎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别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

以爲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于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芑今之苦蕒

葉賀孫錄 關雎

魏才仲問詩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罔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葉賀孫錄 關雎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道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葉賀孫錄 關雎

問曹兄云陳丈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爲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恁地讀去久後自然見得義理

黃卓錄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楊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先生門十一歲後錄一卷中

關雎

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爲文王伊川詩說多未是

[illegible]燾錄 關雎

魏兄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黃卓錄 關雎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皆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

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爲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爲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

淵時舉錄 卷耳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遠了某所著詩傳蓋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

鄭可學錄 樛木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體

李方子錄 螽斯

問兎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

鄭可學錄 兎罝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犺

鄭可學錄 漢廣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邉

陳淳錄 漢廣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

葉賀孫錄 漢廣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不知何氏錄 汝墳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

錢木之錄 麟之趾

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理曰是

淵時舉錄 麟之趾

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

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
見夫人之德也
潘時舉錄 鵲巢
器之問采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
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
底死說道只為奉祭事不為蠶事
錢木之錄 采蘩
問采蘩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
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
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
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潘時舉錄 采蘩
問采蘋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
未必親為之曰詩人且自如此說
廖德明錄 采蘋
問殷其靁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
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
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
字虛至于詩則發乎情不同
鄭可學錄 殷其靁
問摽有梅何以入于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
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

鄭可學錄 摽有梅
問摽有梅之詩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
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
于此亦欲達男女之情
陳文蔚錄 摽有梅
器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
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
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是見得不與
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器之此詩召
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說召南讀書且要逐
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

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
性之法
錢木之錄 江有汜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于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穩
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
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是難考據如頌中儘多周
公說話而風雅又未如如何
葉賀孫錄 何彼穠矣
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
等只是一句其語拙耳
滕璘錄 何彼穠矣

騶虞之詩蓋于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 吳必大錄　騶虞

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 萬人傑錄　騶虞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沈僩錄　騶虞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潘時舉錄　柏舟

陳器之疑柏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

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李閎祖錄　柏舟

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于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錢木之錄　柏舟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胡泳錄　綠衣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嬀有不

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于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嬀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禀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于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

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誦嘆之

胡泳錄 燕燕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于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

潘時舉錄 日月終風

器之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它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知向見伯恭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兒嫁不以媒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于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子升問麗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是揀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

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有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須有此意

錢木之錄 式微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是不得志耳

潘時舉錄 簡兮

問驚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于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其

愛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于彼地
耳

潘時舉錄 泉水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因
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

鄭可學錄 北門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
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
非不好底景象也

潘時舉錄 北風

問靜女淫以爲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爲閑雅之意不

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閑雅曰淫奔
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爲可愛耳以女而俟
人于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
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
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潘時舉錄 靜女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
姬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
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于死之其
情則可取雖于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
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潘時舉錄 二子乘舟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
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呂燾錄 二子乘舟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
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
將何以告之曰此依稀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
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
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
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陳文蔚錄 干旄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終始可見
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如此二
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
言如金錫圭璧則鍛煉以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
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
謔而已于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
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
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
詩後人不知遂以爲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
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

陳文蔚錄 淇澳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于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

葉賀孫錄 君子陽陽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彼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鄭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爲君言也

黃卓錄 狡童

問雞鳴詩序却似不妨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舊說謂夫人以蠅聲爲雞聲所以警戒所恃以感君聽者言有誠實而已今雞本未鳴乃借蠅聲以給之一夕偶然其君倘以爲非信宅夕其復敢言乎曰是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鄙見政謂是酬答之辭口如此說亦可

吳琮錄 雞鳴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

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大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爲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林子蒙錄未詳所聞年 虞饒後錄十七卷中 著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此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歛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

董銖錄 甫田

驕驕張王之意猶曰暢茂桀敖耳桀桀與驕驕之義同今田畝間莠最硬搶

吳必大錄 甫田

園有桃似比詩

黃升卿錄 園有桃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于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

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忒緊恰似舉子做時文法

不知何氏錄

蟋蟀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黃升卿錄

蟋蟀山有樞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

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黃義剛錄

七月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

潘時舉錄

七月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潘時舉錄

七月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

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

潘時舉錄

鴟鴞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曰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讎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疏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裹人自做出這一場大疏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

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
一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
民每日將酒去灌啗它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
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
管蔡獣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
利于孺子這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
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
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書
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
沈僩錄 鴟鴞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插大夫美之一句便

知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
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
潘時舉錄 東山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
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呂燾錄 東山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
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爲之而
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
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斨我斧莫得闕壞了
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
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
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
葉賀孫錄 破斧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
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黃義剛錄 破斧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
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槩是如此不必
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
孳孳爲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爲善亦有多少淺深
陳淳錄 破斧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
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
年不相見意此來必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
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因呈門月先生曰
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
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
自解踏着他關捩了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
句好須知道那句一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
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包罩說
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
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

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
徒便是不曉
黄義剛錄 破斧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
說那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
明天地正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一句
便是未見得他意味
陳淳錄 破斧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某不合截得緊了不
知更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說是麄人如
何謂之聖人之徒曰有麄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

識文理底盜賊之徒
陳淳錄 破斧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
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葉賀孫錄 九罭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
無所于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
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
說蓋本謂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
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爲東人願留
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

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
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
是盡得聖人之心
葉賀孫錄 九罭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畧似
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
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毁非四
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爾此古人善于辭命
處
吳必大錄 狼跋
問公孫碩膚注以爲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

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
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
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傷巧
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
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
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
沈僩錄 狼跋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爲季氏
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
意
吳必大錄 狼跋

朱子語類詩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詩五

小雅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爲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詩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潘時舉錄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蘇宜又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于所學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

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爲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眞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胡泳錄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爲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

潘時舉錄 常棣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

董銖錄 常棣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酌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酌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黃榦錄字直卿三山人未詳所聞 甲戌餞錄一卷餞後錄二卷中

伐木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

呂燾錄 伐木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爲言五章則以福爲爾德爲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

潘時舉錄 天保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爲爾德則福莫大于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

黃榦錄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吳必大錄 天保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呂燾錄 天保

又說采薇首章畧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于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于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畧耳

潘時舉錄 采薇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詩論兼天下之至靜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爲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關雎詩今引匡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寬博如此

董銖錄 出車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爲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爲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旆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

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

董銖錄 出車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醞酒不成

甘節錄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

潘時舉錄 蓼蕭湛露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機于三十里常度紀律

楊方錄 六月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潘時舉錄 采芑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

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輿乎尋常之田矣

潘時舉錄 車攻吉日

時舉說庭燎有煇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潘時舉錄 庭燎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爲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爲弟者

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

徐寓錄 斯干

載弄之瓦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爲紡磚也然未可必

潘時舉錄 斯干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黃義剛錄 節南山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爲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潘時舉錄 節南山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

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槩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

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于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小弁

有皾萋殘有捄棘匕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義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

劉炎錄 大東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

胡泳錄 大東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

李方子錄 楚茨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詞語思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

陳文蔚錄 楚茨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說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

葉賀孫錄 瞻彼洛矣

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于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

葉賀孫錄 瞻彼洛矣

問烈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向來煞錯得

李方子錄 車舝

或問賓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

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

黃卓錄 賓之初筵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

陳文蔚錄 苕之華

朱子語類 詩五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詩六

大雅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

吳振錄 文王

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如此便是帝命之也

劉潛錄字用之三山人未詳所聞年歲建別錄十九卷二十卷中 文王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看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衆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只胡亂恁他說也不可

林子蒙錄 文王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之意

萬人傑錄 文王

馬節之問無遏爾躬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

龔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 文王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又問太王翦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是此意曰此事難明但太王居于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亦未必行于周大要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

道太王取之何害今必言太王不取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于泰伯亦云至德

鄭可學錄 文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龕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

黃義剛錄 緜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

今亦不復見此書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漸强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

輔廣錄 [illegible]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以爲無甚義理之興或舜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綱紀四方故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此是比得齊整好者也

[illegible]錄 [illegible]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遐是何字以桑推得之又曰解詩多是推類得之

李方子錄 [illegible]

遐不作人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

萬人傑錄 [illegible]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面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于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然無畔援歆羨之意

後面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王做工夫處曰然

潘時舉錄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

吳必大錄 皇矣

問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覲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爾

輔廣錄 文王有聲

生民詩是敘事詩只得恁地蓋是敘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咏底意思

黃義剛錄 生民

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不信祥瑞故後人纔見說祥瑞皆闢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僞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輔廣錄 生民

時衆說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爲絕句
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
弃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
弃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
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
可也

潘時舉錄生民

時衆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
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
意曰此兩事孰有大于此者乎曰觀行葦及既醉
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及其恩

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
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也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既醉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荆公作向
后冊云唯昔先王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
同蘇子由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
言荆公誥詞中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
能及銖曰曾子固作皇太子冊亦放此曰子固誠
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却是後面幾篇誥詞好
國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少內而皇后太子貴妃皆

有冊但外自三公而下內自嬪妃而下皆聽其辭
免一辭即免惟皇后太子用冊

董銖錄鳧鷖

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

游敬仲錄鳧鷖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

楊道夫錄假樂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助長之意曰
不必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
此則能率由舊章

鄭可學錄假樂

此詩末章則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
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
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
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潘時舉錄假樂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廼宜而第四章方言居
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
曰公劉始于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
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
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

為羣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君立宗事也問徹田為糧處先生以為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同蓋未必是計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于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

潘時舉錄

公劉

時舉說公劉詩鞞琫容刀注云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也如何謂之容臭曰如今香囊是也

潘時舉錄

公劉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是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于一章也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民勞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

楊道夫錄

板

錄中纔有些放肆他便知句葉賀孫錄云這裏若有些違理恰是天知得一般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又

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
孔子屢歎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
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脉不貫且反復熟看
楊道夫錄
板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
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
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
窮理當體之于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
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
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潘時舉錄
板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
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
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
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
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
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
首章之意先生領之
潘時舉錄
蕩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於乎小子等語自
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
切如磋

楊方錄
抑
抑非刺厲王只是自警嘗考衛武公生于宣王末年
安得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
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
謂國語非是
邵浩錄
抑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
又自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旦被人言提其耳以
小子呼之必不肯休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
此詩無限大過都不問着却只點檢威儀之末此
決不然以史記考之武公即位在厲王死之後宣

王之時說者謂是這刺尤不是伯恭主張小序又
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曾事厲王若以為武
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
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為據又如謹爾侯
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國之度耳曰
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
日夕諷誦以警己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
箴戒作文之體自指耳後漢侯芭亦有此說
黃㽦錄
抑
先生說抑詩煞好鄭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
汝字礙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

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於不敢與先儒爭詩去就那序被這些子礙便轉來穿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兩三說則俱要存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比或為賦則同詩兼備此體某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此體既取此體則更不應又取賦體說狡童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曳白南軒不解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卻易曉說與他便轉

陳淳錄 剛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

鄭可學錄

雲漢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從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眾艾說即召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卻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夕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

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

林夔孫錄

崧高烝民

黃義剛錄小異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名康公之舊職

輔廣錄

烝民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卻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卻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烝民 陳文蔚錄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烝民 陳文蔚錄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要

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烝民 不知何氏錄

朱子語類詩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詩七

頌

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爲假也

維天之命 李方子錄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爲成王誦

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

昊天有成命 劉炎錄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于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

沈僩錄

我將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

甘節錄

敬之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
修也直卿云此落成之詩

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餘後錄十九卷內

泮水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
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純
臣之義蓋自其祖宗遷豳遷邠皆其僻遠自居非
商之所封土

包揚錄

閟宮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
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爲必無

陳淳錄

玄鳥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
之修德又無一日間斷

黃㽦錄

長發

朱子語類詩七終

錢唐程鄜渠重編

春秋朱子語類

東皐選樓藏

說

春秋朱子未嘗傳說之經也然大旨則時時昭揭言語間如曰一開口人倫便盡在又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云云又曰春秋本是正誼明道之書又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蓋朱子之不傳春秋爲傳春秋者之鑿也昔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去聖人爲不遠故三傳胥列於學宮郎今

功令主胡氏然而此三傳者不之廢也雖所傳不能悉得聖人意而欲以傳考經之事迹非胡氏所能至則舍三傳其誰與歸故重編統論經義爲首而合統論四傳統論三傳統論左傳統論公羊傳穀梁傳爲

春秋一

傳春秋者有七家自左公穀三氏外至趙宋而能大昌明厥旨者則

先洛祖前此孫泰山石徂徠弗如也洛祖之言曰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又曰春秋大義炳如日星其傳誠不可易惟胡文定則一壓之於理而大義自此與穿鑿得全無義理者自別故重編統論程傳統論胡傳以及統論諸說附論者爲春秋二

朱子固未經傳注春秋然指事繫言則于十有二公之間釋經考傳其義亦散著矣川意因年以考事因事以度義承學人得以折衷於朱子蓋亦竊尊朱子傳春秋之意夫故重編自隱迄哀列十二公成春秋全經爲春秋三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唐後學程川郿渠氏書

目

錢唐程　川重編

春秋一

統論經義
不知何氏錄　李閎祖錄
陳淳錄　楊道夫錄
萬人傑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徐寓錄　周謨錄
萬人傑錄　李閎祖錄

潘時舉錄　輔廣錄
劉砥錄　鄭可學錄
湯泳錄　湯泳錄
統論四傳
不知何氏錄　陳文蔚錄
鄭可學錄　陳淳錄
統論三傳
黃㽦錄　吳必大錄
廖德明錄　潘時舉錄
統論左傳
楊道夫錄　黃義剛錄
滕璘錄　不知何氏錄
廖德明錄　李壯祖錄
李壯祖錄　程端蒙錄
黃義剛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統論公羊傳穀梁傳
沈僩錄　黃㽦錄
不知何氏錄　吳振錄

春秋二

統論程傳
萬人傑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統論胡傳
潘時舉錄　李閎祖錄
萬人傑錄　郭友仁錄
沈僩錄　陳淳錄
陳文蔚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曾祖道錄
張洽錄　不知何氏錄
統論諸說
楊道夫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林正蒙錄
葉賀孫錄　輔廣錄
周謨錄　徐寓錄
萬人傑錄
附論
余大雅錄　潘時舉錄
黃義剛錄　徐容錄

春秋三

隱公
李閎祖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李閎祖錄　萬人傑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不知何氏錄
桓公
董銖錄　李閎祖錄
吳必大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莊公
萬人傑錄　陳文蔚錄
葉賀孫錄

閔公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僖公
包揚錄　李壯祖錄
包揚錄　輔廣錄
葉賀孫錄　輔廣錄
陳文蔚錄　李閎祖錄
萬人傑錄
文公
黃義剛錄　董銖錄
李方子錄　萬人傑錄
黃㽦錄
宣公
李閎祖錄　沈僩錄
潘植錄　楊道夫錄
成公
萬人傑錄　周明作錄
李閎祖錄　張洽錄
黃義剛錄
襄公
陳淳錄　滕璘錄

萬人傑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包揚錄
隱公三
輔廣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呂燾錄
萬人傑錄
定公
胡泳錄　呂燾錄
包揚錄
哀公
陳淳錄
黃義剛錄
穆公附

右春秋朱子語類凡一百三十有二條宋導江黎氏仍莆田黃氏春秋門目原編在八十三卷今訂正類從四十一條爲春秋一三十條爲春秋二六十一條爲春秋三先後卷次則有編定而于原編條數蓋未嘗有所增云

後學錢唐潘思齊記

朱子語類　卷八十三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春秋一

統論經義

春秋一發首不書卽位卽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卽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卽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不知何氏錄川按不知何氏錄有三僩錄二十卷爲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僩錄卅九卷爲己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倣此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

李閎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春秋之作不爲晉國伯業之盛衰此篇大意失之亦近歲言春秋者之通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霸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指不可不知也 此先生親筆 楊道夫錄字仲愚建寧人己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illegible]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威公之書即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說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說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陳淳錄 黃義剛錄云某不敢似諸公道聖人是於一字半字上定去取聖人只是存得那事在要見當時治亂興衰見得其初王政不行天下皆無統屬及五伯出來如此扶持方有統屬恁地便見得天王都微主不起後同

人道春秋難曉據某理會來無難曉處只是據他有這箇事在據他載得恁地但是看今年有甚麼事明年有甚麼事禮樂征伐不知是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只是恁地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

上理會襃貶却要去求聖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裏事

黃義剛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

春秋固是尊諸夏外夷狄然聖人當初作經豈是要率天下諸侯而尊齊晉自秦檜和戎之後士人諱言內外而春秋大義晦矣

陳淳錄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爲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邪爲伯者作邪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雜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霸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下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襃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

異同然後爲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某爲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于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于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萬人傑錄

書人恐只是微者然朝非微者之禮而有書人者此類亦不可曉

李閎祖錄

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是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

只因國史所載而立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齊桓晉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蓋當時楚最强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蓋六國勢均力敵不敢先動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强向非威文有

以遏之則周室爲其所并矣又諸侯不朝聘于周而周反下聘于列國是甚道理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于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惟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來作鬧也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若作今十一月十二月此去天氣較煖便可涉過唯是九月十月不可涉過止有此處說其他便不可說劉云若看春秋要信傳不可曰如何見得曰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傳謂預凶事此非人情天王歸賵于魯正要得牢籠魯這人未死却歸之賵正所以怒魯也曰天王正以此厚魯古人却不諱死舉漢梁王事云云又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一段先生舉此大笑云以一箇人家一火人扛箇棺櫬入來哭豈不可笑古者大夫入國以棺隨其後使人擡扛箇棺櫬隨行死便要用看古人不諱凶事

劉砥錄字履之三山人庚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後錄十卷中

徐寓錄略

春秋難看此生不敢問如鄭伯髠頑之事傳家甚異

鄭可學錄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六卷中

春秋煞有不可曉處

湯泳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先生六十六歲池錄三十三卷中

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不知是聖人眞箇說底話否

湯泳錄

統論四傳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此樣處多是臆度說

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是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于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爲耐劇孟不知溫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它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illegible]

黃㽦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illegible]

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八卷中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公穀雖陋亦有是處但皆得于傳聞多說謬[illegible]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潘時舉錄

統論左傳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

楊道夫錄

叔器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威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都星散無主莊僖之時威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王盛強夷狄主盟中國諸侯服齊者亦皆朝楚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悼公出來整頓一番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強入來爭伯定哀之時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做終春秋之世更沒奈何但是某嘗說春秋之末與初年大不同然是時諸侯征戰只如戲樣亦無甚大殺戮及戰國七國爭雄那時便多是胡相殺如鴈門斬首四萬不知怎生殺了許多長平之戰四十萬人坑死不知如何有許多人後來項羽也坑十五萬不知他如何地掘那坑後那死底都不知當時不知如何地對副許多人安卿曰恐非掘坑曰是掘坑嘗見鄧艾伐蜀坑許多人載說是掘坑

黃義剛錄

因舉陳君舉說左傳曰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穀梁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某平生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何知得聖人之心且如先蔑奔秦書則是貶先蔑不書時又不見得此事若如今人說教聖人如何書則是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伯恭云恐人去外面走某謂看論孟未走

得三步看左傳底已走十百步了人若讀得左傳熟直是會趨利避害然世間利害如何被人趨避了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如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

滕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 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鄭可學錄云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則道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且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而顧利害則見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如此豈不是自然

問左傳載卜筮有能先知數世後事有此理否曰此恐不然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爾如漢高帝蛇也只是脫空陳勝王凡六月便只是他做不成故人以為非高帝做得成故人以為符瑞

不知何氏錄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如書伐國惡諸侯之擅興書山崩地震螽蝗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

廖德明錄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以今特出于人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魯又況通于成風與慶父之

從何與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啓季氏之事而書之乎李壯祖錄字處謙婺源人用按處謙所錄蓋與李公晦同篇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續編語類池錄饒錄癸亥云做此

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李壯祖錄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弒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爲之解免耶程端蒙錄字正思鄱陽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三卷中

元城說左氏不識大體只是時時見得小可底事便以爲是黃義剛錄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于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箇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不知何氏錄

林黃中謂左傳君子曰是劉歆之辭胡先生謂周禮是劉歆所作不知是如何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統論公羊穀梁傳

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于書爾曰想得皆是齊魯閒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沈僩錄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公羊說得宏大如君子大居正之類穀梁雖精細但有些鄒搜狹窄黃榦錄

春秋難理會公穀甚不好然又有甚好處如序隱公遜國宣公遜其姪處甚好何休注甚謬不知何氏錄

公羊是箇村樸秀才穀梁又較黠得些吳振錄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四卷中

朱子語類春秋一終

後學程　川重複

後學潘思齊仝訂

春秋二

統論程傳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

萬人傑錄

問春秋傳序引夫子答顏子爲邦之語爲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以爲據耳

陳淳錄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

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葉賀孫錄

今日得程春秋解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爲決然之論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兹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却恐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于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于此方說出此等語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今程公春秋亦如此說滕子程是

□ □

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自命曰嘗考之矣嘗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共爲之所以布于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爲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爲伯故于此使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爲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于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爲之魏齊會于徐州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于是使人致帝于

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于蒲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

張洽錄字元德青江人丁未癸丑所聞先生五十八歲六十四歲附池錄後池錄少異錄中由階而升云云池錄作如歷階而升以至于極蓋既無王命必挾勢力之相敵者錄中勢必至此以下池錄有云春秋于此蓋紀王命之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近見一相知說傳守見某說云固是好但其中無一故事可用某作此書又豈欲多使事也問先生旣不解春秋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說大意使後學知所指歸曰也不消如此但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然亦非故意增減一二字使後人就一二字上推尋以爲吾意旨之所在也問胡文定說元字某不能無疑元者始也正所謂辭之所謂太也今胡乃訓元爲仁訓仁爲心得無太支離乎曰楊龜山亦嘗以此議之胡氏說經大抵有此病

不知何氏錄

統論諸說

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其詩傳相似

楊道夫錄

或說沈卿說春秋云不當以褒貶看聖人只備錄是非使人自見如克段之書而兄弟之義自見如蔡之書而私盟之罪自見來賵仲子便自見得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聖人以公平正大之心何嘗規規于褒貶曰只是中間不可以一例說自有曉不得處公且道如翬帥師之類是如何曰未賜族如挾柔無駭之類無駭魯卿隱二年書無駭九年書挾卒莊十一年書柔皆未命也到莊以後却不待賜而諸侯自予之曰便是這般所在那裏見得這箇是賜那箇是未賜三傳唯左氏近之或云

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較詳國語與左傳似出一手然國語使人厭看如齊楚吳越諸處又精采如紀周魯自是無可說將虛文敷衍如說藉田等處令人厭看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聖人所稱煞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卻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葉賀孫錄

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他語言

黃義剛錄

薛士龍曰魯隱初僭史殊不知周官所謂外史合四方之志便是四方諸侯皆有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為史如古人生子則閭史書之且二十五家為閭閭尚有史況一國乎

林學蒙錄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二卷中

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事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弒公想是他本意如此這箇罪首合是誰做

葉賀孫錄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注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奴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爾

輔廣錄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失其旨遠矣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今不可考其義難見諸家之說所以紛紛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是文公譎處考之左氏可見皆所以致楚師也

周謨錄

今之做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將聖人之經做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是聖經卻成一箇百將傳因說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麄率卻說得聖人大意出年來一味巧曲但將孟子何以利吾國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絕底事人卻都做好說看來此書自將來做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做此經他經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

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因問文定春秋曰某相識中多有不取其說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義而謀其利不明其道而計其功不知聖人將死作一部書如此感麟涕泣雨淚沾襟這般意思是豈徒然

問春秋繁露如何曰尤延之以此書為偽某看來不是董子書又言呂舍人春秋却好白直說去卷首與末稍又好中間不似伯恭以為此書只粧點為說

徐寓錄揚道夫錄云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能深于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緊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機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于舉賢也于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萬人傑錄包揚錄少異

附論

問先生于二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傳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間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揚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酒乃曰肇牽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易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雜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方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又問禮合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尤雜今合取儀禮為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剖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為一經故有三

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此知其無識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潘時舉錄

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三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且如烝民詩大故說得好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類大故說得細密

黃義剛錄

問今科舉習春秋學只將伯者事業纏在心胷則春秋先儒謂尊王之書其然邪曰公莫道這箇物事是取士弊如此免不得應之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

徐㝢錄字居父永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廿四卷中

朱子語類春秋二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全訂

春秋三

隱公

春秋傳言元者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子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

李閎祖錄

元年與傳

問今王正月是用周正用夏正曰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某向來只曾理會此不放下竟擔閣了吾人讀書不多不見得此等處某讀書多後有時此字也不敢喚做此字如家語周公祝成王冠辭近爾民遠爾年嗇爾時惠爾財親賢任能近爾民言得民之親愛也遠爾年言壽也年與民叶音紉能與財叶囊來反與時叶音尼財音慈

陳淳錄

元年

錄中兩邊都有證據將何從何黃義剛錄云這箇難稽考莫去理會這箇錄中年與民叶紉下黃義剛錄云能字通音三若作十五灰韻則與才字叶與時字又不叶今更

不可理會據今叶時字則當作泥字讀

某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若真是十一月十二月時寒自過了何用更造橋梁古人只是寒時造橋度人若暖時又只是教他自從水裏

過看來古時橋也只是小橋子不似如今石橋浮橋恁地好

黃義剛錄 元年胡傳

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亦服如何入廟胡文定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且如十二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或問金縢前輩謂非全書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丕子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才多藝自能服事人

葉賀孫錄 元年胡傳

義剛問莊公見潁考叔而告之悔此是他天理已漸漸明了考叔當時聞莊公之事而欲見之此是欲撥動他機及其既動却好開明義理之說使其心豁然知有天倫之親今却教恁地做則母子全恩依舊不出于真理此其母子之間雖能如此而其私欲固未能瑩然消釋其所以略能保全而不復開其隙者特幸耳曰恁地看得細碎不濟如此某便是不喜伯恭博議時他便都是這般議論恁地

忒細碎不濟得事且如這樣他是且欲全他母子之恩以他重那盟誓未肯變故且教他恁地做這且得他全得大義未暇計較這箇又何必如此去論他

黃義剛錄 元年左傳

陳仲蔚問東萊論潁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問大傳于釋經處但略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說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儘說得瀾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

羿腊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說或問左氏果丘明否曰左氏敘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

黃義剛錄 元年左傳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

李閎祖錄 元年 孫明復云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與此不稱夫人義同譏其不及事而又兼之貶也

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宮是別立廟

萬人傑錄 二年

問石碏諫得已自好了如何更要那將立州吁四句曰也是要得不殺那桓公又問如何不禁其子與州吁遊曰次第是石碏老後奈兒子不何又問殺之如何要引他從陳去忽然陳不殺却如何曰如弊飯樣不成說道弊不得後便不弊也只得弊

黃義剛錄 二年左傳

陳仲蔚說公矢魚于棠云或謂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說今據傳曰則吾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麼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

黃義剛錄 五年

問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召既爲左右相如何又主二伯事曰此春秋說所未詳如顧命說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所可見者其略如此

不知何氏錄 五年公羊傳

桓公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

董銖錄 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錄十三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六年

因言勇而無剛曰剛與勇不同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强之意

李閎祖錄 九年左傳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濶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蓋自說則橫說竪說皆可論難着便說不行

與必大錄　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初不見于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

輔廣錄　六年

問書蔡歲侯文定以為蔡季之賢知請謚如何曰此只是文誤

萬人傑錄　十七年

莊公

問穀梁釋夫人孫于齊其文義如何曰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于道若于言天人皆以為然則是吾受是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命之名而已大抵齊魯之儒多質實當時或傳誦師說見理不明故其言多不倫禮記中亦然如云仁者右也義者左也道他不是不得

萬人傑錄　元年穀梁傳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桓公被殺之初

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讎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

陳文蔚錄　五年

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不敢驟交於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

葉賀孫錄　十年

閔公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

萬人傑錄 元年

春秋書季子來歸恐只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如此竟看尚可若謂春秋謹嚴便沒理會或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然季子罪惡與慶父一般春秋若褒之則此一經乃淪三綱斁九法之書爾當時公子牙無罪又用藥毒殺了季子賜族此亦只是時君恩意如秦呼呂不韋作尚父耳正淳曰季子雖來歸亦有放走慶父之罪曰放走慶父罪小它自身上罪大亦治慶父不得

吳必大錄 元年

黃㽦錄云春秋書季子來歸不如夫子何故取季友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社稷所以更不論其已前罪過正淳曰說者謂是國人喜季子之來望其討慶父之罪故春秋因如此書之及後來不能治慶父則季子之可貶者亦可見矣曰季子之罪不在放走了慶父先已自有罪過了

問季友之爲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友來歸爲聖人美之之辭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句亦有說話成風沒巴鼻事他則甚據某看此等人皆魯國之賊耳又問子家子曰它却是忠於昭公只是也無計畫不過只欲勸昭公且泯默含垢受辱因季氏之來請而歸魯耳

昭公所以不歸必是要逐季氏而后歸也當時列國之大夫如晉之欒魯之季氏鄭之伯有之徒國國皆然二百四十二年眞所謂五濁惡世不成世界孔子說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不知如何地做從何處做起某實曉不得或曰相魯可見曰他合下只說得季威子透威子事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威子便不信之孔子遂做不得矣孟子說五年七年可爲政於天下不知如何做孔子不甚說出來孟子自擔負不淺不知怎生做也

沈僩錄 元年

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內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于成風事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問魯君弒而書薨如何曰如晉史書趙盾弒君齊史書崔杼弒君魯却不然蓋恐是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韓宣子所謂周禮在魯者亦其一事也問諸侯書卒曰劉道原嘗言之此固當書卒問魯君書薨而諸侯書卒內大夫卒而略外大夫只是別內外之辭曰固是且如今虜主死其國必來告哀史官必書虜主之死

若虜中宰相大臣彼亦不告此亦必不書之也但書王猛又書王子猛皆不可曉所謂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此乃據春秋例以爲之說耳

萬人傑錄 元年

僖公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于國語而不載于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溫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

包揚錄 四年

昔嘗聞長上言齊威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蓋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爲然

李壯祖錄 四年左傳

齊桓公較正當只得一番出伐管仲亦不見出有事時只是遣人出整頓春秋每稱齊人左傳上全不曾載許多事却載之于國語及出孟子呂丈言左傳不欲見桓公許多不美處要爲桓公管仲全之孟子所載桓公亦自犯了故皆不載曰左氏有許多意思時却是春秋左氏亦不如此回互只是有便載無便不載說得意思回互如此豈不教壞了人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時不禮之私却只名謂泊其從楚如書晉侯伐衛辭意可見又書楚人救衛如書救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晉以私伐之乃反使楚人來救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其辭皆聖人筆削要來此處看義理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晉侯侵伐皆自出

包揚錄 四年

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威公也

輔廣錄 五年

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後來殺奚齊卓子亦自快國人之意且與申生伸冤如春秋所書多有不可曉如里克等事只當時人已自不知孰是孰非況後世乎如蔡人殺陳佗都不曾有陳佗弑君篡位會王世子却是威公做得好

葉賀孫錄 九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弒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中所載甚詳

輔廣錄 十年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教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陳文蔚錄 十年左傳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于其國至與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

李閎祖錄 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答溫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溫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恐亦非是

萬人傑錄 二十五年

文公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節易其屋檐而已

黃義剛錄 二年穀梁傳

天子之廟復廟重檐檐音簷又曰毀廟之制改塗可也易檐可也

董銖錄 二年穀梁傳

臧文仲廢六關若以為不知利害而輕廢則但可言不知所以言不仁者必有私意害民之事但古事既遠不可考耳有言臧文仲知征之為害而去之遂并無以譏察姦僞故先生云然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二年左傳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眞宗旣崩始以王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于是乎紊矣萬人傑錄四年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于性淫出于氣其說原于上蔡此殊分得不是大凡出于人身上道理固皆是性色固性也然不能節之以禮制之以義便是惡故孟子于此只云君子不謂性也其語便自無病又曰李先生嘗論公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于經文甚當蓋經初無從巳氏之說黃㽦錄八年胡傳萬人傑錄云胡氏只貶他從巳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

宣公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爲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李閎祖錄元年

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爲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如驪姬謀

逐羣公子欲立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爲例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可曉沈僩錄三年左傳

植因舉楚人卒偏之兩乃一百七十五人曰一廣有百七十五人二廣計三百五十楚分爲左右廣前後更番潘植錄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僩錄廿九卷中十二年左傳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此章先生親具章浦縣學課簿楊道夫錄十五年

成公

先生問人傑記左傳分謗事否人傑以韓獻子將殺人郤獻子馳救不及使速以徇對先生曰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爲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縠而誅之人傑曰若如此豈止全軍雖進而救鄭可也因問

韓厥殺人事在郤克只得如此曰既欲馳收則殺之未得爲是然這事却且莫管因云當時楚孫叔敖不欲戳伍參爭之若事有合爭處須當力爭不可苟狥人情也

萬人傑錄 十二年左傳

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曷常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爲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遊魂爲變所稟之氣至此已盡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陽者氣也魂也歸于天陰者質也

魄也降于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是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也因說鬼神者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事便以爲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了

周明作錄字元興建陽人壬子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三歲饒錄廿二卷中 十三年左傳

胡解晉弑其君州蒲一段意不分明似是爲欒書出脫曾問胡伯逢伯逢曰厲公無道但當廢之

李閎祖錄 十八年胡傳

因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爲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爲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爲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

張洽錄 十八年胡傳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

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擄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爲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傷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黃義剛錄 十八年左傳

襄公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文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

陳淳錄　九年左傳

子上問鄭伯以女樂賂晉悼公如何有歌鍾二肆曰鄭衛之音與先王之樂其器同止是其音異

燾錄　十一年左傳

問左氏駒支之辨劉侍讀以爲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擴掇申生之死乃數公

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艶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孫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爲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別有人出來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

萬人傑錄　十四年左傳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烏在其爲未可量也此此處皆是難信處

潘時舉錄　二十九年左傳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

不知何氏錄　二十九年胡傳

季札辭國不爲盡是

包揚錄　二十九年胡傳

賂公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

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僩廣錄 六年左傳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預煞費力去解後王肅只解作刑罰之刑甚易曉便是杜預不及他李百藥也有兩處說皆作刑罰字說

黃義剛錄 十二年左傳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解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爲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耆慾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爲是蓋有字似耆字物字似慾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爾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

沈僩錄 十二年左傳

齊田氏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時

所謂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錄卅六卷卅七卷中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

萬人傑錄 二十六年左傳

定公

或問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爲之賦無衣不知是作此詩還只是歌此詩曰賦詩在他書無所見只是國語與左傳說皆出左氏一手不知如何左傳前面說許穆夫人賦載馳高克賦清人皆是說作此詩到晉文公賦河水以後如賦鹿鳴四牡之類皆只是歌誦其詩不知如何因言左氏說多難信如晉范宣子責姜戎不與會姜戎曰我諸戎贄幣不通言語不同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既說言語不同又卻會恁地說又會誦詩此不可曉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卅四卷中 四年左傳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卻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卻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

僩錄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彊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于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包揚錄十二年

哀公

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陳淳錄十四年

穆公附

陳仲亨問晉三卿為諸侯司馬胡氏之說孰正曰胡氏說也是如此但他也只從春秋中間說起這却不特如此蓋自平王以來便恁地無理會了緣是如此日降一日到下稍自是没奈他何而今看春秋初時天王尚略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事及到定哀之後更不敢說着他然其初只是諸侯出來抗衡到後來諸侯才不奈何便又被大夫出來做及大夫稍做得没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這便似唐之藩鎮樣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使後出來做當將被他出來握天下之權恣意恁地做後更没奈他何

這箇自是其勢必如此如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段這箇說得極分曉黃義剛錄六年後春秋七十八年實威烈王二十三年

朱子語類春秋三終

禮經朱子語類

錢唐程廓渠重編

東皋逸樓藏

一

說

昔孔子定禮樂于衰周之世而秦火以來學者頗不見有孔子所定全經漢儒區區掇拾遺亡未能理會大本大原識得古人深意于是周禮儀禮小大戴禮各爲一經矣然而俯仰揖讓窺厥原本于孔子刪定古禮古樂之微旨大都往往存著乎其間子朱子神往尼山志定禮之一經而惜乎其未逮也乎時講論一惟折衷孔子如欲制禮則曰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如欲作樂則曰令足以養人心之和平蓋以爲禮者天理之自然有非人意之所得而增減者苟可得夫大本大原之所在則于漢儒之所傳誦稱說者其在于今封建井田祭法各記所授受齟齬不相合我顧不妨詳而說之于今推而信之于古而一以貫之而無難也是以揭其宗旨精意檃括如見全經而往復推及皆可默喻作經之大意云故重編綂論經義爲禮一

朱子曰周禮爲治國平天下之本又曰儀禮禮之根本禮記禮之枝葉又曰大戴記雖爲小戴採摘然尚有零碎好處在是則四經之于禮如三傳之于春秋固廢一不可而其持世之輕重承學之緩急爲河爲海或先或後其書又畧畧然也且朱子不又有云乎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則讀儀禮

戴記而不先周禮又何以知由一身以及天下國家之大無所施而不當之實也乎故重編統論周禮儀禮小戴禮記統論周禮儀禮統論儀禮小戴禮記爲禮二統論周禮統論儀禮統論小戴禮記統論大戴禮記爲禮三

禮時而變歷朝必勒成一書以昭示後世然依古爲衡大都堅狃一已之見以故王肅議禮反鄭玄七廟三宗之說文定與子敬不合冠昏喪祭之儀溫公與先洛祖亦不合子朱子總諸家之說而旁燭無疆錯綜參互皆有明訓誠可謂不易之經矣故重編統論諸說爲禮四附論爲禮五

孔子觀禮于周郁郁稱文盛焉然則周禮一書其殆周家致治之迹歟後之儒因王安石以周禮亂天下遂并周禮非之陋矣雖周禮于諸禮書爲晚出或曰周公所作或曰史氏依周公所命而成書川謂古經未從孔子之筆削不能無滲漏之處周室去今千有餘年後人以今証古迺欲舉一廢百不已過乎朱子曰廣大精密實聖人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川謂明是心以讀是書足矣毋役心于訾議而失古人之遺意而可也故重編論周禮者爲禮六禮七禮八

儀禮十七篇言禮處詳悉委備顧上不達于天子然冠昏喪祭于士夫家則秩如井如朱子以爲完備于他書著之爲經良不誣也愚以爲承學人讀朱子之言思其堂楹阿棟之間觀其鼎尊爵洗之設而聞其笙簧鐘鼓之聲以進退揖讓于其際尚何嫌于句讀之難也故重編論儀禮者爲禮九禮十

小戴禮記附益成書朱子論之詳矣然表記莊敬日強一語我

洛祖最愛之他如曲禮內則玉藻諸篇朱子又以爲切于日用樂記深純則斷以爲非漢儒所能作況大學中庸二篇猶最精者乎蓋禮意之精往往散見于四十九篇之中故由分以見合由異以從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端藉此數篇之存卽我

洛祖所不信儒行經解二篇亦不妨相與參觀而並考也故重編論小戴禮記者爲禮十一禮十二禮十三禮十四禮十五禮十六禮十七禮十八禮十九禮二十

大戴禮記保傅篇賈策也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文朱子且以爲洛書之據而武王踐阼嘗令人書銘座隅夫豈聖書所得而掩哉潁川韓氏不云乎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者誠信然也雖不得與三禮同列十三經然由是觀之曷可廢焉故重編論大戴禮記者爲禮二十一

雍正三年春王正月元旦錢塘後學程川郝渠氏書

目

錢唐程　川重編

禮一

統論經義

吳必大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吳必大錄

禮二

統論周禮儀禮小戴禮記

鄭可學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陳文蔚錄

統論周禮儀禮

錢木之錄　楊道夫錄
錢木之錄

統論周禮小戴禮記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李方子錄

統論儀禮小戴禮記

陳文蔚錄　沈僩錄

葉賀孫錄　黃卓錄
不知何氏錄　汪德輔錄
廖德明錄

禮三

統論周禮
李方子錄　輔廣錄
不知何氏錄　廖德明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金去僞錄　楊道夫錄
邵浩錄　沈僩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李閎祖錄　李閎祖錄
李方子錄　不知何氏錄
萬人傑錄　陳淳錄
陳淳錄　黃卓錄
萬人傑錄　陳文蔚錄
陳文蔚錄

統論儀禮
李儒用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葉賀孫錄

輔廣錄　沈僩錄
甘節錄　萬人傑錄
潘時舉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葉賀孫錄　潘植錄
錢木之錄　黃義剛錄

統論小戴禮記
甘節錄　輔廣錄
李方子錄　包揚錄
金去僞錄　萬人傑錄
余大雅錄

統論大戴禮記
黃義剛錄　輔廣錄

禮四

統論諸說
黃𥫗錄　吳必大錄
陳淳錄　余大雅錄
葉賀孫錄　林賜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鄭可學錄　李方子錄
李方子錄　黃義剛錄
李方子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李方子錄
輔廣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鄭可學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胡泳錄
邵浩錄　楊驤錄
葉賀孫錄　滕璘錄
包揚錄　輔廣錄

禮五

附論
葉賀孫錄　鄭可學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黃義剛錄　胡泳錄
胡泳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黃㽦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包揚錄
章伯羽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包揚錄

陳文蔚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陳淳錄
陳淳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陳淳錄
王過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輔廣錄　廖德明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孫自修錄　沈僩錄
包揚錄　輔廣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周明作錄
陳淳錄　周明作錄
不知何氏錄　呂燾錄
楊道夫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禮六

周禮一
葉賀孫錄　楊道夫錄
不知何氏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輔廣錄　沈僩錄
沈僩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貢榦錄
李閎祖錄　楊道夫錄
沈僩錄　章伯羽錄
李方子錄　陳淳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陳文蔚錄　潘植錄
沈僩錄　李閎祖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陳淳錄　陳淳錄
沈僩錄　吳必大錄
沈僩錄　李閎祖錄

禮七

周禮二

黃義剛錄　林夔孫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李方子錄
沈僩錄　林學蒙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李閎祖錄　葉賀孫錄
陳淳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萬人傑錄
不知何氏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黃㽦錄　滕璘錄
林賜錄　楊道夫錄
萬人傑錄　包揚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黃升卿錄
不知何氏錄　錢木之錄
萬人傑錄　李閎祖錄
李閎祖錄　楊道夫錄
陳淳錄　王力行錄
萬人傑錄　陳文蔚錄
李閎祖錄　黃升卿錄
黃義剛錄　廖德明錄
廖德明錄　黃㽦錄
不知何氏錄　包揚錄
楊道夫錄　楊道夫錄
廖德明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葉賀孫錄　輔廣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沈僩錄　甘節錄
不知何氏錄　萬人傑錄
沈僩錄　輔廣錄
沈僩錄　陳文蔚錄

禮八

周禮三

陳淳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呂燾錄
廖德明錄　黃義剛錄
李閎祖錄　陳淳錄

禮九

儀禮一

呂燾錄　林夔孫錄
湯泳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徐寓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林賜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李閎祖錄
黃卓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禮十

儀禮二

黃義剛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黃卓錄　李閎祖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陳淳錄
沈僩錄　沈僩錄
李閎祖錄　沈僩錄
李公謹錄　葉賀孫錄
李閎祖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李閎祖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包揚錄
黃義剛錄　徐寓錄
李閎祖錄　潘時舉錄

胡泳錄　胡泳錄
沈僴錄　陳淳錄
吳振錄　陳淳錄
李方子錄　吳雉錄
林夔孫錄

禮十一

小戴禮記一

陳文蔚錄　李煇錄
沈僴錄　黃義剛錄
陳文蔚錄　廖德明錄
沈僴錄　黃義剛錄

董銖錄　陳文蔚錄
陳文蔚錄　吳雉錄
葉賀孫錄　陳文蔚錄
曾祖道錄　呂燾錄
黃義剛錄　陳文蔚錄
李方子錄　不知何氏錄
黃義剛錄　李方子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劉砥錄　包揚錄

禮十二

小戴禮記二

吳必大錄　黃義剛錄
吳必大錄　沈僴錄
李方子錄　萬人傑錄
胡泳錄　萬人傑錄
萬人傑錄　沈僴錄
包揚錄　李方子錄
吳必大錄　徐㝢錄
葉賀孫錄　沈僴錄
林夔孫錄　沈僴錄
葉賀孫錄　李方子錄
包揚錄　楊道夫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輔廣錄　黃㽦錄
包揚錄錄　包揚錄
鄭可學錄　陳文蔚錄
葉賀孫錄　董銖錄
葉賀孫錄　程端蒙錄
呂燾錄　黃卓錄
林夔孫錄

禮十三

小戴禮記三

陳淳錄　吳必大錄

陳淳錄　陳淳錄
李閎祖錄　輔廣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包揚錄　李閎祖錄
鄭可學錄　包揚錄
吳必大錄　包揚錄
不知何氏錄　廖德明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吳必大錄　萬人傑錄
包揚錄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　黃義剛錄
包揚錄　不知何氏錄

禮十四

小戴禮記四

萬人傑錄　沈僩錄
葉賀孫錄　劉砥錄
不知何氏錄　董銖錄
林夔孫錄　董銖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陳文蔚錄　林子蒙錄
不知何氏錄　輔廣錄
包揚錄　李閎祖錄
黃義剛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徐寓錄
吳必大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吳必大錄　鄭可學錄
葉賀孫錄　董銖錄
不知何氏錄　董銖錄
鄭可學錄

禮十五

小戴禮記五

包揚錄　鄭可學錄
萬人傑錄　徐寓錄
胡泳錄　呂燾錄
呂燾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陳淳錄
甘節錄　呂燾錄
林夔孫錄　李閎祖錄
萬人傑錄　李閎祖錄

潘植錄　滕璘錄
楊道夫錄　呂燾錄
鄭可學錄　沈僩錄
沈僩錄　楊道夫錄
不知何氏錄　林子蒙錄
李方子錄　不知何氏錄
黃義剛錄　劉砥錄
吳必大錄　金去僞錄
黃卓錄　林賜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不知何氏錄

包揚錄　呂燾錄
沈僩錄　不知何氏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包揚錄　沈僩錄
周明作錄　不知何氏錄

禮十六

小戴禮記六

劉砥錄　不知何氏錄
包揚錄　沈僩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董銖錄　廖德明錄

葉賀孫錄　不知何氏錄
輔廣錄　輔廣錄
沈僩錄　包揚錄
陳淳錄　鄭可學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陳淳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楊道夫錄
鄭可學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湯泳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包揚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林子蒙錄　沈僩錄
葉賀孫錄　陳淳錄
呂燾錄　萬人傑錄

禮十七

小戴禮記七

林賜錄　黃義剛錄
沈僩錄　輔廣錄
陳文蔚錄　不知何氏錄

鄭可學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鄭可學錄
葉賀孫錄　李方子錄
輔廣錄　李方子錄
滕璘錄　沈僩錄
程端蒙錄　甘節錄
沈僩錄　呂燾錄
沈僩錄　沈僩錄
廖德明錄　林賜錄
萬人傑錄　包揚錄
黃升卿錄　沈僩錄

金去偽錄　陳文蔚錄
包揚錄　陳文蔚錄
沈僩錄　萬人傑錄
輔廣錄　陳淳錄
甘節錄　錢木之錄
黃義剛錄　陳淳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葉賀孫錄　葉賀孫錄
沈僩錄

禮十八

小戴禮記八

陳淳錄　葉賀孫錄
輔廣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錢木之錄
黃義剛錄　包揚錄
陳文蔚錄　葉賀孫錄
董銖錄　潘時舉錄
黃義剛錄　潘時舉錄
不知何氏錄　沈僩錄
陳淳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林夔孫錄
李方子錄　黃義剛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包揚錄　呂燾錄
陳淳錄　李儒用錄
鄭可學錄　黃義剛錄
金去偽錄

禮十九

小戴禮記九

不知何氏錄　吳必大錄
沈僩錄　董銖錄
郭友仁錄　輔廣錄
葉賀孫錄　呂燾錄

王過錄　葉賀孫錄
呂燾錄　王過錄
呂燾錄　陳淳錄
周謨錄　胡泳錄
呂燾錄　董銖錄
不知何氏錄　楊道夫錄
不知何氏錄　廖德明錄
陳文蔚錄　輔廣錄
林賜錄　孫自修錄
黃義剛錄　黃卓錄

禮二十

小戴禮記十
甘節錄　黃義剛錄
董銖錄　不知何氏錄
陳淳錄　楊方錄
葉賀孫錄　黃義剛錄
黃義剛錄　湯泳錄
徐寓錄　萬人傑錄
楊至錄　包揚錄
包揚錄　湯泳錄
吳必大錄　輔廣錄
黃義剛錄　包揚錄

包揚錄　黃義剛錄
湯泳錄　包揚錄
葉賀孫錄　萬人傑錄
陳淳錄　沈僩錄

禮二十一

大戴禮記
黃義剛錄　不知何氏錄
輔廣錄　不知何氏錄
輔廣錄

右禮朱子語類凡六百九十有七條宋導江黎氏仍莆田黃氏禮樂門目原編在八十四

卷八十五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八卷八十九卷九十一卷九十二卷今訂正類從十條爲禮一十七條爲禮二五十二條爲禮三卅四條爲禮四五十四條爲禮五卅八條爲禮六七十二條爲禮七八條爲禮八二十條爲禮九卅七條爲禮十二十六條爲禮十一卅七條爲禮十二卅二條爲禮十三卅一條爲禮十四五十條爲禮十五四十二條爲禮十六四十五條爲禮十七卅一條爲禮十八二十八條爲禮十九二十八條爲禮二十五條爲禮二十一先後卷次則有編定而子

原編條數益未嘗有所增云後學錢唐潘思齊記

朱子語類禮目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一

統論經義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于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于城市或于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

必大錄字伯豐臨川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饒錄入卷中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

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如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憂禮經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鬨一場後來只說莫若從厚恰似無奈何本不當如此姑徇人情從厚爲之是何所爲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與太學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與禮儀

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做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爲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摸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器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

葉賀孫錄

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傳文則詞語泛濫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一件事便要泛濫成章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裡說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却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許多大原大本又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且如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于道理不和于人

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問器遠昨日又得書說得大綱也是如此只是某看仙鄉爲學一言以蔽之只是說得都似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少間猶且不會中的若只要中帖只會中垜少間都是胡亂發枉了氣力二百步外若不會中的只是枉矢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作是便了下稍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

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若有些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爲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君舉所說某非謂其理會不是只不是

次序如莊子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仔細開墾未能如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某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那裏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麽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着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于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更有討些光采更好之

諸生度得他腳手也未可與拈盡許多只是且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兵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漢儒注書于不通處即說道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賴將去若將這說來看二項却怕孟子說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滅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

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于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過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

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不知何氏錄川按不知何氏錄有三饒錄二十卷為辛亥先生六十二歲時同舍共聞饒錄廿九卷為巳未先生七十歲時同舍共錄建別錄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錄此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王復興為今日禮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

不相似却到遭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着也是咤異賀孫問今齊斬尚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為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于祭祀當用如何底于軍旅當用如何底于平居當用如何底于見長上當用如何底于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于大朝會

大祭祀用之五服亦各用上衣下裳齊斬用麤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上紐衫一等紕繆鄙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些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經須是一一自着考究教定

葉賀孫錄

古禮于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

黃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

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于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于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

葉賀孫錄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着變夏商周之禮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禮文行

葉賀孫錄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

吳必大錄

朱子語類禮一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二

統論周禮儀禮小戴禮記

問閩郡中近已開六經曰已開詩書易春秋惟二禮未暇及詩書序各置于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周禮自是一書惟禮記尚有說話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于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于前而附禮記于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曾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皆凡下蓋禮記解行于世者如方馬之屬源流出于熙豐士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

鄭可學錄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六卷中

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間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問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向徇俗之鄙陋又覺大不經于心極不安如何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事要整頓便着從頭整頓吉凶皆相稱今吉服既不如古獨于喪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禮也須一一考究着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損益之若今便要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看世間都得其宜方好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祭哀期乃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曰自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

制作也須畧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
全然沒理會奈何若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
信得及這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昏尊卑且
以中梁爲等差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
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以十二一品以九陞
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庶人只用紗帛裹髻如
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權宜期喪當如何
曰且依四脚帽子加絰此帽本只是巾前二脚縛
于後後二脚反前縛于上今硬帽幞頭皆是後來
漸變重遲不便于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某必
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

間去見人又費輕如帽帶皂衫是多少費窮秀才
如何得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問期之服合如
何用上領衫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
深衣制而麤布加衰可乎曰深衣于古便服朝玄
端夕深衣深衣是箇便之衣吉服依玄端制却于
凶服亦做爲之則宜矣問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
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喪祭禮節繁
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夫
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
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
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

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
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器之
問國初衙前役用鄉戶曰客將次于太守其權甚
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敎閱出入皆主其事當
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產上下相體悉若做
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戶便爲公人各管逐
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爲吏人掌文書簡牘極下戶
爲胥徒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
英宗時有詔韓縝等要變不成王荆公做叅政一
變變了
㮚賀孫錄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
禮只疑有行未盡處看來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
但其言語是他人做今時宰相提舉勑令豈是宰
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
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
不知何氏錄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
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
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
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
陳文蔚錄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滕錄同卷中

錄中但恐周公立下此法云云沈僩錄云周禮是一箇草本尚未曾行

統論周禮儀禮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親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

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木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為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

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

錢木之錄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六卷中

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并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禬禳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

巫蠱之事安從有哉

楊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己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折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煞有文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有書子升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

錢木之錄

統論周禮小戴禮記

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算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看个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法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

葉賀孫錄

堯卿問高爲穆之義曰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這一排且如諸侯五廟一是太祖便居中二昭二穆相對今新死者祔則高過穆這一排對空坐禰在昭一排亦對空坐以某意推之當是如此但禮經難

考今若看得一兩般書猶自得若看上三四般去便無討頭處如孟子當時自無可考處了今看孟子考禮亦疎理會古制亦不甚得他只是大槩說且如說井田後舉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似這般證驗也不大故切安卿問孟子何故不甚與古合曰他只是據自家發放做相那箇時勢做又問鄭康成注王制以爲諸侯封國與周禮小大不同蓋王制是說夏商以前之制如何曰某便是不甚信此說恐不解有此理且如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某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畝田忽然說我要添與你作七十畝則要多少心力蓋人家各爲定業東阡西陌已自定了這五十畝中有溝洫有廬舍而今忽然變更又着分疆界制溝洫毀廬舍東邊住底移過西邊這裏住底遷過那裏一家添得二十畝田却勞動多少語至此大聲云恁地天下騷然不寧把幾多心力去做據某看來自古皆是百畝不解得恁地而今解時只得就他下面說放那裏若理會著實行時大不如此義剛問井田今使一家得百畝而民生生無已後來者當如何給之先生笑曰今且據見在人數給如封建夏商以前只是百里到

周方是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恁地却取四國地來方添成一國那四國又要恁地却何處討那地來安卿曰或言夏商只有三千里周時乃是七千里曰便是亂說且當時在在是國自王畿至要荒皆然今若要封得較大似夏商時便着每國皆添地却於何處頓放此須是武王有縮地脉法始得恁地時便煞改徙着許多國元在這裏底今又着徙去那裏宗廟社稷皆着改易如此天下騷然他人各有定分土地便肯舍着從别處去討君舉說封疆方五百里只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

五里四百里者徑百里三百里者徑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五十里如此看時尚似相合若是諸男之地方百里時以此法推之則止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箇耆長某便道他說只是謾人他向來進此書甚爲得意某嘗作一篇文以闢之逐項破其說且當時說侯六伯七如此則所封大國自少若是只皆百里而止便是一千里地只將三十國來封了那七十國那空放那裏却綿亘數百里皆無國又問三分去一之說如何曰便是不是他們只是不曉事解不行後便胡說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中置數州者那裏地平坦寸寸是地如道一

路某嘗登雲谷望之密密皆山其中間有些子罅隙中黃白底方是田恁地却如何去註疏多是如此有時到那解不行處便說從别處去義剛問先生向時說齊魯始封時皆七百里然孟子却說只是百里曰便是不如此今只據齊地是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魯地是跨許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闊時勢也是着恁地且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到周只有千八百國便是相并吞後那國都大了你却要只將百里地封他教他入那大國罅中去武王不柰何只得就封他當時也自無那閒地緣是滅了許多國如

孟子說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便是得許多空地來封許多功臣同姓之屬孟子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齊先是爽鳩氏居之後又是某氏居之如書所謂某氏徙于齊這便見得當時諸侯有過便削其地方始得那地來封後來底若不恁地時那太公周公也自無安頓處你若不恁地後要去取斂那地來封我功臣與同姓時他便敢起兵如漢晁錯時樣子且如孟子當時也自理會那古制不甚得如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然而制也嘗聞其畧也恁地便是不曾知得子細他當時說諸國許多事也只是大槩說

如此雖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又滕文公恁地時又却只說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元不曾說道便可王以齊王猶反手也便是也要那國大底方做得小底也柰何不得而今且說道將百里地與你教你行王政看你做從何處起便是某道古時聖賢易做後世聖賢難做古時只是順那自然做將去而今大故費手良久問諸生曰當劉項恁地紛爭時設使堯舜湯武居其時當如何是戰好是不戰好安卿曰湯武是仁義素孚於民人自然歸服不待戰曰他而今不待你素孚秦當時收盡天下尺地一民皆爲已有你仁義

如何地得素孚如高祖之徒皆是起于田里若使湯武居之當如何地勝得秦安卿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義伐至不義自是勝曰固是如此如秦可謂不仁不義當時所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也是做這意思做但當時諸侯入關皆被那章邯連併敗了及高祖入去緣路教無得鹵掠如此之屬也是恁地做了然他入去後又尚要設許多詭計誘那秦將之屬後方入得設使湯武居之還是恁地做不恁地做今且做秦是不仁不義可以勝那項籍出來紛爭許多時却如何對他還是與他厮殺若不與厮殺便被他殺了若與他厮殺時還是

不殺人麽當此時是天理是人欲恁地看來是未有箇道理湯武在那時也須着百端去思量與他區處但而今看來也未有箇道理胡叔器問太公呂后當時若被項羽殺了如何曰不特此一事當時皆是如此便是大費調護徐顧林擇之云項羽恁地麤暴當時捉得太公如何不殺了擇之曰羽也有斟酌他怕殺了反重其怨曰便是項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他必不殺故放得心下項羽也是團量了高祖故不敢殺若是高祖軟弱當時若敵他不過時他從頭殺來是定義剛曰孔明誘奪劉璋地也似不義或者因言渠雜學伯道所以後將

申商之說教劉禪曰便是適間說後世聖賢難做動着便是恁地粘手惹脚次日言某夜來思量那高祖其初入關後恁地鎭撫那人民及到灞上又不入秦府庫取財貨美女之屬皆是後來被項羽王他巴蜀漢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出來定三秦已自侵占别人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以王秦却也是定若是奪得那關中便也好住便且關了關門守得那裏面底也得又不肯休又去尋得弑義帝說話出來這箇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但既尋得這箇說話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牽五諸侯合得五十六萬兵走去彭

城日日去與酒取那美人更不理會却被項羽來
殺得狠當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後名義壞盡
了從此去便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乎假之
未久而遽歸者此也這若把與湯武做時須做得
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問高祖因閉關後引得項
羽怒若不閉時却如何先生笑曰只是見他頭勢
來得惡後且權時關閉着看他如何地

黃義剛錄
錄中而今解時二句陳淳錄云向解孟子且隨文如此解錄中甚爲得意淳錄云自奇其說與王制等合錄中且當時說侯六伯七云云淳錄云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錄中恁地却如何去淳錄云蓋百分之二又如何三分去一錄中而今大故費手下淳

錄有云漢高祖與項羽紛爭五年之間可謂甚窘欲殺他不能欲往又不得費多少心力想不是當初做亭長較快活錄中你仁義如何地得素孚淳錄云何處討地來行仁政如何得素孚于民用按此條淳錄作數條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
皆今服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
斬新別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
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虞黻不過是一水擔
相似夏火殷藻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必
須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
相生秦漢初已自趣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
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

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
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
魏公蓋以人情趨于簡便故也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統論儀禮小戴禮記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
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
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
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
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陳文蔚錄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
爲變禮看來全以爲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
義故以曲禮爲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
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爲經禮然儀禮
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者也禮
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
禮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後來藏
在秘府鄭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
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
七篇但多士禮耳

沈僩錄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內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諸篇附儀禮成一書如中間却將曲禮玉藻又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樂記文章頗粹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

葉賀孫錄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

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爲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

黃卓錄字先之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二卷中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着處

不知何氏錄

讀禮記須先讀儀禮嘗欲編禮記附於儀禮但須著和注寫德輔云如曲禮檀弓之類如何附曰此類自編作一處又云祖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却尚自記得自荊公廢了學究科後來人都不知有儀禮又云荊公廢儀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也

汪德輔錄字長孺鄱陽人壬子所聞先生六十三歲饒後錄十三卷中

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推之每篇皆然惟大傳是總解

廖德明錄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錄一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朱子語類禮二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三

統論周禮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李方子錄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真箇盛水不漏

輔廣錄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卷中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不知何氏錄

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廖德明錄

余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辭多理寡乃衰世之書支離蔓衍大不及左傳看此時文章若此如何會興起國家坐間朋友問是誰做曰見說是左丘明做葉賀孫錄

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藁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心之非所以

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旣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旣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纖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又云

陳徐周禮制度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做秦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秘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開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太尉爲三公及武帝始改太尉爲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去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階官冠軍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及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與兵兼名號已正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于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不如何且錄錄中然亦有杜撰錯說處今儒用錄云但說官屬不悉以類聚鈔總之見事必相關處却多合獨或者又謂有互相檢制之意此尤不然錄中但云主客行人之官三句儒用錄云大行人司儀掌賓客之事當歸春官而乃領于司寇錄中主地疆域之事三句儒用錄云陳方氏辨正封疆之享當屬地官而乃領于司馬錄中恭諸侯有變三句儒用錄云不得有其土地司馬主兵有咸懷諸侯之意故也錄中存其疆域之定制儒用錄作正其疆域之

定制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

萬人傑錄

禮學多不可考蓋爲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梢故學禮者多迂闊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在爾

吳必大錄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

余去僞錄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聞先生四十七歲池錄十五卷中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某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楊道夫錄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爲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

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
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蝦蟇已専設一
官豈不酷耶
訓浩錄丙午所聞先生五十七歲饒後錄九卷中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
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沈僩錄
先生以禮鑰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
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
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

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
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是若是恁地每一國添
了許多地便着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
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恁地大了周
公也是不奈他何就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國
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儞子厚說樣他是各
人占得這些子地先王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
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
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地非
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
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時國都恁大

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國雜居也於理勢
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
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周公之宇魯是
恁地闊這箇也是勢着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
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
則只百二十五里某說若恁地則男國不過似一
耆長如何建國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
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
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筭得國數極定
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
只存留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留作甚麼恁地則一

千里只將三十來同封了四伯那七十來同却不
知留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
定且大槩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
生論至此蹙眉曰這箇也且大槩恁地說不知當
時仔細是如何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
是不見周禮直卿曰觀子產責晉之辭則也恐不
解封得恁地大曰子產是應急之說他一時急後
且恁地放鵰云何故侵小這非是至論直卿曰府
史胥徒則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
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

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直卿曰那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首自有人擔來賣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齊整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

黃義剛錄

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永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行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

萬人傑錄

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合永嘉必欲合之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永嘉必欲合之

李閎祖錄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四卷中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

李閎祖錄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

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為四閭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說受田則用溝洫起賦斂則依井

李方子錄

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

溝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爲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其受廛爲氓者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

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逸所繫

不知何氏錄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卿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卽伍也五比爲閭閭卽兩也四閭爲族族卽卒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

萬人傑錄

問都鄙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可見其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

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齊須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爲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

陳淳錄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箇道理天下安得有箇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人地制如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
黃卓錄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萬人傑錄

王出戸則宗祝隨之出門則巫覡隨之
陳文蔚錄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肺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冤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鼓唐人亦有肺石
陳文蔚錄

統論儀禮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李儒用錄字仲秉岳陽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池錄四十三卷饒錄廿卷中

陳正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
葉賀孫錄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溫公禮有疏漏處高氏送終禮勝得溫公禮
黃義剛錄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舉古文作某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黃義剛錄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

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輔廣錄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服講況在上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則漢之

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

葉賀孫錄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輔廣錄葉賀孫錄畧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旣莫之考至于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譌謬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于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正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

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

沈僩錄

問冠昏喪祭何書可用曰只溫公書儀畧可行亦不備又曰只是儀禮問伊川亦有書曰只有些子

甘節錄字吉甫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五卷中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曰吉旣無筮而卜禮畧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旣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省文之義如何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如父母戒女止有其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

萬人傑錄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冠禮昏禮不知起於何時如禮記疏說得恁地不知如何未暇辨得

黃義剛錄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

葉賀孫錄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人文字如今人善爲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自爲文章如雜著等却不甚佳

萬人傑錄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奪如

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葉賀孫錄

古人祭禮次喪禮蓋謂從那始作重時（重用木司馬儀用帛）便做那祭底道理來後來人却移祭禮在喪之前不曉這箇意思

潘植錄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饒錄二十九卷中

問子升向見考祔禮繇子細不如其他禮數都考得如此否曰未能及其他曰今古不同如殯禮今已自不可行了升因問喪禮如溫公儀今人平時既不用古服却獨於喪禮服之恐亦非宜兼非禮不足哀有餘之意故向來斟酌只以今服加衰絰曰論來固是如此只如今因喪服尚存古制後世有願治君臣或可因此舉而行之若一向廢了恐後來者愈不復識矣

錢木之錄

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隻扇觀儀禮中可見

黃義剛錄

統論小戴禮記

問看禮記語孟孰先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

甘節錄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

輔廣錄

錄中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句下李方子錄有云以是知禮記亦出于孔門之徒無疑

廣之此言極是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思定辭民哉並及上堂聲必揚入戶必下戶皆是韻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處文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

李方子錄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龔實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龔云有辨之久不决遂共往決之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否李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龔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

包揚錄

問喪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純處如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兄霸無父也曰表記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有未安處今且只得如注說

金去僞錄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

萬人傑錄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余大雅錄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歲池錄三卷中錄中自可了句下陳文蔚錄有云問二禮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統論大戴禮記

大戴禮無頭其篇目闕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黃義剛錄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輔廣錄

朱子語類禮三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四

統論諸說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黃嵤錄字子耕豫章人戊申所聞先生五十九歲饒錄九卷十卷中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

理會處吳必大錄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陳淳錄錄中鄭康成是箇好人黃義剛錄云康成也可謂大儒

或曰經文不可輕改曰改經文固啟學者不敬之心然舊有一人專攻鄭康成解禮記不合改其文如蛾子時術之亦不改只作蠶蛾子云如蠶種之生循環不息是何義也且如大學云舉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義理余大雅錄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葉賀孫錄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又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存得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底似勝陸底後世禮樂全不足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六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

却在隋書劉子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林賜錄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六歲饒錄卅二卷中林夔孫錄同

問漢諸儒所議禮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問文定七廟之說如何曰便是文定好如此硬說如何恁地說得且如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後只是親廟時何不與亂斯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爲之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宗祀如
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一箇親
廟了便是書雖理會且如成王崩後十餘日此自
是成服了然顧命卻說麻冕黼裳彤裳之屬如此
便是脫了那麻衣更來著色衣文定便說道是攝
行踐阼之禮某道政事便可攝而行阼豈可攝而
踐如何恁地硬說且如元年他便硬道不要年號
而今有年號人尚去揩改契書之屬若更無後當
如何又問志一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一則
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他是說春秋
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

麟與文成致麟但某意恐不恁地這似乎不祥若
是一箇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揜采因言馬子莊
道泉州曾有一麟胡叔器云但是古老相傳舊日
開江有一白駒先生曰馬說是二十年間事若白
駒等說是起於禹如顏師古注啟母石之說啟如
此近時廣德軍張大王分明是做這一說
黃義剛錄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
說得亦自好
黃義剛錄

開五禮新儀目古人于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
周回于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
鄭可學錄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
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
禮內有
李方子錄

開元禮有制史弔吏民之禮略如古者國君弔臣禮
本朝刪去此條
李方子錄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某道卻是一件
事後來只恁休了又曰通典亦自好設一科又曰

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
黃義剛錄 錄中通典中間數卷議亦好一作後面數卷議亦好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
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爲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
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謂朝
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李方子錄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溫公卻
是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黃義剛錄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寫若向上尊長則寫又問溫公所作主牌甚大濶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爲是曰便是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勗禮

黃義剛錄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爲骨

李方子錄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昭信任文薦字希純某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優說得皆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人杜撰胡說麻沙有王伯照文字三件合爲一書

輔廣錄

王侍郎普禮學律歷皆極精深蓋其所著皆據本而言非出私臆某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考訂精確極不易得林黃中屢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都是杜撰或言福州黃繼道樞密祖舜與伯照齊名曰不同黃只是讀書不曾理會道功夫是時

福州以理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某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答西不可曉劉說話極仔細有來歷可聽某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爲需見險而不止爲訟需訟下卦皆坎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其變爲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

沈僩錄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不知何氏錄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于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嘗謂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旣受學則退而習于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旣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考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子

由古史亦遽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來從學者則自費糧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耳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糧想亦取之列國之饋餉孔子居衛最久所以于靈公孝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游說丐貸不可以爲國孟子之時從衆尤盛當時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時之比春秋時人淳未甚有爭故齊晉皆累世爲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拾人才以爲用故不得不厚待士

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而進於天子

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有罰有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員數亦有限不知如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猶無安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託於諸侯爲寓公恐無此理蓋出後世儒者之傅會進士不當有甚大過而遂廢其君絕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爲世臣盤據豈復容外人爲之耶曰然據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才用必不曾再貢之於天子天子亦自擁虛器無用他處當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寬故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存于諸侯之國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復多仕于列國之大夫當時爲大夫之陪臣者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復執大夫之權所以說祿去公室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天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爲士三命爲大夫天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庶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爲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

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爲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曰然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蓋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內其輕在外故不同也

沈僩錄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蔚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于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

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温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温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温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足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

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

陳文蔚錄

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君賜衣服服以拜賜絕句是以辟之命銘爲烝彝鼎儁點以辟之爲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如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放此亦有理聖人作作

一句爲禮以教人學記大學之教也作一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乃言底可續三載皆當如此不在此位也呂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是後看家語乃無不字當從之

葉賀孫錄

禮編纔到長沙即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且不爲久留計遂止後至都下庶幾事體稍定做箇規模盡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

葉賀孫錄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

苦每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閑更一兩朋友相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名四方朋友習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去國矣

沈僩錄

問冠婚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温公書儀人已以爲難行其殺饌十五味亦難辦舜功云隨家豐儉曰然問唐人立廟不知當用何器曰本朝只文潞公立廟不知用何器曰與叔亦曾立廟用古器然其祭以古玄服乃作大袖皂衫

亦怪不如著公服今五禮新儀亦簡唐人祭禮極詳

鄭可學錄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

葉賀孫錄　錄中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陳淳錄云欽夫嘗在嚴州刊三家禮錄中最易行淳錄云只一家事錄中如昏禮下兩句淳錄云纔兩家如五兩之儀須兩家是一樣人始得

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溫公後一截依伊川昏禮事屬兩家恐未必信禮恐或難行若冠禮是自家屋裏事却易行向見南軒說冠禮難行某云是自家屋裏事關了門將巾冠與子弟戴有甚難又云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別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問必待三月如何曰今若旣歸來直待三月又似太久古人直是至此方見可以爲婦及不可爲婦此後方反馬馬是婦初歸時所乘車至此方送還母家

葉賀孫錄

泳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以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泳曰考禮無味故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與叔言如嚼木札今以半日看義理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妨後蒙賜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州尚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庶幾詳審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此期耳福州謂黃直卿也庚申二月旣望先生有書與黃寺丞商伯云伯量依舊在門

館否禮書近得黃直卿與長樂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爲人事書尺妨廢不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留得伯量相與協力若渠今年不作書會則煩爲道意得其一來爲數月留千萬幸也作書時去易簀只二十有二日故得書不及往後來黃直卿編李敬子摺往成禮編又以昏嫁不得行昨寓三山楊志仁反復所成禮書只有本末若泳仰究前緒有以遂此志也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卅四卷中

服議漢儒自爲一家之學以儀禮喪服篇爲宗禮記中小記大傳則皆申其說者詳密之至如理絲桶

髮可試考之畫作圖子更參以通典及今律令嘗有以見古人之意不苟然也
銖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祇一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楊驤錄字子昂建寧人己酉甲寅所聞先生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羮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
葉賀孫錄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溫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溫公祭儀庶羞麪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可滕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或主婦庶子弟終獻或嫡孫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韓魏公禮不同包揚錄錄中或主婦云云葉賀孫錄云未有主婦則弟為亞獻弟婦得為終獻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
輔廣錄

朱子語類禮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滌思齊仝訂

禮五

附論

今之冠昏禮易行喪祭禮繁多所以難行使聖人復出亦必理會教簡要易行今之祭禮豈得是古人禮唐世三獻官隨獻各自飲福受胙至本朝便都只三獻後方始飲福受胙也是覺見繁了故如此

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却幾處如今人飲食如何得恁地多橫渠說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

葉賀孫錄

徽廟訃至胡明仲知嚴州衆議欲以日易月張晉彥為司理爲明仲言前世以日易月皆是有遺詔今太上在遠無遺詔豈可行胡曰然則如之何曰盍請之於朝胡如其說不報

鄭可學錄

高宗登遐壽皇縗衣不離身而臣子晏然朝服如常只於朝見時略換皂帶以爲服至尊之服冠有數樣衣有數樣所以當來如此者乃是甚麼時便著甚麼樣冠服昨聞朝廷無所折衷將許多衣服一齊重疊著了古禮恐難行如今來却自有古人做未到處如古者以皮束棺如何會牢縫又設熬黍稷於棺旁以惑蚍蜉可見少智然三日便殯了又見得防慮之深遠今棺以用漆爲固要拘三日便殯亦難喪最要不失大本如不用浮屠送葬不用樂這也須除却所謂古禮難行者非是道不當行只怕少間止了得要合那邊要合這邊到這裏一重大利害處却沒理會却便成易了古人已自有箇活法如身執事者面垢而已之類

葉賀孫錄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

不如何氏錄 沈僩錄畧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爲重爲主節

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葬斂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葬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

黃義剛錄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量

胡泳錄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

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胡泳錄

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畱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濶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見死子幼禮然也

葉賀孫錄

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濶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字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葉賀孫錄

風之爲物無物不入因解巽爲風今人棺木葬在地中少間都吹喎了或吹飜了問今地上安一物雖烈風未必能吹動何故地如此堅厚却吹得動曰想得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及出平地則其氣渙散矣或云恐無此理曰政和縣有一人家葬其親於某位葬了但時聞壙中響聲其家以爲地之善

故有此響久之家業漸替子孫貧窮以爲地之不利遂發視之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壞其所擊觸處止當壙前之龍壙今捲磚爲之棺木所入之處也或云恐是水浸致然曰非也若水浸則安能擊觸有聲不知此理如何

不知何氏錄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子靈至慟

葉賀孫錄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

葉賀孫錄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爲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黄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黄㽦錄

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葉賀孫錄

或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不曉得

黄義剛錄 錄中公曉得不曉得陳淳錄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

古人祭祀只是席地今祭祀時須一椅一桌木主置椅上如一派排不足只相對坐亦得然對其前不得拜謂所在窄了須逐位取出酒就外酹

包揚錄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橫渠考得較仔細

童伯羽錄字蜚卿甌寧人庚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十五卷中

居父問祖妣配祭之禮先生檢古今祭禮唐元和一段示之

葉賀孫錄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於堂或廳上坐次亦如在廟時排定祔祭旁親者右丈夫左婦女坐以就裏爲大凡祔於此者不從昭穆了只以男女左右大小分排在廟却各從昭穆祔

包揚錄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爲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着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嫂無人主祭而我爲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

包揚錄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

曰夫婦同牢而食

陳文蔚錄

夫祭妻亦當拜

黃義剛錄

一之問長兄死有義嫂無子不持服歸父母未幾亦死于父母家嫂已去而無義亦不祀其嫂之主又有次兄年少未娶而死欲以二兄之主同爲一櫝如何曰兄在日不去嫂兄死後嫂雖歸父母家又不嫁未得爲絕不祀亦無謂若然是弟自去其嫂也兄弟亦何必同櫝乎

陳淳錄

堯卿問荆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祔於外氏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爲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

黃義剛錄

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是時因思古人有八十歲躬祭事拜跪如禮者常自期以爲年至此時當亦能如此在禮雖有七十曰老而傳則祭祀不預之說然亦自期儻年至此必不敢不自親其事然自去年來拜跪已難至冬間益艱辛今年春間僅能立得住遂使人代拜今立亦不得了然七八十而不衰非特古人今人亦多有之不知某安得如此衰也

沈僩錄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糉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陳淳錄

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垂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

陳淳錄

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李丈問曰夜來之祭飲福受胙否曰亦不講此婺源俗豕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腸肚尾腎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亦炙肉及以魚佐之云是用甚忌有器皿之設

陳淳錄

先生以歲前二十六夜祭先云是家間從來如此這

又不是新安舊俗某嘗在新安見祭享又不同只都安排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亦不舉燭只黑地主祭一人自去燒香禱祝了祭饌不徹閉戸以待來早方徹其祭不止一日從二十六日連日只祭去大綱如今俗所謂喚福

葉賀孫錄

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否曰不祭因說五祀皆設主而後迎尸其詳見月令註與宗廟一般遂舉先生語解中王孫賈一段先生曰當初因讀月令注方知王孫賈所問奧竈之說

陳淳錄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桌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王過錄字幼觀鄱陽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卷中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

不知何氏錄

高宗御製七十二子贊曾見他處所附封爵姓名多用唐封官號本朝已經兩番加封如何恁地

葉賀孫錄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人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

黄義剛錄

陳淳錄同

問左右必竟孰爲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爲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爲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尙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尙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爲乎

輔廣錄

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此等舊禮亦好却有等殺今著公令從事郎以下庭參不拜則以

上者不庭參可知豈有京朝官復降階之禮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却降階問若客司揖請降階則如何曰平立不降可也同官雖皆降階吾獨不降可也是時將赴莆田問此先生又云古者庭參官令錄以下往往皆拜惟職官不拜所以著令如此

廖德明錄

因問欲使士人爲宰相吏升降揖遜不拜否曰古人皆有此禮本朝廢之又問古人何故受拜曰不然孔子須拜衞靈公魯哀公舊制宰相在堂上御史中丞爲班首與對拜於階下又聖節日百官盡揖

宰利於何處

包揚錄

子晦將赴莆陽請於先生今屬邑見郡守不問官序列墻壁如何曰若欲自行其志勿從俗可也因云今多相倘如此以此去事人固是無見識且是爲官長者安受而不疑更是怪坐客云趙丞相帥某處經過某處而屬邑宰及同僚皆於船頭迎望拜接後却指揮不要此般禮數這般所在須先戒飭客將或云今人見宰相欲有所言未及出口已爲客將按住云相公尊重至有要取覆而客將抗聲云不得取覆者先生曰若是有此等無奈何須此

之可也

葉賀孫錄

有士大夫來謁各以坐次推遜不已先生曰吾人年至五十後莫論官休

孫自修錄字敬父宣城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一卷中

大抵前輩禮數極周詳鄭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以今人律之先王之禮則今人爲山鹿野麋矣然某尚及見前輩禮數之周今又益薄矣

沈僩錄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兄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包揚錄

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相對則有拜不著處

輔廣錄

今人褻拜父母兄弟極害義理

包揚錄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包揚錄

族長至已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疎皆然北人以姑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

包揚錄

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必是跪以其慣了故脚不

痛所以拜時易也古人之拜正如今道士拜二膝齊下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似有罪是不恭也今人不然

周明作錄字元興建陽人壬子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三歲饒錄二十二卷中

問盤坐于理有害否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著地觀畫圖可見古人寄處未見得其跡郎是如此管寧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難久盤坐亦何害

陳淳錄

錄中古人席地三句徐寓錄云古人亦只跪坐未

有盤坐錄中古人寄處未見得二句寄錄云古人時節處自如此寄

凡是坐物有可以按手者如今之三淸椅

周明作錄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者不說只後漢志內畧載又多不可曉

不知何氏錄

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

呂燾錄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錄卅六卷在七卷中

今之表啟是下諫其上今之制誥是君諫其臣

楊道夫錄

今之書簡使上覆以爲重於啟也然用啟字則有義理用覆字却無義理啟乃開啟之啟覆爲審覆之覆如三覆奏謂已有指揮更爲再三審覆之也

輔廣錄

問今人書簡未嘗拜而言拜未嘗瞻仰而言瞻仰如何曰瞻仰字去之無害但拜字承用之久若遽除去恐不免訊罵前輩只云某啟啟是開白之義法帖中有頓首韓文中有再拜其來已久問啟文訓跪如秦王問范雎有跽而請之曰古人席地而坐有問於人則畧起身將其膝至地或謂之跪若婦人之拜在古亦跪古樂府云伸腰拜手跪則婦人當跪而拜但首不至地耳不知婦人之不跪起於何代或謂唐武后時方如此亦未可知周天元令命婦爲男子之拜以稱賀及天元薨遂改其制想史官書之以表其異則古者婦人之拜其首不至地可知也然則婦人之拜當以渠拜頗合於古

萬人傑錄

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弡中原父遂以爲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弡伯遂以爲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弡非張乃某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

輔廣錄

朱子語類　禮五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六

周禮一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怠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於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葉賀孫錄　天官冢宰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瀾寺宮嬪醯醬魚鹽

之屬無不領之道夫問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於君身故使之領否曰然

楊道夫錄　天官冢宰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不知何氏錄　天官冢宰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為之不是兵卒

陳淳錄　天官宮正宮伯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着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教也不略如閭胥書其孝弟婣䘏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黃義剛錄　地官大司徒　錄中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着七句陳淳錄云民無住處無物喫亦如何教得所以辨五方之宜以定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后教可行也

直卿問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為教民以六德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

陳淳錄　地官大司徒

周禮中說教民處止及於畿內之民都不及畿外之
民不知如何豈應如此
輔廣錄　地官大司徒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
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
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
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
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
此二句鄭注不可曉疑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
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

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
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
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
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
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
故風各以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
到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
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
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隨而盛衰如
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
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則落故

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
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
角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
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
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曰以崑崙山言
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其所生亦
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
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缘更
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
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
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

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
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
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山即崑崙也云
山頂有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
中國者為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
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處則
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
有之中國為南潭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潭部內
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
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
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

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横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只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矣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沈僴錄

地官大司徒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便是地之中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攷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攷得精密有個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曆法疏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濶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於這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疏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

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躔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

所以都無是處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一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容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個頭勢大數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沈僩錄 地官大司徒

錄中此便是地之中下一本有云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錄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下一本有云嶽臺在浚儀屬開封府

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僩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為乃地之遊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

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

沈僩錄 地官大司徒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為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北方地形尖斜日長而夜短骨里幹國煮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少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

萬人傑錄 地官大司徒

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仔細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為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為南北之中了所以無

差如涼傘然中心却小四簷却闊故如此某初疑
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方見得決然是如此
黃榦錄字直卿三山人未詳所聞年歲饒錄一卷饒後錄二卷中
地官大司徒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凡千里以方五百里
封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
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為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
何欺誑之甚
李閎祖錄
地官大司徒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
建太平之基本他這個一如棊盤相似枰布定後
棊子方有放處因論保五法
楊道夫錄
地官大司徒
二十五家為閭閭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
居當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旁如身之脊呂骨當
中而肋骨分布兩旁也
沈僩錄
地官大司徒
問六德智聖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蓋無所
不通明底意思
童伯羽錄
地官大司徒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
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

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
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
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李方子錄
地官小司徒注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
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概依他如此看
陳淳錄
地官小司徒注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猶有可指名者道字
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
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
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
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
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
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
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
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
物之理所以屬能
沈僩錄
地官鄉大夫
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
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
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

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陳文蔚錄　地官黨正　錄中如今之掛位然呂燾錄云猶而今別設卓也）

古制微細處今不可曉但觀其大概如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鄭康成作一說鄭司農又作一說憑何者為是（陳淳錄　地官載師）

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為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田者是也（黃義剛錄　地官載師）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邪曰民自為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田者是也（陳淳錄　地官載師）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何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兵其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非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非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陳淳錄　地官載師）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曰近處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為兵至如稍縣都却是七家只出一兵直卿曰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則是都鄙却成九一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難曉這個今且理會得大概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時節去封建井田尚煞爭恰如某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醫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些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民處如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稅輕於什一也只是向時可恁地說今何

嘗數倍緣上面自要許多用而今縣中若省解些月椿看州府不來打罵麼某在漳州解發銀子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某不能管得判一箇可付一笑字聽他們自去理會以恁時節却要行井田如何行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得來也是大過但也是行不得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地狼狽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個親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決不能皆

賢若有一箇在那裏無措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個國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卻如何區處更是人也自不肯去今且教一個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肯作錢塘縣尉唐時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苻秦也曾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卻要遣人押起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大概論之聖人封建卻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忒煩前後都不相照想是子由老後昏眊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辨之得四五段不曾終了若東坡辯便不如此他每每兩牢籠說他若是主這一邊說將那一邊害處都藏著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理會因曰蘇氏之學喜於縱恣跌蕩東坡嘗作某州學記言井田封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言舜遠矣不可及矣但有子產尚可稱他便是敢恁地說千古萬古後你如何知得無一箇人似舜

黃義剛錄 地官載師 錄中似而今時節去封建井田二句陳淳錄云因論封建井田日大概是如此今只看箇大意若要行時須別立法制使簡易明白取于民者是以供上之用上不至于乏而下不至于苦則可矣今世取封建井田大段遠錄中無大故害民處下淳錄有云如淳之鹽錢罷了錄中便也是看破了淳錄云見暢潽道錄總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錄中且如封建下二句淳錄云柳子厚說

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底好意錄中若如主父偃之說兩句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是王族貴驕之子不足以君國子民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已錄中便不封建也得下十二句淳錄云封建以大體言之卻是聖人公共為民底意思是為正理以利害言之第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箇個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廉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國君因而罷了也不是不與他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何只這一處利少而害多便自行不得錄中鬱林國王淳錄云桂國之君錄中他定是不肯去淳錄云他定以荒僻不樂于行錄中人都不肯去淳錄云一時功臣皆棄于在京而不肯行錄中苻秦也曾如此來四句淳錄云苻堅封功臣于數國不肯去逝之使去錄中子由古史論得也忒煩二句淳錄云子由論封建引證又都不著川按此一條淳錄作數條

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間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也

葉賀孫錄 地官載師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文蔚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揖而已然王卻

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只是揖亦不同如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類各有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

陳文蔚錄　地官師氏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潘植錄　地官保氏

周禮六書制字固有從形者然爲義各不同却如何必欲說義理得龜山有辯荆公字說三十餘字荆公字說其說多矣止辯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而隨其後屑屑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

沈僴錄　地官保氏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貨之不售者或買或賒或貸貸者以國服爲息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何也

李閎祖錄　地官泉府

直卿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

葉賀孫錄　地官遂人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爲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爲米一石五斗爾

沈僴錄　地官遂人

問遂何以上地特加萊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曉鄉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大抵鄉吏專主教遂吏專主耕

陳淳錄　地官遂人

問鄉遂爲溝洫用貢法都鄙爲井田行助法何以如此分別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

洫之法田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以令貢賦便是用貢法

陳淳錄　地官遂人

子約疑井田之法一鄉一遂爲一萬有餘夫多溝洫川澮而匠人一同爲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如此則不是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郤克帥諸國伐齊齊來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

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盡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復南流一束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欲使齊盡東其畝欲爲侵伐之利耳而齊覺之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衔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次日又曰昨日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看不子細耳 沈僩錄 地官遂人

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 吳必大錄 地官遂人

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廩祿皆然猶今官中給俸米 沈僩錄 地官稍人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 李閎祖錄 地官司稼

朱子語類禮六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七

周禮二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 黃義剛錄 春官典瑞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 林夔孫錄字子武三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四卷中 春官司服 錄中車騎之騎黃義剛錄作旗

祖宗時有大朝會如元正冬至有之天子被法服羣臣皆有其服籍溪在某州爲解頭亦嘗預元正朝班又舊制在京升朝官以上每日赴班如上不御殿宰相押班所以韓魏公不押班爲臺諫所論籍溪云士服着白羅衫青襟有裙有佩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士服正如此某後來看祖宗實錄乃是教大晟樂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今朝廷所須緋衫乃有司之服也

萬人傑錄 春官司服附 輔廣錄畧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

鬯之酒灌神

萬人傑錄 春官司服

政和間嘗令天下州學生習大晟樂者皆着衣裳如古之制及漆紗帽但無頂爾及諸州得解舉首貢至京師皆若此赴元日朝或曰著褙雜志載背子近年方有舊時無之只汗衫襖子上便着公服女人無背只是大衣命婦只有橫帔直帔之異爾背子乃婢妾之服以其在背後故謂之背子先生曰見說國初之時至尊常時禁中常只裹帽着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見前輩說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帽着背不裹帽便爲非禮出門皆須具冠帶今皆失了從來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簡便平時着背常朝引見臣下只是涼衫今遂以爲常如講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涼衫

不知何氏錄 春官司服附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嵯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有徵角左宮羽今必不然

李方子錄 春官司服附

因言服制之變前輩無着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人不着背子則何服曰大衣

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僴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爲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着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皆不可曉又曰後世禮服固未能猝復先王之舊且得華夷稍有辨別猶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服從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只

從此起遂爲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如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濶及畫晩唐王鐸輩則又濶相承至今又益濶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某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某人遂寄往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某不敢爲也某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襬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彼時猶守得這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爲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省

服爲常服今之公服卽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駁見一二如王彥輔麈史猶畧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爲起于魚朝恩一時人爭傚士大夫欲爲幞頭則曰爲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爲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巳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曰略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帽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劒沙溪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坯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沈僩錄

春官司服附

而今衣服未得復古且要辨得華夷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

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服也至唐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着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則無時不服唐初年服袖甚窄全是胡服中年漸寬末年又寬但看人家畫古賢可見唐初頭上裹四脚軟巾至魚朝恩以桐木爲冠如山形安於髻上方裹巾後人漸學他至本朝漸變爲幞頭方用漆紗做本來唐時四脚軟巾只人主後面二帶用物事穿得橫臣下不敢用後藩鎮之徒僭竊用今則朝廷一例如此

林學蒙錄字正卿三山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錄卅二卷中
春官司服附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頻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須大費一巡只得恁地包在那裏

葉賀孫錄
春官司服附

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三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

世循襲遂爲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着禮服幞頭圓頂軟脚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爲白凉衫紹興二十年間士人猶是白凉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

黃義剛錄
春官司服附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時畧加整頓猶愈於不爲如小衫令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做此庶有辨別也

李閎祖錄
春官司服附

上領服非古服看古賢如孔門弟子衣服如今道服却有此意古畫亦未有上領者惟是唐時人便服此蓋自唐初已雜五胡之服矣

葉賀孫錄
春官司服附

問士祭服曰應舉者用襴衫幞頭不應舉者用皂衫幞頭問皂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亦只當凉衫中間朝廷一番行冠帶後却自朝官先廢了崇觀間莆人朱給事子入京父令過錢塘謁故人某大卿初見以衫帽及宴亦衫帽用大樂酒一行樂一作主人先酹遂兩手捧盞側勸客客亦酹主人捧盞

不移至樂罷而後下及五盞欲坐請解衫帶着背子不脫帽以終席來歸語其父父曰我所以令汝謁見者欲汝觀前輩禮儀也此亦可見前輩風俗今士大夫殊無有衫帽者嘗有某人作郡作衫帽之禮監司不喜以他故按之

陳淳錄
春官司服
錄中捧盞不移黃義剛
錄云依舊側盞不移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爲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

陳淳錄
春官冢人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畧如家祭唐人亦不見有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在曰却不曾考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

黃義剛錄 春官冢人 陳淳錄少異

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樂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呂爲角則南呂爲宮太簇爲徵則林鍾爲宮應鍾爲羽則大簇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注家之說非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

先生偶言及律呂謂管有長短則聲有清濁黃鍾最長則聲最濁應鍾最短則聲最清時舉云黃鍾本爲宮然周禮祭天神人鬼地示之時則其樂或以黃鍾爲宮或以林鍾爲宮未知如何曰此不可曉先儒謂商是殺聲鬼神所畏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爲宮未知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爲樂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今古樂不可見矣長沙南嶽廟每祭必用樂其節奏甚善祭者久立不勝其勞據圖經云是古樂然其樂器又亦用伎鼓之類如此則亦非古矣時舉因云金聲玉振是樂之始終不知只是首尾用之還中間亦用耶曰樂有特鐘特磬有編鐘編磬編鐘編磬是中間奏者特鐘特磬是首尾用者時舉云所謂玉振者只是石耶還眞用玉曰只是石耳但大樂亦有玉磬所謂天球者是也

不知何氏錄 春官大司樂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陳淳錄 春官大司樂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

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宫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這却不如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麽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徽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了不知是如何乎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别是一項未消得理會

黄義剛錄 春官大司樂

問温公論本朝樂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其傳久矣徽宗令人作之作

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如今俗樂亦只有宫商羽三調而已

陳淳錄 春官大司樂附

俗樂中無徵聲蓋沒安排處及無黄鍾等四濁聲

黄㽦錄 春官大司樂附

今之曲子亦各有某宫某宫云今樂起處差一位

滕璘錄 春官大司樂附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說

林賜錄 春官大司樂附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

楊道夫錄 春官大司樂附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徽宗時一黥卒魏漢律造雅樂一部皆杜撰也今太學上丁用者是此樂

包揚錄 春官大司樂附

洛陽有帶花劉使名几于俗樂甚明蓋曉音律者范蜀公徒論鍾律其實不曉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爲

宫則君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比范公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說得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却生變律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劉几與伶人花日新善其弟厭之令勿通几或花吹笛于門外則出與相見其弟又令終日吹笛亂之然花笛一吹則劉識其音矣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向見一女童天然理會得音律其歌唱皆出于自然蓋是稟得這一氣之全者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附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黃升卿錄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僩錄二十一卷中 春官大司樂附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只學古樂府做辭拗強不似亦多錯字

不知何氏錄 春官大司樂附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

錢木之錄 春官大司樂

周禮不言祭地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

萬人傑錄 春官大司樂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李閎祖錄 春官大師

自黃鍾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李閎祖錄 春官大師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

楊道夫錄 春官大師

律呂有十二用時只使七箇自黃鍾下生至七若更插一聲便拗了

陳淳錄 春官大師

律十有二作樂只用七聲惟宮聲筵席不可用用則賓主失歡力行云今人揲卦得乾卦者多不為吉故左傳言隨元亨利貞有是四德乃可以出曰然

王力行錄字近思同安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僩錄十八卷中 春官大師

七聲之說國語言之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附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着他不曉事愈見鶻

寔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用林鍾爲徵大
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
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
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
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
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
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鍾只
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
用柱子來逐弦分十二柱取定聲立均之意本只
是如此古來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
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黃字闕却上面一截

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
之中自是數千色甚事

陳文蔚錄 春官大師附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
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
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
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
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
以合也

李閎祖錄 春官大師附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只
不定也

黃升卿錄 春官大師附

問古尺何所考曰羊頭山黍今不可得只依溫公樣
他考必仔細然尺亦多樣隋書載十六等尺說甚
詳王莽貨泉錢古尺徑一寸因出二尺曰短者周
尺長者景表尺

黃義剛錄 春官大師附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若
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
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
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

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卽有五胡之亂和峴
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
初不曾理會樂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
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
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

廖德明錄 春官大師附

無聲做管不成

廖德明錄 春官大師附

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爲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
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
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其制作通典亦畧備史記

律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溫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𨅊溫公又在下黃嵤錄春官大師附錄中尺以三分爲增減以下七句萬人傑錄云律管只以九寸爲準則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損一如破竹矣

司馬遷說律只是推一箇通了十二箇皆通不知何氏錄春官大師附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以古本爲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爲準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爲準漢書云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爲之然下粟時頓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爲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于此仁宗時李照造樂蜀公謂差過了一音弁思之爲之痛心劉羲叟謂聖上必得心疾後果然包揚錄春官大師附錄中實今九寸爲準下一本有濶九寸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于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此則所論過于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爲皆是亂說與某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楊道夫錄春官大師附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據楊道夫錄春官大師附

問季通律書辨曉曰甚分明但未細考耳問空圍九分便是徑三分曰古者只說空圍九分不說徑三分蓋不啻三分猶有奇也問算到十七萬有餘之數當何用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如太簇四寸惟用半聲方和大抵考究其法是如此又未知可用與否耳飾五聲須是知音律之人與審驗過方見得廖法明錄春官大師附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近時所作律逐節吹得却和

怕如今未必如此這箇若促些子聲便焦殺若長
些子便慢蕩
葉賀孫錄 春官大師附
樂聲黃鍾九寸最濁應鍾最淸淸聲則四寸半八十
一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四至六十四則不齊而不
容分矣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音律如尖塔樣濶者濁聲尖者淸聲宮以下則太濁
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

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
屬而實相爲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即此
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
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
沈僩錄 春官大師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
宮變徵爲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
之後不容彈矣之意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附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爲佳溫公與范
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

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蓋此事在
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
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鍾名爲啞鍾不曾擊
得蓋是八十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
箇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宮聲若一例皆
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唐
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搖曰送其一
記不得蓋招則邀之之意搖則搖手呼喚之意送
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爲余言其祖父嘗
爲之收得譜子曰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列坐
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搖招搖三方一圓

分成四片得在搖前人多不知皆以爲啞謎漢卿
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舉說其人
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又以
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却只用太常
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
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
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
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
字合作黃鍾調結尾亦著作黃鍾聲應之如七月
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淸聲調末亦以淸
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冲冲五

字二字皆是濁聲黃鍾調末以濁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說事事喚做會經理會來如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宮商角徵羽何者盖自有箇疾徐高下

葉賀孫錄 春官大師附

温公與范忠文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等議樂空自爭辯看得來都未是元不曾去看通典據通典中所說皆是又且分曉廣云如此則杜佑想是理會得樂曰這也不知他會否但古樂在唐猶有存者故他因取而裁於書至唐末黃巢亂後遂失其傳至

周世宗時王朴據他所見杜撰得箇樂出來通鑑中說王朴說當時鍾有幾箇不曾擊謂之啞鍾朴乃調其聲使皆可擊看得來所以存而不擊者恐是避其陵慢之聲故不擊之耳非不知擊之也

輔廣錄 春官大師附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輔廣錄 春官大師附

絲宮而竹羽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輔廣錄 春官大師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之序至五聲宮却屬土至羽屬水宮聲最濁羽聲最清一聲應七律共八十四調除二律是變宮止六十調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萬人傑錄 春官大師

今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

輔廣錄 春官小師附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鍾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

猶可至謂琴之泛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今人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今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鍾之指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吹稱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說近已曉得但絣定七絃不用調絃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黃鍾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吕太簇夾鍾以下聲聲皆用按徵都無散聲蓋纔不按即是黃鍾聲矣亦

安得許多指按那兼如其說則大呂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換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換下去方合大呂諸聲蓋按着正徽復是黃鍾聲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等通不能考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于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坐作進退斬射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

他底莫說古人底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麼如古之兵法進則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卻有一人躍馬陷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擊斬斬射相刺立得腳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住退底便輸耳

沈僩錄 春官瞽矇附

六朝彈箏鼓瑟皆歌

甘節錄 春官瞽矇附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以十二聲為之齊量斟酌磨削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齊量蓋磬材有厚薄令合節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不知何氏錄 春官典同

堂上樂金鍾玉磬今太常玉磬鎖在櫃裏更不曾設恐為人破損無可賠還尋常交割只據文書若要看旋開櫃取一二枚視之

萬人傑錄 春官磬師

鎛鍾甚大特懸鍾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鍾以發其聲衆樂既闋乃擊特磬以收其韻

沈僩錄 春官鎛師

輔廣錄 春官鞮鞻氏附

鞮鞻本名悲栗言其聲之悲壯也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闊大沒收殺如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

沈僩錄 春官占夢

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者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

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羣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諸侯王坐使內史讀策命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詢其可否且如後世除拜百官亦合有策只是辭免了間祖宗之訓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立后以上用玉策其次皆用竹策漢常用策緣他近古其初亦不曾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起

陳文蔚錄 春官內史

朱子語類禮七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八

周禮三

人謂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許多刑如何是不言刑

陳淳錄 秋官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

雨霑服失容則廢

陳淳錄 秋官朝士 黃義剛錄略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槩是近處貢重底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

黃義剛錄 秋官大行人

因論朝禮云如周禮所說古之朝禮君臣皆立至漢時所謂皇帝見丞相起尚有此禮不知後來如何廢了然所謂朝不坐又也有坐底

呂燾錄 秋官大行人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乘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爲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廖德明錄 秋官大行人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

黃義剛錄 秋官司儀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計考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爲之故堅耐堪馳騁

李閎祖錄 考工輪人

問侯國亦倣鄉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然觀魯人三郊三遂及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則亦是如此

陳淳錄 考工匠人注 錄中則亦是如此句黃義剛錄作當亦是鄉遂

朱子語類禮八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九

儀禮一

問宿賓曰是戒肅賓也是屬宿戒之

呂燾錄 士冠禮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爲之如今水榼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

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爲之耳韠中間有頸兩頭有看看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鍍串子樣鍋鏈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倣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今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幞頭靴之類亦然幞頭本是僕脚垂下要束得緊今却做長帶間橫渠說唐莊宗因取伶官幞頭帶之後遂成例門不是恁地莊宗在位亦未能便變化風俗兼是伶人所帶上大夫亦未必肯帶之見書本唐明皇已帶長脚幞頭或云潞鎮僭禮爲之後遂皆爲此樣

或云乃是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幞頭故以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爲一幞頭骨子常令幞頭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來士大夫學之令匠人爲我斫箇軍容頭來蓋以木爲之故謂之斫及唐末宦者之禍人皆以此語爲讖王彥輔麈史說如此說得有來歷恐是如此後人覺得不安到本朝太宗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後又覺見不安到仁宗時方以漆紗爲之嘗見南劍沙縣人家尚有藤骨子可見此事未久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變必有漸

林夔孫錄

士冠禮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繹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裙

湯泳錄字叔永丹陽人乙卯所聞先生六十六歲池錄卅三卷中

士冠禮

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舅姑亦拜

黃義剛錄

士冠禮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毋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

黃義剛錄

士冠禮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尊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麄布爲之次皮弁次爵弁諸家皆作畫爵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爲之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緇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琫有珌內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加

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倣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又問黻冕黻蔽膝也以韋爲之舜之畫衣裳有黼黻絺繡不知又如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黻在裳之前亦畫黻於其上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士冠禮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

黃義剛錄

士冠禮

儀禮昏禮下達用鴈注謂在下之人達二家之好而用鴈非也此只是公卿大夫下達庶人皆用鴈後

得陸農師解亦如此說陸解多杜撰亦煞有好處
但簡畧難看陳祥道禮書考得亦穩
陳淳錄 士昏禮
黃義剛錄云器之云自通典後無人理會禮本朝但有陳祥道陸佃畧理會來曰陳祥道理會得也穩陸農師也有好處但杜撰多如儀禮云云

問昏禮用鴈壻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爵弁乘大夫之車墨則當執大夫之贄前說恐傅會又曰重其禮而盛其服
林賜錄 士昏禮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爲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徧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爲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如何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緊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
陳淳錄 士昏禮附

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壻迎婦旣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

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舘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壻即就彼迎歸自成禮
葉賀孫錄 士昏禮附

親迎之禮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舘
李閎祖錄 士昏禮附

問婦當日廟見非禮否曰固然溫公如此他是取左

氏先配後祖之詼不知左氏之語何足憑豈可取
不足憑之左氏而棄可信之儀禮乎
黄卓錄
士昏禮附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
爲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
子爲禮皆俠拜毋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
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
俠拜
陳淳錄
士昏禮附
紹興初爲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乖陋此時
乃高抑崇爲禮官看他爲謹終喪禮是煞看許多

文字如儀禮一齊都考得仔細如何定鄉飲酒禮
乃如此疎繆更不識看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
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
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賓升主人阼階上當
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爲拜至主人既洗酌卒
洗升賓拜洗是爲拜洗主人取爵實之獻賓賓西
階上拜是爲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主人阼
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爲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
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
作送之門外再拜爲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爲
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

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
節只頃刻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煞見得
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
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
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
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
升僕御者先升則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
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
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
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
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

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
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蓋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
則是磬折是爲致敬今却在車上用倚子坐則首
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在都
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於車柱之外後房又恐立
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
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
變色豈有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
拈一件起來勘當著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
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
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

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熊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唯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

葉賀孫錄 鄉飲酒禮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似乎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皆拜送謂既酌

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

葉賀孫錄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試時衆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衆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問人則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

葉賀孫錄 鄉飲酒禮附

鄉飲酒云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想是笙入吹此詩而樂亦奏此詩樂便是衆樂皆奏之也

不知何氏錄 鄉飲酒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

沈僩錄 聘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辭而獨饗

萬人傑錄 公食大夫禮

朱子語類禮九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

儀禮二

堯卿問經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𤓰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緦如今之髻巾括髮是束髮爲髻安

卿問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何也曰幓頭只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絰之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環耳

黃義剛錄　喪服

問溫公儀首絰綴於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綴曰綴也得不綴也得無緊要

陳淳錄　喪服

問喪服如至尊之喪小官及士庶等服於古皆差儀禮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注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以是觀之自古無通天下爲天子三年之制前輩恐未之考曰今士庶人既無本國之君服又無至尊服則是無君亦不可不示其變如今涼衫亦不害此亦只存得些影子問士庶亦不可久庶人爲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亦止小功緦衰或問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曰只不可帶花用樂少示其變又曰至尊之服要好初來三日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後却用今所制服四脚幞頭等自京官以上是一

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一等服庶人又一等服如此等級分明也好器之問壽皇行三年之喪是誰建議曰自是要行這是甚次第可惜無好宰相將順成此一大事若能因與行盛典及於天下一整數千百年之陋並數千百年之成憲是甚次第時相自用紫衫皂帶入臨用白衫待退歸便不著某前日在上前說及三年之喪亦自感動次日即付出與禮官集議意甚好不知後來如何忽又住了却對宰相說也似咤異不知壽皇既已行了又有甚咤異只是亦無人助成此事因檢儀禮注疏說嫡孫承重甚詳君之喪服士庶亦可聚

哭但不可設位某在漳州時亦多有民衆欲入衙來哭某初不知外面被門子止約了待兩三日方知遂出榜告示亦有來哭者

葉賀孫錄 喪服

器遠問安當習故是如何曰云云如親生父母子合當安之到得立爲伯叔後疑於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爲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爲爲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期

葉賀孫錄 喪服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爲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爲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著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爲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

黃卓錄 喪服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本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

李閎祖錄 喪服

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妻服非子以父在服亦非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其禮皆齟齬

包揚錄 喪服

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都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此爲繼母服之義

葉賀孫錄 喪服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

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

萬人傑錄 喪服

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爲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皆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

陳淳錄 喪服

固言孫爲人君爲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

書多看不辯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

沈僩錄 喪服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服看來高祖死豈有不爲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爲祖父母期服內不當赴舉

沈僩錄 喪服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爲然自四世以上凡逮事皆當服衰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

李閎祖錄 喪服

喪服葛布極粗非若今之細也

沈僩錄 喪服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

李公謹錄川按公謹所錄蓋與李處謙同編語類中不詳所聞年歲及蜀語類徽續語類池錄饒錄卷次云餘倣此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

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爲子者於舅服緦於姨母服小功也

葉賀孫錄 喪服

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簆只用一經如今賨中有一種疏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二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

李閎祖錄 喪服

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却無服也可疑恐是舅則從父身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將來故狹

黃義剛錄 喪服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邪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嘗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爲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沈僩錄 喪服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絰也

李閎祖錄 喪服

問改葬緦鄭玄以爲終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爲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王肅以爲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問鄭氏以爲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

葉賀孫錄 喪服

問喪服之制曰衣帶下尺鄭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廖西仲云以布半幅其長隨衣之圍橫綴於衣下面謂之要

不知何氏錄 喪服

今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布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須用虔布之屬古者布帛精粗皆有升數所以說布帛精麤不中度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爲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

沈僩錄 喪服附

喪禮衣服之類逐時換去如葬後換葛衫小祥後換紳布之類

包揚錄 喪服附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爲小功不知是怎生地

黃義剛錄 喪服附

問喪之五服皆有制不知飲食起居亦當終其制否曰合當盡其制但今人不能行然在人斟酌行之

徐寓錄 喪服附

因論喪服曰今人吉服皆已變古獨喪服必欲從古恐不相稱閎祖云雖是如此但古禮已廢幸此喪服尚有古制不猶愈於俱亡乎直卿亦以爲然先生曰禮時爲大某嘗謂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義又是逐時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須是酌古之制去其重複使之簡易然後可又云一人自在下面做不濟事須是朝廷理會一齊與整頓過又云康節說某今人須著今時衣服忒煞不理會也

李閎祖錄 喪服附

問喪服今人亦有欲用古制者時舉以爲吉服既用

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些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淳時舉錄喪服附

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子細只如含飯一節教人從那裡轉那裏安頓一一各有定所須是有人相方得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煩了某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個限制須從寬簡而今考得禮子細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隨俗不礙理底行去胡泳錄士喪禮

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曰想只是父母在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胡泳錄士喪禮

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甎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絮禮不如此看說得人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嘗說古

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概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爲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況只依今世俗之禮亦未爲失但使哀戚之情盡耳有虞氏瓦棺而墍夏后氏堲周必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却引虫蟻非所以爲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略也又如古者棺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入去何況不使釘漆此皆不可行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是厭周之文了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概使人不可不知方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編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或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聖人又欲從周之文何也曰聖

人之言固非一端蓋聖人生於周之世周之一代
禮文皆備誠是整齊聖人如何不從得只是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謂自為邦則從先進耳
沈僩錄 士喪禮
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祖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
難獨享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便是合
有奠無奠處便合無奠更何用疑其他可疑處却
多如温公儀斬齊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
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有等差皆有冠絰但功
緦之絰小耳今人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謂也
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欄帷斬衰用不得

陳淳錄 既夕 黃義剛錄同
儀禮饋食之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伯仲叔季也
某年也父美稱助辭也
吳振錄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四卷中 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
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
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
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
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
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
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閑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
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
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陳淳錄 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錄末一本有云李丈問祭儀有修改否曰大概只是溫公儀無修改處
飲福受酢卽尸酢主人之事無尸者則有陰厭陽厭
旅酬從下面勸上下至直罍洗者皆得與獻酬之
數
李方子錄 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
儀禮日用丁巳按注家說則當作丁巳蓋十干中柔

日也
吳雉錄字和中建陽人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錄十五卷中 少牢饋食禮
問虞禮子為尸父拜之曰古人大抵如此如子冠母
先拜之子却答拜而今這處都行不得看來古人
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
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
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
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
殺某人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人
劊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

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面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顏眞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卽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卻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林夔孫錄

士虞禮

朱子語類禮十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一

小戴禮記一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爲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曾說正顏色要之顏色容貌亦不爭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僞陳文蔚錄

曲禮上　錄末沈僩錄有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

問艾軒解儼若思訓思字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庶幾至以辭字亦爲助語則全非也他們大率偏枯把心都在邊角上用李煇錄字晦叔不詳所聞年歲及池錄饒錄饒後錄卷次云餘倣此

曲禮上

賢者狎而敬之狎是狎熟狎愛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很毋求勝很亦是兩家事注云鬩鬩也如與人爭鬩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在我也分毋求多分物毋多自與欲其平也

沈僩錄

曲禮上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本大戴禮之文上言事親因假說此乃成人之儀非所以事親也記曲禮者撮其言反帶若夫二字不成文理而鄭康成又以丈夫解之益謬他也是解書多後更不暇仔細此亦猶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家語答問甚詳子思取入中庸而刪削不及反衍子曰

兩字

黃義剛錄

曲禮上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己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某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轉一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

陳文蔚錄

曲禮上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以誠莊對威嚴則涖官當以威嚴為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廖德明錄

曲禮上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者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兼當時人

習慣亦不以為異也又問先生舊時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後來廢之何故曰覺得忒煞過當和禘祫都包在裏面了恐太僭遂廢之

沈僩錄

曲禮上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

黃義剛錄

曲禮上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爲窔西北隅爲屋漏西南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董銖録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録十二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曲禮上

尸用無父母者爲之故曰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

陳文蔚録
曲禮上

父名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

陳文蔚録
曲禮上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先儒自爲一説横渠

又自爲一説看來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餕餘起文謂父不以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舉其輕者言則他可知矣

吳雉録
曲禮上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説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餕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

葉賀孫録
曲禮上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説被人解得都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一句承上面餕餘不祭説蓋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陳文蔚録
曲禮上

凡有一物必有一箇則如羹之有菜者用梜

曾祖道録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録卅七卷中
曲禮上

問君言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

那數句是説數項事

呂燾録
曲禮上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爲祖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黃義剛録
曲禮上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爲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

陳文蔚録
曲禮上附

古人跪坐立乘

李方子録
曲禮上附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不知何氏錄 曲禮下

錄中居喪以下云云沈僩錄同

安卿問古者天子拜其臣想亦是席地而坐只略爲之俛首便是拜否曰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葢其尊師傳

如此後來晉元帝亦拜王導至其家亦拜其妻如法帖中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不知如何

黃義剛錄 曲禮下附

古人言人跪坐雖有拱璧而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如文帝不覺膝之前葢亦是跪坐跪坐故兩手下爲拜拜字從兩手下古者初冠母子相拜婦初見舅姑舅姑答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

李方子錄 曲禮下附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黃義剛錄 曲禮下

問支子不祭曰不當祭問横渠有季父之喪三廢時祀却令竹監弟爲之緣竹監在官無持喪之專如此則支子亦祭曰這便是横渠有礙處只得不祭因說古人持喪端的是持喪如不食粥

陳淳錄 曲禮下

妣者嬪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劉砥錄字履之三山人庚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饒後錄十卷中 曲禮下

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雁雉贄物以獻如今笏却是古人記事手板插之帶間

今人笏却是用行禮記事但其私記也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皂緣冠則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豸衣之上則係帶帶劍之類六七件隋煬帝南遊命羣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今之成羣成隊試進士詩賦亦煬帝法也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履閒今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輿服志高武中廢時

包揚錄 曲禮下

朱子語類禮十一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二

小戴禮記二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

吳必大錄 檀弓上 錄中其間多推尊子游萬人傑錄云多說子游之知禮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亾室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安卿云地道以右爲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爲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黃義剛錄 檀弓上附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攷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自是爲出母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却自費辭恐是古者出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無所失道卽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然則儀禮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必是後世沿情而制者雖疑如此然終未可如此斷定

吳必大錄 檀弓上

問不喪出母曰子思所答與喪禮都不相應不如何故據其問意則以孔子嘗令子思喪之却不令子上喪之故疑而問之也子思答以道之汙隆則以孔子之時可以隨俗而今據正禮則爲伋妻者則爲白母不爲伋妻者是不爲白母爾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

沈僩錄 檀弓上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者蓋猶子繼祖與禰爲體出母旣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子思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却是變禮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李方子錄 檀弓上

問子上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又問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如何曰旣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夫子非之又問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曰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爲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爲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

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
亦從古者無服之義耳
萬人傑錄 檀弓上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
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
稽顙而後拜開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頓
首亦是引首少扣地稽首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
稽留之意
胡泳錄 檀弓上
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
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

萬人傑錄 檀弓上
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
萬人傑錄 檀弓上
人家墓壙棺槨切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
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
壙中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著腳手
處此不可不知也又此間墳墓山腳低卸故盜易
入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土封隆起
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
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沒意思法令一
品已上墳得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守約云墳墓

所以遭發掘者亦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
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
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墳
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
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
人舉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
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
也問槨外可用炭灰雜沙土否曰只純用炭末置
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
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過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
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

寸許既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
皆生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
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
用黃泥拌石炭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亦
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青溶
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利害但
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
沈僩錄 檀弓上附
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
著世俗所用者一物
包揚錄 檀弓上附

中生不辨驪姬看來亦未是若辨而後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於難

李方子錄　檀弓上

脫驂於舊館人之喪恐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脫時又如何

吳必大錄　檀弓上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之間則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

徐寓錄　檀弓上

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行葬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

葉賀孫錄　檀弓上附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緇衣素衣黃衣即裼衣禪衣也欲其相稱也

沈僩錄　檀弓上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纔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恭當時疏是兩人做故不相照管

林夔孫錄　檀弓上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爲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爲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

舜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爲謚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爲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

沈僩錄　檀弓上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這恰似難曉往往是外甥在舅家見得姨與姨夫相爲服其本來無服故異之

葉賀孫錄　檀弓上

黃文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從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

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上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亂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言凡遇功緦之喪皆疏食終其身此可爲法又言生布加碾治者爲功

李方子錄 檀弓上

姊妹呼兄弟之子爲姪兄弟相呼其子爲從子禮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爲己之子與爲兄之子其喪服一也爲己之次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爲猶子非是

包揚錄 檀弓上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爲猶子蓋禮記者主喪服言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可以師爲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

揚道夫錄 檀弓上

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纔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

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居父問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

葉賀孫錄 檀弓上

嫂婦無類不當制他服皆以類從兄弟又太重弟婦亦無服嫂婦於伯叔亦無服今皆有之姊婦却有服皆報服也

包揚錄 檀弓上

問今弔者用橫烏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閑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

輔廣錄 檀弓上

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黃㽦錄 檀弓上附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

包揚錄 檀弓上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月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包揚錄 檀弓上附

伯謨問某人家欲除服而未葬除之則魂魄無所依不可祔廟曰不可如何不早葬葬何所費只是悠悠因語莆人葬只是於馬鬣上大可憂須是懸棺而葬 鄭可學錄 檀弓上附

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 陳文蔚錄 檀弓上

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而今從鄭氏之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爲當看來而今喪禮須當從儀禮爲正如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爲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意甚好 葉賀孫錄 檀弓上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

問練而祔是否曰此是殷禮而今人都從周禮若只此一件却行殷禮亦無意思若如陸子靜說祔了便除去几筵則須練而祔若鄭氏說祔畢復移主出於寢則當如周制祔亦何害 董銖錄 檀弓下 葉賀孫錄 檀弓下

延陵季子左袒右旋其封曰便有老莊之意 程端蒙錄字正思鄱陽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三卷中 檀弓下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 呂燾錄 檀弓下

因說天子之喪自太子宰執而下漸降其服至於四海則盡三月服謂內服計所至不問地之遠近但盡於三月而止天子初死近地先聞則盡三月遠地或後聞之亦止於三月之內也又云古者次第公卿大夫與列國之諸侯各爲天子三年之喪而列國之卿大夫又各爲其君三年之服盡止是自服其君如諸侯之大夫爲本國諸侯服三年之喪則不復爲天子服百姓則畿內之民自爲天子服本國之君服三年之喪也故禮曰百姓爲天子諸侯有土者服三年之喪爲此也又云君之喪諸達

官之長杖迕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皆自得通章奏於君者凡此者皆杖以次則不杖如太常卿杖太常少卿則不杖若無太常卿則少卿代之杖也只不知王畿之內公卿之有采地者其民當何如服當檢看

黃卓錄　檀弓下

問子貢曾子入弔修容事曰未必恁地

林夔孫錄　檀弓下　錄中未必恁地本云不知又出來作箇甚嘴臉

朱子語類禮十二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三

小戴禮記三

問一夫均受田百畝而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多少之不等者何以能均曰田均受百畝此等數乃言人勤惰之不齊耳上農夫勤於耕則可食得九人下不勤底則可食得五人故庶人在官者之祿亦準是以爲差也

陳淳錄　王制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筭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濶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濶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夷又自不同難槩以三分去一言之如三代封建其間若前代諸侯先所有之國土亦難爲無故去滅他所以周公之封魯太公之封齊去周室皆遠是近處難得空地偶有此處空隙故

取以封二公不然何不只留封近地以夾輔王室左氏載齊本爽鳩氏之地其後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史記載太公就封萊人與之爭國當時若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安頓處又如襄王以原田賜晉文公原是王畿地正以他無可取之處故也然原人尚不肯服直至用兵伐之然後能取蓋以世守其地不肯遽以予人若封建之初於諸侯有所減削奪彼予此豈不致亂聖人處事決不如此若如此則是王莽所爲也王莽變更郡國如以益歲以南付新平以雍丘以東付陳定以封丘以東付治亭以陳留以西付祈隧故當時陳留已無有郡矣其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此尤可笑吳必大錄

王制錄中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二句萬人傑錄云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云云

王制說王畿采地只是內諸侯之祿後來如祭公單父劉子尹氏亦皆是世嗣然其沾王教細密人物皆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這道理想當時識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問禮於老聃陳淳錄

王制

問畿內采地只是仕於王朝而食祿退則無此否曰采地不世襲所謂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然後來亦各占其地競相侵削天子只得鄉遂而已陳淳錄

王制

喪三年不祭蓋孝子居倚廬堊室只是思慕哭泣百事皆廢故不祭耳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文不可考耳李閎祖錄

王制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輔廣錄

王制

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先生曰然亦須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只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是百日之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今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期大小功緦麻之類服今法上日子甚少使可以人家廟燒香拜包揚錄

王制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

包揚錄 王制附

古人緦麻已廢祭祀恐今人行不得

包揚錄 王制附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

李閎祖錄 王制

今之廟制出於漢明帝歷代相承不改神宗嘗欲更張今見於陸農師集中史却不載

鄭可學錄 王制附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

包揚錄 王制附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吳必大錄 王制附

廟商七世周亦七世前漢初立三宗後王莽并後漢末又多加了宗字又一齊亂了唐十二廟本朝則韓持國本退之禘祫說祀僖祖又欲止起于太祖其議紛紛合起僖祖典禮卻只將人情處了無一人斷之以公自合只自僖祖起後世德薄者祧之

周廟文王在豐武王又在一處自合只同一處方是不知如何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

包揚錄 王制附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不知何氏錄 王制

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處或共一室各為位也曰古廟則自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帝廟文帝顧成之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于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

廖德明錄 王制

李丈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攷禮說士堂

後一架爲室蓋甚窄天子便得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間從堂內左角爲户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爲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羣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爲神位而爲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扆於中受諸侯之朝

陳淳錄 王制

黃義剛錄同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

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

葉賀孫錄 王制附

禮宗廟只是一君一嫡后自錢惟演佞仁祖遂以一嫡同再立后更以仁祖所生后配後遂以爲例而禮亂矣臣民禮亦只是一嫡配再正娶者亦尚可妣而生子者妣之子主祭只祭嫡正其所生當別祭

包揚錄 王制附

唐大臣長安立廟後世子孫必其官至大臣乃得祭其廟此其法不善也只假一不里選限官與其子孫令祭其廟爲是

包揚錄 王制附

唐大臣皆立廟於京師本朝惟文潞公法唐杜佑制立一廟在西京雖如韓司馬家亦不曾立廟杜佑廟祖宗時尚在長安

包揚錄 王制附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嚮自天子以至于士皆然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廳

側直東入其廳反轉面西入廟中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户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

包揚錄 王制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包揚錄 王制附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問大成殿又却在學之西莫是尊右之義否曰未知初意如何本朝因仍舊制反更率略較之唐制尤沒理會唐制尤有近古處猶有條理可

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髣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爲前朝後中圈爲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爲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放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城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

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時措置得好官街邊都無閒雜賣買汙穢雜揉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葉賀孫錄　王制附

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享蓋古者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乃是以禮聘娶自得爲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

吳必大錄　王制附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爲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以西方爲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爲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于體爲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于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爲是斷不可回耳

萬人傑錄　王制附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

包揚錄　王制附

問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正義所解數段曰此亦難曉礿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着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卻合爲一處則犆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

禘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
云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於太廟
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有文
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
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問諸
侯礿則不禘一段注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门
春秋朝會無節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
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萬人傑錄王制
錄中春秋朝會無節異必大錄云若從征伐或經歲方歸
王制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

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
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爲是
吳必大錄王制
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此如春
秋有事於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中
黃義剛錄王制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溫公祭禮甚大今亦
只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
月
包揚錄王制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益是風氣之中有

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
與備通
不知何氏錄王制

朱子語類禮十三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四

小戴禮記四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萬人傑錄　月令

問禮注疏中所說祀五帝神名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之類果有之否曰皆是妄說漢時已

祀此神漢是火德故祀赤熛怒謂之感生帝本朝火德亦祀之問感生之義曰如玄鳥卵大人跡之類耳漢赤帝子事果有之否曰豈有此理盡是鄙俗相傳傅會之談又問五行相生相勝之說歷代建國皆不之廢有此理否曰須也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没理會如秦以水德漢却黜秦爲閏而自以火德繼周如漢初張蒼自用水德後來賈誼公孫臣輩皆云當用土德引黃龍見爲證遂用土德直至漢末方申火德之說及光武以有赤伏符之應遂用火德歷代相推去唐用土德後梁繼之以金及至後唐又自以爲唐之後復用土德而不繼梁後晉以金繼土後漢以水後周以木本朝以火是時諸公皆爭以爲本朝當用土德改正五代之序而去其一以承周至引太祖初生時胞衣如菌萏遍體如真金色以爲此真土德之瑞一時紛爭議後來卒用火德此等皆没理會且如五代僅有三四年者亦占一德此何足以繫存亡之數若以五代爲當繫則豈應黜秦爲閏皆有不可曉者不知如何又曰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日則用此推之耳如本朝用戌日爲臘是取此義又曰如秦以水德以爲水者刻深遂專尚殺罰此却大害事

沈僩錄　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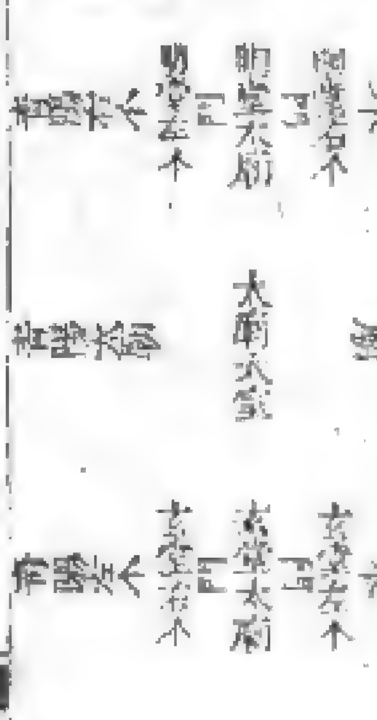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葉賀孫錄　月令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央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

巽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
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
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
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
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

劉砥錄 月令

明堂圖



曹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
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不知何氏錄 月令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
廟門之東先祭五祀皆設廟於奥而設主奠俎於
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奥

董銖錄 月令

戊已土律中黃鍾之宫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
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好說話某思量得
不是恁地蓋似些元亨利貞黃鍾畧畧似箇乾字
宫是在中字中間又似是非在㮰隱之前其他春

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宫聲如京房
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柱起
應十二月

林夔孫錄 月令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
辛下注

董銖錄 月令

直卿云今仲冬中星乃東壁

黃義剛錄 月令

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溫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
卽廟見者如何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

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
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

黃義剛錄 曾子問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
禮處多與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
經又問既為婦便當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
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
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后廟見或曰
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

陳文蔚錄 曾子問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

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世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之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猺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為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為尸者必連日醉飽此皆古之遺意嘗見崇安余宰邵武人說他之鄉里有一村名密溪去邵武數十里此村中有數十家事所謂中王之神甚謹所謂中王者每歲以序

輪一家之長一人為中王周而復始凡祭祀祈禱必請中王坐而祠之歲終則一鄉之父老合樂置酒請新舊中王者講交代之禮此人既為中王則一歲家居寡出恭謹畏慎略不敢為非以副一村祈向之意若此村或有水旱災沴則人皆歸咎于中王以不善為中王之所致此等意思皆古之遺聞近來數年此禮已廢矣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支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享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享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非恍惚無形想象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今人祭祀但能盡誠其祖考猶來格况既是他親子孫則其來格也益速矣因言今世鬼神之附着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於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着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

林子蒙錄未詳所聞年歲饒後錄十七卷中

曾子問

錄中蓋上古朴陋之禮二句陳支蔚錄云是上古朴陋之俗先王制禮是去不盡者

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為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

不知何氏錄　曾子問

或問妣有尸否曰一處說無尸又有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甚時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輔廣錄　曾子問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隨祖先數日列祭若其家止有

一人全無骨肉子孫之類又不知如何程先生言古人之用尸也質意謂今不用亦得

包揚錄 曾子問

無後之祭伊川說在古今家祭禮中

李閎祖錄 曾子問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其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黃義剛錄 曾子問

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

不知何氏錄 文王世子附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庭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向南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於地這必有古像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饗之如太祖祭用簠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說要塑宣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都道差異不知如何某記在南康欲於學中整頓宣聖不能得後說與交代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

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於地方始是禮

徐寓錄 文王世子附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饗始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於先聖之東西嚮當來所降指揮令亦無處尋討

吳必大錄 文王世子附

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趲一位次序都亂了此言漳州未知他處如何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箇合禮序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當欲於雲谷左立先聖四賢配右立二程諸先生後不曾及在南康時嘗要入文字從祀伯魚以漸去任不欲入文字理會事但封與劉淳叟以其爲學官可以言之

包揚錄　文王世子附

在漳州日陳請釋奠禮儀到如今只恁地白休了子約爲藉田令多少用意主張諸禮官都没理會了遂休坐客云想是從來不曾理會得故怕理會曰東坡嘗云今爲禮官者皆是自牛背上拖將來今看來是如此因問張舅忠甫家須更別有禮書令還鄉日詢求之致道云今以時文取官下稍這般所在全理會不得曰向時尚有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遂起於何時遂一說了後又反復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漳州煞有文字皆不得寫如今朝廷須行好多禮書如五禮新儀未是若是不識禮便做不識禮且只依本寫在也得又去杜撰將古人處改了是日因看薛直老行狀中有述其初爲教官陳請改上丁釋奠事蓋其見當時用下丁故請改之嘗看古

禮中有一處注云春用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今忘記出處向亦欲檢問象先及漳州陳請釋奠儀欲乞委象先又思量渠不是要理會這般事人故已之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因論程沙隨辨五禮新儀下丁釋奠之說而曰政和中編此書時多非其人所以差誤如此續已有指揮改正唐開元禮既失煩縟新儀又多脫畧如親祠一項開元禮中自先說將升車執其物立車右到其處方說自車而降今新儀只載降車一節却無其先升車事前一段既如此載後凡親祠處段段皆然今行禮時又俱無此升降之儀

吳必大錄　文王世子附

釋奠散齋因云陳膚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儀乃禮院所班多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開寶禮只是全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賛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鄭可學錄　文王世子附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

日董役夜歸郎與諸生斟酌禮儀雞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禮宜聖像居中兖國公顔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牌子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横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亦紙牌子並設於地祭儀别錄祝文別錄先生爲獻官命賀孫爲贊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贊散之掌儀堂狹地潤頗有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來隨禮畢先生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爲學之要午飯後集衆賓飲至暮散

葉賀孫錄 文王世子附

先聖冕服之制殊不同詹卿云袞冕畫龍於胷然則鷩冕之雉毳冕之宗彝皆畫於胸

董銖錄 文王世子附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不知何氏錄 文王世子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爲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董銖錄 文王世子

公族有罪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纖剸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絶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鄭可學錄 文王世子

朱子語類禮十四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一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五

小戴禮記五

禮運言三王不及上古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撰以前有言偃云云

包揚錄 禮運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

鄭可學錄 禮運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

萬人傑錄 禮運

揚問禮運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云云注則字作明字不知可從否曰只得作明字寓問六經中注家所更定字不知盡從之否曰亦有不可依他處寓問禮記主人既祖填池鄭氏作奠徹恐只是填池是殯車所用者曰如魚躍拂池固是如此但見墊車用此恐殯車不用此此處亦有疑又問其慎也蓋殯也慎改爲引如何曰若此處皆未可曉

徐寓錄 禮運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

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

胡泳錄 禮運

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狠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悻聒噪底人

呂燾錄 禮運

用人之仁去其貪蓋人之性易得偏仁緣何貪蓋人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

那剛硬底人

呂燾錄 禮運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來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哀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懼是那箇發吞來也只是從惻隱發來懼亦是怵惕之甚者但七情不可分配四端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

葉賀孫錄 禮運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

問怒如何屬陰曰怒畢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已他這

物事又自分屬五行問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

沈僩錄 禮運

劉圻父問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愛惡是仁義哀懼主禮欲屬水則是智且麤恁地說但也難分

黃義剛錄 禮運

問喜愛欲三者不同如何分別曰各就他地頭看如誠只是實就他本來說喚做誠就自家身已說誠又自與本來不同如信就本然之理說是信就自家身已說信又不同就物上說又不同要知也只是一箇實如曰主忠信之類皆是自家身上說也

葉賀孫錄 禮運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挐將來

陳淳錄 禮運

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之母此兩字亦通用今人言滅天理而窮人慾亦使此慾字

沈僩錄 禮運 錄中無心欲字虛云云晏淵錄云方動者慾行出來者欲

問慾與欲之異曰也只一般只是這慾字指那物事而言說得較重這欲字又較通用得凡有所愛皆

是欲

呂燾錄 禮運

記云人者鬼神之會又云致愛則存致愨則著祭義皆說得好

林夔孫錄 禮運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陰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彼但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橫渠云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因說雷斧舉橫渠云其來也幾微易簡

其寃也廣大堅固禮運 李閎祖錄

禮記注疏說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處分明禮運 萬人傑錄

旋宮且如大呂爲宮則大呂用黃鍾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又用林鍾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其餘皆然禮運 李閎祖錄

旋相爲宮若到應鍾爲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然近時却

有四清聲方響十六箇十二箇是律呂四片是四清聲古來十二律却都有半聲所謂半聲者如蕤賓之管當用六寸却只用三寸雖用三寸聲却只是大呂但愈重濁耳又問聲氣之元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禮運 潘植錄

饒本云因論樂云黃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成半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出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吾君大臯屬意于雅樂所以仁宗覺季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律遞相爲宮到末後宮聲極清則臣民之聲反重故作折半之聲然止於四者以爲臣民不可大於君也事物大於君不妨五聲分爲十二律添三分減三分至十二而止後世又增其四取四清聲禮運 滕璘錄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鍾爲宮便是大簇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鍾爲商中呂爲角林鍾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

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鍾爲變宮時黃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

聲而餘宮亦皆做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爲妙問旣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聲夬相連接處

楊道夫錄 禮運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呂燾錄 禮運

禮器出人情亦是人情用

鄭可學錄 禮器

胡兄問禮曰禮時爲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

沈僩錄 禮器

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麽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屨每日接熟於耳

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沈僩錄 禮器

木豆爲豆銅豆爲登

楊道夫錄 禮器 錄中登一本作鐙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

有變禮亦是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
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
有變
不知何氏錄 禮器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所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
曾讀得鄭康成註經禮三百云是周禮曲禮三千
云是儀禮某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
百乃冠昏喪祭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
說已非康成之說矣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
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
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今皆亡闕只存十

七篇故不全附曲禮三千乃其中之小目如冠禮
中筮日筮賓三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先右足
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林子蒙錄 禮器
陳叔晉云經禮如天子七廟士二廟之類當別有一
書今亡矣曲禮如威儀之類今曲禮儀禮是也恨
不及問之
李方子錄 禮器
錄中如威儀之類傳至 錄云是威儀纖悉處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旅酬六
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

元禮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
又獻第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到本朝都
把這樣禮數併省了
不知何氏錄 禮器
問設尸法如何曰每一神位是一尸但不知設尸時
主頓在何處祭時尸自食其物若獻罷則尸復勸
主人而凡行禮等人與祭事者皆得食當初獻時
尚自齊整至三獻後人皆醉了想見勞攘先生說
至此笑曰便是古人之禮也不可曉所以夫子說
禘自既灌則不欲觀想只是灌時有些誠意且如
祭祖自始祖外皆旅酬如此自是不解嚴肅如大

夫雖無灌禮然亦只是其初祭時齊整後面自勞
攘
黃義剛錄 禮器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閒無非教人處孔
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
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
劉砥錄 禮器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亦云鄭祖厲
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做此違條礙法事故
公廟設於私家
吳必大錄 郊特牲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遺故曰仁之至義之盡金去僞錄　郊特牲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爲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黃卓錄　郊特牲　錄中喜于家事之有承替也汎偁錄云喜于家事之有傳也錄中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汎偁錄云姑爲客婦爲主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鬯臭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爲宮則天神

可得而禮可見古人祭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此迺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人詞與吳詞則自動雖草木亦如此又曰今有箇新立底神廟緣衆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爲害只緣他見得無道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林賜錄　郊特牲

錄中古人祭得義理精微云云林夔孫錄云大抵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聖人能全體得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此理以祖底言如荀子云云錄中聞人歌虞美人二句林夔孫錄云聞唱虞美人詞則自拍亦不特是虞美人詞凡吳調者皆然以手近之亦能如此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溫公儀降神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焫蕭灌獻焫蕭乃天子諸侯禮焫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爲焚香可當焫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焫蕭之比也黃義剛錄　郊特牲附

溫公書儀以香代焫蕭楊子直不用以爲香只是佛家用之

黃義剛錄　郊特牲附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於天與橫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烟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亦有冤死而魂即散者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於死魂即消散黃義剛錄　郊特牲

佩屨著綦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繫之於上如假帶然不知何氏錄　內則

古父子異宮宮如今人四合屋雖各一處然四面共
墻圍
包揚錄 內則
古謂之宮只是墻葢古人無今廊屋
呂燾錄 內則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看來此三句文義一
様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
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爲敬若非敬事
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褫若不涉
而撅則爲不敬如云勞毋袒暑無褰裳若非敬事
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

暑亦不敢褰裳也
沈僩錄 內則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養出好意思來
不知何氏錄 玉藻
問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是
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
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
穿幾箇孔用那跨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
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旣不便於從
事又且是費錢皂衫更費重其從向時見此三物
疑其必廢如今果是人罕用也是貧士如何要辦

得自家竭力辦得着去那家那家自無了教他出
家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大凡事不商量後
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爲士之貴服且謂
完且弗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不知士可以
常服否曰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如此貴重恐不
可常服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且如深
衣有大帶了又有組以束之今人已不用組了凡
是物事纔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后
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後來也多與
做巾子幞頭或云唐莊宗取伶官者用之但未有
脚或云太祖廟方用想此時方制得如此長脚

葉賀孫錄 玉藻附
符舜功曰去年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中以顯道言
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先生曰畢竟是君命良久
笑曰顯道是出世間法某初間劉諫議初仕時冠
帶乘凉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
會其間有如此者遂哂之要之冠帶爲禮某在同
安作簿時朝廷亦有文字令百官皆戴帽某時坐
轎有礙後於轎頂上添了一圈竹
黃義剛錄 玉藻附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
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爲禮不戴巾婦

人璪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包揚錄 玉藻附

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可也漢書有秉笏奏事又曰執薄亦笏之類本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覩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沈僩錄 玉藻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搢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踏着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縮縮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周明作錄 玉藻

問禮記九容問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于甚處存養

不知何氏錄 玉藻

朱子語類禮十五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六

小戴禮記六

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魯人有郊禘也是有此問當時周公制禮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不成周公制禮使其子亂之看來子思前如此說後却

說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怕是子思以此譏魯之僭禮曰子思自是稱武王周公之達孝不曾是譏魯劉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說曰孔子後來是如此譏之先生因曰看文字最不可都要合作一處說又曰這箇自是周公死了成王賜伯禽不干周公事堯之有丹朱舜之有商均不肖子弟亦有之成王伯禽猶似可問當時不曾封公只是封侯如何曰天子之宰二王之後方封公伯禽勢不得封公楊問秦會之當時云云曰他當時有震主之勢出於已只是跳一步便是這物事如吳王濞既立丞相御史大夫百官與天子不相遠所以起不肖之心周公當時七年天子之位其勢成王所以賜之天子之禮樂

劉砥錄明堂位　徐寓錄無楊問秦會之云云以下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

不知何氏錄喪服小記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包揚錄喪服小記

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

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注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爲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說

沈僩錄喪服小記大傳

庶子之長子死亦服三年

包揚錄喪服小記

問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玄注以爲只是練祥祭無禫曰不必禮經上下文如何道看見也是如此

葉賀孫錄喪服小記

問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

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曰中間也
間而祔者以祖爲諸侯旣不可祔則間一而上祔
於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同而不紊其昭穆之序也
如魯昭公冠於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耳
因問卒哭而祔何義曰只是祔於其行相似告報
祖考云

董銖錄 喪服小記

今不立昭穆卽所謂祔於曾祖曾祖姑者無情理也

廖德明錄 喪服小記

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
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

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
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
西爲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
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
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他底
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著改也神宗朝欲
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虎則以爲祧廟祔廟只移
一位陸農師則以爲祔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
之說則是世爲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
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又曰我昭考武王
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
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
是武王之子武王是昭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
穆是萬世不可易豈得如陸氏之說陸氏禮象圖
中多有杜撰處不知當時廟制後來如何不行

葉賀孫錄 喪服小記

祔新主而遷舊主亦合告祭舊主古書無所載兼不
說遷於何所天子則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室大
夫亦自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人埋
桑主於兩階間蓋古者階間人不甚行今則混雜
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大戴禮說得遷

祔一條又不分曉

不知何氏錄 喪服小記附 錄末又不分曉一本作又不可曉

先生旦日哭見不講禮先生問何故曰爲祖母承重
方在禫故不致講賀禮或問爲祖母承重有禫制
否曰禮惟於父母與長子有禫今旣承重則便與
父母一般了當服禫

輔廣錄 喪服小記附 錄中禮惟于父母與長子有禫下 葉賀孫錄有云却于祖母未聞

或問女子已嫁爲父母禫否曰據禮云父在爲母禫
止是主母子而言

輔廣錄 喪服小記附 錄中爲父母稱否下葉賀孫錄有云想是無此禮

問妻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妻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妻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妻母爲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爲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雖至今士大夫猶以爲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爲父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沈僩錄 喪服小記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

包揚錄 喪服小記附

吳十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

陳淳錄 大傳

錄中四夷之君黃義剛錄作要荒之君

問遺書云尋常祭及高祖曰天子則以周人言上有太祖二祧大夫則干祫及其高祖

鄭可學錄 大傳附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

一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

黃義剛錄 大傳附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裡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爲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

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

陳淳錄　大傳附

李問至日始祖之祭初獻事曰家中尋常只作一番安排想古人也不恁地却有三奠酒或有脯醢之屬因三奠中進遂問始祖是隨一姓有一始祖或只是一始祖曰此事亦不可得而見想開闢之時只是生一個人出來

陳淳錄　大傳附

用之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却是做成了

葉賀孫錄　大傳附

伊川時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楊道夫錄　大傳附

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鄭可學錄　大傳附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爲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爲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

沈僴錄　大傳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之公猶君也

萬人傑錄　大傳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爲天子以次則周公爲長故滕謂魯爲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

室于人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爲之類乃季氏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兄皇叔皇伯等冠于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本朝王定國當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反以此論爲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楊子直嘗欲用季宗趙丞相以爲季是叔季意不好遂不用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著處又曰見宋子蜚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須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章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皆云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

視天下乃立端王是爲徽宗章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今臣庶家要立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是又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奈何奈何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卿而吕原明便以爲不可不知如何漢世諸王無子國除不是都無子只是無適子便除其國不知是如何恐只是漢世不奈諸侯王何幸因他如此便除了國

葉賀孫錄　大傳附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

湯泳錄　大傳附

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廟

包揚錄　大傳附

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檢本與之看方得口合

葉賀孫錄　大傳附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假則別處後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

包揚錄　大傳附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

包揚錄　大傳附

父在主祭子出仕宦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包揚錄　大傳附

呂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

包揚錄　大傳附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

類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滚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某後來更討得幾家要入未得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個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葉賀孫錄　大傳附

不窺密止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僞方始能如此心若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林子蒙錄　少儀

毋拔來毋報赴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太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吉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

闕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沈僩錄 少儀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爲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
葉賀孫錄 少儀

問古者婦人以肅拜爲正何謂肅拜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爲肅拜拜手亦然爲喪主則頭亦至地不肅拜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云伸腰再

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朝見皆跪伏朝見如男子之儀但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今之拜者起於何時此等小小禮文皆無所稽考程泰之以爲始于武后亦非也古者男子拜亦兩膝齊屈如今之道士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
陳淳錄 少儀

婦人有肅拜拜手稽顙肅拜者兩膝跪地斂手故低拜手者膝亦跪而手至地也稽顙頭至地也爲夫與長子喪亦如之
呂燾錄 少儀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卒食撤去
萬人傑錄 少儀

朱子語類禮十六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七

小戴禮記七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

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註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己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林賜錄

學記林夔孫錄同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

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解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黃義剛錄

學記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

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

學記 沈僩錄

呻其佔畢多其訊多其訊如公穀所謂何者是也

學記 輔廣錄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厮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某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卒以為之豈自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

學記 陳文蔚錄

天子視學以齒嘗為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扶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亦豈可遏只為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為大賢蔡卞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惹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眞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天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廢此禮

可也

學記附 不知何氏錄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難今人多以難中有道理而不知通其易則難自通此不可不曉

學記 鄭可學錄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說證之義也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

學記 不知何氏錄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

學記 沈僩錄

問樂記以樂為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

樂記 鄭可學錄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刑名度數

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范蜀公事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思量着葉賀孫錄 樂記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以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李方子錄 樂記

錄中人人皆識其器數揚至錄云人人誦習識其器數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間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鍾清爲宮此便不可蓋黃鍾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鍾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黃鍾言之自第九宮後四宮則或爲角或爲羽或爲商或爲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黃鍾四清聲用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黃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宮用黃鍾爲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黃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黃鍾不復爲他律所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過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黃鍾則不復爲他律所用然沈存中續筆談說云惟君臣民不可相陵事物則不必避輔廣錄 樂記

趙子敬送至小雅樂歌以黃鍾清爲宮此便非古清者半聲也唐末喪亂樂人散亾禮壞樂崩朴自以私意撰四清聲古者十二律外有十二子聲又有變聲六謂如黃鍾之正聲而用其子聲故漢書云黃鍾不與他律爲役者此也若用清聲爲宮則本聲輕清而高餘聲重濁而下禮書中刪去乃是樂律通典中蓋說得甚明本朝如胡安定公范蜀公司馬公李照輩元不曾看徒自如此爭辨也漢書所載甚詳然不得其要太史公所載甚畧然都是要緊處新修禮書中樂律補篇以一尺爲九寸一寸爲九分一分爲九厘一厘爲九毫一毫爲九絲李方子錄 樂記附

朱絃練絲絃疏越下面濶滕璘錄 樂記

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爲三歎息非也

沈僩錄 樂記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程端蒙錄 樂記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非是性是就所生指性而言先生應問知知字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知覺者問反躬曰反躬是回頭省察又曰反躬是事親孝事君忠這箇合恁地那箇合恁地這是反躬

甘節錄 樂記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沈僩錄 樂記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儱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呂燾錄 樂記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旣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正好就

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

沈僩錄 樂記

此等禮古人日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只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

沈僩錄 樂記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樂記　廖德明錄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愨則著亦說得好

樂記　林賜錄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

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

樂記　蕭人傑錄　金去僞錄畧

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鐘鼓然後以鐘鼓爲樂故孔子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

樂記　包揚錄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樂記　黄升卿錄

或問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先生因歎此數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麄文意不溜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那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樂記　沈僩錄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天道之位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

樂記　金去僞錄

問禮樂極於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極高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文蔚曰正義却有甘露降禮泉出等語曰大綱亦是如此緣先有此理末稍便有這徵驗

樂記　陳文蔚錄

音律只有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

包揚錄 樂記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説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橫渠説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説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爾

陳文蔚錄 樂記

問禮樂偩天地之情如陰陽之闔闢升降天地萬物之高下散殊窮本知變樂之情如五音六律之相生無窮著誠去偽禮之經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否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物事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形相勉以此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克去偽則誠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説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説又曰偩依象也窮本知變如樂窮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生無窮問降興上下之神是説樂凝是精粗之體是説禮否曰不消如此分禮也有降興上下之神時節如祭肝祭心之類

沈僩錄 樂記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如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季通謂今俗樂黃鍾及夾鍾清如此則爭四律不見得如何般

涉調者胡樂之名也般如般若之般子在齊聞韶據季札觀樂魯亦有之何必在齊而聞之也又夫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

萬人傑錄 樂記附

潛鄉家今樂家以俗樂譜吹風雅篇章初聞吹二南詩尚可聽後吹文王詩則其聲都不成模樣因言古者風雅頌名既不同其聲想亦各別

輔廣錄 樂記附

胡問今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今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

陳淳錄 樂記附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甘節錄樂記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錢木之錄樂記

子武問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莫只是實理神則不怒而威莫只是不可測知否曰也是恁地神便是箇動底物事

黃義剛錄樂記

問喪禮不飲酒不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曰與無服之親可也陳淳錄喪大記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葉賀孫錄喪大記附

問居喪爲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沈僩錄喪大記附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爲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爲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歛往焉大歛往焉於士旣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忽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虜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爲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葉賀孫錄喪大記附

某舊爲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荒李先生以爲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減了方始行得葉賀孫錄喪大記附

古人惟家廟有碑廟中者以繫牲塚上四角四箇以繫索下棺棺既下則埋於四角所謂豐碑是也或因而刻字於其上後人凡碑刻無不用之且於中間穴孔不知欲何用也今會稽大禹廟有一碑下廣銳而上小薄形製不方不圓尚用以繫牲云是當時葬禹之物上有隸字蓋後人刻之也沈僩錄喪大記附

朱子語類禮十七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八

小戴禮記八

李丈問四時之祫高祖有時而在穆曰某以意推之如此無甚緊要何必理會禮書大槩差舛不可曉如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稷祀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末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　陳淳錄　祭法黃義剛錄畧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壇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葉賀孫錄　祭法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

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郤合爲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

輔廣錄 祭法附

天地本朝只是郊時合祭神宗嘗南郊祭天矣未及次年祭地而上仙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議只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爲證劉元城遂件駁之秋冬祈穀之類亦是二祭而合言之東坡只是謂祖宗幾

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其說甚無道理元城謂子由在政府見其論無道理遂且罷議後張耒輩以衆說易當時文字徽宗時分祭祀后土皇地示漢時謂之媪神漢武明皇以南郊祭天爲未足遂祭于泰山以北郊祭地爲未足遂祭于汾陰立一后土廟眞宗亦嘗即泰山汾陰而祭焉先生曰分祭是

包揚錄 祭法附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

此子謂爲芻靈也善謂爲俑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

葉賀孫錄 祭法附

錄中自東漢以來如此又錄云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

錢木之錄 祭法附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爲尸

黃義剛錄 祭法

祈雨之類亦是以誠感其氣如祈神佛之類亦是其所居山川之氣可感今之神佛所居皆是山川之勝而靈者雨亦近山者易至以多陰也

包揚錄 祭法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卻是道理曰雖祭三代卻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爲之

陳文蔚錄 祭法

古者各有始祖廟以藏祧主如適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

葉賀孫錄 祭法

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董銖錄 祭法

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

潘時舉錄 祭法

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溫公

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無害義剛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便是祭四代蓋自己成一代說起仲蔚問鄭表曖不知為何神曰却不曾子細考東坡以為猶如戲又問中霤是何處曰上世人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窻此便是中霤後人易為屋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霤之名今之中霤但當於室中祭之張以道問蜡便是臘否曰模樣臘自是臘蜡自是蜡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

黃義剛錄 祭法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乎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

潘時舉錄 祭法

問祧主當遷何地曰便是這事難處漢唐人多瘞于兩階之間然今人家廟亦無所謂兩階者兩階之間以其人跡不踏取其潔耳間各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如何曰唐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恐難用耳頃在朝因僖祖之祧與諸公爭辯幾至喧忿後來因是去國不然亦必為人論逐當時全不曾商議只見劉智夫崇之時為太常卿來言欲祧僖祖某問欲祧之何所劉曰正

未有以處因此方詔集議某論卒不合後來竟為別廟于太廟之側奉僖祖宣祖祧主藏之於別廟不知祫禘時如何這都行不得若禘祫太祖之廟不成教祖宗來就子孫之廟若移太祖之主合祫於別廟則太祖復不得正東向之位都行不得治平間曾如此祧了及至熙寧章衡上疏論僖祖不當祧想其論是主王介甫然其論甚正介甫嘗上疏云皇家僖祖正如周家之稷契皆為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今替其祀而使下祔於子孫之夾室非所謂事亡如事存事死如事生而順祖宗之孝心也此論甚正後來復僖祖之廟某當時之論正用

介甫之意某謂僖祖當爲始祖百世不遷之廟如周之后稷而太祖太宗則比周之文武有何不可而趙丞相一向不從當時如樓大防陳君舉謝深甫力主其說而彭子壽孫從之之徒又從而和之或云太祖取天下何與僖祖事某應之曰諸公身自取富貴致位通顯然則何用封贈父祖邪又許及之上疏云太祖皇帝開基而不得正東向之位雖三尺童子亦爲之不平其鄙陋如此後來集議某度議必不合遂不曾與議拟上一疏論其事趙丞相又執之不下某數問之亦不從後來歸家亦數寫書去問之何故不降出亦不從後已南遷而

事定矣僖祖翼祖順祖宣祖中間嘗祧去翼祖所以不諱敬字得幾時及蔡京建立九廟遂復取還翼祖以足九廟之數後來渡江翼祖順祖廟已祧去若論廟數則自祧僖祖之外由宣祖以至孝廟方成九數乃併宣祖而祧之某嘗聞某人云怏便難逢不如祧了且得一件事了其不恭敢如此某爲之駭然

不如何氏錄　祭法

胡兄問祧主置何處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于夾室自天子至于士庶皆然今士庶之家不敢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兩堦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爾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

沈僩錄　祭法

問祧主諸侯於祫祭時祧今士人家無祫祭只于四時祭祧仍用祝詞告之可否曰點地祧又不是也古者適士二廟廟是箇大處特牲饋食禮有宗祝等許多官屬祭祀時禮數大今士人家無廟亦無許大禮數

陳淳錄　祭法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于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于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于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畧放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宗伯注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凡一祫一禘王制注亦然）

黃義剛錄　祭法

先生因泛說祭祀以社祭爲祀地諸儒云立大社王

社諸侯國社侯社五峯有此說謂此卽祭地之禮
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
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
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八變則地示可
得而禮矣他書亦無所考書云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然禮云諸侯社稷皆少牢此處或不可曉
祭法 葉賀孫錄 錄中五峯有此說二句楊道夫錄云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却說得好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只所宜
木刻而爲主某嘗辨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
木爲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

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
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
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
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社郤用刑人爲
尸一部周禮郤是看得天理爛熟也
祭法 林夔孫錄
程沙隨云古者社以木爲主今以石爲主非古也
祭法 李方子錄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卽古人中
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
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
祭蓋自上古陶爲土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以通
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爲
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
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祭法 黃義剛錄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云是宇廟未必然門是門
神戶是戶神與中霤竈凡五古聖人爲之祭祀亦
必有其神如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有這
祭便有這神不是聖人若有若亡見得一半便自
恁地但不如後世門神便畫一箇神象如此

祭法 葉賀孫錄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廟屋只
于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
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于門前烹狗置
之山上祭畢郤就山邊喫郤推車從兩山間過蓋
取跋履山川之義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
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
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處是甚麼道理
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
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
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

他人與他全不相關後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關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豈有斟一盃酒盛兩箇餅

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某在南康祈雨毎日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謾去今若有箇人不經州縣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來打不合越訴而今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

黃義剛錄 祭法

錄中還醮無意思一作還醮最可笑錄中且謾去一作且謾

古者人有遠行者就路閒祭所謂行神者用牲為兩斷車過其中祭了却將喫謂之餞禮用兵時用犯軍法當死底人斬于路却兵過其中

包揚錄 祭法

祖道之祭是作一土堆置犬羊於其上祭畢而以車碾從上過象行者無險阻之患也如周禮犯軷是也此是門外事門內又有行祭乃祀中之一也

呂燾錄 祭法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畧如祭宗廟儀

陳淳錄 祭法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

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

李儒用錄 祭法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鄭可學錄 祭法

李守約問祭殤幾代而止曰禮經無所見只程氏遺書一段說此亦是以義起

黃義剛錄 祭法

或問祭法云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所以

舉龢莫是因言禹後併及之耶曰不然
金去僞錄
祭法

朱子語類禮十八終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十九

小戴禮記九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不知何氏錄
祭義

家祭須致齊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徼地出令以次人代祭可也
吳必大錄
祭義

問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着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卽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

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妣與祖妣服亦不同大槩都是黲衫黲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爲男子重乎首女子重乎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亦是黲巾而不易帶妣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隆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着白絹涼衫黲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黲巾以何爲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値某

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日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復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沈僩錄　祭義

忌日須用墨衣墨冠横渠却視祖先遠近爲等差墨布冠墨布緇衣董銖錄　祭義附

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友仁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十二卷中　祭義附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吊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輔廣錄　祭義附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葉賀孫錄　祭義附

忌日祭只祭一位呂燾錄　祭義附

過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

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見先生家凡値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考妣諱日祭畢變生絹幓巾終日一日晚到閣下尚變白巾未除因答問者云閤內弟程允夫之訃王過錄　祭義附

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葉賀孫錄　祭義附

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棹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

呂燾錄 祭義附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卻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于卜日也

王過錄 祭義附

問惟聖人爲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是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不能與天相契矣

呂燾錄 祭義

夫子答宰我鬼神說處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曰其氣發揚於

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曰終久必消否曰是

陳淳錄 祭義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於其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氣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自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周謨錄字舜弼南康人已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錄四卷五卷中 祭義

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爲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魄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又曰燈似魂鏡似魄燈有光焰物來便燒鏡雖照見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魂金水是魄又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又曰動是魂靜是魄

胡泳錄

祭義

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嘘吸者為魂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嘘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如

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然發出來底便是魂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曰精又是魄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瞶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

意魂之熱而生凉魄之冷而生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

散

呂燾錄

祭義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鼻之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以知字為魄纔說知便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

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
氣附於魂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
氣之精英銖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
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
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
界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
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
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
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
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
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

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
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
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祭義 董銖錄
魂魄禮記古注甚明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
所寓者是
祭義 不知何氏錄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
神之著也如何曰神氣屬陽故謂之人精魄屬陰
故謂之鬼然方其生也而陰陽之理已附其中矣
又曰今日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凡理只在人心

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
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
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
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
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
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
著落如何曰如何識別也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
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
川說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須
是協一方得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
心

祭義 楊道夫錄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暖便是氣之散禮記
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
也昭明是精光焄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者如漢
書李少君招魂云其氣肅然
祭義 不知何氏錄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
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
能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
祭義 廖德明錄

問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
離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焄蒿是
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
陳文蔚錄 祭義
問昭明焄蒿悽愴之義如何曰此言鬼神之氣所以
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
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廣問中
庸或問取鄭氏說云口鼻之嘘吸者爲魂耳目之
精明者爲魄先生謂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
之嘘吸是以氣言之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之目
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曰

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
氣爲魂血爲魄故骨肉歸於地陰爲野土若夫魂
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爲變曰易
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爲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
散則氣爲魂精爲魄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只說
那升者廣云如徂落之義故是兼言之曰然廣云
今愚民於村落杜撰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
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
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
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嘗殺數萬頭羊州
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鐘釁龜之

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
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
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
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
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
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
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
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
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
輔廣錄 祭義

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滾上底悽愴是凛然底今或
有人死氣盛者亦如此
林賜錄 祭義
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注家一處說升騰悽愴即
漢武郊祀記所謂其風肅然或問今人聚數百人
去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
便熱又問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如何曰
古時祭祀都是正無許多邪誕古人只臨時爲壇
以祭此心發處則彼以氣感纔了便散今人不合
做許多神像只兀兀在這裏坐又有許多夫妻子
母之屬如今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太保李太保

甚可笑

孫自修錄

祭義

葉賀孫錄同

李堯卿問今祭欲用尸如何曰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這箇也曉崎古者君迎尸在廟門之外則全臣子之禮在廟門之內則君拜之杜佑說上古時中國但與夷狄一般後出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蓋今蠻洞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爲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

黃義剛錄

祭統

有體有俎祭享體半邊也俎以骨爲斷

黃卓錄

祭統附

朱子語類禮十九終

朱子語類

後學[illegible]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全訂

禮二十

小戴禮記十

領惡全好揚至之記云領管領使之不得動又云領治也治去其惡也

廿節錄

仲尼燕居

禮記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疑有物訛爲者欲其兆訛爲有開故者下日亦似有開上門亦似兆若說者欲則又成不好底意

黃義剛錄

孔子閒居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董銖錄

坊記附

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又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其餘祭儀諸家祭禮已備具矣如欲行之可自仔細考過

不知何氏錄 坊記附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板子今但依程氏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

陳淳錄 坊記附

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楊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坊記附

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

葉賀孫錄 坊記附

堯卿問士牌子式曰晉人制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陷中之多矣

黃義剛錄 坊記附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悞了却作五寸八分爲一句

黃義剛錄 坊記附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辨治也

湯泳錄 表記

問君子莊敬日强是志强否曰志也强體力也强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强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徐寓錄 表記

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

萬人傑錄 表記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有時到了也不定今人便算時度日去計功

效又問詩之正意仰字當重看夫子之言行字當重看曰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什麼又行箇什麼高山景行便是那仁

楊至錄字至之泉州人癸丑甲寅所聞先生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錄二十八卷饒後錄二十五卷中 表記 李方子錄同

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

包揚錄 奔喪附

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

包揚錄 弁喪附

深衣用麄布但而今麄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方未經布時先研其縷非織了後研也衣服當適於體康節向溫公說某今人着今之服亦未是

湯泳錄 深衣

具父母衣純以青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續者可以青純畫雲雲字見沈存中筆談

吳必大錄 深衣

因言冠禮或曰郝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但今

所載於方冊上者亦無幾爾

輔廣錄 冠義附

問今有士人對俗人結姻欲行昏禮而彼俗人不從却如何先生微笑顧義剛久之乃曰這也是費力只得宛轉使人去與他商量古禮也省徑人也何苦不行直卿曰若古禮有甚難行者也不必拘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先生亦笑而應義剛曰如俗禮若不大段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也得曰是久之云古人也有不可曉古人於男女之際甚嚴却如何地親迎乃用男子御車但只令畧偏些子不知怎生地直卿舉今人結髮之說為笑先生曰若娶用結髮則結髮從軍皆先用結了頭髮後方與番人廝殺耶

黃義剛錄 昏禮

天子諸侯不再娶亡了后妃只是以一娶十二女九女者推上魯齊破了此法再娶大夫娶三士二却得再娶

包揚錄 昏禮附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

包揚錄 昏禮附

堯卿問姑舅之子為昏曰據律中不許然自仁宗之女嫁李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曰公私皆已通行此句最是把嵩去聲這事又如魯初間與宋世為昏後又與齊世為昏其間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已然只怕律不是

黃義剛錄 昏禮附

鄉飲酒義三讓之義注疏以為月三日而成魄魄三日而成時之義不成文理說倒了他和書哉生魄也不曾曉得然亦不成譬喻或云當作月三日而成明乃是

湯泳錄 鄉飲酒義

射觀德擇人是凡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卜筮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人儘會學後之說者說得大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說話多過了。無殺合

包揚錄 射義

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葉賀孫錄 射義

與爲人後者不入與爲人後者謂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爲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爲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其意思却好

萬人傑錄 射義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自執事不得伸其禮

陳淳錄 喪服四制

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漢書中說文帝舅駟鈞處上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其義只是方字

沈僩錄

川按哀公問中無訪字此錄誤也原編入哀公問中今附小戴禮記篇末以備考云

朱子語類禮二十終

朱子語類

後學程　川重編

後學潘思齊仝訂

禮二十一

大戴禮記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爲之亦有孝昭冠辭

黄義剛錄
保傅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不知何氏錄
保傅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爾不似今人爲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似箇船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輔廣錄
武王踐阼
錄中大戴禮下葉賀孫錄有云或有注或無注皆
不可曉錄中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亦有絕不可
曉者賀孫錄云有然著題處有全不著題處錄中
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賀孫錄云須要做像本
色錄中至於武王盥盤銘二句賀孫錄云因舉
問數銘可疑曰便是如盥盤銘似可作船銘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不知何氏錄
武王踐阼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此又九數爲洛書之一驗也

輔廣錄
明堂
錄中法龜文也下葉賀孫錄云他
那時已自把九疇作洛書看了